武俠世界

怒斬賽靈猴（俠盜玉麒麟故事之三） 憶文・著

「賽靈猴」是個狡黠多智，刀法又鮮少敵手的飛賊，他自恃武功高超，無視天下英豪，做案之前，必事先通知物主，指定某日某夜下手，多年來，從無失敗紀錄，但是，只有這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



第29年

13

$6.00

編者話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世上根本沒有所謂常勝不敗之師，今期刊出憶文先生撰著「怒斬賽靈猴」，乃俠盜玉麒麟之另一個故事。一個性子狡黠，身手靈活，刀法堪稱到家的飛賊，自恃武功十分了得，且鮮遇比自己高强的敵手，就以爲老子天下第一，不把武林豪雄放在眼裡，每每在犯案之前，他按例先通知物主，不以爲忌，多年來也確實未嘗失過手，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强中自有强中手，這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這個自命不凡的飛賊，却要倒栽在譽滿江湖的俠盜玉麒麟白玉崙之手上……本篇故事情節既緊張又輕鬆，有江湖武技的競藝，又有兒女情長的韻事，趣味盎然，推薦讀者一閱……

☆　☆　☆　☆

下期刊出狄心先生撰著「江湖過客」，飄泊人寰的孤兒，却是江湖仇怨纏鬥的犧牲品，「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父仇不報，枉爲人子，但是養育自己的義父，偏又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血手魔君，到底是命運主宰人，抑是人主宰命運？他的命運又將如何？……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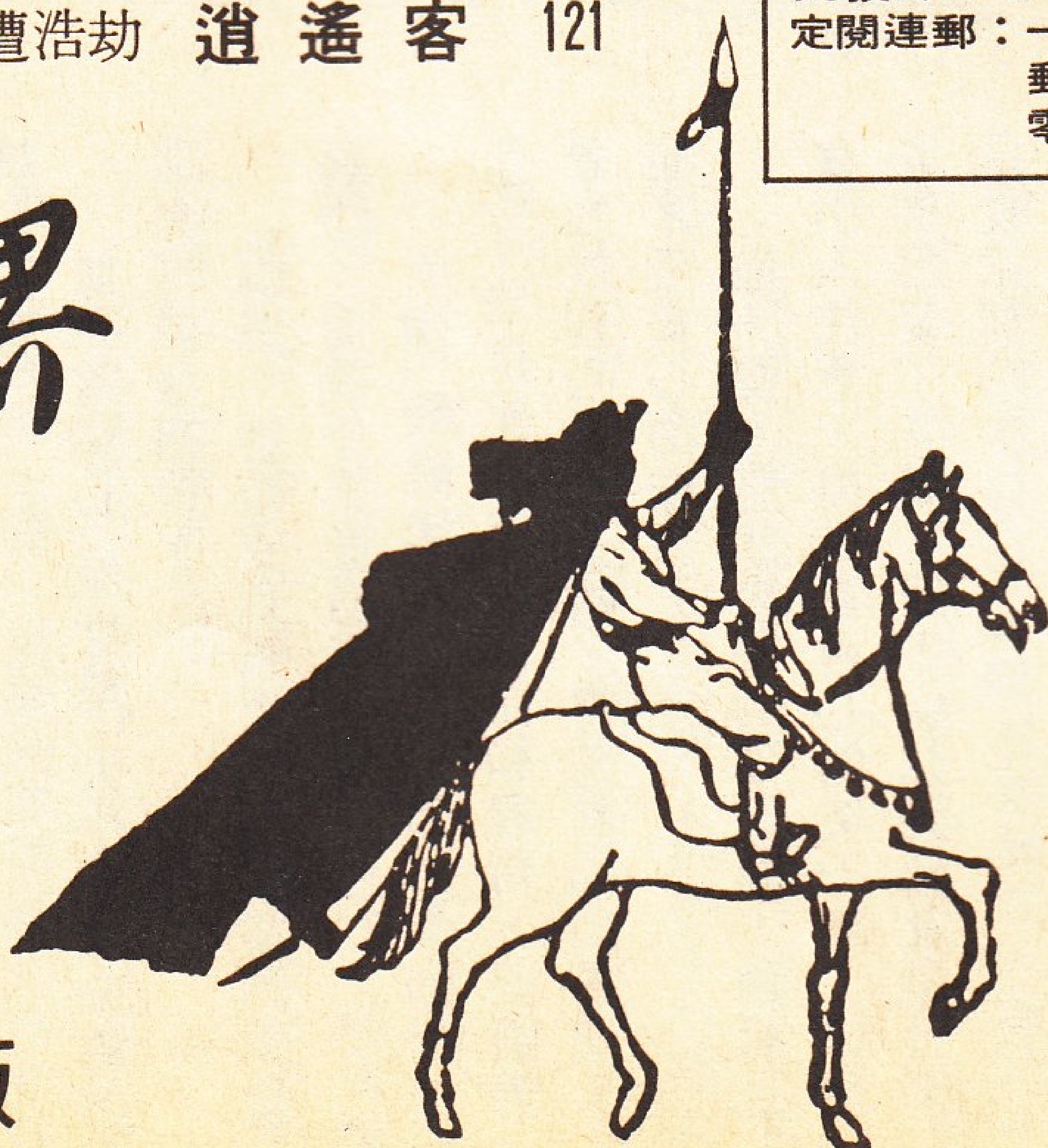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13期

（總號145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槍設擂台招女婿

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

這兩句俗諺，在我國北方相傳了幾千年，而且屢試不爽，如果上元節能降雪，就預兆着今年一定是個大豐年。

今天是上元節，但沒有下雪，一輪明月，高懸天邊，顯得格外光亮。

一些有經驗的老農人，大都憂心忡忡，深怕今年又沒有什麼好收成。

但是，北六省的江湖武林中，却一開春就顯得欣榮活躍，生氣勃勃。尤其那些年輕俠士和後起新秀們，更是各懷希望，雀躍三丈。

因爲，威震武林，傲視江湖的「傲世堡」，早在年前就已發出了武林帖，邀請天下各派的英雄豪傑前來，觀燈飲酒，並爲堡主饒世德的大女兒招親作證。

＊　＊　＊

「傲世堡」的堡牆上，谷林中的枝椏上，懸滿了各式各樣的精美花燈，各色綵帶，繽紛牽連，佈置得喜氣洋洋。紅日剛剛落山，便將全部花燈燃亮起來，如同白晝。

因爲，早在申末時分，各路趕來的英雄豪傑，便像潮水般湧進了谷口，半個時辰不到的工夫，已擁到了一萬多人，而途中仍絡繹不絕的匆匆趕來。

站在堡牆碉樓上觀看的堡主饒世德和夫人「魔娘子」，一看這等聲勢，十分高興，立即命令下面負責招待的武師堡丁們，打開酒罈，提前供酒。

前來觀看熱鬧的英雄俠士們，尤其那些前來準備大餵酒蟲的老花子們，立時歡聲雷動，聲震山野，歷久不歇。

剎那間，酒香四溢，「嗤嗤」連聲，有的人乾了一碗又一碗，有的人則端着酒去觀賞林中枝椏上各式各樣的花燈。

但是，那些專程前來打擂台，希望能勝過「傲世堡」大小姐的年輕俠士新秀們，却連酒罈邊也不敢碰。

他們紛紛擁站在護堡河邊的廣場上，仰望着高高搭起的大擂台，有的喜形於色，有的則蹙眉發呆。

因爲，擂台是以高高升起的吊橋爲主幹，四週輔以樑柱和巨杉，台面寬廣三丈五尺，高度至少四丈以上，沒有相當輕功基礎的人，仍難飛身縱上。

顯然，那些愁眉苦臉，發楞發呆的人，雖然自覺有打敗「傲世堡」大小姐的能耐，可惜的是，輕功基礎差，上不了台。

只見擂台的後緣緊靠着堡牆，一共設了三張披紅大椅子，左右台邊，各有一座兵器架，上面插放懸掛着各式各樣的長短輕重兵器。

由於開擂台的吉時尚未到，堡牆上不時敲起一陣鑼鼓，吹拉一段小調，或燃放一些煙火花炮助興，以增加熱鬧。

酉時過半，堡前廣場上，谷林中，已擁擠了各路英雄將近一萬五千多人，人聲鼎沸，笑聲不絕，寒喧敘舊的固然有，但絕大多數都在談論「傲世堡」的大小姐招親，會提出什麼要求和條件？

對這個問題關心的，自然是那些三十以下，二十出頭的年輕小伙子，因爲，只有他們才有登台打擂的資格。

當然，在豪飲闊論的羣豪中並非沒有年輕人，他們很可能已有了嬌妻和兒女。

但也有一人例外，他年歲二十二三歲，身穿銀緞簇花勁衣，生得英挺瀟脫，軒昂俊美，徒手未携兵刃。

他手中端着一碗酒，坐在林邊燈光較少的一方大石上，雖然距離擂台遠了一些，但以他的功力和目力，擂台上的一切情形，仍能看得清楚眞切。

這位超然物外的銀衣俊美青年，正是悄悄離開了「傲世堡」九宮樓的俠盜「玉麒麟」白玉崙。

他非常關心「傲世堡」大小姐饒金枝的這次打擂台招親。

因爲，她是受到假冒他白玉崙的歹徒姦汚，而幾乎爲此自殺身死。

所謂「我雖未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他自覺有這份責任和義務，要眼看着她找到心愛的夫婿，得到幸福的歸宿，他才能安心的離去。

他一個人悠然自得的喝着酒，雖然也會引人注意，但大都會心的笑一笑，以爲他早已娶了老婆，絕不會想到他就是近來轟動武林的俠盜「玉麒麟」。

＊　＊　＊

突然堡牆上鑼鼓齊鳴，並响起「劈啪」急驟的鞭炮聲。

就在火花四射，硝煙飛騰中，堡牆上的碉樓前，出現了七位老少男女。

滿谷英豪一見，立即暴起一陣震地撼山的喝彩聲。

因爲，在堡牆堞垛上出現的男女老少七人，竟是「傲世堡」的老堡主「金槍」饒世德，以及他的夫人「魔娘子」。

站在他們夫婦兩邊時是四個分別穿着



俠盜玉麒麟故事之三

憶文・文
可飛・圖

怒斬賽



鵝黃、淡綠、水紅、淺紫亮緞勁衣，背繫寶劍的美麗少女，以及他們唯一的兒子饒金寶。

「金槍」饒世德仍穿鐵灰亮緞勁衣，但已換了一套嶄新的，他身軀魁梧，黑面虬髯，濃眉環眼，獅鼻方口，樣貌十分威猛，想是爲了求個吉利，腰上繫了一條紅絲英雄錦。

夫人「魔娘子」是昔年黑白兩道人人忌憚三分的人物，這時也換了一身寶藍亮緞簇金花的緊身勁衣，柳眉，杏目，挺鼻櫻唇，雖是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隱約中仍令人一眼就看出她昔年定是一位大美人。

兩邊的四位美艷少女，眉目相仿，容貌近似，一望而知是姐妹，只是不知四人中，可有今天打擂台招親的大小姐饒金枝在內。

另一個身穿嶄新鐵灰勁衣的小伙子，濃眉大眼，皮膚黝黑，微聳着鼻子咧着嘴，衆英雄一看就知道他是「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的寶貝兒子。

附近百里以內的人，大都知道這位少堡主缺幾個心眼，遠來的英豪雖然不知道，但根據他們的江湖經驗，也看得出來，這小子的腦袋瓜兒八成不大靈光。

當然，那些世故較深的人，也揣出了「傲世堡」大小姐打擂招親的眞正緣由。

「劈劈啪啪」的鞭炮聲一止，鑼鼓吹打聲也立停。

就在硝烟飛上堡墻上的同時，「金槍」饒世德沉喝了一聲，父子母女七人，同時飛撲而下。

就在滿谷英豪啊聲出口的同時，七人已飛落在大擂台上。

羣豪一見，立時報以熱烈掌聲和彩聲。

因爲前來參加的英雄豪傑都知道「傲世堡」堡墻高聳，四週無門，輕功不好的堡丁和僕人，一輩子要老死在堡內，因而令那些自知無法登上堡墻的親友，望而却步，失去了親情和友情。

「金槍」饒世德和夫人「魔娘子」，當前站定，四個女兒和兒子，落後兩步肅立。

一俟羣豪彩聲歇落，饒世德立即抱拳朗聲道：「諸位前輩英雄鄉親朋友們，饒世德和賤內，率領着犬子小女們，在此向您們拜個晚年。」

說話之間，父子母女七人，連連向着台下英豪拱手抱拳。

堡墻上也跟着打起一陣緊急鑼鼓聲響。

廣場上和谷林中的英雄豪傑們，也同時抱拳還禮，歡聲朗呼道：「我們也給賢伉儷拜個晚年，並祝『傲世堡』威名萬世，今天選一位武功高絕，儀表出衆的乘龍佳婿來。」

「金槍」饒世德夫婦一聽，立時高興的笑了，再度抱拳稱謝，並由饒世德繼續朗聲道：「世德是個粗人，不會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簡單一句話，今天給我的大女兒找個女婿。」

羣豪一聽，不少人發出一陣歡聲。

「金槍」饒世德繼續道：「我的女婿沒有什麼條件，也用不着你家裏有金山銀山，我『傲世堡』裏有的是銀子……」

羣衆一聽，又是一陣低笑和議論。

白玉崙却聽得只搖頭，因爲，像這等重大場合，隆重聚會，雖說饒世德自承是粗人，在開場白時，仍應事先有所準備。

只聽饒世德繼續朗聲道：「我也不嫌你是否缺胳膊少腿，臉長的是白是黑，只要你三十歲以下，二十一二歲年紀，武功了得，打敗了我的枝兒，就是我的女婿。」

「女婿」兩字一出口，滿谷英豪立即暴起一陣熱烈彩聲，顯然都認爲條件極寬，毫不苛刻。

台下左前方人羣中突然有人問：「請問老堡主，臉上有幾個麻子的人，可否上台？」

「金槍」饒世德毫不遲疑的沉聲回答道：「有疤有麻總比少條胳膊短條腿好吧？」

話未說完，滿谷英豪都哈哈笑了。

「金槍」饒世德則繼續含笑朗聲道：「爲了公平起見，也給我大女兒一個休息片刻的機會，凡上台來的小伙子，必須先勝過我四個女兒中的一位，才有資格和我的大女兒動手。」

台下青年俠士新秀們之中，突然又有人問：「請問老堡主，如果勝了二千金，敗給了大千金，可不可以娶您的二千金爲妻？」

如此一問，立即掀起台下羣豪一陣騷動。

「金槍」饒世德毫不遲疑的正色道：「當然可以，只要她喜歡你。」

羣豪一聽，立即暴起一陣如雷彩聲，聲震山野，歷久不歇，尤其台前數千青年俠士新秀們，個個喜形於色，人人神情激動。

「金槍」饒世德則繼續道：「不過，另外一點諸位必須弄清楚，你勝了我的大女兒，已經鐵定是我的中選女婿，但最後我們老兩口子還要試試你。」

台下羣豪一聽，立時掀起一片「啊？」聲。

「金槍」饒世德急忙正色道：「小伙子們先別緊張，如果你能勝了我們老兩口子，二月初二龍抬頭那天，就讓你坐上『傲世堡』的堡主大椅子。」

滿谷英豪一聽，又是一陣彩聲掌聲和議論聲。

台前那些青年俠士新秀們，俱都有掩飾不住的興奮和激動。

「金槍」饒世德繼續正色道：「還有一點也應先說在頭裏，今天雖然是招女婿，但不會讓你改名換姓，你原來姓曾還姓曾，你原來姓佟還姓佟。」

話未說完，滿谷英豪再度報以熱烈掌聲和彩聲。

「金槍」饒世德繼續朗聲道：「現在把話說完了，至於我的四個女兒和兒子，待會兒她們出場時再爲諸位介紹，現在先請我的大女兒下來與諸位見個面行個禮。」

說罷側退兩步，肅手高指着堡墻上。

滿谷英豪一見，如沸的議論戛然靜了下來，俱都順着饒世德的手勢向堡墻上看去。

只見堡墻上一陣緊急鑼鼓聲響，突然燃起了數十支松枝火把，立時將高聳夜空的墻上碉樓照亮。

羣豪凝目向上一看，立時發出一片震駭驚啊，不少人看呆了。

因爲，就在第三層碉樓的前窗上，赫然站着一個纖細人影，一身紅緞勁衣，肩後披着大披風，兩手高舉，做着飛身撲下之勢。

白玉崙則看得一皺眉頭，那高度到台面，比堡墻到地面並高不了多少，但站在台下的人看了這等高度，自會感到頭昏目眩，兩腿發軟，試問，沒有超人的輕功，那個敢上台？

他原就知道饒金枝打擂台招親有些敷衍她的父母，但他白玉崙却希望她這次能找到一位如意郎君。

話又說回來，如果看了饒金枝由碉樓上飛身而下的青年俠士仍敢上台，那入選的希望也就相對的增高許多了。

就在他心念間，台上的饒世德已沉聲喝了聲：「下！」。

只見高立碉樓上的饒金枝，身形前撲，頭下足上，直向台面上飛撲下來。

白玉崙凝目一看，發現饒金枝的身後大披風，隨着她飛撲的兩手和蹬直的兩腿，像一張大傘般在她身後張開。

這樣飛撲而下，當然減低了不少速度和增加張力和阻力，但如輕功根基不優異，而又不常練習，同樣的會跌成一灘爛稀泥。

心念電轉，飛撲而下的饒金枝已在距離台面三四丈的高度時，一聲嬌叱，挺起胸脯，雙臂一伸，立變「平沙落雁」，輕飄飄的落在台面上。

滿谷英豪一見，立時暴起一聲震耳欲

聲的瘋狂歡呼，谷峯迴應，歷久不絕，迴聲直上夜空。

但是，擁擠在擂台下的數千青年新秀中，却只有寥落的幾下彩聲和掌聲，顯然有不少人仍未定過神來。

只見柳眉大眼，膚如凝脂的饒金枝，鮮紅的唇角綻着微笑，神色自若的走向台前。

四位妹妹和六弟饒金寶，早已向兩邊退開了，而饒金枝則一直走到台前父母兩人之間才停下身來。

滿谷英豪一看，不少人目光一亮，這等貌如春花，藝艷雙絕的姑娘，還怕嫁不出去嗎？為什麼要拋頭露面，打擂台招郎？

就在羣豪交相議論的同時，「金槍」饒世德已向着大女兒饒金枝，肅手一指滿谷英豪，道：「枝兒，先向各方前來的前輩大俠英雄們拜個晚年。」

饒金枝立即靨含嬌笑，以黃鶯報曉般的聲音，清脆嬌滴的抱拳謙聲道：「晚輩饒金枝在這兒給你們諸位拜個晚年，並敬祝您們今年萬事如意，發財大吉。」

話未說完，早已被滿谷的冲霄烈彩掩沒了。

饒金枝連連抱拳之際，一雙明目也遊目察看，當她看到白玉崙坐的那麼遠時，不由露齒一笑，深情的看了他一眼。

女人的笑最能迷人，尤其發自內心的深情羞笑，更能綻放出女人的撩人魅力，因而令剛剛要歇落的彩聲、怪聲、叫好聲，再度熱烈的掀起來。

那些看清楚饒金枝眼神拋向的人，紛紛回頭向着白玉崙的方向望去，希望能看到到底是位什麼樣的英挺俊秀人物。

可惜，白玉崙坐的太遠了，加之燈光暗淡，雖然那邊也有不算太少的人，却沒有引起各路英豪的注意。

就在這時，擂台上的「金槍」饒世德已朗聲道：「現在打擂台開始，喜歡我們大丫頭的小伙子們請儘快上來，先比拳掌，後比兵器，老夫會派本堡的總武師和總教習為你們把住台角，下面設有密網，就算失手被打下台去，也不會跌破了腦袋摔斷了腿。」

話未說完，早已被迫不及待的彩聲給打斷了。

「金槍」饒世德只得大喝一聲「開始」，抱抱拳，率領着妻子兒女，逕自走向了台後。

就在他們父子母女走向台後的同時，左右兵器架後已分別走出一個銀鬚蒼髻的老人，和一個身材矮胖的中年人來。

這兩人身着「傲世堡」的鐵灰勁衣，徒手未携兵器，逕向左右台角走去。

由於「金槍」饒世德剛才已經介紹過，各路英雄自然知道這兩人一個是總武師，一個是總教習，至於他們姓什麼，叫什麼，沒有那一個人會去關心。

就在「傲世堡」的總武師和總教習站在左右台角上的同時，「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以及他們的大女兒饒金枝，也坐在了併排的三張披紅大椅上。

四個女兒和兒子饒金寶，則依序站在三張大椅後。

這時，滿谷英豪，議論紛紛，老一輩的人談的是饒金枝招親的原因；年輕人談論的是五位小姐中，那一位最迷人；台前準備登台打擂台的青年俠士新秀們，則心中盤算着，能打敗大小姐固然好，不能當選大女婿，勝了其他四位小姐中的一人，也不虛此行。

但是，這四位一般艷麗一般姣美的千金，那一位武功較差，那一位兵器較弱，實在沒人不知道，當然有人先上台探一探她們的分量最好。

不過，萬一先上台的人先將其中一位小姐打敗了，自己雖然覺得有把握，只怕沒有機會了。

正因為你思量，他盤算，久久沒人上台。

立在右台角的銀髯老人，只得向台下道：「有本事的少俠們請儘快上來，子時一到，任何人再上台，我家大小姐都不出場了……」

了字方自出口，台下青年新秀中突然有人大喝道：「晚輩願先上台請教！」

教字出口，就在羣豪一靜的同時，一道淡紫身影已從人羣中，騰空而起，直落擂台之上。

由於是第一個上台，滿谷英豪立即暴起一陣熱烈掌聲和彩聲！

白玉崙端着一碗酒做樣子，看到沒有人上台也不禁有些着急。

這時有人上台，心中暗喜，立即凝目打量。

只見飛身上台的青年，頭戴絨球英雄帽，身穿淡紫亮緞英雄衫，腰繫紫絲英雄錦，背繫寶劍，生得劍眉朗目，挺鼻朱唇，皮膚雖不太白晰，但看來十分光潔紅潤，人也顯得英挺正直。

白玉崙覺得這位青年能配饒金枝，還算可以，只是根據他的輕身功夫揣測，在武功上似乎要稍遜饒金枝一籌。

不過，這就要看饒金枝了，只要她喜歡，自然可以賣個破綻讓他得勝！

心念間，發現紫衣英挺青年已向「金槍」饒世德夫婦，微躬上身，抱拳恭聲道：「華山第九代弟子蘇隆英，參見堡主暨老夫人！」

只見「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一見蘇隆英上台，兩口子立時目光一亮！

這時又聽報出「華山派第九代弟子」，兩口子都笑了，同時欠身肅手道：「蘇少俠請免禮！不知少俠準備和我們那一位丫頭交手？」

蘇隆英一直雙手抱拳，這時見問，立即望着一身紫淡亮緞勁衣的五小姐金梅，正色謙聲道：「晚輩欲請這位紫衣小姐指教，不知可肯賞光！」

「金槍」饒世德却正色警告道：「蘇少俠，你可能選錯了，別看我的梅兒年紀最小，她的武功在五姐妹中可是最高喲……」

話未說完，蘇隆英正色謙聲道：「果眞如此，晚輩更該向梅姑娘請教了！」

「金槍」饒世德肅手讚好，「魔娘子」也回頭去看她最小的女兒。

回頭一看，發現饒金梅已將肩後的短劍篁解下，早已準備出場了。

「魔娘子」是久歷江湖的前輩人物，本身也經歷過少女時代，一看小女兒的神情舉措，知道她對蘇隆英很有意思。

再看身邊大女兒饒金枝，神色自若，抿唇微笑，表現的像個沒事人兒似的，好像今晚的招親打擂台不是她，而是她的四個妹妹。

打量間，饒金梅已神情愉快的走向了台中央。

立在台右角的銀髯老人，立即向着台下朗聲宣佈道：「這位蘇少俠是華山派的弟子，前場先由我家五小姐饒金梅陪他走幾招……」

話未說完，滿谷議論的英豪們，立即暴起一陣喝「好」聲！

只見蘇隆英和饒金梅，在台中央相對站立，雙方先抱拳為禮，由饒金梅謙聲道：「蘇少俠請先賜招！」

蘇隆英原本有意讓饒金梅先出手，但他聽了「金槍」饒世德的話，知道饒金梅的武功最高，為了搶制先機，也就不客氣的沉聲道：「在下有僭了！」

了字出口，箭步前撲，雙掌一揮，分取饒金梅的「肩井」和面門。

饒金梅雖然有些喜歡蘇隆英，但她知道，招女婿的是大姐饒金枝，萬一姐姐也喜歡蘇隆英，她心裏喜歡也沒有用。

再說，台下英豪將近兩萬人，年輕的俠士新秀至少也有兩三千，總得放手一搏，打出點好樣子來給那些小伙子們看看。

是以，這時一見蘇隆英雙掌攻來，嬌叱一聲「來得好」，玉掌翻飛，分格蘇隆英的雙掌。

蘇隆英深怕三五招就被打下台去，那時不但無法與小姐過招，只怕還丟了華山派的面子。

換句話說，勝了五小姐，再戰饒金枝就有把握了，即使輸給大小姐，仍有得到五小姐的希望。

心念及此，掌招加快，而且盡是華山掌法的精華。

饒金梅自然不肯示弱，無奈蘇隆英掌勢威猛，又搶了先機，十幾招之後，不但有了破綻，而且已開始後退。

「金槍」饒世德一見，立即朗聲道：「蘇少俠請停手！」

蘇隆英一聽，點足後退，並向着饒金梅，抱拳歉聲道：「承蒙五小姐謙讓，隆英終生不忘！」

饒金梅本來已有些怒意，但看到蘇隆英的卑謙態度及「終生不忘」，只得拱手謙聲道：「蘇少俠太客氣了！」

說罷轉身，快步向大椅後走去。

台下羣豪早在兩人分出勝負時，就已不停的喝彩鼓掌了。

蘇隆英拱手目送饒金梅走回原位，但也望着仍坐在大椅上的饒金枝，表示請她出場。

「魔娘子」只得望着饒金枝，催促道：「枝兒，該妳啦！」

饒金枝緩緩起身，順手扯下肩後的大披風，不疾不徐的走向台中央。

台下羣豪的掌聲彩聲一直未歇，這時一見饒金枝走到了擂台中央，彩聲戛然停止了，顯然要聽聽饒金枝和蘇隆英兩人說些什麼。

饒金枝見蘇隆英一直拱手面向着她，只得拱手含笑道：「蘇少俠乃著名劍派華山高足……」

蘇隆英急忙謙聲道：「不敢，自祖師爺以降，歷代用劍……」

饒金枝立即讚聲道：「好！小女子今天就向蘇少俠請教幾招華山劍術絕學！」說罷！隨即將右手平伸出來。

立在左台角的矮胖中年人，趕緊奔到兵器架上，將懸掛的寶劍摘下一柄，雙手捧了過來。

台下羣豪的議論聲，早已沸騰起來，顯然對饒金枝放棄祖傳的金槍不用而比劍有些不解。

議論歸議論，不解歸不解，而台上的饒金枝却扭腕握住劍柄，「卡噔」一聲啞簧輕響，「嗆」的一聲寒光電閃，一泓秋水已橫在身前。

緊接着，叩劍抱拳，望着蘇隆英，謙聲道：「請蘇少俠亮劍！」

蘇隆英在看了饒金枝出場時的鎮定自若，抿唇微笑，就警覺到「金槍」饒世德說的話不太可靠，僅饒金枝的定力，就比饒金梅高超多了！

這時再看到她撤劍時的灑脫俐落，才知道饒金枝不但是勁敵，只怕今天也很難討得了好。

由於有了這一看法，自然不敢大意，舉臂翻腕，「嗆」的一聲將背後的寶劍撤出來！

饒金枝一看蘇隆英將劍撤出鞘外，立即翻腕旋了個劍花，劍尖斜指着右前方的台面。

「魔娘子」看得一楞，因為這一招啓始劍式不是她傳授的！

也就在她一楞的同時，蘇隆英已輕喝一聲「有僭了」，飛身前撲，一式「白蛇吐信」，劍尖直指饒金枝的咽喉，幾乎是一點即收！

因為，饒金枝的手中劍，依然是她的啓始式，她淵停嶽峙的站在那裏！紋絲未動。

蘇隆英不敢將招式用老，必須自留後退餘地。是以，劍尖一點即收，順勢沉腕直切饒金枝的小腹！

由於饒金枝仍無閃避出劍的意思，蘇隆英為保住華山派的面子，不得不出險招以求致勝。

是以，沉喝一聲「小心了」，當劍尖切至對正饒金枝胸腹之間的同時，猛的伏身進步，右臂一探，劍身猛刺而出！

台下羣豪一見，立時掀起一片驚啊！

「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看得大吃一驚，不由在椅子上跳起來！

但是，兩人大喝「住手」尚未出口，打鬥中的饒金枝和蘇隆英已有了結果變化。

因為，就在蘇隆英探臂猛刺的一剎那，饒金枝劍光電閃，嬌軀側轉，劍身一式「推波助瀾」，一聲輕響，已將蘇隆英的劍身抵開。

蘇隆英雖然將招式用老，但仍留有餘地，否則，萬一饒金枝仍不出手，這一劍豈不刺個前後皆通？

這時一見長劍刺空，大吃一驚，因為他探出的手臂和肩頭，都已自動的送到了饒金枝的劍刃鋒口上。

是以，驚急間，沉喝一聲，斜身仰面，猛向右翻，足跟一蹬，飛身斜竄！

也就在他蹬足斜竄的同時，饒金枝的長劍已反臂上挑，「叭」的一聲輕响，他繫在背後的劍鞘已應聲墜落在擂台上。

蘇隆英站穩身形一看，繫在胸前的紫絲鸞繩又被饒金枝的劍尖挑斷，隨同劍鞘，全部滑落在台面上。

這時，滿谷英豪早已暴起一陣如雷掌聲和彩聲！

饒金枝却叩劍抱拳，望着俊面通紅的蘇隆英，含笑歉聲道：「蘇少俠預留退路，而且担心刺傷了我或劃破我的衣服，如果是真正交手，只怕我們仍在搏鬥中！」

蘇隆英出身名門大派，涵養功夫自是不同，雖然饒金枝說的好聽，但他却自知與饒金枝的劍術相比，仍相差甚遠，因而也叩劍抱拳，謙聲道：「大小姐劍術通玄，出手如電，隆英自嘆不如！」

說話之間，銀髯老人已將蘇隆英的劍鞘撿起，矮胖中年人也將饒金枝的手中劍接了過去。

「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却雙雙走前數步，向着蘇隆英，含笑抱拳謙聲道：「請蘇少俠明日正午光臨敝堡，與老朽夫婦當面一敍如何？」

蘇隆英見問，舉目兒去看饒金梅，發現她低頭含笑，嬌靨緋紅，立即向着饒世德夫婦，叩劍抱拳，躬身道：「晚輩明天準時前來受教！」

「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十分高興，同聲讚好，目送蘇隆英逕由台側縱下台去。

老兩口子一看有了這等收獲，急忙向着立身台角的銀髯老人，愉快的催促道：「快！那些有意思的小伙子快些上來！」

說罷轉身，尚未走到大椅前，台下羣豪突然發出一聲烈彩。

「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回身一看，只見一個身穿絳紫英雄衫的黃瘦青年已縱上台來。

黃瘦青年生了兩道稀疏眉，一雙鷂子眼，精光閃射，炯炯有神，鷹鉤鼻下有兩片薄嘴唇，看來年約二十六七歲，腰繫一條亮銀索子鞭，用的顯然是軟兵器。

「金槍」饒世德由於正在興頭上，立即愉快的問：「少俠尊姓大名，屬何門派……」

話未問完，黃瘦青年已傲然沉聲道：「在下沒門沒派，一身武功，得自祖傳……」

「金槍」饒世德見黃瘦青年連回禮也不知道，面色立時沉下來，看了他的傲然神色，懶得再和他嚕嗦，回身望着一身淡綠勁裝的三女兒金菊，沉聲吩咐道：「菊兒，妳先陪這位少俠走幾招！」說罷，逕向大椅前走去。

立在右台角的銀髯老人，立即向着台下議論紛紛的各路英豪，朗聲道：「現在先由我家三小姐饒金菊陪這位少俠走幾招！」

台下羣豪見這位絳紫勁裝青年，在看了蘇隆英敗下台來那麼快，依然敢上台，自然覺得有勝饒金枝的把握。

這時見他目光炯炯、神采飛揚，一臉的傲態，愈加證實大家的判斷沒有錯。

一見銀髯老人宣佈由三小姐接場，立時暴起一陣烈彩。

身穿淡綠亮緞勁衣的饒金菊，一到擂台中央，立即向着黃瘦青年，抱拳道了聲「請」。

黃瘦青年嘴角哂着微笑，竟傲然肅手道：「還是三小姐請！」

饒金菊看了有氣，沉喝一聲「有僭了」，飛身前撲，雙掌迎空一揮，右掌閃電般劈向了黃瘦青年的面門。

黃瘦青年傲然卓立，動也不動，僅僅雙掌微微上提。

饒金菊怒叱一聲，進步欺身，右掌直切而下，左掌倏臂揮出，呼的一聲拍向了黃瘦青年的面門。

黃瘦青年直到饒金菊的左掌拍到，才微仰上身，左腕疾繞，立時將饒金菊的玉腕拿住。

饒金菊怒叱一聲，側身就要起腿。

但是黃瘦青年一式斜引，跨步旋身，就在饒金菊怒叱變成嬌呼的同時，他的右掌已抵在饒金菊的後肩上。

饒金菊收勢無力，拿樁不穩，嬌呼聲中，直向台緣衝去！

台下羣豪一見，立時發出一陣驚啊！

立在右台角的銀髯老人一個箭步向前，急忙將右臂伸出來。

跟蹌前仆的饒金菊，雙手一扶，才將前衝之勢刹住。

身穿絳紫英雄衫的黃瘦青年，這時才哂笑拱手道：「多謝三小姐承讓！」

饒金菊乃著名武林世家的俠女，雖然嬌靨通紅，但仍抱拳還禮，並謙聲說了聲「那裏」，快步走了回去。

黃瘦青年一轉身，正待請饒金枝出場，發現她已含着微笑站在了對面，立即抱拳要求道：「久聞『傲世堡』金槍無敵，在下想請教饒女俠幾招祖傳槍法……」

話未說完，饒金枝已含笑道：「慢着！我自出道以來，還沒有那一個人能在我的拳脚下走過三招……」

台下羣豪一聽，立時掀起一片驚啊！議論之聲，跟着沸騰起來。

黃瘦青年也趁機淡然「噢」了一聲。

饒金枝則繼續鎮定的說：「如果你能在我手下走過三招，我爹『傲世堡』堡主的大椅子你算坐定了……」

台下羣豪一聽，不少人驚呆了，也有不少鼓掌叫好！

黃瘦青年一聽，立時提高了警覺，臉上的倨傲神色一絲也沒有了。

因為，當選了大小姐饒金枝的夫婿，就等於坐上了「傲世堡」堡主的大椅子，但如果挑明了說出來，就變成了卑視和輕蔑。

為了表示自己的清高，故意抱拳哂笑道：「在下登上台來，原本就要請教大小姐的祖傳槍法，至於能否攀上大小姐這椿親事，但憑天意，至於堡主大位，在下根本沒那個意思……」

饒金枝淡然一笑道：「那你今天來的不但不是時候，只怕也沒有希望了！」

黃瘦青年沉聲「噢」了一聲問：「這話怎麼說？」

饒金枝淡然道：「根據我剛才看你出手，很難在我手下走過三招……」

台下議論的羣豪一聽，再度掀起一片驚訝！

黃瘦青年頓時大怒，瞪目怒喝道：

「我却不信！」

信字出口，飛身前撲，暴喝連聲中，掌掌兼施，呼呼勁風中，儘是綿綿掌影。

饒金枝卓立原地，動也不動，一俟黃瘦青年在第七招的「野馬分鬃」中突然暗施一記「黑虎偷心」，直搗她的前胸，她才嬌叱一聲，雙掌翻飛，一手拿住對方的手腕，順勢一帶，一手托起他的前胸，一個跨步旋身，「咚」的一聲將黃瘦青年摔跌在擂台上。

黃瘦青年被摔了個四脚朝天，就在滿谷英豪沖霄烈彩出口的同時，他已大喝一聲，挺身躍了起來。

羣豪一見，彩聲嘎然停止了！

因爲，黃瘦青年挺身躍起，並沒有急忙縱下台去，反而右手一按腰間，「嘩啦」一聲將亮銀索子鞭抖了下來。

黃瘦青年面色鐵青，目露凶光，望着饒金枝，厲聲道：「妳說過，我在妳手下走不過三招，妳背信食言，到第八招上妳才將我打敗……」

饒金枝哂然微笑，有些無奈的說：「你儘在那裏耍花招，你就是打一百招與我何干？」

台下羣豪看得清楚，這時一聽，立時發出一陣轟然大笑！

黃瘦青年的面上已露殺氣，竟脫口大罵道：「放屁！快取兵器來……」

滿谷英豪一見，頓時大譁，不少人指着黃瘦青年喝罵。

但是，黃瘦青年在「兵器」兩字出口的同時，竟一掄手中亮銀索子鞭，呼的一聲抽向了饒金枝！

「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原本就不喜歡這個黃瘦青年，這時見他不守規矩，同時起身大喝道：「滾下去！滾下去！」

四位千金已「嗆嗆」連聲中，各自將背後的寶劍撤出來！

饒金枝早在黃瘦青年一鞭抽下的同時，業已騰身躍起，並望着已將長槍取在手中的銀髯老人，急叱道：「快把槍擲過來！」

剛才銀髯老人和矮胖中年人，一見黃瘦青年解下了亮銀索子鞭，便分別奔向了兩邊的兵器架，銀髯老人抽了一桿長槍，矮胖中年人則摘了一把寶劍。

這時見騰身躍起的饒金枝要槍，立即槍錐向前，振腕擲了過去。

身在空中的饒金枝，伸手握住槍桿，藉力一個「雲裏翻身」，直向台角落去。

滿面殺氣的黃瘦青年，無視江湖規矩，雖然台下羣豪紛紛喝罵喊打，他依然飛身追去，照準翻滾下落的饒金枝就是一索子鞭。

饒金枝早已有備，身形尚未落地，槍尖已先點在台面上。

緊接着，一聲嬌叱，騰身翻滾，越過黃瘦青年的頭上，反而落到了黃瘦青年的身後面。

黃瘦青年大吃一驚，一式「犀牛望月」旋身回鞭，盲目抽向了身後。

但是，就在他回頭後看，反臂抽鞭的同時，發現饒金枝的長槍已擰了一個磨盤大的槍花，幻起千百個槍頭，同時向他刺下。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大喝一聲，旋身掄鞭，顯然企圖纏住饒金枝的槍頭，將槍奪過來。

槍頭是鎖住了，但饒金枝的長槍一挑，一股巨大力量湧到，他再也無法將鞭握牢，亮銀索子鞭竟脫手而飛了。

手中沒有了兵器，自然驚得魂飛天外，一個回身縱跳，直撲台下。

饒金枝那能就這樣便宜了他，一聲嬌叱，掄槍就打。

只聽「蓬」的一聲，同時响起黃瘦青年的嗥叫。

饒金枝這一槍桿，着着實實的掄打在黃瘦青年的屁股上。

只見黃瘦青年原本撲下的身體，速度驟然加快，直墜台下。

銀髯老人和矮胖中年人，同時望着台下大喝道：「下面快拉網！」

由於滿谷英雄瘋狂喝彩，人人稱快，黃瘦青年究竟怎樣了，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關心他的死活！

饒金枝的招親打擂台完全是爲了應付父母，這時見滿谷英雄喝彩，唯是台下的青年俠士新秀們，神情凝重，個個發呆，故意握着槍錐處，單手一掄，接着抱拳沉聲道：「姑娘我請蘇總武師數到十，如果再沒有人上台，今天的招親擂台就算結束了！」

台下羣豪一聽，立時發出一片意外啊聲！

立在台角的銀髯老人，立即神情凝重的去看「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

只見兩口子也楞了，似乎不知道饒金枝爲什麼這麼早就提出結束的話來。

而令兩人另一個迷惑不解的原因是，大女兒饒金枝的輕功、劍術、拳掌、槍法，何以會如此進步神速。

銀髯老人見「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兩人都沒有表示反對，只得轉身望着台下，蒼勁朗聲道：「還有那位少俠要上台？請快！」

問話完了，久久未見有人上台。

饒金枝一看，瞟了一眼遠處大石上的白玉崙，順手將長槍抛給矮胖中年人，轉身逕向大椅前走去。

白玉崙自然也大感意外，心中也暗氣饒金枝這麼快就把招親擂台結束。

銀髯老人一見饒金枝走向台後，只得望着台下朗聲道：「如果老朽數到十，台下的少俠們還不上台，今天的招親擂台就算結束了！」

了字出口，喝了聲「一」，接着喝了聲「二」。

也就在他喝到七八九，眼看就要喝「十」的一刹那，台下突然响起一聲內力充沛，全場可聞的清脆少女嬌叱道：「我來會妳！」

白玉崙一聽這聲嬌叱，頓時大吃一驚！

因爲，這聲嬌叱，正是出自「丹鳳」俞嫻——「一朵紅」之口，入耳熟悉，正是他夢寐思念的聲音。

果然，隨着那聲嬌叱，只見一道艷紅纖影，逕由台下直飛台上。

滿谷英豪都楞了，鬧不清這是怎麼回事！

因爲今天打擂台招親的是大小姐饒金枝，而且招的是夫婿，不知怎的飛上台的竟是一位艷紅勁衣的背劍少女。

尤其是那聲嬌叱，清晰入耳，全場可聞，登台女子的功力之深厚，可想而知，定非凡手！

滿谷英雄定睛一看，發現登台的艷紅勁衣背劍少女，除了身材健美，一雙纖手細白外，頭上還戴了一頂朱漆大竹笠，四週綴了一圈紅紗，根本看不見她的眞面目。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不但台下近兩萬之衆的英雄俠士們楞了，就是「金槍」饒世德夫婦也鬧不清是怎麼回事？

是以老兩口子急忙由椅子上站起來，由「金槍」饒世德拱手謙聲問：「請問女俠登台……」

話剛開口，頭戴竹笠，身穿艷紅勁衣的背劍少女已抱拳只說了聲「不敢」，接着沉聲道：「小女子貿然登台，只因有一事不解。」

白玉崙先看出登台的紅衣少女身材比「一朵紅」矮，正感迷惑不解，一聽說話嗓音，才知是丫頭「姹紅」。

乍然間他還弄不懂，何以「丹鳳」愈嫺——「一朵紅」發聲叱喝，而上台的却是丫頭「姹紅」？

因爲，「一朵紅」本就是一個冰雪聰明，足智多謀的少女，再加上「嫣紫」，「姹紅」兩個丫頭都是鬼靈精，她們三個想出來的點子，一時之間，很難令人弄得明白。

心念間，「金槍」饒世德已關切的問：「女俠有何事不解？」

「姹紅」繼續沉聲道：「今天是個大好日子，既然爲大小姐選女婿，爲什麼不順便爲少堡主選個媳婦呢？」

「媳婦」兩字剛剛出口，「魔娘子」的目光倏的一亮，立即神情激動的急步向前，同時急聲道：「女俠，妳眞是一位活菩薩，妳可是願意嫁給……」

說話之間，伸出顫抖的兩手就要去握「姹紅」。

大小姐饒金枝，功力深厚，較爲鎮定，立即沉聲喝了聲「娘」！

「魔娘子」自知失態，只得止步停身，連連歉聲道：「我老婆子太高興了，請女俠千萬原諒！」

豈知，「姹紅」竟大方的說：「老夫人不必抱歉，我既然厚着臉皮上來，就有這個意思，而且台下恐怕還有不少位少女都有這個意思。」

「魔娘子」一聽，不由興奮的問：「姑娘這話可是眞的呀？」

「姹紅」立即以鄭重的聲音道：「老夫人何必懷疑？小女子不是上來了嗎？」

「魔娘子」愛子心切，連連頷首讚好，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饒金寶有些呆傻，只怕這一輩子也討不到老婆了！

這時見有位如此身材健美的姑娘，突然上台要嫁給自己的傻兒子，那還不激動的眼漩淚光，心裏急唸活菩薩？

「姹紅」却繼續鄭重的沉聲道：「不過，老夫人也不要太高興，小女子武功淺薄，也不一定能成功。但我要向老英雄和老夫人提出一個建議，招個女婿來當個堡主，不如找個能幹的媳婦來輔助自己的兒子，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孫子身上。」

「金槍」饒世德一聽，不由興奮的握拳一擊掌心道：「對呀，我們兩口子怎的竟沒有想到這一點？」

「魔娘子」却望着「姹紅」，幾乎是懇求道：「女俠如果肯委屈……下嫁給我們寶兒……」

「姹紅」立即正色道：「老夫人請寬心，小女子既然上台來，自然有這個意思，但我必須先勝過貴堡的大小姐饒金枝，在天下英豪面前證實我確實有能力輔助少堡主，而不是憑美色佔便宜。」

饒金枝是何等聰明的女子，她一聽那聲台下嬌叱，就知道登上台來的紅衣少女比她的功力更深厚。

尤其在看了她的輕功，以及與人交手的槍法、劍術、拳掌後，依然胆敢要求和她比勝負，自然已有了十足的把握，否則，何必登台當衆出醜？

這時一聽「憑美色佔便宜」，心中一動，脫口嬌叱道：「慢着！」

「姹紅」見一切均在小姐愈嫺的預料之中，立即望着饒金枝，淡然問：「大小姐可是還有什麼更難的比武條件提出？」

饒金枝却沉聲道：「妳願意嫁給我弟弟，不但我們全家感激妳，全堡的武師堡丁僕婦侍女們也都會敬重愛戴妳，不過，我弟弟雖然缺幾個心眼，頭腦也有些遲鈍，但却不能娶一個又疤又麻的媳婦，作爲武林江湖的笑柄。」

「姹紅」失聲一笑道：「大小姐說的極是，我願意當衆公開我的眞面目。」

說罷轉身面向台下，右手一舉，已將頭上的朱漆大竹笠取下來。

滿谷英雄的確都以爲「姹紅」又疤又麻，如果自身沒有缺陷，誰那麼傻願意嫁給一個傻小子？

這時一見「姹紅」摘下了大竹笠，所有台下觀看的英雄豪傑，無不目光一亮，脫口驚啊，立時驚異迷惑的議論起來。

因爲這位登上台去，自願嫁給「傲世堡」少堡主的紅衣背劍少女，竟然生得柳眉杏眼，雪白的皮膚，小巧的瓊鼻，鮮紅的櫻口，雖不能說國色絕代，但至少可稱得上俏麗不俗，頗有幾分姿色！

「姹紅」將朱笠摘下，鮮紅的唇角雖然綻着微笑，但她一雙明亮大眼睛却立即遊目全谷，似在尋找什麼。

白玉崙一看，就像屁股底下突然多了一個燒紅的烙鐵，忙不迭的滑下大石來！

他在這一刹那，恍然大悟，悚然警覺，「姹紅」的上台，八成與尋找他有關。

這時再機警的遊目一看，幾乎啊的一聲叫出口來。

因爲七八丈外的人羣中，正有兩個頭戴朱漆大竹笠，四週綴了一圈紅紗的紅衣背劍女子，一面向這邊尋找着，一面急急的擠了過來。

白玉崙不必去判斷，那兩個紅衣背劍女子，必然就是另一個丫頭「嫣紫」和「丹鳳」愈嫺。

他那裏還敢再待在大石下，顧不得四週人們對他的驚疑與注意，匆匆向谷口擠

去。

雖然急急擠向谷口，但仍不時回頭看一眼擂台上的情形。

因爲只有知道最後的結果，才能判斷出「姹紅」登台的目的，以及「一朵紅」主僕三人到底在搞什麼把戲？

回頭一看，發現擂台上的饒金枝，似乎已看到他已不在大石上。

只見「魔娘子」雙手拉着「姹紅」的手，神情激動，看來比對她的五個女兒還親熱。

四個女兒和兒子饒金寶也都興奮的將「姹紅」團團圍住，顯然已不必比武了！

因爲「金槍」饒世德已神情愉快的走向了台口，當然是要說幾句感謝大家的場面話，招親擂台已經結束了。

白玉崙雖然希望看到眞正的最後結果，但情勢已不容許他再看下去，因爲「丹鳳」俞嫻和丫頭「嫣紫」已擠到了大石下，正在向附近的人打聽詢問。

所幸他已擠出了人羣，立即展開身法，直向谷口斜嶺上馳去。

就在他馳去斜嶺的同時，身後谷中已暴起一聲震耳欲聾的熱烈彩聲！

白玉崙本能的回頭一看，發現「金槍」饒世德正神情愉快的向着台下連連拱手，而「魔娘子」則携帶着「姹紅」和她的女兒、兒子，業已飛身縱上了堡牆。

一看這情形，白玉崙恍然似有所悟，斷定「丹鳳」俞嫻等人枯守客棧，見他這麼多天沒有回去拉馬匹，顯然有了安善的藏身之地。

今晚看到「傲世堡」的大小姐打擂台招親，決心趁機混進堡去，看看他白玉崙有沒有躲在「傲世堡」裏？

一想通了這一點，不自覺的失聲笑了，展開身法，直向十多里外的大發鎮如飛馳去。

逃情勇闖亡魂谷

皓月當頭，冷冽皎潔，深藍高遠的夜空，小星暗淡，萬里無雲，確是觀燈兼賞月的難逢佳節。

白玉崙飛馳在半山上，直奔山下的大發鎮。

遙見大發鎮上，燈光點點，火樹銀花，雖然已是三更過半，似乎仍是熱鬧時候，其輝煌瑰麗景象，絕不輸毗隣不遠的懷柔縣城！

白玉崙担心「丹鳳」俞嫻帶着「嫣紫」隨後追來，加速身法，疾馳如飛，恰似星走丸射，片刻不到的工夫，已到了大發鎮外。

舉目向街內一看，果然人影幢幢，喧囂沸騰，兩街商店，燈光通明，懸滿了各式各樣的花燈。

尤其那些著名的酒樓妓院，更是各出奇招，佈置得富麗堂煌，藉以吸引更多的客人。

白玉崙一看街上仍擠滿了觀燈猜謎看熱鬧的人，又開始担心會不會碰見袁玉瓊和杜天嬋？

大興客棧也是一座兼設酒樓的車馬大店，店門下，酒樓前，燈光閃閃，落針可見。

非常幸運，直到白玉崙走進燈光輝煌的店門內，並未發現有任何人注意他。

白玉崙希望儘快離開大發鎮，一進店門，即奔酒香四溢，猜拳呼乾的門側帳房前。

恰在這時，正有一個滿面醺紅，已有幾分醉意的店夥，晃搖着身體由門內走出來。

白玉崙一見，急忙歡聲道：「小二哥！」

話剛開口，滿面醺紅的店夥已咬字不清的說：「客官！今天過節，放假休息……」

白玉崙急忙解釋道：「不不，你小二哥弄錯了，我要備馬結帳。」

店夥一聽，搖晃着身體一指帳房門內，道：「結……結帳？結帳找帳房先生去……」

話未說完，帳房門口人影一閃，又奔出來一個店夥。

白玉崙一看，目光倏的一亮，脫口急聲道：「小二哥，我正在找你，趕快給我備馬！」

說話之間，已在懷內取出一錠二兩重的銀子。

因爲由帳房內聞聲奔出來的店夥，正是先前接待他的那個店夥尤七。

滿面醺紅的店夥一看，立即道：「尤七，八成……是找你的。」

被稱爲尤七的店夥却機警的望着白玉崙，焦急的奔至面前，低聲道：「俺的小祖宗，這麼多天，您去了那裏？小的每天照顧您的馬匹不算，還要時時應付那幾位姑娘！」

白玉崙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壓低聲音問：「那幾位姑娘呢？」

店夥有些懊惱的正色道：「兩個回家過節！三個去『傲世堡』看打擂台去啦！」

白玉崙未待店夥話完，已急聲催促道：「好好！她們不在最好，現在趕快給我備馬，喏！這些銀子賞給你買壺酒喝！」

豈知店夥竟連退兩步，正色搖頭道：「不行，爺，我不能替您備馬。」

白玉崙聽得一楞，問：「爲什麼？可是她們警告你不准給我備馬？」

店夥只得愁眉苦臉的說：「爺您高明，如果爺的馬不見了，她們幾位姑娘就要小的腦袋。」

白玉崙心急離去，不得不來硬的，伸手捉住店夥的前襟，立即將店夥提起來，同時怒聲道：「她們以後才要你的腦袋，我現在就要你的命！走！」

說話之間，提着店夥就向店內走。

店夥們一向反應快，頭腦靈活，絕不吃眼前虧，一面掙扎，一面急忙道：「好好好！我給爺去備馬。要死也得先過完了元宵節再死，對不對？」

白玉崙立即頷首讚聲道：「對！算你想通了！」

說着，已將店夥放下，並跟着他走向了店後。

到達馬棚下，發現只有他的青驄馬拴在槽上，想必所有出門在外的遊子都回家過節去了。

青驄馬一見白玉崙，立即雙耳直豎，馬目閃光，昂首發出了歡嘶。

白玉崙也很高興，急步過去拍了拍馬頭，並撫摸了一下馬鬃。

看看槽內，還有剩餘的草料，證實店夥並沒有虐待牠。

打量間，店夥尤七已在馬廄房內將鞍墊扛了過來。

白玉崙一俟店夥將馬備好，接過馬韁命令道：「領着我出側門！」

店夥尤七雖然一臉的委屈，仍發聲應了個是，當先向馬棚後走去。

白玉崙拉馬跟在身後。

他已經有了近兩年的行道江湖經驗，對這些酒保店夥跑堂的嘴臉看多了，別看尤七這時可憐兮兮，待會兒拿到銀子，馬上就歡天喜地。

店夥尤七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將後門打開，一臉無可奈何的站在一邊向外肅手道：「爺！您請吧！願您今年諸事平安！」

白玉崙故意冷冷的頷首「唔」了一聲，經過他身前時，乃將二兩銀子塞進了他手裏，並沉聲道：「告訴那幾位姑娘，說我出了古北口去熱河了！」

了字出口，飛身上馬，就在店夥尤七的興奮應是聲中，縱馬馳向了正北。

一出大發鎮的北街口，見有一條通西的鄉道，立即撥馬奔向了正西。

他要穿過西半山區，經通州，前去山東碰碰運氣。

因為既採花又偷盜的飛賊「賽靈猴」，一直沒有動靜，很可能已離開了河北。

皓月當頭，大地景物依稀可辨，白玉崙心急甩脫「丹鳳」愈嫻諸女的追趕，立即放馬疾馳。

青驄馬一連休息了二三十日，體力充沛，精神抖擻，一經上路，疾馳如飛。

所謂的西半山，意指只有半截山，登上山巔，依然是廣野平原，村落相連，只是有的地方仍有荒谷，深澗或斷崖。

一陣疾馳，至少已馳出二三十里，而東邊也現出了一線魚肚白。

白玉崙遊目一看，遠處有村莊，兩邊盡是麥田，間有山峯綿延。

只見大道前面的不遠處有三五戶人家，每家的簷前和門外都懸着飯招子和茶帘。

白玉崙趕了半夜的路，肚子早已空了，一看飯招子，決心就在前面路邊的小飯舖裏隨意進些食物，順便打聽一下前去通州的路徑。

到達近前，只有中間一家小舖升了火，一個中年人正在裏面攪粥烙餅，其他幾家，板門緊閉，還沒有動靜。

白玉崙飛身下馬，順手將馬韁丟在鞍頭上。

掌櫃的轉首一看，立即含笑招呼道：「客官，您好早呀？吃點兒什麼？」

說着，放下攪動的肉粥鐵鍋又去烙餅。

白玉崙走至就近一張空桌上坐下後，才問道：「掌櫃的，你們這兒都有什麼吃的？」

話未說完，掌櫃的已愉快的說：「肉粥、大餅、窩窩頭、醬瓜、蘿蔔、羊雜碎……」

白玉崙立即吩咐道：「就給我來點肉粥大餅醬瓜小菜吧！」

掌櫃的應了一聲，立時忙了起來，盛粥、切餅、端小菜，一併送到了白玉崙面前。

白玉崙喝了口粥，拿起大餅來才關切的問：「掌櫃的，去通州怎麼走？」

掌櫃的一聽，立即望着白玉崙，正色道：「去通州騎馬去，由這裏走可就遠了，至少要多繞百把里地！」

白玉崙不由「噢？」了一聲問：「為什麼？掌櫃的！」

掌櫃的就用手中的鐵勺一指西南幾座矮小峯頭，道：「客官您看到了沒有？！本來您是可以穿過那幾座矮峯區的，可是您騎馬就無法通過去……」

白玉崙劍眉一蹙，再度迷惑的「噢？」了一聲。

掌櫃的繼續道：「因為那幾座矮峯間有一片山洪沖擊地帶，土質鬆軟，夾雜着各種大小不一的卵石，兩邊還有高低不等的絕壁斷崖，地面雖然看起來平坦，地底下却千瘡百孔，有如纍卵，現在是冰封的冬天，人走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騎馬可就太危險了！」

白玉崙雖然沒有急事非要走捷徑不可，但他為了甩脫「丹鳳」愈嫻諸女，當然是越快越好，最好是讓愈嫻她們多繞一百多里地，那樣彼此間的距離就愈拉愈遠了。

再說，凡是一件疑難事體，人們大多愛危言聳聽，誇大其詞，其實並沒有他們說的那麼嚴重。

由於心裏這樣想，因而一笑問：「拉着馬走過去總可以吧？」

掌櫃的依然正色警告道：「最好是人馬分開走。去年還有旅客連人帶馬滾下斷崖的事情。人們都把那地方叫『亡魂谷』，幾乎沒有人敢再騎馬過去……」

白玉崙覺得這位掌櫃的越說越玄了，自覺現在天寒地凍，拉着馬走過去應該絕無問題，因而岔開話題問：「請問附近鎮上可有客棧？」

掌櫃的依然用鐵勺一指道：「距『亡魂谷』口不遠的南塘鎮就有一家，繞道西口鎮也有一家，再就是過了矮峯區的馬家集上也有了。」

白玉崙既已決定爭取時間，選走捷徑，當然要等到了馬家集再宿店。

於是匆匆飯罷，起身丟了幾個銅錢在桌上，道了聲：「再會」，立即踹鐙上馬，直向西南那幾座矮峯前馳去。

疾馳了一陣，東方已升起了朝霞，同時也發現七八里外那幾座矮峯下果然有一座大鎮甸，顯然就是那位小舖掌櫃說的「南塘鎮」了。

到達鎮口外，紅日已昇上地平線，田地裏已有農人幹活，街上雖然冷清，却有幾個背插單刀的勁衣壯漢把守在鎮口。

一看這情形，白玉崙斷定昨夜鎮上發生了事情，至少顯示鎮上情勢不比尋常。

為了避免發生事端而躭誤了時間，看到鎮外有條鄉道，立即撥馬馳上了鄉道，繼續向前馳去。

幾個守在鎮口的大漢原本就對白玉崙十分注意，這時見他到了鎮口突然撥馬走上岔道，俱都目光一亮。

白玉崙雖然看到了，不疑有他，繞過南塘鎮外，繼續縱馬飛馳。

繞過了南塘鎮，即是兩座矮峯的峯脚邊緣，道路彎向正西，一眼看不到盡頭，但在前面的兩峯啣接處，却有一座荒涼山口。

白玉崙見那座山口，生滿了荒草亂石，但隱約間也看到有一條道路。

就在他察看地形的同時，身後數百丈外的「南塘鎮」，突然傳來一陣吆喝吶喊和蹄奔馬嘶。

白玉崙聽得劍眉微蹙，鬧不清是怎麼回事？

回頭一看，發現數十名背刀大漢，各乘快馬，不少人手中尚拿着弓箭，正飛馬向這邊馳來。

白玉崙心中不解，遊目察看左右及通向正西的道路上，並沒有任何人影，再根據那些大漢的烱烱目光一致瞪着他，似乎是衝着他來的。

繼而一想，恍然似有所悟，方才他準備進入鎮街時，突然又撥馬繞向鎮外，很可能做成那幾個把守鎮口大漢的誤會，特的率衆前來盤查追問！

果然，就在他回頭察看間，飛馬追來的數十大漢中已有人大聲吆喝道：「喂！站住！如果再不停馬我們可要射箭了！」

白玉崙一聽，心裏不禁有氣。他繞道鎮外的目的，就是怕惹出事端來，如今反而引起他們的懷疑。

有心停下馬來和他們理論，但不知道要爭論多久？看他們飛馬追來的氣勢，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得通的。

心念及此，以不屑的目光瞪了那些人一眼，反而催馬向前加速馳去。心想：少爺的馬也不比你們的差，我就不相信你們追得上我？！

他一催馬加速，後面數十大漢立時齊聲吶喊，並有「咻咻」的劃空響箭射來。

白玉崙回頭一看，發現那些箭的落點，至少還在馬後十數丈外，不由得意的笑了。

再回過頭來向前看，胯下的青驄馬已馳進了荒涼山口內。

白玉崙定睛一看，只見兩邊亂石密佈，山口內枯草及膝，地面上僅能看到有一條光禿小徑，直逼深處。

一看這等荒涼景象，白玉崙立時想起了小鋪掌櫃的談起的「亡魂谷」！

有心撥馬回頭，情勢已不容許，而且，飛馬追來的數十大漢，紛紛搭弓發箭，勢如驟雨，只得繼續向前馳去。

前進數十丈，山道漸漸下斜，地面也更加崎嶇，不得不將馬速慢下來。

由於馬速的減慢，緊追不捨的數十大漢却愈追愈近了，但他們礙於山道狹窄，也只能併馬奔馳，羽箭也只能一次發射三五支。

白玉崙心中十分懊惱，鬧不清這些大漢爲什麼要苦苦追他？

再繞過一處峯角，視界突然廣闊，白玉崙的目光也跟着一亮！

因爲眼前竟是一座凹凸不平的狹長淺谷，範圍極廣，縱深至少二三里地長，左邊是矮峯，右邊是斷崖，由於常年山洪的沖擊，形成了無數道鴻溝，不知通向何處。

白玉崙一看眼前狹谷，知道到了危險地帶，他必須下馬徒步走過去。

也就在這時，身後空中突然傳來數聲「吱吱」聲響！

白玉崙正待回頭察看，馬前馬後和左右，驟然響起一陣震耳驚心的「叭叭」花炮聲響。

正不知怎麼回事，青驄馬突然仰首怒嘶，接着人形而立，一連幾個旋身，險些把毫無心理準備的白玉崙掀下鞍去。

但是，身後馬上的數十大漢却發出一陣哈哈得意大笑。

白玉崙一聽，頓時大怒，倏起殺機，決心回去好好教訓教訓這羣無恥之徒。

也就在他心念已定的同時，放下前蹄的青驄馬竟一面昂首怒嘶，一面如飛向狹谷馳去。

白玉崙急忙勒緊馬韁並連聲吆喝，但青驄馬受驚，神情如狂，業已不聽他的駕御，依然向前狂馳如飛。

後面追來的數十大漢一見，却更加惡意的吆喝怪叫，不停的發射着花炮。

白玉崙見青驄馬已不聽他指揮，只得任由牠深一腿淺一腿的向前狂奔，但他却運功會神，時時作着應變準備。

尤其當他看到地面上佈滿了鬆土卵石和孔洞裂隙時，知道青驄馬絕不可能平安的飛馳過去。

也就在他心念及此，剛剛準備跳馬的同時，眼前一道鴻溝，而青驄馬已經騰身縱起，正向對面溝崖上落去。

「轟隆」一聲大響，塵土飛揚，卵石翻滾，青驄馬一聲悽嘶，隨着崩裂的土石向下墜去。

白玉崙雖然心中有備，依然大吃一驚，雙手一按急傾的青驄馬身，騰身而起，逕向前面未塌的溝崖上縱去。但是他的身形尚未縱到，前面溝崖也跟着相繼傾倒下來。

白玉崙落脚處，正是一堆滾動卵石，由於無法立足，只得連續騰跳，以免陷進滾動的土石內。

土石崩塌，聲勢驚人，「隆隆」之聲，震耳欲聾，飛騰的塵烟，嗆得他幾乎窒息。

一切靜止，土石也停止了滾動，升上半空的塵烟，使得已上三竿的太陽，變成了一個混濛濛的紅球，完全失去了它耀眼刺目的强烈光芒。

白玉崙舉目上看，前面橫直着一道七八丈高的土崖，那上面正是他墜馬滾下來的「亡魂谷」。

青驄馬已經不見了，想必已被埋在傾塌的土石下。

看看距離，至少已離開了「亡魂谷」崖百丈以上的距離，大自然的力量，人力是永遠無法與之抗衡的。

由於昨晚一夜未睡，這時再經過如此驚心動魄的一番折騰，頓時感到倦怠疲憊，週身乏力，必須找個地方休息一會兒才能恢復體力。

轉首一看，發現東邊三十丈外的峯角矮崖下正有一個山洞，立即躍着亂石礫土，逕向崖前走去。

想是心志鬆懈之故，兩脚走在亂石礫土上，舉步維艱，竟有如千斤之重。

到達崖下一看，才發現石洞距離地面

尙有一丈多高。

一丈多高的高度在白玉崙來說只是點足即上的事，但他這時連這一丈多高也懶得縱上去，就在崖下的枯草上斜躺了下去。

人在困境或最危險的時候，最容易想到自己的親人。

白玉崙是個孤兒，雖有父母，却不知父母是誰，唯一的親人是他的恩師「鬼靈子」，但他的恩師却在一年多前也駕鶴西返，離他而去。

當然，還有一位失踪多年的小師妹，但他從來沒有見過小師妹，更不知道她長得什麼樣子，可說是個遙不可及的影子！

只有「丹鳳」俞嫻——「一朶紅」，是他心中最喜歡而又擁抱過的女人，也是他認爲最親密的人。

現在，他斜倚着崖壁，眼望着半空仍隨風上升的塵烟，第一個想起來的就是「丹鳳」俞嫻——「一朶紅」。

一想到「丹鳳」，一個嬌麗艷美，聰明機警的嫵媚少女倩影，立時浮現在他的腦海裏，心坎兒裏也升起一絲親切，溫暖和蜜意！

「丹鳳」俞嫻痴愛他，而他也的確喜歡她，只是恩師的唯一骨肉小師妹還沒有找到前，不得不先離開她。

如今，反而爲了儘快擺脫她而冒險改走捷徑，結果到現在這般情景，而且險些喪了性命，不知是否上天在懲罰他而給他的一種警告和報應。

一陣慚愧和不安，他覺得非常對不起「丹鳳」俞嫻，只有她放棄回家過節，仍守在客棧裏等他，而四處找他。

在這一刹那，他急切的希望俞嫻能馬上追來，就站在他的面前，他會毫不遲疑的將她擁抱在懷裏並向她道歉！

他要親口告訴她，他是多麼的喜歡她，需要她，他再也不會躲避她，離開她，永遠不，永遠不……

就這樣，在懷念着他最心愛的俞嫻心情下，不覺闔上了星目，睡着了！

不知過了多久，又是一陣「叭叭」爆竹聲響和「隆隆」急驟的馬奔聲，以及怪聲吆喝和大笑聲將他驚醒！

白玉崙心中一驚，急忙睜開了眼睛，他第一眼看見的是偏西的紅日，和深壑的濛濛暮色。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啊了一聲站起來！

他眞不敢相信，他居然倚坐在崖壁下睡了將近一整天！

看了這情形，他不自覺的自語道：

「這該不會是在做夢吧？」

但是，那陣「隆隆」的馬奔聲和吶喊聲，以及「叭叭」的花炮聲，正清晰的由他早晨進入「亡魂谷」的山道上傳來。

這情形和他早晨被追趕的情形完全一樣，知道又有人遇上了「南塘鎭」上的那批歹徒！

又是一陣怪聲吆喝和大笑，接着羣馬的急奔聲停止了，但震耳驚心的花炮聲却依然響個不停。

一陣單調清脆的快馬疾奔聲，正繼續向前馳來。

白玉崙心中一驚，知道又有人被追進了「亡魂谷」，他必須趕快設法阻止。

心念間，業已飛步向百多丈外的「亡魂谷」崖前奔去。

但是，已經遲了！

隨着一聲烈馬怒嘶，一匹「烏雲盖雪」黑馬，載着一位米黃勁衣背繫寶劍的青年，正如飛馳向他方才墜馬崩塌的鴻溝前。

一看這情形，白玉崙只得急聲大喝道：「快停馬跳下來，快停馬跳……」

喝聲未落，黑馬已奔到了鴻溝邊緣，騰身就向對崖縱去。

也就在黑馬縱起的同時，「轟隆」一聲大響，溝崖已經崩塌下來，而黃衣青年也由飛縱的黑馬上被掀離了馬鞍。

黃衣背劍青年驚啊一聲，疾演「雲裏翻身」，落脚處恰巧是一方巨大石塊，正緩慢的隨着崩滾的碎石礫向崖下傾來。

這本來是一件慶幸的事，但是，縱向溝對岸的「烏雲盖雪」黑馬，一縱落對岸上，「轟隆隆」一聲震耳巨響，又造成了第二次崩塌，無數大小卵石，挾着如洪水般的礫土，以驚人的速度傾瀉下來。

黃衣背劍青年一見，又驚又急，連聲大叫，無數大小卵石，就在他站立的大石上滾過，迫得他不停的又蹦又跳。

白玉崙距離尙遠，只得連聲大喝道：「不要慌，沉住氣……」

但是，大石滑動太慢，而上面滾下來的亂石礫土又太快，就在將要滑到一半的時候，急速滾下的亂石已將大石完全掩埋了。

黃衣青年雖然不停的跳躍，但也被後面大暈湧到的石土冲倒，在極力掙扎下，石土仍壓住了他的右臂和右脚。

這一次湧下來的土石較之白玉崙早上的一次多了一倍還多，所幸下面已堆了大暈土石，有了阻力，因而很快的停止了。

白玉崙那敢怠慢，一面吆喝着一面連蹦帶跳的奔了過去。

奔到近前，發現黃衣背劍青年面色如紙，冷汗涔涔，不停的咬着牙齒發出了痛苦的呻吟！

一看這情形，白玉崙斷定黃衣青年可能已受了傷，是以急忙蹲身下去，關切的問：「不要慌，你覺得怎樣？」

說話間，這才發現黃衣背劍青年生得劍眉朗目，挺鼻朱唇，由於滿臉塵土，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紀，以輪廓看，不會超過三十歲。

黃衣青年感激的望着白玉崙，並呻吟着說：「我的腿……我的手……」

白玉崙一看，急忙把上面的一些卵石移開，先讓黃衣青年的手撤出來。

黃衣背劍青年的手一撤出來，立即手掌下垂，如果不是脫臼，就是腕骨被亂石砸斷了。

練武的人都學過跌打損傷的急救方法，白玉崙自然不會例外。

他先捏了捏黃衣青年腕骨關節處，接着運功一按，「克叭」一聲輕響，黃衣青年「哎喲」了一聲，手掌立時復原，但是，整個右腕已紅腫起來。

白玉崙一面爲他按摩，一面慶幸的說：「還好，只是脫臼，如果壓斷了腕骨就痲煩了！」

黃衣青年感激的應了兩聲是，有些喘

息的說：「還有我的腿！」

白玉崙見黃衣青年的右腿被壓在一個大圓石下，只得運功將圓石掀開，讓黃衣青年自動的將右腿撤出來。

但是，撤出來一看，整條乳白色的右褲腿已滲滿了血，看樣子顯然受傷不輕。

白玉崙一看，立即沉聲警告道：「不要亂動，你受傷了！」

黃衣背劍青年痛得兩手抱着右腿，咬着牙點了點頭。

白玉崙再度蹲下身去，輕輕按捏一陣才慶幸的說：「還好，只是肌肉綻裂，沒有骨折。」

黃衣青年也安心的急忙道：「我鏢囊裏有備用的白布和刀創藥，請少俠……」

話未說完，白玉崙已解開了他的鏢囊，拿出了白布和刀創藥，撕開褲腿清除砂土，並為他敷藥包紮。

黃衣青年則一面懊惱的嘆氣，一面感激的說：「多虧遇到少俠你，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了！」

白玉崙自己走「亡魂谷」是為了抄近路，但他却不知黃衣青年為什麼也走這條捷徑，因而問：「你為什麼不走官道，偏要走此路！」

話剛開口，黃衣青年已懊惱的說：「在下心急日落前趕到『馬家集』，所以才走這條亡魂路的呀！」

說話之間，發現白玉崙身上也有一層塵土，只是比他稍微乾淨一些，因而驚異的問：「少俠你身上……」

白玉崙只得淡然一笑道：「和你閣下一樣，爭取時間，貪圖這點兒近路！」

黃衣背劍青年一聽，不由關切的問：「你可是也被『南塘鎮』的那些人一路追來？」

白玉崙有些懊惱的正色道：「就是呀！直到現在我還有些莫名其妙，鬧不清他們為什麼追我？」

黃衣青年立即懊惱的說：「出門時我師父也曾一再交代我，經過『南塘鎮』時要我特別小心，因為他們和『馬家集』是世仇，雙方經常有械鬥，千萬不要讓他們誤會你是被『馬家集』邀請來的助拳高手。」

白玉崙一聽，立即恍然道：「我明白了，那些人見我走這條近路，八成誤以為我是去『馬家集』的。」

話未說完，黃衣青年繼續懊惱的說：「唉！我受傷事小，不能及時趕到『馬家集』就耽誤了大事了呀！」

白玉崙想到黃衣青年方才說日落前一定要趕到「馬家集」的話，因而關切的問：「什麼大事一定要日落前趕去？」

黃衣青年立即懊惱的解釋道：「家師接到馬老爺子的火速急函，說有一個飛賊要盜他家的寶盒。」

白玉崙順口迷惑的問：「什麼樣的寶盒？」

黃衣青年搖頭道：「什麼樣的寶盒我也不清楚，聽家師的口氣，好像是馬老爺子的傳家之寶！」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動，問：「你說的這位馬老爺子，為人如何？」

黃衣青年精神一振道：「好極了！他為人不但豪爽正直，尤重義氣，一年四季濟貧，時時不忘造福鄉里，這個賊居然想偷他家的東西，實在不能算是人。」

說至此一頓，特的又舉手一指身後，憤聲道：「像『南塘鎮』的丁老頭兒，欺壓鄉里，勾結盜匪，手下還蓄養了幾十名亡命之徒，這個賊不敢惹姓丁的，偏去偷馬老爺子，眞是欺軟怕硬，實在可恨！」

說至可恨處，不由氣得憤然揮了一下右拳，「哎喲！」一聲，痛得他趕緊用左手握住了紅腫的右腕。

白玉崙又將黃衣青年的腿傷包好，這時見他痛得額角又滲出了冷汗，只得在懷中取出小玉瓶，倒了一粒「萬應丹」送至黃衣青年面前，道：「把這個吃下去就不會太痛了！」

黃衣青年接過「萬應丹」，立即放進口內，並說了聲「謝謝」。

白玉崙一面將小玉瓶放回懷內，一面漫不經心的問：「這麼說，馬老爺子請你去，就是要你去幫他捉賊了！」

一提到「捉賊」，黃衣背劍青年立即焦急的看了一眼即將落山的太陽，同時急切的要求道：「少俠！我想請你把我扶到馬上去，我必須在日落前趕到馬家集！」

白玉崙一聽，不由失聲一笑道：「你的腿肉都綻開了，你還敢騎馬呀？萬一傷口震裂，流血不止，那還得了？」

說罷回頭望向崖上，這才發現黃衣青年的「烏雲蓋雪」黑馬，在那崩塌傾瀉情形下，牠依然能縱上鴻溝的對崖而沒有被活埋，雖說是奇蹟，却也証實這匹「烏雲蓋雪」是匹寶馬！

只見牠神駿高大，昂然站在崖上，竪直了雙耳望着下面，不知道是否對牠的主人被掀下鞍去而感到抱歉？

但是，地上的黃衣背劍青年却焦急的說：「可是，盜寶的飛賊今天晚上就要前去呀！」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動，立即收回視線，關切的問：「那位馬老爺子怎知盜寶的飛賊今天晚上去？」

黃衣青年立即懊惱的說：「那個大胆的盜寶飛賊，七八天前就已通知了馬老爺子，講明了今天晚上要去盜他家的寶盒！」

白玉崙聽得目光一亮，他斷定這個盜寶賊一定就是既採花又偷盜的飛賊「賽靈猴」。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他以為「賽靈猴」已離開了河北，沒想到蟄伏了一個多月，又要去偷馬家的寶盒。

這一次白玉崙當然不會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因為「賽靈猴」不但傢害了不少善良富戶，也糟蹋了無以數計的黃花大閨女。

他雖然內心高興，決定前去捉賊，但他却不能直接要求，或坦白的說出來，故意道：「你急也沒有用，你腿肉綻裂，右腕瘀血，既不能打，又不能跳，騎馬都成問題，如何還能捉賊？」

黃衣背劍青年一聽，更加懊惱的說：「至少也該通知馬老爺子一聲，要他不要再指望我了呀！」

白玉崙這時才寬慰的說：「這樣好了，如果你放心，我代你去一趟馬家集，通知馬老爺子一聲，也好叫他們派人來救

你！」

話未說完，黃衣背劍青年正色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當然信得過你，你不說我實在不敢麻煩你！」

白玉崙也急忙道：「這有什麼關係，反正我也要去馬家集！」

黃衣背劍青年立即感動的說：「那眞是太好了，你見了馬老爺子說：『奇山散人』的弟子廖天豐，因爲『南塘鎭』的人追趕進了『亡魂谷』，墜馬負傷……」

白玉崙一笑道：「這些我自然會說，倒是我走後你也不能一直坐在這兒等他們派人來抬你呀。」

黃衣青年廖天豐立即懊惱的說：「我也正爲這件事着急呢！」

白玉崙看一眼他方才睡覺處的山洞，道：「這樣好了，那邊有一個山洞，我把你抱進洞裏去休息，至少可以避免風吹。」

黃衣青年廖天豐也看到了那個山洞，但却遲疑的說：「萬一他們找不到我，我不是被餓死在洞裏了嗎？」

白玉崙一聽，不由關切的問：「你身上帶了多少乾糧？」

廖天豐有些担心的說：「大概只剩下一天的了！」

白玉崙寬慰的一笑道：「亡魂谷就這麼大個地方，加之這兒又有新塌的斜坡，你坐在洞口，正好看到崖上前來救你的人，只怕他們還沒找到你，你已經先看到他們了！」

廖天豐一聽，立即笑了，並興奮的說：「好吧！就到那山洞去好了！」

白玉崙俯身將廖天豐托抱起來，便向那座山洞前走去。

到達斷崖山洞下，足尖略微一點地面，輕飄飄的縱進了洞口內。

廖天豐心中一驚，頓時警覺到這位銀裝俊美青年，雖然年齡比他小，但他的武功可比他廖天豐高得多了。

因爲洞口距離地面雖然僅有一丈六七，但這位銀衣俊美青年却能點足而上，輕飄飄的似乎根本未費力氣。

他廖天豐有自知之明，雖是一丈多高的距離，他如果托抱着一個人，縱上去自然沒有問題，但絕沒有人家這麼輕鬆、飄逸！

由於內心的震驚，這才想到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呢？

一俟白玉崙將他放下，並將他依靠在洞口石壁上，立即抱歉的含笑道：「非常抱歉，心裏光想着受傷不能去捉賊的事情，直到現在還沒有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白玉崙見廖天豐面貌端正，不像是個浮誇狡黠的青年，因而一笑道：「在下白玉崙……」

「白玉崙」三字一出口，廖天豐面色大變，渾身一顫，竟脫口驚呼道：「你……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俠盜『玉麒麟』……白……白玉崙白少俠？」

白玉崙也吃了一驚，乍然間他當然不能承認，不由既驚異又含糊的問：「你這是聽誰說的？」

廖天豐見白玉崙沒有否認，立即正色道：「南至京津，北至熱河，所有的酒樓客棧，茶館飯店，都在談論着俠盜『玉麒麟』的眞實姓名叫白玉崙，而且是個英挺俊美的年輕人。」

白玉崙心中懊惱，不停的暗呼糟糕，他斷定走漏這消息的必是密雲縣土豪杜霸天，絕不是「傲世堡」的饒金枝和「丹鳳」俞嫻。

他敢斷言，杜霸天絕不知道他白玉崙就是「玉麒麟」，這麼做的目的，旨在嫁禍報復。

由於廖天豐說完了話直盯着他看，只得一笑道：「你看我這樣子像那大名鼎鼎，轟動整個江湖武林的俠盜『玉麒麟』嗎？」

廖天豐急定心神，不禁有些緊張的說：「恩人的確有些像傳說中的……」

白玉崙急忙揮手阻止道：「你如果自認我是你的恩人，就請你不要害我。坦白對你說，這是有人陷害我，所以才有這項謠言傳出來，至於什麼原因，我無法對你詳細解釋……」

廖天豐忙不迭的連聲應是。

白玉崙看得出來，廖天豐雖然口裏應着是，但根據他驚異的目光，心裏未必肯信，只得問：「你現在還要不要我代你去送信？」

如此一問，廖天豐果然楞了！

在這等情形下，廖天豐不能不有所遲疑。

因爲，面前站着的就是鼎鼎大名的俠盜「玉麒麟」，雖說江湖上都盛傳他刦富濟貧，仗義行俠，可是，這些終歸是傳說而已。

如果請他前去送信，萬一他見寶起念，趁機將馬老爺子的寶盒盜走，那可怎麼是好？

據師父「奇山散人」說，馬老爺子望重一方，深獲鄉里愛戴，萬一師父說的與實際情形不符，白玉崙是絕對不會放棄這次下手機會的！

話又說回來了，假設馬老爺子眞的是個沽名釣譽的奸雄，爲他捉賊賣命，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不讓白玉崙去送信，他業已知道了這件事，再說，他廖天豐受傷在此，又有誰來拯救呢？

白玉崙一看廖天豐的神情，知道他有了顧忌，因而一笑道：「廖大俠如果不放心，在下現在就要轉回南塘鎭去！」

廖天豐神色一驚，不由關切的問：「少俠回南塘鎭幹什麼？」

白玉崙立即沉聲道：「像丁老頭這等地方惡霸，禍延鄉里，留着他是害人，不如早日除去。再說，我也得到他那兒弄一匹馬騎……」

廖天豐一聽，這才發現白玉崙既沒有座騎，身上也沒有兵器，不由驚異的問：「少俠你的馬和兵器呢？」

白玉崙不願說他從來不帶兵刃，只得含糊的說：「都壓在亂石底下了！」

廖天豐立即恍然道：「少俠此去馬家集，至少還有十多里地，途中很可能再發生事情，我這柄劍少俠可以先拿去用！」

白玉崙知道廖天豐仍要他前去馬家集送信，而他也不願失去這個除去飛賊「賽靈猴」的機會，因而道：「不！你還是把劍留在身邊防身吧！」

廖天豐却堅持道：「你放心，我不會有事的，山洞離地面這麼高，也不怕毒蛇野獸，這種地方也不會有人來，再說，我鏢囊裏還有暗器，足可防身！」

說話之間，早已將劍解下來，並遞給了白玉崙。

白玉崙因爲另有打算，只得將劍接過來。

只見劍是玉柄，劍鞘墨綠，看形式很可能是一柄古劍，因而蹙眉問：「看這柄劍……」

話剛開口，廖天豐已回答道：「這是家師昔年行道江湖時的佩劍！」

白玉崙既驚異又意外的「噢？」了一聲，立即拇指輕按啞簧，「卡登」一聲輕響，劍身順鞘彈出數寸，「嗡」然有聲，冷焰逼人，寒芒暴漲盈尺，果然是一柄寶刃。

廖天豐看得暗吃一驚，面色立變！

因爲，他的師父「奇山散人」的這柄劍雖然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刃，但他施展時，却從未有這等奇異現象，由此可證，白玉崙的功力是何等的驚人。

俗語說：「名器不落凡手」，這話的確不假，這柄劍給他廖天豐用，實在是糟蹋了！

白玉崙見廖天豐神色有異，不由一笑道：「廖大俠請放心，我一到馬家集，立即將這把劍交給馬老爺子……」

廖天豐一聽，趕緊正色道：「不不！白少俠你誤會了，如果我怕你拿去不還，我根本就不把劍交給你了！」

白玉崙失聲一笑道：「好！算我多心，我在這兒先謝謝了！」

說至此一頓，突然又關切的問：「你的乾糧和水壺呢？」

廖天豐舉手一指崖上的黑馬，道：「都在馬鞍上！」

白玉崙望着崖上昂然站立的「烏雲蓋雪」黑馬，道：「好！我去替你拿來！」

說罷，縱下洞口，逕以小巧輕靈功夫向崖上縱去。

上面的寶馬「烏雲蓋雪」，一見白玉崙向他縱去，立即兩耳直豎，馬目閃光，不停的擺動着身軀馬尾，機警的作着防御之勢並向他示威。

白玉崙一見，斷定黑馬很可能向他撲擊或彈踢，因而未到近前先含笑伸出了右手，口裏也低喝着御馬的「喔喔」聲音。

而這時，東邊崖下山洞口的廖天豐，也大聲吆喝着「黑子，黑子」。

白玉崙一聽，也急忙低聲吆喝着「黑子」，而黑馬果然安靜了不少，但對他仍保持着戒備之勢。

寶駒異於一般馬匹的地方，就在於牠對任何陌生人都懷有敵意，甚或對企圖騎牠的人發動攻擊。

白玉崙是御馬好手，當然知道這點兒道理，所以他不先由馬側鞍鐙部位前進，而先由前側撫摸馬頭和馬鬃，然後移至鞍側將糧袋水壺取下來。

取下糧袋水壺，白玉崙並沒有轉身就走，他再度撫摸了一會兒馬鬃馬頸，才不疾不徐的離開牠。

一到崖邊，立即展開小巧功夫，直向崖下縱去，雖然看來輕靈，但速度却快得驚人，倚坐在洞口的廖天豐，只看得讚佩不已，自嘆不如。

白玉崙一到近前，飛身縱上了洞口，一面將糧袋水壺交給廖天豐，一面急聲道：「爲了早一刻到達馬家集，我只好把你的馬也騎走了。」

廖天豐毫不遲疑的說：「我正有這個意思，此地寸草不生，留下牠來也沒東西可吃，就請你騎去交給馬老爺子吧！」

白玉崙突然蹙眉憂慮的問：「廖大俠，萬一我照實說出來，他們不相信……」

廖天豐先是一楞，接着正色道：「你不是拿着我的寶劍，又騎着我的馬嗎？」

白玉崙却憂慮的說：「可是，他們會說我在半路上殺了你，刦了你的寶劍和馬匹呀？尤其，當我說出我是白玉崙時，說不定馬老爺子還以爲我要趁機偷他的寶盒呢？」

廖天豐覺得這話也有道理，因而恍然道：「噢！我想起來了，我這兒還有一封馬老爺子寫給家師的一封信，你可以拿去做證，就說是我給你的，他們就相信了！」

說話之間，已在懷中取出一個雪白宣紙中間貼了一道紅條的信封，順手交給了白玉崙。

白玉崙接過來一看，見上面寫着面陳老友「奇山散人」。內詳。

一看這情形，白玉崙立時在心中笑了，他敢斷言，廖天豐八成也是第一次前去馬家集見馬老爺子。

因爲「奇山散人」叫他連信一併帶來，恐怕也就是用以證明他身份的證物。

心念及此，故意蹙眉道：「有了這封信，當然可以證明你的確被困在此地，不過，因爲現在人們都把我白玉崙當成了俠盜「玉麒麟」，這樣，依然會引起他們的懷疑，不如你告訴我你朋友在馬家集的地址，然後請你的朋友帶我一起去見馬老爺子……」

話未說完，廖天豐已有些懊惱的說：「我根本就沒去過馬家集，那邊那裏會有朋友？實話告訴你說，我連馬老爺子都沒見過……」

白玉崙一聽，果然不錯，順手將信放進懷裏，道：「既然這樣，還是我自己去見馬老爺子吧！」

說罷轉身，點足縱下洞口，並回頭揮手道：「廖大俠請安心休養，今天晚上如果不能派人來，明天一早一定會來！」

廖天豐方才說了那句「我連馬老爺子都沒見過」，心中十分懊惱，因而也住口不說了。

因爲，他突然想起一個問題——白玉崙會不會冒充他的名字前去見馬老爺子；一旦寶盒交他保管，正好順手牽羊把寶盒拿走了呢？

果眞那樣，他廖天豐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嗎？

由於他心中既憂急又懊惱的想着心事，雖然兩眼呆滯的望着奔向土崖的白玉崙，但白玉崙說的話他却一句也沒聽進耳裏。

白玉崙一縱上土崖，立即走向了「烏雲蓋雪」寶馬身前。

他口裏一面輕聲吆喝着「喔唷」，一面先伸出手來漸漸觸及烏黑油亮的馬頸和馬

鞘，然後才輕輕將廖天豐的寶劍插在鞍囊內。

這一次「黑子」雖然沒有做出撲踢之勢，但仍兩耳豎立，馬目生輝，機警的防備着白玉崙乘騎。

白玉崙拎起馬韁，再向崖下洞口的廖天豐揮了揮手，才拉着「黑子」慢慢向前走去。

這時太陽已沉落在地平線下，西天一片耀眼紅霞。

白玉崙一看這情形，知道日落前是絕對趕不到「馬家集」了！

他一面拉着「黑子」小心翼翼的向西南谷口走，一面在心裏籌劃着到了馬家集後的計劃和步驟。

首先，他要冒充廖天豐，等見到那位馬老爺子後，再見機進行。

其次，如果那位馬老爺子的確是位望重鄉里的有德長者，當然竭盡全力防止「賽靈猴」得手，並趁機除去這個既採花又偷盜的飛賊。

換句話說，如果那位馬老爺子是個沽名釣譽的僞善奸雄，寶盒就自己下手了，不管寶盒是否珍貴，交給丐幫總可換些銀子濟貧。

當然，這麼做危險大，勝算小，露出馬脚破綻的機會自然也多。

不過，就算一旦撐不下去了，也可以挾持人質，以廖天豐的生命爲要脅，要他們將寶盒親自交出來。

計劃雖然如此，但願不要如此做，白玉崙仍希望那位馬老爺子是位忠義耿直的武林前輩！

他一面拉馬前進，一面想着心事，不覺已安然無事的到達了西南谷口。

本待飛身上馬，直馳馬家集，但他突然想到了懷中的那封信！

心中一動，急忙由懷中將信取出來，發現信口啓開着，已經有人看過了。

由於信已看過，而又是給廖天豐當作證明身份的證物，裏面當然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但對他白玉崙來說，信裏面的內容也許有很大的幫助。

是以，抽出信箋一看，不由大吃一驚，俊面立變，脫口啊了一聲，頓時楞了。

因爲，信內只有兩段內容，一是說明飛賊「賽靈猴」指定今晚前來偷盜寶盒的事，希望「奇山散人」師徒兩人一同前來馬家集防盜捉賊。

另一段則是馬老爺子的千金馬麗花已經藝滿下山，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讓廖天豐和馬麗花兩人會面，相處一段時間，也好建立兩小之間的感情，以利他們的婚姻！

白玉崙看罷內容，懊惱焦急的說：「糟糕！這一下可眞糟了，別的事都可以冒名頂替，只有這種事絕對不可以。」

繼而一想，如果那位馬老爺子是惡霸，馬麗花很可能也是劣女，屆時只要不過份，不越禮，未嘗不可一試。

如果馬老爺子是位有德長者，馬麗花也是一位端莊俠女，那就只好見機行事了。

心念及此，匆匆將信放進懷裏，飛身上馬，直向谷口外，如飛馳去。

一出谷口，即見前面十數里外的山中平原上，靜臥着一座灰濛濛的山莊，炊煙繚繞，歸鴉陣陣，看來是那麼寧靜，那裏顯然就是馬家集。

「黑子」是匹寶馬，放韁疾奔，四蹄翻飛，跑起來勢如奔雷，又快又穩，挾着淡淡塵煙，直向「馬家集」前，如飛馳去。

白玉崙坐在馬上，只覺景物飛旋，大地倒逝，毫無一絲顚簸感覺，不時在心裏暗讚一聲：「好馬」！

十幾里地，在「黑子」的放蹄飛奔下，只是片刻工夫的事。趕到馬家集前，天色雖然尚未十分昏暗，但已燈火點點了。

馬家集房屋散立，因而形成了南北兩條不規則的街道，中央有一片較寬敞的空場，商店也各自在自己的宅門前形成。

這時似是晚飯剛過，街上的人正逐漸多起來，根據那些人臉上的神色，看不出馬老爺子家將要遭飛賊「賽靈猴」光顧的樣子。

白玉崙策馬走進街口，立即左顧右盼，希望能看到一座廣大宅院。

因爲，根據馬老爺子的名聲和地位，他的宅第一定建築宏偉，氣勢不凡！

街上的行人一見白玉崙乘着一匹神駿黑馬走進街來，立即紛紛以驚異的目光打量這位氣宇不凡的銀緞勁裝青年。

白玉崙一看這情形，才感到街人已有了一點兒防賊的氣氛。

就在他遊目察看間，驀見左前方的幾間民房前，傲然站着五名勁裝彪形大漢，看來十分神氣。

只見其中一人濃眉大眼，身材特別魁梧，一把鋼刀跨在腰間，正以炯炯目光向着他白玉崙傲然望來。

驀見那大漢向着其他四人一呶嘴，腦袋輕輕一甩，四個大漢立即快步向馬前迎來。

四個背插鋼刀的大漢一到近前，立即擋住白玉崙的去路。

白玉崙看得劍眉一蹙，勒馬沉聲問：「你們是幹什麼的？」

四個背刀大漢中的一人，傲然沉聲道：「我們都是馬老爺子請來的武師。請問朋友由那裏來，往那裏去，尊姓大名，去辦何事？」

白玉崙見這些人打着馬老爺子的旗號隨便在街上攔人盤問，心裏不由笑了。

但他面上依然神情鎮定的「噢？」了一聲，問：「怎麼，一定要告訴你們嗎？」

說話間，目光特的由四個大漢臉上，看向正挺胸闊步，傲然大步向這邊走來的跨刀大漢身上。

馬前四個背刀大漢却同時沉聲道：「近日有飛賊打算前來鬧事，我們奉了馬老爺子的命令……」

白玉崙立即哂笑接口道：「奉了馬老爺子的命令出來捉賊，是不是？」

馬前四個背刀大漢一聽，不由同時一楞！

已走至馬前不遠的跨刀大漢，立即傲然頷首，沉聲道：「不錯！你小子到底是幹什麼的？」

白玉崙哂然一笑道：「這你們就用不着問了，只要你們能把我逮著，賊，你們就算捉住了！」

五個大漢聽得渾身一顫，面色大變，跨刀的大漢則憤然一揮右臂，怒喝道：

「伙計們，上，逮住這小子綑了去見馬老爺子！」

四個大漢同時大喝一聲，飛身前撲，逕分左右，拉馬韁的拉馬韁，拖腿的拖腿。

白玉崙哂然傲笑，逕提絲韁，「黑子」一聲怒嘶，立即人形站立，白玉崙的兩腳趁機向外一踢，「劈叭」聲響，噑叫驚呼，拖腿的兩個大漢，立被踢中了面門，噑叫聲中，急忙後退。

兩個拉馬韁的大漢拉空了，趁白玉崙抬腳踢中兩個同伴之際，奮不顧身的去拖白玉崙的兩腿。

白玉崙一撥絲韁，「黑子」猛的一個旋身，前蹄猛的踢起！

蓬的一響，驚叫一聲，其中一人閃避不及，右肩挨了一蹄，白玉崙也右腳一蹬，趁勢輕撥在另一人的胸脯上，哼了一聲，跟蹌着向後退去。

跨刀大漢頓時大怒，一聲不吭，「刷」的一聲將鋼刀撤出來，照準了「黑子」的後腿就砍。

白玉崙見大漢將鋼刀撤出來，他順手在鞍囊內抽出了寶劍，一個偏馬斜掛，劍鞘疾點，同時飛起一腿踢向了大漢的「七坎」。

只聽「蓬叭」兩響，同時悶哼一聲，白玉崙的劍鞘不但點中了大漢的手腕，飛起的一腿也踢中了大漢的前胸。

大漢被踢得身形搖晃，馬步不穩，蹬蹬連聲，直向身後退去。

「噹」的一聲，大漢終於拿樁不穩，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差一點兒來個四脚朝天。

唯一沒有打倒的大漢一見，趕緊過去把他扶起來。

跨刀大漢憤怒站起，揮臂將扶他的大漢推開，指着已坐回鞍上的白玉崙，鐵青着面孔怒喝道：「好小子，算你厲害，快報出你的響萬兒來！」

一直俊面展笑的白玉崙，立即道：「在下初出茅廬，還沒有萬兒。」

跨刀大漢繼續怒喝道：「那就把你小子的姓名報出來！」

白玉崙一笑道：「在下廖天豐，『奇山散人』的門下弟子。」

跨刀大漢一聽，脫口驚啊，頓時楞了！

其餘四個大漢却聽得精神一振，似乎也忘了鼻青臉腫肩膀痛，同時歡聲道：「你眞的是廖天豐廖大俠嗎？」

白玉崙失聲一笑道：「我如果不是廖天豐，我怎會知道你們五位是來替馬老爺子捉賊的呢？」

跨刀大漢却氣憤的一跺脚，憤聲道：「爲什麼不早說呢？都是自己人嘛！」

白玉崙却笑哼一聲，風趣的說：「不是自己人，你們五位早沒命了！」

被馬踢了一下的大漢較嚴重，右肩一直傾斜着，因爲「黑子」可不管你是不是自己人，當然也不會蹄下留情。

肩傷大漢一聽白玉崙的話，不由氣得怒聲道：「朋友試招，點到爲止，那你也不能動眞的呀！」

白玉崙忍笑正色道：「不動眞手脚怎麼能試出你們的眞本事？須知飛賊『賽靈猴』可不是等閒之輩，遇上他是要玩命的！」

跨刀大漢五人雖然對白玉崙老大的不滿，可是，人家的本領大，又是馬老爺子請來的正主兒，再說，自己五人剛才的盤問口氣，也的確傲了點兒！

退一步想，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是以，跨刀大漢只得垂刀抱拳，強自一笑道：「在下洪武，是南邊辛莊上的總武師，他們四個都是我手下的弟兄……」

白玉崙聽說是別莊上請來的總武師，只得拱手含笑道：「久仰久仰，原來你們也是馬老爺子請來的。」

跨刀大漢洪武趕緊壓低聲音道：「因爲情勢緊急，你廖大俠又沒有及時趕來，馬老爺子才火速派人將我們兄弟五個給找了來，代他老人家注意一下街上可疑的人物！」

白玉崙故意吃驚的「噢？」了一聲，催促道：「既然事情緊急，那就請洪武師快帶在下去見馬老爺子吧！」

洪武見四周圍滿了看熱鬧的人，想到方才自己的被踢倒，正恨不得馬上離開，是以，急忙肅手，含笑道：「請隨在下來！」

說罷轉身，當先向前走去。

圍立四週看熱鬧的人，也議論紛紛的散開了。

當前走去的跨刀大漢洪武舉手一指遠處的一片大宅院，道：「喏！看到了沒有，廣場盡頭的那片大宅子，就是馬老爺子的府邸！」

白玉崙早已看到了。門樓高大，燈光明亮，四盞大紗燈上，都用紅漆寫上了「馬府」兩個字。

他一面策馬跟着洪武前進，一面却仔細察看街上和廣場上的人羣。

因爲，他曾經追殺過「賽靈猴」，認得這個飛賊，當然是想看看「賽靈猴」有沒有混在人羣中。

由於滿街人衆俱都停足向他們觀看，因而他清楚的看到人羣中沒有「賽靈猴」。

再向前看，只見燈火明亮的馬府門樓下，站在台階上的四個藍衣佩刀壯漢，也正以驚異的目光向他望來。

由於白玉崙高坐馬上，辛莊的總武師洪武在前引導，其他四人跟在馬後，門下的四個藍衣壯漢，立即斷定，八成是老爺子請來的廖天豐廖大俠趕到了，因而個個面現驚喜！

也就在這時，北邊驀然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

白玉崙本能的循聲向北街一看，大吃一驚，神情同時一呆！

因爲，高大神駿的紅馬上，赫然坐着一身鮮紅勁衣，背插寶劍，肩披短劍氅，生得艷美如花的「丹鳳」俞嫻——「一朵紅」。

白玉崙一看是「丹鳳」俞嫻，心中又驚又喜，又不停的暗叫老天，這眞是寃家路窄，偏偏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碰見了這位窮追不捨的女羅剎！

不過，他對「丹鳳」俞嫻能夠這麼快就追到了他，不但佩服她的聰明，也佩服她的機智神算。

既然碰上了，也不能光楞怔發呆，更

不能撥馬就跑！

心急之下，機智立生，索性一撥馬頭，飛馬迎了過去，同時高揮着左手，歡聲道：「嫻妹！嫻妹！我在這裏！」

「丹鳳」俞嫻正在左瞧右看尋找客棧，打算先住下來再打聽白玉崙的行踪。

這時一聽有人呼喊「嫻妹」，心中一驚，急忙循聲看去，發現飛馬迎來的，正是她苦苦追趕的心上人白玉崙。

「丹鳳」俞嫻一看是白玉崙，心裏又高興又生氣！

她是一個機智敏銳，反應快捷的聰明少女，一見白玉崙發現她沒有撥馬逃走，反而俊面含笑，歡呼着「嫻妹」飛馬迎過來，便知事情絕不單純。

尤其看到五個背刀大漢先楞在那兒，這時也急步跟着奔來，白玉崙顯然遇到了極為棘手的事情。

因為，白玉崙雖然歡聲含笑，但在他的目光中却透着焦急，不安，和懊惱，俊面上都滲出了汗珠來。

一看這情形，因而也想到自己這些天來苦等尋找他所受的焦急，不安，和折磨，是以怒哼了一聲，撥馬反而馳向了鎮外。

白玉崙一看，更加焦急，連聲急呼道：「嫻妹嫻妹，請妳聽我解釋！」

急呼聲中，縱馬加速追去。

「黑子」是千萬匹中選的寶馬，起步如飛，就在「丹鳳」俞嫻疾馳尚不足五丈時，白玉崙已飛馳追至，伸手拉住了紅馬的韁繩。

「丹鳳」俞嫻見白玉崙在大街上就拉拉扯扯，頓時羞得嬌靨通紅，不由怒聲嬌叱道：「快放開我！」

白玉崙那裏肯鬆手，一面跟着紅馬前進，一面低聲哀求道：「嫻妹，我現在遇到了麻煩，需要妳的協助。」

「丹鳳」俞嫻一面用小蠻靴催着馬腹，一面哼聲道：「誰管你……」

白玉崙見洪武五人急步奔來，只得焦急的說：「嫻妹，我現在改名叫廖天豐，一切經過待會兒我再向妳細說……」

「丹鳳」俞嫻見白玉崙一口一個「嫻妹」，雖然他是迫不得已，多天來積心中的怒氣和怨憤，顯然消失了不少，但為了少女的自尊，剔眉怒聲道：「誰聽你那些，快放開我……」

我字方自出口，發現五個背刀大漢已神情驚異的追到了馬側，只得住口不說了！

洪武奔到近前，首先望着白玉崙，急聲問：「廖大俠，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罷，又迷惑的去看紅馬上嬌靨凝霜的「丹鳳」俞嫻。

白玉崙一直緊拉着紅馬的馬韁不敢放開，原因是自從早晨在「亡魂谷」發生墮崖事件後，他的心意已改變了，決定不讓「丹鳳」俞嫻再離開他。

這時見問，只得含笑解釋道：「她是內子俞嫻，我們來此的途中鬧了點兒小彆扭！」

「丹鳳」俞嫻見白玉崙竟公然說她是他的妻子，嬌靨頓時羞得通紅，直達耳後，乍然間，她真不知道此刻是不是在做夢？

看看檀郎的手仍緊緊的拉着馬韁，似乎深怕她眞的跑了，心坎兒裏立時升起一絲甜甜蜜意，不但幸福無比，也驕傲無比。

這一次她決定將計就計的順着白玉崙，趁機拴住這匹「野馬」，再也不讓他離開她的身邊了。

她這裏想着心事，馬上的洪武却早已神色一驚，慌得急忙抱拳，歡聲道：「啊？原來是廖夫人，快請一併去見馬老爺子！」

白玉崙為了先暗示一下俞嫻，只得解釋道：「家師『奇山散人』，本來就是命令我們兩人前來幫助馬老爺子捉拿『賽靈猴』的！」

洪武五人一聽，紛紛肅容愉快的說：「既然這樣，那就快請吧！只怕馬老爺子在家裏早已等急了！」

說罷，仍由洪武在前引導，逕向馬府門前走去。

「丹鳳」俞嫻業已明白了一些端倪，至於詳細情形，只有待會兒再問了。

這時見白玉崙仍拉着她的馬韁，只得趁着撥馬，輕抖了一下，並白了他一眼，忍笑輕聲道：「眞不害臊，這種話虧你也說得出口，誰跟你是夫妻？臉皮有三尺厚！」

白玉崙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笑，一面鬆了馬韁一面說：「咱們本來就是天生的一對，地配的一雙嘛！」

由於他的話聲大，前面的洪武立即回頭讚聲道：「廖大俠說得不錯，你們賢伉儷眞稱得上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實在令人羨慕……」

白玉崙和俞嫻同時一驚，覺得今後兩人說話時眞得要小心些，所幸俞嫻說話時聲音輕小，否則，這時已經露出馬脚了！

是以，趕緊笑一笑，由白玉崙謙遜道：「不敢當，謝謝你總武師的讚美！」

說話間，跟在馬後的四個武師，也正望着他們兩人，悄聲議論，指指點點。

「丹鳳」俞嫻業已提高警惕，覺得為了配合心上人的計劃，自己必須多加謹慎，見機行事，千萬不要壞了事情，讓白玉崙說她笨，不夠機警。

一行七人，越過廣場，尚未到達燈光明亮的馬府門樓前，四個守門壯漢中的一人，已當先驚喜的迎下階來。

洪武一見，立即興奮的連連揮手催促道：「還不快去稟報老爺子知道，就說廖大俠和他的夫人俞女俠都到了……」

話未說定，守門中年人已興奮的「噢！」了一聲，向着翻身下馬的白玉崙和俞嫻，抱拳恭喜道：「小的馬家豪，恭迎廖大俠，廖夫人！」

白玉崙和俞嫻趕緊含笑還禮，道：「馬管家，辛苦了！」

由於默認了是白玉崙的老婆，俞嫻總覺得雙頰有些熱辣辣的發燒。

引導前來的洪武却望着馬家豪，有些羞慚的說：「請馬管家代稟老爺子一聲，就說廖大俠伉儷已到，我們兄弟五個就回去了！」

說罷，又向着白玉崙和「丹鳳」俞嫻拱手說了聲「後會」，領着跟他來的四名武師，轉身離去。

看得一楞的馬家豪，乍然間鬧不清是怎麼回事，招手就待請五人留步。

但是，覺得留下五人反而碍事的白玉崙，却含笑道：「方才他們五位在街上攔住我，聲稱是來替馬老爺子捉賊的，一言不合，動起手來，在下略動手脚把他們五位打倒了，也許他們自覺得不好意思留下來……」

馬家豪立即會意，恍然含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難怪他們急着回去。」

說話間，另兩個壯漢已過來拉馬！

拉紅馬的非常順利，而拉黑馬的却剛一伸手，「黑子」竟怒嘶一聲，人形立起，嚇得拉馬壯漢，驚呼一聲跑開了。

白玉崙沉喝一聲「黑子」，並拉了拉韁繩，牠才溫馴的將前蹄放下來。

爲了安撫一下「黑子」的激動情緒，白玉崙先撫摸了幾下馬頸馬鬃，才將韁繩交給壯漢拉走。

馬家豪看了却讚聲道：「這匹『烏雲蓋雪』眞是一匹寶馬，除『散人』和您廖大俠外，恐怕沒有人敢騎牠！」

「丹鳳」俞嫻知道白玉崙騎的是一匹青驄馬，這時才注意到他已換了這匹「烏雲蓋雪」，聽這位馬管家的口氣，這匹黑馬顯然是別人的。

白玉崙不知道「奇山散人」是否騎着這匹「烏雲蓋雪」來過馬家集，因而不敢多說什麼，僅笑一笑應付過去。

馬管家却再度含笑肅手道：「廖大俠，廖夫人，請進內大廳上坐。」

白玉崙和俞嫻含笑頷首，跟着已在前側引導的馬家豪走進門內。

因爲馬老爺子是「奇山散人」的好友，屬師執長輩，白玉崙冒充廖天豐自然要進內拜會，而不必馬老爺子親自出迎。

穿過屏門天井，即是燈火明亮的大廳。

大廳上陳設富麗，却靜靜的沒有一絲聲音，僅有兩個小僮守在廳內。

兩個小僮一見白玉崙和俞嫻，趕緊肅立躬身。

所謂「藝高人胆大」，白玉崙和俞嫻雖然深入馬府，依然神色自若，氣定悠閑，毫無一絲不安神情。

兩人一落座，兩個小僮立即送上兩杯香茗來。

馬家豪也急忙拱揖愉快的說：「大俠和夫人請稍待，小的這就去稟報我家老爺子！」

白玉崙立即含笑肅手道：「馬管家，請便！」

馬家豪恭身應了個是，立即興沖沖的走進了錦屏後。

半信半疑誤了事

馬家豪一出廳後門，再也忍不住放腿向內宅奔去。

他這時太興奮了，他的確沒想到，這位廖大俠的本事這麼大，略微動一下手脚就把神氣活現的洪武五人打倒在地上。

因爲，他馬家豪一直認爲洪武身爲辛莊的總武師，一定藝業超羣，沒想到，他們五個還敵不過廖大俠一人，看來，這一次飛賊「賽靈猴」休想將寶盒盜走了，難怪老爺子特地派人送信，指定要廖大俠來呢！

他一面想着心事，一面快步疾奔，不覺已進入中門，到達了穿廳上。

穿廳上只還有一個中年僕婦，正在熄滅多餘的紗燈。

馬家豪一看廳上沒有老爺子，望着僕婦急聲問：「喂！牛嫂，老爺子呢？」

中年僕婦急忙一指通廊，道：「老爺子和小姐剛到花園書房裡去了！」

馬家豪應了一聲，立即沿着通廊，再向花園奔去。

花園不大，十分幽靜。

馬家豪一進花園月形門，即見燈光明亮的書房門口，正有幾道人影走進了書房內。

緊追幾步一看，正是老爺子和小姐，還有老總管馬家壽與小姐身邊的四個心腹丫頭，小紅、小玉、小桃、小翠。

馬家豪心情興奮，立即三步併作兩步走，就在馬老爺子和小姐馬麗花剛剛落座的同時，他也趕到了書房門口。

馬老爺子頭戴紫緞員外帽，身穿紫緞員外袍，手捻着灰花鬍鬚，滿面憂色的坐在椅上，並嘆了口氣。

小姐馬麗花，想是爲了防賊，穿了一身銀緞碎小紅花的亮緞勁衣，腰懸寶劍，斜披鏢囊，側坐在馬老爺子的身前側椅上。

馬麗花剛剛藝滿回家就碰上了這件事情，自然心情懊惱，神色凝重，緊蹙着柳眉坐在那兒默不吭聲！

愁容滿面，憂心忡忡的老管家馬家壽肅立在門口，四個俏麗丫頭則靜靜的立在小姐的大椅後。

馬老爺子一抬頭，正巧看到神情興奮，步履慌張的馬家豪，立即沉聲問：「家豪，什麼事這麼慌張？」

馬家豪見問，立即拱揖急聲道：「啓稟老爺子，廖天豐廖大俠到了！」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一聽，心中大喜，精神一振，不由同時由椅子上站起來，急聲問：「你只提到廖大俠，他師父可是因事不能來了？」

馬家豪只得興奮的恭聲道：「這一點小的沒有問，不過，他帶了一位廖夫人來，也是兩人……」

馬老爺子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那一位廖夫人？」

馬家豪也有些遲疑的說：「小的也沒有問，大概是廖大俠的夫人吧？」

馬老爺子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斥道：「混帳東西，一派胡扯，廖大俠至今未婚，他那裡來的夫人？」

嬌靨蒼白，渾身有些顫抖的馬麗花，急忙道：「爹，請您先別發怒，這位廖夫人會不會是廖天豐的親人或長輩？」

馬老爺子一聽，深覺有理。因爲廖天豐這次前來，一方面是防止飛賊「賽靈猴」前來偷盜寶盒，另一方面是給他一個和愛女馬麗花增進情感的機會！

由於有了親事這層關係，廖天豐也許想讓他的親人一同前來看一下愛女馬麗花的容貌和人品，也好替他拿個主意，所以才帶了一位長輩來。

心念方動，正待說「對呀」，馬家豪已



白玉崙飛馬縱騎的追趕着"丹鳳"兪嫻

遲疑的說：「那位廖夫人看來只有十八九，最多不會超過二十歲，似乎不像是廖大俠的親人或長輩！」

馬老爺子一聽，剛剛熄滅的怒火再度升起來，右手憤然向外一指，同時怒聲道：「走！我們去問問他！」

說罷，舉步就待走出房去。

馬麗花一見，脫口阻止道：「爹！慢着！」

馬老爺子不由怒聲問：「妳還有什麼事情？」

馬麗花放緩聲音，凝重的說：「孩兒以爲，爹還是問清楚了再去不遲。」

老管家馬家壽也凝重的說：「老奴也覺得小姐的話是對的！」

馬老爺子憤然應了聲「好」，望着馬家豪，沉聲道：「他們來的時候怎麼講？快說！」

說着，又憤然走回去坐在椅上。

馬家豪這時也看出有些不妙了，只得焦急的說：

「是洪武師五位引他們來的……」

馬老爺子聽得心中一動，立即關切的問：「洪武師他們五人呢？」

馬家豪只得恭聲道：「他們兄弟五個走了！」

馬老爺子神色一驚，不由色聲問：「爲什麼走？」

馬家豪立即將白玉崙說的話照述道：「因爲他們在街上盤問廖大俠，一言不合，雙方大打出手，廖大俠略動手脚就把他們五個打倒了，他們自覺無顏再留下來，所以走了……」

話未說完，馬老爺子已經怨聲道：「混帳，混帳！這根本不像『奇山散人』所說的廖天豐個性！」

馬麗花却望着馬家豪，鄭重關切的問：「你有沒有問他，『奇山散人』爲什麼沒有來？」

馬家豪立即搖頭不安的說：「小的沒敢問！」

馬麗花轉身望着馬老爺子，沉重的說：「爹！我看這中間一定出了問題了！」

老臉鐵青的馬老爺子，憤恨的用拳捶了一下桌面，並望着老管家馬家壽，沉聲吩咐道：「家壽，你趕快設法通知『奇山散人』，要他星夜兼程趕來，就說這邊出事了！」

老管家一聽，恭聲應了聲是，轉身就待走出。

但是，馬老爺子又恍然招手道：「回來，回來！」

馬家壽聞聲止步，趕緊又走回門口。

馬老爺子壓低聲音，繼續道：「先派人火速把洪武師五人追回來，記住，千萬小心，不要讓客廳上的兩人看到。」

馬家壽再度應了聲是，轉身匆匆向前宅走去。

馬老爺子吩咐完了，立即望着馬麗花，狠聲道：「走，孩子，我們到前面看看去，有機會先將他們兩個收拾了……」

馬麗花立即反對道：「不，爹，千萬莽撞不得。如果來人不是廖天豐，那廖天豐一定凶多吉少了。再說，他們既然膽敢前來，必然自恃武功高絕，動起手來，我們父女一定吃虧，倒不如將計就計，先將

他們兩人穩住，然後再伺機將他們拿下！」

馬老爺子深覺有理，不由點頭「唔」了一聲，表示贊同。

但是，馬家豪却恍然似有所悟的說：「老爺子，你還記得『奇山散人』上次前來騎的那匹寶馬吧？」

馬老爺子立即正色道：「記得呀，那是一匹千中選一的『烏雲蓋雪』呀！」

說此一頓，神色一驚，突然又驚異的問：「怎麼？那人騎的也是一匹『烏雲蓋雪』呀？」

馬家豪立即正色頷首道：「不錯，而且也叫『黑子』，方才馬家義向前拉牠時，牠突然怒嘶立起，是那位廖大俠吆喝了一聲『黑子』，牠才溫馴的讓馬家義拉去！」

馬老爺子一聽，頓時楞了，不由迷惑的「噢」了一聲，並以驚異詢問的目光去看女兒馬麗花。

馬麗花却望着馬家豪，沉聲吩咐道：「現在先不管他們騎的什麼馬，你先把他們兩人引到賓館裡去休息。」

馬家豪却蹙眉為難的說：「若是他們問起老爺子來……」

馬麗花略微沉吟道：「你就說老爺子剛進機關室處理事情，一時片刻還不能出來，先請他們到賓館裡休息，稍後設宴，再為他們洗塵！」

說至此一頓，急忙又望着身後的四個侍女，吩咐道：「小翠，小玉，你們兩個趕快去賓館把兩個小僮換下來，記住，特別注意他們兩人的眼神，表情和說些什麼……」

話未說完，身穿翠綠和米黃的兩個侍女已閃動着一對精靈大眼睛，同時應了聲是。

馬麗花則繼續正色叮囑道：「妳們兩個要好好服侍他們，注意他們時，不要讓他們感覺到他們已被監視。妳們兩個先走，我隨後就去。」

馬老爺子關心愛女的安危，神色一驚問：「孩子，妳也要去？」

馬麗花只得道：「我去佈置一下，暗中看看他們言談和舉止！」

說罷，發現馬家豪仍神情不安的站在那兒發呆，不由沉聲道：「你怎的還不快去！」

馬家豪急定心神，恭聲應是，轉身走出書房，加速步子向前廳奔去。

他這時已沒有方才那麼高興了，只覺得心跳怦怦，渾身發抖，兩腿也感到沒有氣力。

因為，假設前廳來的一對青年男女，果眞不是廖天豐廖大俠，非但寶盒不保，只怕連老爺子的性命也保不住了。

馬家豪連走帶跑的奔回大廳一看，發現白玉崙和「丹鳳」兪嫻依然坐在大椅上含笑低談，端碗飲茶。

白玉崙神色自若，「丹鳳」兪嫻愉快含笑，兩個小僮則輪流着為他們兩人添茶。馬家豪一看到白玉崙兩人就感到心驚肉跳，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才好。

白玉崙見等了這麼久馬家豪才回來，斷定馬老爺子對他們已經懷疑了。

這時再看到馬家豪神色畏懼，目光閃爍，更加確定他判斷的不錯，因而搶先含笑問：「馬老爺子他？」

話剛開口，馬家豪已硬着頭皮拱揖恭聲道：「回稟廖大俠，廖夫人，我家老爺子正在機關室內，一時半刻還不能出來招待你們兩位，要小的先請大俠和夫人到賓館裡休息，稍時再設宴為兩位洗塵。」

白玉崙一聽，立即含笑肅手道：「那就請管家帶我們前去吧！」

說罷，即和「丹鳳」兪嫻站起來。

馬家豪躬身應了聲是，當先向廳外走去。

白玉崙趁機向「丹鳳」遞了個眼神，示意她「小心」，隨即跟在馬家豪身後。

「丹鳳」兪嫻當然還沒有機會向白玉崙詢問詳情，但已看出來，馬老爺子對他們已起了懷疑，因而也暗氣白玉崙，不知他在搞什麼鬼。

白玉崙却神色自若，步履從容，直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馬老爺子的平素為人。

根據目前的情況判斷，雖然已懷疑他不是廖天豐，但由他的處置來看，應是一個遇事冷靜，沉着穩健，心地較為善良的人。

心念間，業已走過一道通廊，進入一座側門，眼前是一片昏暗大院，形似花園，一座精舍獨院，就建在東北角的盡頭。

精舍獨院裡已燃亮了燈光，根據房舍形勢看，顯然是一座三合院，中央是上房，左右是兩廂，院內和院外，都植有一兩株松樹。

一到獨院小門樓前，馬家豪立即登階叩門。

隨着門鐶的「錚錚」聲響，院中立即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緊接着，門閂聲響，「呀」的一聲門開了。

開門的正是一身綠衣的精靈侍女小翠。

白玉崙一看綠衣侍女「小翠」的眼神，便知已接到了通知，因而驚覺他和「丹鳳」兪嫻說話時，眞得要格外小心謹愼。

「丹鳳」兪嫻也有一種被監視的感覺，心中感到格外懊惱！

因為，她急急追趕白玉崙，不單單是為了自己愛他，而是急着要告訴他，杜霸天到處散播謠言，已經把他就是俠盜「玉麒麟」的身份暴露了。

白玉崙一直能過着平安無涉的日子，那是因為人們都不知道他就是俠盜「玉麒麟」，一旦將身份暴露了，情勢就會馬上改觀，而且時刻都有生命危險！

如今，他又冒充廖天豐前來馬家集，她也急切的想知道詳情，為什麼要冒充廖天豐？廖天豐到底是誰？怎的會發生了這種事情？

方才在大廳上，兩個小僮站在一側輪流為他們兩人添茶，使她沒機會詢問，現在又碰見一個精靈丫頭監視，只怕又難詢問詳情。

心念間，在前叩門的馬家豪見「小翠」如此大膽的打量白玉崙兩人，完全忘了小姐的叮囑，立斥道：「還不趕快見過廖大俠廖夫人！」

小翠心中一驚，急忙低頭，萬福恭聲道：「小婢『小翠』，拜見廖大俠、廖夫

人！」

白玉崙謙和的肅一肅手，俞嫻則含笑點了點頭。

於是，由小翠在前引導，繞過迎壁，逕向燈火明亮的上房前走去。

白玉崙和俞嫻舉目一看，發現上房階前還有一個同樣精靈的黃衣侍女，也正以驚異的目光望着他們兩人上下打量。

小翠頓時警覺，急上數步，低聲道：「廖大俠，廖夫人……」

小玉一聽，急忙萬福，恭聲道：「小婢『小玉』，拜見廖大俠和廖夫人！」

白玉崙和俞嫻同樣的含笑點了點頭。

進入上房，白玉崙覺得中央一間十分寬敞，兩邊內室，分別懸着繡帘，並由帘縫中透出燈光。

白玉崙和俞嫻分別坐在兩邊大椅上，小翠和小玉立即各自捧上了一杯香茶。

馬家豪趁機施禮，恭聲道：「大俠和夫人先請稍息片刻，酒宴備好，小的再來恭請兩位前去！」

白玉崙含笑頷首，並肅手謙聲道：「馬管家請便！」

馬家豪恭聲應是，轉身走出上房，逕向院外走去。

小翠和小玉，靜靜的肅立在房門左右，明着是伺候，實際是監視，並要聽聽白玉崙兩人談論些什麼。

「丹鳳」俞嫻一看這情形，知道又不能向白玉崙談論什麼了，不由起身懊惱的說：「騎了一天的馬，眞的有點兒累了，我想進去先歇一會兒！」

說着，逕向東間內室門前走去。

白玉崙一見，也急忙起身跟在「丹鳳」身後，道：「我也有點兒累了！」

正待掀開門帘的「丹鳳」俞嫻一看，嬌靨頓時羞得通紅！

她認為，白玉崙在杜霸天家雖托抱着她轉回「百花園」小樓，但那時是以救人為理由，如今，她絕不能再讓他跟着自已進入一個房間，甚至躺在一張牀上。

一想到「一張牀上」，頓時心跳怦怦，情緒慌亂，不自覺的伸手推住白玉崙，同時焦急的說：「你不要進來嘛！」

白玉崙還有很多話要和「丹鳳」溝通，她不讓他進去怎成？因而佯裝一楞，道：「怎麼？嫻妹，妳眞的還在生我的氣呀？」

「丹鳳」俞嫻想到白玉崙冒充廖天豊的事，以及兩人的處境，再看到兩個精靈丫頭一瞬不瞬的望着他們兩人，只得把頭一仰，故意哼了一聲道：「誰教你對那個賣藝女孩那麼多情？」

白玉崙本就是反應機敏，智慧絕高的年輕人。這時一聽，立即愁眉苦臉的解釋道：「人家賣藝葬父，孝心感人，咱們身上有銀子，能不施捨給人家幾兩嗎？」

「丹鳳」俞嫻却輕蔑的一撇小嘴，哼聲道：「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白玉崙一聽，故意滿面委屈的大聲分辯道：「這眞是天大的寃枉呀！老天爺是有眼睛的，我有妳這麼一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我還會喜歡那個賣藝的野姑娘嗎？」

說話之間，竟伸出雙手去抱俞嫻的嬌軀。

「丹鳳」俞嫻這一驚非同小可，頓時花容失色。因為，就在幾步外的房門兩邊，就站着兩個精靈丫頭瞪大眼睛看。

心中一急，伸手就待將白玉崙猛的推開。

但是，就在她準備舉手的同時，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做了人家的妻子，那有不讓人家摟抱的道理？

最令她伸不出手去的原因，還是心上人一副可憐相，實在忍不下心來將他推開！

也就在她羞急無措，遲疑難決的一刹那，白玉崙的雙手竟眞的將她的嬌軀緊緊的抱進了他的懷裡。

「丹鳳」一陣羞急，嬌靨頓時脹得通紅，一陣心慌意亂，依然將白玉崙推開了，同時急聲道：「你眞不知道害臊！」

說話之間，嬌嗔含情的望了白玉崙一眼，强忍着羞笑，一頭撲進了寢室內。

白玉崙急忙鬆手，故意向後踉蹌了兩步，立即無可奈何的望着門口的小玉和小翠蹙眉要求道：「請兩位院中站一會兒，好不好？」

小翠和小玉，正是情竇初開的少女，看了白玉崙摟抱「丹鳳」俞嫻的一幕，雖然也羞得小臉通紅，心跳怦怦，但仍「半垂螓首半含羞」的瞪大了兩眼一瞬不瞬的瞧！

這時見白玉崙竟公開向着她們兩人要求出去站一會兒，那裡還待得住，臊得轉身奔了出去。

白玉崙一見，心中暗覺好笑，掀帘走進了室內。

一進內室門帘，立即感應到後窗外站着有人，由於窗紙上沒有裂隙，斷定站在窗外的人只是想聽一聽他和「丹鳳」俞嫻私底下說些什麼。

本待向「丹鳳」暗示一下眼神，發現坐在牀緣上的「丹鳳」，也正不安的望着後窗看。由於她嘟着小嘴，嬌靨深沉，又像在生氣，又像在暗怨他白玉崙不該再跟進來。

白玉崙却佯裝未見，故意嘻笑着走至俞嫻面前，道：「喲！小嘴嘟得這麼高，當心別氣壞了身子喲！」

說着，竟伸出食指在俞嫻的嬌嫩香腮上劃了一下。

「丹鳳」俞嫻却舉手在他的手背上，「叭」的一聲打了一下，有些無奈的嗔聲道：「天豊！你能不能穩重一點兒？」

白玉崙却一縮手，趁勢坐在俞嫻的身邊，正色道：「怕什麼？我們是名正言順的夫妻，難道還怕別人偷看偷聽不成？」

成字剛自出口，白玉崙立時感應到後窗外的人已屏息悄悄離去，接着响起一陣輕微的衣袂破風聲。

白玉崙見「丹鳳」以詢問的目光望着他，似乎在問：走了沒有？立即向着她點了點頭。

「丹鳳」俞嫻關切的悄聲問：「你認為是誰？」

但是，白玉崙正在想，這個前來偷聽的人，很可能是馬老爺子的獨生女兒，剛剛藝滿下山的馬麗花姑娘。

因為，馬老爺子和「奇山散人」是好友，早已講妥了馬麗花藝滿回來就完成和廖天豊的婚事，這件事馬老爺子當然也早已

告訴了馬麗花姑娘。

馬麗花是個青春少女，正憧憬着夫妻間的甜蜜生活，她何嘗不想早一天和廖天豐成親？

如今，期待了很久的婚姻，突然變成廖天豐已有了妻子，她在絕望、氣憤，以及嫉妬的複雜心情下，前來暗中察看一下也是人之常情。

想到她悄然離去，很可能是聽到俞嫻喊他「天豐」，也許是聽了他說不怕人偷看偷聽的話，一時心虛而離去。

就在他想得入神之際，他的手背「叭」的一聲，又被「丹鳳」狠狠的打了一下，並聽她不高興的嗔聲道：「想什麼想得這麼入神？人家和你說話你都不應！」

白玉崙被打得急定心神，道：「我在想方才在窗外偷聽的人是誰。」

俞嫻一聽，急忙機警的指了指外間，悄聲道：「當心那兩個丫頭！」

白玉崙一驚，也壓低聲音，正色道：「這兩個丫頭都是鬼靈精，還眞不好應付。」

俞嫻却焦急的低聲道：「我担心馬家父女把全副精神對付了我們兩個，反而疏忽了防賊，正好讓『賽靈猴』有機會下手！」

白玉崙立即寬慰道：「這妳放心，『賽靈猴』還沒這麼快下手。」

「丹鳳」一聽，恍然似有所悟，脫口悄聲道：「噢？你不說小妹倒忘了，剛才我在進入北街口時，看到暗中一個黑衣瘦小人影一閃而沒，很像是『賽靈猴』。」

白玉崙面色一變，不由埋怨道：「糟糕，妳為什麼不早說！果眞這樣，飛賊『賽靈猴』可能已經到了，我們得趕快去通知馬老爺子……」

想是白玉崙脫口而出的聲音太高了，是以，話尚未完院中的小翠和小玉已奔進了房門，同時急聲道：「廖大俠可是要見我家老爺子？」白玉崙一聽，掀帘迎了出去，同時急聲道：「是的，因為內子和在下分途前來，她剛才在北街口曾看到暗中有個鬼祟人物，很可能就是飛賊『賽靈猴』！」

小翠神色一驚，不由急聲道：「那小婢趕快去報告我家老爺子和小姐知道！」

說罷轉身，飛也似的奔了出去。

白玉崙和「丹鳳」俞嫻，深知飛賊「賽靈猴」狡點多智，鬧不好讓他將寶盒盜走了，這個面可丟大了，不但對不起馬老爺子，也無法向廖天豐交代了。

是以，白玉崙首先焦急的說：「嫻妹，我們兩個得到房面上看看可有什麼動靜！」

說話間，兩人已奔出了房外，足尖一點，雙雙飛上了房面。

白玉崙目光尖銳，他一轉首，立即發現剛才來時經過的那道側門旁邊的一株落地杉松後，有兩點驚懼的目光，正向着他和俞嫻立身的房面上望來。

是以，心中一驚，輕呼了一聲「嫻妹」，身形凌空而起，就像掠地而飛的巨鶴般，直向那株落地杉松前撲去。

「丹鳳」俞嫻當然也看見了，一式「蒼鷹搏兔」，也跟着飛身撲了過去。

白玉崙尚未撲至近前，小松後的那人已驚得急忙站起身來，並惶急的呼了聲「廖大俠」。

一看這情形，白玉崙急忙刹住身勢，頓時楞了。

因為，站在松樹後的那人，竟是洪武手下的弟兄之一，那個曾被他踢了一脚的背刀大漢。

白玉崙當然明白，這是馬老爺子又派人將他們五人追回來監視他的，而不是放暗樁防止飛賊「賽靈猴」。

既然看清了是馬老爺子的人，只得一笑道：「你辛苦了！」就在這時，前去報告的小翠才剛剛自身後奔到。

小翠看得一楞，不由望着白玉崙和俞嫻，問：「這是什麼回事？」

白玉崙只得解釋道：「是我登房察看，担心飛賊賽靈猴已經潛入了宅內，一登上房面就發現這兒藏着一個人，特的過來看一下！」

小翠會意的「噢！」了一聲，望着大漢介紹道：「這兩位是廖大俠和廖夫人！」

背刀大漢立即不好意思的頷首道：「我知道，在街上我們已經見過了！」

小翠自覺還得去向老爺子報告，「哦」了一聲，逕自走進了側門，加快步子向內宅奔去。

剛穿過通廊，即見留在小姐身邊的小蓮，立在大廳門口外，斷定老爺子和小姐都在大廳上，逕向大廳門前走去。

果然，尚未走到近前，小蓮已低聲道：「小翠！你可是有事情報告小姐？小姐正在裡面！」

小翠頷首應了一聲，急步走進廳內。

大廳上已擺好了一桌豐盛酒席，馬老爺子已坐在首席大椅上，正蹙着兩道霜眉，憂容滿面的望着桌上的酒菜。

馬麗花粉面凝霜，憤憤的坐在一側，似乎剛剛報告完了她方才前去偷聽的經過。

老管家馬家壽和馬家豪則肅立在桌前不遠，似乎剛參加過應付之策的討論，又似乎正在等候吩咐前去請白玉崙和「丹鳳」俞嫻。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一見小翠有些慌張的走進來，幾乎是同時關切的沉聲問：「妳怎的一個人離開了？」

小翠禮也未施已急聲道：「小婢方才聽到他們兩人說，飛賊『賽靈猴』可能已潛進宅內來了！」

話未說完，馬老爺子已冷冷的笑了！

小翠却正色焦急的說：「他們兩人剛才還担心『賽靈猴』在暗中活動，一登上房面察看就發現了咱們派在側門松樹後面的人！」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同時震驚的「噢！」了一聲問：「他們眞有這麼銳利的眼力？」

肅立桌前的馬家壽則憂慮的說：「方才洪武師不是親自向你報告了嗎？廖大俠連馬都沒下就把他們兄弟五人打到趴下啦。」

馬老爺子立即生氣的苛斥道：「什麼廖大俠廖夫人？他們根本就不是廖天豐，更不是什麼廖夫人！」

小翠也機警的低聲道：「老爺子說得對，那個自稱廖大俠的年輕人，想和那個女的進到一個房間裡去，那個女的硬是不

肯。」

馬老爺子立即又沒好氣的苛斥道：「妳懂什麼，他們在半路上鬧彆扭，爲了一個賣藝的女人。」

話未說完，小翠反恍然緊張的繼續道：「老爺子，小婢想起來了，聽那個女的說，她來時在北街口暗處，看到一個鬼祟可疑人物，很可能就是飛賊『賽靈猴』。」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聽得神色一驚，同時「噢？」了一聲，彼此對望着都楞了！

馬麗花首先定神驚異的問：「那個女的眞看到了飛賊『賽靈猴』？」

小翠有些起疑的蹙眉道：「小婢也不知道，不過，是那個女的這麼說，那位廖大俠才焦急的奔出房外，立即縱上了房面。」

話未說完，馬家豪已躬身建議道：「小的以爲還是把他們請了來在席上談，拖久了也不太好，再說，是眞是假，老爺子一問就知道了！」

馬老爺子立即無可奈何的一揮手道：「好吧，你去把他們請來也好。我担心這是他們要的花招，故意設好的圈套，希望造成老夫的錯覺，好把寶盒的位置透露給他們，甚至交給他們保管！」

說話間，馬家豪已恭聲應了個「是」，轉身走了出去。

馬老爺子却嘆了口氣，繼續懊惱的說：「光防一個飛賊『賽靈猴』就夠棘手的了，如今又多了兩個來歷不明的人物，眞是，唉！」

老管家馬家壽只得寬慰道：「好在『奇山散人』明天晚上就可趕到了。」

馬老爺子一聽，反而怒聲道：「等他明晚來到，連我的老命也被他們偸跑了！」

馬家壽神色一動，恍然似有所悟的問：「老爺子，您不是依信上要求『奇山散人』和廖大俠一起來的嗎？」

馬老爺子立即正色道：「是呀？這兩個人爲什麼沒有提到這件事呢？」

馬家壽不答繼續問道：「您看『奇山散人』接到您的信後，會不會和廖大俠一起趕來？」

馬老爺子一蹙霜眉道：「論交情，義不容辭，當然應該來。」

馬家壽不禁憂慮的說：「照老奴看，如果這兩個人是冒充的，只怕『奇山散人』也凶多吉少！」

馬老爺子聽得渾身一顫，面色大變，久久才驚懼的說：「這麼說，前來冒名頂替的這對年輕男女，武功之高，十分驚人了！」

馬家壽既憂慮又凝重的說：「所以老奴一直不贊成你和小姐聯合向他們下手！」

馬老爺子深覺有理，不由贊同的連連頷首。

馬麗花突然似有所悟的說：「爹！孩兒想起一個揭破他們底細的好辦法來了！」

馬老爺子驚異的「噢！」了一聲問：「什麼辦法？說出來聽聽！」

馬麗花正色道：「他既然說他師父不能前來，可叫他說一說，來此前，他師父是如何向他交代的！」

馬老爺子一聽，恍然大悟，不由興奮的用拳一擊掌心，讚聲道：「對！這一問，他們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

馬家壽却憂慮的建議道：「老奴認爲，即使他們說的不對，老爺子也要忍耐，萬一他們發現形跡敗露，惱羞成怒，公然翻臉向咱們要寶盒，那時情況就不好收拾了！」

話聲甫落，聽外角門處已傳來馬家豪的謙虛聲音道：「廖大俠的寶馬『黑子』實在太快了，稱得上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龍駒。」

馬家豪的話未說完，接着傳來白玉崙的愉快聲音道：「那裏，跑起來還算平穩而已！」

緊接着，人影連閃，馬家豪已引着白玉崙和「丹鳳」愈嫻逕自走進廳內來！

馬老爺子急忙凝目一看，發現白玉崙俊面英挺，朗目有神，兩道劍眉斜飛入鬢，挺直的胆鼻下有兩片塗丹般的朱唇，看來最多二十三四歲，雖是難得一見的英俊少年人物，但他心裏却忍不住暗罵道：「好個混帳小子，光是年紀就差了四五歲，居然也敢前來冒充廖天豐，眞是胆大包天，可惡至極！」

心念間，馬家豪已望着白玉崙，肅手一指，恭聲道：「廖大俠，上面就是我家老爺子！」

白玉崙一聽，急上兩步，深躬一揖，恭聲道：「晚輩廖天豐，參見馬老前輩！」

早已起身的馬老爺子，滿面展笑，慌得急忙肅手道：「賢契免禮，一路辛苦了！」

白玉崙雖然直身，雙手仍拱着，急忙道：「老前輩有所差遣，敢不效勞，些許辛苦，何足掛齒！」

馬老爺子佯裝興奮，哈哈一陣大笑道：「煩勞令師和賢契，實非得已，眞是不安之至！」

說至此一頓，恍然一指馬麗花，含笑介紹道：「這是小女麗花，上個月才藝滿回家！」

白玉崙急忙拱揖，目注馬麗花，微躬上身，謙聲道：「小可廖天豐，常聽恩師談起馬姑娘，賢淑貌美，劍術驚人，稱得上藝艷雙絕，可惜，天豐福薄！」

早已羞得滿面通紅的馬麗花，急忙萬福道：「廖大俠過獎了！」

但是，一旁靜聽的馬老爺子却驚的暗呼道：「聽這小子的口氣，莫非他眞的是廖天豐不成？」

因爲，這小子的武功高，他可以奪廖天豐的劍和馬，也可以要廖天豐的命，甚至以殘酷的手段强迫廖天豐說出前來捉賊的事情，但廖天豐絕不會傻到連前來順便相親、與馬麗花增加感情的事也一併說出來呀？」

心念間，白玉崙已望着「丹鳳」愈嫻，肅手含笑道：「嫻妹，快上前見過馬老前輩！」

說着，又面向馬老爺子，肅手謙聲道：「老前輩，她就是賤內！」

「丹鳳」愈嫻早已施禮恭聲道：「晚輩愈嫻，參見馬老前輩！」

馬老爺子聽了白玉崙說出「天豐福薄」，以及他自己的想法，已有幾分相信白玉

崙可能是廖天豐了。

這時一見「丹鳳」萬福行禮，趕緊哈哈一笑道：「廖夫人一路辛苦，請免禮，請免禮！」

「丹鳳」行禮完畢，又見過了馬麗花。

馬老爺子一俟二女寒暄完畢，立即肅手入席。

由於馬老爺子是長輩，依然由他上坐，白玉崙和兪嫻在左，馬麗花則一人在右相陪。

馬老爺子等小蓮小桃爲各人滿上了酒，立即舉杯歉聲道：「方才賢契伉儷到達時，老朽和小女正在機關室內，未能及時接待，甚感失禮，來！老朽敬賢伉儷一杯！」

說罷，一俟白玉崙和「丹鳳」兪嫻舉起杯來，仰天一飲而盡。

白玉崙飲罷落杯，立即正色凝重的說：「飛賊『賽靈猴』爲人狡黠，極富機智，希望老前輩不可以等閒視之，如僅將寶盒放在機關室內，並非安全之策……」

馬老爺子佯裝關切的問：「以賢契高見，應該如何防範？」

白玉崙立即正色坦誠的說：「以晚輩之見，除了在各處伏設暗樁，並派人分批巡邏，還有派專人在機關室外輪番把守……」

話未說完，馬老爺子讚聲道：「好！賢契高見，正合老朽心意，現在已派有專人看守機關室，再加上賢伉儷與老朽小女在外巡邏，當確保寶盒無虞矣！」

白玉崙知道馬老爺子對他和「丹鳳」仍存有戒心，因而也不便自荐去守機關室，可是，他知道，光憑機關室是絕對難不住飛賊「賽靈猴」的！

他心裏雖然這樣想，其實他還不知道，馬家根本沒有機關室，否則，他會更焦急更擔心，只怕連酒也喝不下去了。

他見馬老爺子沒有叫他和兪嫻參與的意思，只得佯裝寬心的一笑道：「既然這樣週詳，那就萬無一失了！」

話聲甫落，馬麗花突然望着他，關切的問：「令師散人前輩爲何未見前來？」

白玉崙早已想好了說詞，也早已算好了由馬家集到奇山的往返路程，再說，他明天一早就要離開馬府，甚至公開告訴他們廖天豐受傷在亡魂谷的事，所以，他隨便編個理由都可以應付過去。

這時一見馬麗花問起，毫不遲疑的謙聲道：「家師接到馬老前輩的華函時，嫻妹也正好在那兒，家師感於馬老前輩錯愛有加，特命晚輩率內子先來，他老人家最遲明天早晨趕到。」

馬老爺子一聽，斷定「奇山散人」要廖天豐前來的目的，一方面是爲了捉賊，另一方面也是要他知道廖天豐已有了妻子，也好打消他再把女兒馬麗花嫁給廖天豐的念頭。

但是，想到這一點，却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因而沉聲道：「你既然已有了妻室，你師父爲何竟不知道？」

白玉崙只得裝出一副羞慚神色，不安的說：「前輩有所不知，嫻妹住處距離晚輩處僅有一里多路，晚輩練功時，經常與嫻妹相會，並在一起切磋，而且，嫻妹的恩師也不反對……」

馬老爺子一聽，不由驚異的「噢？」了一聲，望着嬌靨升滿了紅暈的「丹鳳」兪嫻，極關切的問：「請問廖夫人，尊師是那一位高人？」

「丹鳳」立即欠身恭聲道：「請恕晚輩未便奉告之罪，她老人家早已退隱林泉，久已不問世事，不過，將來也許與前輩有相見之日。」

馬老爺子見「丹鳳」說得婉轉，只得強自一笑道：「好的，但願老朽有此福緣，得覩世外高人豐采！」

白玉崙則繼續解釋道：「前幾日才爲家師遇見，除責備晚輩不肖外，並親自前去拜望嫻妹的恩師，才獲得家師的諒解！」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一聽，斷定「丹鳳」兪嫻的師父，必定是位昔年武林中極有地位的人，否則，以「奇山散人」的火爆性子，絕不會容許廖天豐這麼做，何況他早已答應了這邊的親事，這也可以由廖天豐說他師父「親去拜望」可以證實！

由於以上的看法，因而也聯想到廖天豐的驚人武功，八成也得到了那位息隱高人的指點或傳授。

心念想通，馬老爺子正待說什麼，宅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吆喝怒罵和驚叫聲！

大家聽得一楞，鬧不清發生了什麼事情。

尤其白玉崙和「丹鳳」兪嫻，兩人都擔心是飛賊「賽靈猴」公然前來向馬老爺子強索寶盒來了。

因爲飛賊「賽靈猴」認得白玉崙，也認得「丹鳳」兪嫻，一經照面，眞相勢必被揭穿，這樣一來，事情就更棘手了。

馬老爺子却望着老管家，舉手一指，吩咐道：「家壽，快去看看是怎麼回事？」

馬家壽一聽，恭聲應了個「是」，即和馬家豪雙雙奔出廳去。

也就在馬家壽和馬家豪剛剛奔下廳階的同時，已經關好的屏門，隨着那陣怒叱和喝罵，「蓬」的一聲大響，中間的兩扇屏門已應聲被踢開了。

剛奔下廳階的馬家壽和馬家豪一看，嚇得啊了一聲又跑了回來。

只見隨着被踢開的屏門和喝罵聲，一下子湧進來二三十人，個個勁衣疾服，人人携帶兵刃，一望而知，俱是武師和打手。

當前一人頭戴粉色英雄帽，身穿亮緞大花英雄衫，生得面黃肌瘦皮包骨，只剩下兩隻大眼睛，腰懸寶劍，斜佩鏢囊，看來年約二十六七歲，顯然是這一夥的首領人物。

跟在瘦削佩劍青年身後的是個黑衣黑皮膚，頦下生滿了虬結鬍子的矮胖中年人。

矮胖壯漢，尖頭圓臉，禿眉環眼，挺着個大肚子，兩手握着拳，一臉猙獰的走進來。

跟在這兩人身後的幾個壯漢可能是武師，其餘的大概都是前來壯聲勢的打手。

白玉崙還有一點擔心的是，深怕這些人是「南塘鎮」的人藉機前來尋仇。

因爲「南塘鎮」上的那些人不但見過他，也見過廖天豐。這時見那些人衣着雜亂，因而也寬心了不少。

正待詢問原因，馬老爺子已憤然一拍桌子，離席迎了出去。

馬麗花跟着起身，白玉崙和「丹鳳」兪嫻也一同跟在身後。

馬老爺子一出廳門口，身形尚未站穩，已憤怒的指着站立階下院中的粉衣瘦削青年，怒斥道：「竇五德，老夫曾經一再向你解釋，小女已訂了親事，你却一再糾纏，如今你又聚衆前來鬧事。」

話未說完，粉衣瘦削青年已傲然輕蔑的說：「馬老頭兒，你少在那裏神氣，你眞以爲竇大少爺除了你家馬麗花就娶不到老婆了?」

馬老爺子憤然一指站滿院中的大漢們，怒聲問：「那你帶領着這麼多人前來幹什麼?」

竇五德輕蔑的斜了白玉崙一眼，頗含妬意的哼聲道：「聽說你家新姑老爺廖天豐來了，少爺我特的前來向他小子請敎……」

話未說完，白玉崙已哂然一笑道：「原來你閣下是衝着我來的呀?」

竇五德冷哼一聲，傲然頷首道：「不錯，有本事你就下來，少爺我今晚要掂掂你小子的份量，看看你能不能壓得住馬麗花?」

馬麗花一聽，嬌靨頓時紅了。

「丹鳳」兪嫻一看竇五德的樣子就有氣，因而沉聲道：「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

竇五德毫不生氣，反而輕佻的「哦?」了一聲問：「我的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妳的肚子裏難道能生出狗貓來?」

「丹鳳」一聽，頓時大怒，倏起殺機，不由嬌叱道：「你這狗才簡直是找死!」

說話之間，舉步就待走下廳階。

白玉崙知道「丹鳳」一出場，一定會殺了粉衣青年，那樣一來，還沒幫上馬老爺子的忙，先給人家帶來麻煩!

是以，急忙伸手將「丹鳳」攔住，同時淡然道：「何必和這種人一般見識，讓我來收拾他!」

說話之間，已走下了廳階。

馬老爺子看得神色一驚，脫口警告道：「賢契當心，他的劍術的確不俗!」

竇五德一聽，更加得意的沉聲道：「知道大少爺的厲害最好!」

白玉崙却哂笑譏聲道：「有什麼好?繡花枕頭，大草包一個。」

竇五德頓時大怒，指着白玉崙，睜目厲叱道：「廖天豐，告訴你，別說是你，就是你師父『奇山散人』少爺也沒將他看在眼裏，哼!你今天是死定了!」

白玉崙走到他面前七步處才哂笑道：「你今天如果殺了我，我連老婆都送給你……」

竇五德立即冷冷一笑道：「你壓過玩剩的貨，大少爺不稀罕!」

白玉崙淡然「噢?」了一聲道：「那你閣下就撤劍吧!」

竇五德怨毒的哼了一聲，切齒狠聲道：「少爺的寶劍，出鞘就要見血，你今晚休想活命!」

命字出口，橫肘挫腕，「嗆郎」一聲，寒光電閃，長劍已撤出了鞘外。

竇五德神氣的「咻咻」揮了兩個劍花，並挺了挺胸脯吹了口氣，看了一眼白玉崙握在左手的劍，沉聲道：「姓廖的，撤劍吧!」

白玉崙鎭定依然，冷冷一笑道：「設非一流用劍高手，在下從不撤劍，你的劍術連流都不入，那就更用不着撤劍了!」

如此一說，不但竇五德聽得神情一呆，在場的雙方人衆，除了「丹鳳」兪嫻外，無不驚得脫口驚呀!

馬老爺子急定心神，望着「丹鳳」急聲道：「廖夫人，快把妳的劍給廖賢契，他那把劍……」

說到劍字，竟突然住口不說了。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動，頓時想起今天下午在亡魂谷撤劍的時候，廖天豐也曾神情有異，似是想說什麼。

這時再聽了馬老爺子的話意，立時聯想到「奇山散人」這柄昔年行道江湖的佩劍，很可能有什麼蹊蹺和秘密。

他心中雖已感到驚異和疑慮，但敵人當前，動手在即，已無暇多想或驗劍，只得擧手向後一揮，道：「馬前輩不用了，對付這種只知劍術皮毛的人，根本用不着劍……」

馬麗花再也忍不住焦急的提醒道：「天豐哥，他的劍術得自祖傳，的確有過人之處!」

竇五德聽得精神一振，信心倍增，不由笑了!

但是，白玉崙竟有些不耐煩提高一些聲音道：「我說過，用不着撤劍!」

竇五德原來有些得意，這時一聽，頓時大怒，咬牙切齒的狠聲道：「廖天豐我今天不將你剁成肉醬，斬爲萬段，誓不爲人。」

白玉崙立即沉聲道：「你本來就跡近禽獸，缺少人性，嘴裏說不出人話來!」

竇五德一聽，頓時大怒，吼了一聲「好」，挺劍就待飛刺!

但是，黑衣矮胖大漢竟脫口洪聲道：「少爺慢着，殺雞焉用牛刀子，您在旁邊看着，讓屬下來收拾他!」

說話之間，神氣活現，挺着個大肚子，兩手半握着拳，傲然大步走向白玉崙身前。

竇五德見白玉崙以肉掌對他的寶劍，非但毫無怯意，而且氣定神閒，似乎不像是耍噱頭唬人的，因而心中有些胆寒。

這時見矮胖黑漢要搶先出場，正好利用他先探一探白玉崙的掌法和拳路，是以，頷首沉聲道：「好!不過，還是要小心了!」

說罷，提劍向後退了幾步。

馬老爺子却趁機壓低聲音，警告道：「廖賢契，這廝練就了一雙鐵臂鋼掌，一般刀劍都奈何他不得，尤其他的……」

白玉崙却哂然冷笑道：「只怕他的頭不是鐵打的!」

馬老爺子却更加焦急的說：「他的頭更厲害，同樣的刀槍不入呀!」

呀字方自出口，矮胖黑漢已望着白玉崙，朗聲大喝道：「小子少廢話，納命來吧!」

大喝聲中，飛身前撲，兩手一分，一抓白玉崙的肩頭，一抓白玉崙的髮髻，看樣子，顯然要把白玉崙的人頭硬扭下來似的。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等人一看，大驚失色，俱都嚇得脫口驚啊！

但見哂然冷笑的白玉崙，身形略微一閃，出手如電，右手一繞已握住了矮胖黑漢的手腕。緊接着，旋臂一扭，大喝一聲「去吧」，順勢一抖，一聲殺豬般的悽厲嗥叫，矮胖黑漢的圓鼓鼓的身體已翻翻滾滾的飛向了二三十名打手之間。

二三十名武師打手一見，大驚失色，嗥叫驚啊，竟沒有那一個伸臂搶接，反而閃躲騰躍縱開了！

只聽「咚」的一聲大响，同時悶哼一聲，一個圓鼓鼓的矮胖身體，着實跌在石板地上，繼續向前滾了一丈多遠，再沒有動一動，想必已暈死了過去。

這一來不但那些打手武師們嚇呆了，就是馬老爺子和馬麗花等人也都楞了！

寶五德一看，知道今晚討不了好，雖然有些心驚胆顫，依然心頭一橫，厲聲大喝道：「娃廖的，少爺和你拚了！」

厲喝聲中，飛身疾撲，手中劍一挺，直刺白玉崙的心窩！

白玉崙冷哼哂笑，跨步旋身，右掌迎空一揮，左掌閃電般劈向了寶五德的面門。

寶五德不知是計，厲喝一聲，疾演「舉火燒天」，趁着仰面收劍之勢，劍尖上挑，逕削白玉崙的左腕。

豈知，白玉崙的身形突然一個廻旋，再度大喝一聲「去吧」，迎空虛揮的右掌，覺突然下沉上撩，「蓬」的一聲斜劈在寶五德的前胸上。

只見寶五德悶哼一聲，身形搖晃，蹬蹬退步聲中，撒手丟劍，滿面通紅，雙手急忙捂住了前胸，發烏的兩片薄唇一張，「哇」的噴出一道鮮血，「咚」的一聲坐在地上。

寶五德痛苦的咬着牙，瞇着眼看了一眼白玉崙，雙目一閤，旋身倒在地上，同樣的暈死了過去。

二三十名武師打手們一看，俱都驚得張大了嘴巴，完全嚇傻了！

白玉崙立即沉聲喝道：「還不把他們兩人抬走，呆在這兒等死嗎？」

二三十名打手武師一聽，惶聲應是，紛紛向前，抬人的抬人、撿劍的撿劍，慌慌張張的奔出了大門外。馬老爺子看了白玉崙的身手，同樣的驚呆了！

想到方才自己還主張和女兒馬麗花聯手將白玉崙和「丹鳳」兩人拿下，拷問他們的來歷底細呢！這時想起，不由驚出一身冷汗來。

白玉崙神色自若，含笑回頭，發現「丹鳳」俞嫻正深情含笑的望着他。

但是，馬氏父女和老管家等人却俱都惶惶不安的驚呆了，是以，向着馬老爺子垂劍拱手，含笑道：「總算把他們打發走了！」

馬老爺子急步奔下階來，雙手握住白玉崙的雙臂，瞪大了眼睛，驚異激動的顫聲問：「廖……廖賢契，你……你眞的是廖天豐嗎？」

馬麗花雖然也不大相信，但感情上却已深信不疑。

這時見老爹嘴裡喊着「廖賢契」，却問人家是不是廖天豐，實在有些滑稽，不由含笑不安的嗔聲道：「爹！你老人家眞是的……」

話剛開口，佯裝一楞的白玉崙已忍笑迷惑的說：「馬前輩為何有此一問？」

馬老爺子也自覺有些荒唐，但他却不得不坦誠的說：「如果你確是廖天豐，你的武功不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白玉崙一聽，佯裝惶急的正色道：「馬前輩不要這麼說，天豐所學，俱是得自恩師，馬前輩未見家師施展絕學，那是他老人家藏拙之故……」

馬老爺子却驚異的「噢？」了一聲，仍忍不住迷惑的問：「眞的是這樣子嗎？」

白玉崙知道馬老爺子對「奇山散人」知之甚詳，所以才繼續有此一問，乍然間不知如何回答，只得頷首說了聲是。

馬麗花的心湖裡，已在不知不覺中掀起了情愫的漣漪浪花，加之以前原本就把廖天豐視為自己的未來夫婿，這時再看了這位貌似公瑾，美如寶玉的「廖天豐」，又具有如此驚人的高絕武功，立時升起一種決心擠進白玉崙和「丹鳳」兩人之間的强烈念頭。

此刻見老爹仍以懷疑的口吻詢問白玉崙，致令白玉崙有些不知如何回答的尷尬，不由一跺小蠻靴，嗔聲道：「爹！人家天豐哥酒還沒有喝足，飯也沒吃飽……」

白玉崙一聽，立即望着馬麗花，含笑謙聲道：「多謝馬賢妹關懷，愚夫婦已經吃飽了！」

馬麗花見白玉崙閃閃生輝的星目注視在她的粉臉上，加上又改變了稱呼，芳心一陣怦跳，雙頰熱辣辣的發燒，不由也將兩道含情目光注視在白玉崙的俊臉上。

白玉崙對少女的這種炎熱的目光看多了，心中一驚，頓感不妙！

他可以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冒充廖天豐，但絕對不可以破壞人家的美好婚姻，是以，急忙轉目去看馬老爺子。

「丹鳳」俞嫻是個少女，而且是個冰雪聰明的少女，她一看馬麗花的目光，神態，和表情，不由暗吃了一驚。

她知道，當一個少女眞的痴愛上一個男人時，即使對方已有了妻子兒女，她依然願意甘心為妾服伺他一輩子。

她當然不願意心上人白玉崙的身邊人多出一個如花少女來，但為了不讓白玉崙落個破壞人家婚姻的罪人，她不得不出面阻止。

是以，就在白玉崙看向馬老爺子的同時，故意凝重的說：「現在夜已深了，正是飛賊『賽靈猴』前來盜寶盒的時候，馬老爺子和馬姑娘可千萬要加緊防範！」

豈知，馬老爺子竟愉快的捻髯笑道：「有賢伉儷為老朽護院衛寶，還怕飛賊『賽靈猴』把寶盒盜跑了不成！」

白玉崙和「丹鳳」俞嫻神色一驚，幾乎是同時正色道：「馬前輩錯了，飛賊『賽靈猴』足智多謀，神鬼難防，他如果決心要到手的東西，很少能逃過被劫的厄運……」

馬老爺子大吃一驚，脫口驚啊，望着馬麗花叮囑道：「孩子，聽到了沒有，妳可要多加小心呀！」

馬麗花雖然也聽得花容失色，但她仍有信心的說：「爹放心，孩兒曉得！」

白玉崙和「丹鳳」俞嫻見馬老爺子仍沒有把寶盒交給他們保管的意思，也不便要求，只得拱手告辭道：「老前輩請安歇，晚輩回賓館了！」

馬老爺子急忙拱揖還禮，並加重語氣叮囑道：「夜間有事，吶喊爲號，尚望賢伉儷聞聲火速支援……」

白玉崙立即恭謹謙聲道：「不勞前輩叮囑，晚輩自當竭力以赴……」

馬老爺子一聽，精神爲之一振，愉快的哈哈一笑道：「這樣老朽就安心了！」

白玉崙和「丹鳳」再向似有滿腹心事的馬麗花拱手告辭，才在小翠的前導下，離開了前廳。

由於自進入馬府到現在，白玉崙和俞嫻，兩人一直在小僮侍女馬家豪等人的監視之下，根本無法談論自已兩人彼此關切想知道的事情。

不過，兩人已有一個共同觀點，那就是馬老爺子心地善良，爲人爽直，的確屬於俠義之流的正派人物。

因而，兩人更加擔心馬老爺子的祖傳寶盒，如果只是放進機關室內而沒有加派武功不俗的高手看守，只怕很難阻止「賽靈猴」將寶盒盜走。

回到精舍獨院，小玉早已爲兩人準備好了浴水。

兩人輪流沐浴完畢，白玉崙立即望着小玉小翠，吩咐道：「時候不早了，妳們兩人也去睡吧！」

小翠兩人恭聲應是，轉身出門就要將房門帶上。

「丹鳳」一看要關房門，芳心一跳，脫口急聲道：「爲了方便捉賊，上房的門不要關了！」

小翠和小玉別有用心的看了一眼「丹鳳」和白玉崙，會意的恭聲應了個是，放下拉門的手，雙雙走出房去。

一出上房，兩個鬼靈精又相互偷遞了個眼神，一到院中，各奔西東，分別走進了東西廂房內。

「丹鳳」看得心中一動，張開櫻口就待阻止，但是，略微遲疑，兩個丫頭已關上了兩廂房門，只得轉身向室門口走去。

白玉崙一見，也自然的跟在「丹鳳」身後。

「丹鳳」最怕的問題終於來了，不由心跳臉紅的低聲問：「你要做什麼?」

白玉崙却煞有介事的正色道：「咱們既是夫妻，怎能不睡在一起?」

「丹鳳」一聽「睡在一起」嬌靨羞得更紅了，立即有些生氣的正色沉聲道：「不可以！雖然不一定要隆重的舉行過大禮，至少也得在我娘面前磕過了頭才行……」

白玉崙却愁眉苦臉的壓低聲音道：「嫻妹！至少也得讓我進去做個樣子吧！我敢說，兩個鬼丫頭正在暗處向我們這邊偷窺。她們每人佔一個廂房，就是要看看我們兩個是不是睡在一起……」

話未說完，「丹鳳」俞嫻已斷然嗔聲道：「誰管你，你最好到對面一間裡去睡！」

白玉崙依然苦着臉央求道：「嫻妹！這要是被發現了，我們夫妻分房睡，叫我怎麼對人家說嘛！」

「丹鳳」俞嫻却沉聲道：「管你怎麼說?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白玉崙一聽，只得無可奈何的說：「好吧！我只好一個人睡一張牀了！」

說罷，兩手一攤，裝出一副可憐相，逕向對室走去。

「丹鳳」看了心上人那副既無奈又可憐的樣子，心裡實在有些不忍，但是，沒有稟報過母親就先和他同房，一定會受到母親的嚴厲責備。

最重要的一點，還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追問他，爲什麼見了她總是逃避?現在他甜言蜜語，一口一個「嫻妹」，萬一明天一早他又跑了呢?

她這裡痴痴的想心事，那邊的白玉崙已懶懶的掀開了門帘，正苦着臉回頭向她看來。

白玉崙掀帘回頭一看，發現「丹鳳」仍掀着門帘神情不安的站在門口望着他，心中一動，立即愁眉苦臉的要求道：「嫻妹！妳睡在牀上，我睡在地上……」

上字方才出口，急定心神的「丹鳳」俞嫻已斷然道：「睡在地上也不行！」

話聲甫落，「卜」的一聲放下門帘，轉身走進了室內。

「丹鳳」一放下門帘，心坎兒突然升起一陣恐懼感，兩手抱在胸前，懊惱的坐在牀上，差一點沒有哭出來。

因爲，她太愛白玉崙了，實在怕再失去他。

尤其，剛才看了他那企求絕望和無可奈何的神情，幾乎脫口答應他可以同牀！

但是，她担心的不止遭到母親的嚴厲責罵，怕的是不但討不到他的歡心，反而受到他的譏諷和輕視。

不過，眞正令她緊張不安的，却是白玉崙會不會惱羞成怒，一氣之下偷偷走了，從今以後，再也不理睬她了?

她的想法完全錯了，白玉崙非但沒有生氣，反而更喜歡她了，而且永遠不變的喜愛她一個人。

他深信她是個知書達禮，堅守節操的少女，娶她俞嫻爲妻，絲毫沒有辱沒了他白玉崙。

他當然看得出，「丹鳳」俞嫻對他的愛，比他更深，更眞，他爲什麼不娶一個自已喜歡，而又痴愛着自已的女人爲妻呢?

再說，「丹鳳」不但武功高，家世好，性情有剛有柔，心地又善良，人又長得美，品德又高超，他還再企求什麼?

在滿足高興之餘，他也在担心「丹鳳」俞嫻會不會把他視爲是個輕浮無德的浪蕩子！

由於有了這一想法，害得他再也無法入睡，一直屏息注意對室內的動靜，他眞擔心已經到手的妻子，一氣之下悄悄的溜走了呢！

白玉崙和衣倒在牀上，時而興奮，時而懊悔，就在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情下，終於恍恍惚惚的睡着了！

不知過了多久，突然傳來一陣急速馳來的衣袂破風聲！

白玉崙心中一驚，急忙睜開了眼睛，果然，不但眞的有衣袂破風聲，而且那人正飛身縱落在院子中。

他再不遲疑，挺身躍下牀來，本能的摸了一下佩在腰上的寶劍，掀帘奔了出去。

一掀開門帘，發現對室的「丹鳳」俞嫻也正神情驚異的由對室門內掀帘奔了出來。

也就在兩人奔出室門的同一剎那，房外門階上亮影一閃，嬌靨綻笑的馬麗花已奔進了房內。

白玉崙和俞嫻一看是馬麗花，不由同時寬心的說：「原來是馬姑娘！」

但是，奔進門來的馬麗花，卻發現白玉崙和「丹鳳」兩人竟分別由兩個房間裡奔出來，不自覺的脫口問：「你們兩個分房睡呀？」

話一出口，頓時驚覺，一個未出閣的少女，怎麼可以問這種話？是以，嬌靨一紅，急忙住口不說了。

但是，白玉崙卻恍然「噢！」了一聲道：「嫻妹已懷孕有喜了，兩人還是分房睡的好！」

馬麗花一聽「懷孕有喜了」，只臊得嬌靨更紅了，想到自己的失言，懊悔得不得了。

「丹鳳」俞嫻同樣的嬌靨通紅，直達耳後，本待叱他一句「胡說」，又覺得這倒是一句適當的藉口，只得忍笑深情的望了白玉崙一眼。

白玉崙對馬麗花的尷尬，「丹鳳」的白眼，一概視如未見，卻望着馬麗花，含笑問：「馬姑娘前來有事嗎？」

馬麗花依然愉快親切的一笑道：「我在前宅房面上巡邏，看到你們房裡的燈光亮着，以為你們起牀了，所以過來瞧瞧……」

白玉崙驚異的「噢？」了一聲，同時看了一眼房外的夜空，極關切的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馬麗花愉快的一笑道：「天就要亮了，怎麼？你們兩個還在睡呀！」

「丹鳳」怕馬麗花難堪，只得含笑道：「我們已經醒了，也正準備起來呢！」

說至此一頓，突然又關切的問：「馬姑娘，昨夜可有『賽靈猴』的動靜？」

馬麗花寬心的一笑道：「什麼動靜也沒有，他知道你們兩位在我家裡，那裡還敢來！」

「丹鳳」俞嫻想起白玉崙到杜霸天家中盜「九孔血珊珠」時，就是利用天將拂曉，人們精神鬆弛，防守也開始懈怠之際進入藏寶閣將「血珊珠」盜到手的。

是以，神色一驚，脫口焦急的催促道：「馬姑娘，妳還是快去巡邏吧！飛賊『賽靈猴』有一個自定的規矩，他說那一天夜裡下手，就在那一天夜裡下手，過了這一天絕不再回頭來偷，現在距黎明還有半個時辰，我們千萬鬆懈不得。」

話未說完，已經花容失色的馬麗花，仍忍不住問：「真的是這樣？」

白玉崙只得正色頷首道：「不錯，這一點馬前輩也知道，所以才派人專函請家師和我一定要在昨天日落前趕來！」

馬麗花一聽，驚得連連頷首，急聲道：「好！好！那我這就去看看！」

說罷轉身，足尖一點，飛身已縱上了房面，纖影一閃，頓時不見。

斬飛賊壁還寶盒

馬麗花的身影消失，「丹鳳」立即秋波橫睞，瞪着白玉崙，含笑嗔聲道：「什麼理由不好編，偏偏說我有喜了！」

白玉崙卻含笑正色道：「是妳答應我這樣說的嘛！」

「丹鳳」聽得一楞，嬌靨緋紅，不由迷惑的嗔聲問：「我什麼時候要你這麼說來！」

白玉崙立即正色道：「妳方才不是說：『我管你怎麼說？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的嗎？」

「丹鳳」一聽，不由「噗嗤」笑了！

接着又微紅着嬌靨，蹙眉為難的低聲問：「萬一……萬一我將來什麼也生不出來呢？」

白玉崙立即討好的說：「妳放心，妳就是不給我生兒子，我也不會再娶別的老婆……」

「丹鳳」一聽，芳心激動，知道白玉崙非但沒有因為她昨夜峻拒他同房而生怨恨之心，而且已決定娶她為妻了。

由於內心的太高興，再也忍不住歡呼聲「玉哥哥」，飛身撲進白玉崙的懷裡，伸臂將白玉崙緊緊的抱住。

白玉崙也急忙摟住「丹鳳」的肩背，並真誠的說：「嫻妹放心，我白玉崙這一輩子絕不會辜負妳……」

話未說完，「丹鳳」竟在他懷裡答非所問的哭聲道：「玉哥哥！我會生的！」

白玉崙一聽，再也忍不住失聲笑了！

原來「丹鳳」俞嫻的心坎兒裡，仍一直想着生兒子的事，他剛剛說的那幾句體貼話，只怕她一個字也沒有聽進耳裡。

失笑聲中，心裡高興，兩臂一緊，立即把「丹鳳」的嬌軀抱離了地面，兩片朱唇正待吻向「丹鳳」的香腮，突然發現門外階前站着有人。

心中一驚，急忙轉頭，發現兩個精靈丫頭小玉和小翠，正瞪着一對黑白分明大眼睛，驚異的望着他和「丹鳳」兩人看。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嚥了口唾沫，硬把將要吻在「丹鳳」香腮上的朱唇收回來，本來想說的溫存話，這時也隨着口水嚥回了肚裡了。

兩個精靈丫頭自然也感到羞臊尷尬，正待轉身再跑回廂房去，後宅方向突然傳來兩聲隱約可聞的女子驚叫聲！

白玉崙心中一驚，暗呼不妙，急忙將「丹鳳」鬆開，脫口焦急道：「嫻妹不好，方才好像是馬姑娘的驚叫！」

正在激動興奮的「丹鳳」俞嫻，心裡仍憧憬着未來美麗幸福的遠景，根本沒聽到內宅傳來的那聲驚叫，當然也沒發現兩個精靈丫頭已站在階前。

這時睜眼看到「玉哥哥」的驚急神情，不由急聲道：「那我們趕快去看看！」

說話之間，已和白玉崙奔出房外，雙雙飛上了房面。

兩人游目一看，發現西北內宅房面上站立了不少人影，同時傳來了馬老爺子的焦急問話聲。

白玉崙一看，立即催促道：「我們快去，看情形『賽靈猴』可能已經得手了！」

說話之間，業已飛身向內宅房面上馳去。

「丹鳳」不敢怠慢，立即跟在白玉崙身

後並焦急的說：「一定是我們警告了馬姑娘後，她立即跑回藏寶盒的地方察看，因此也讓潛伏暗處的『賽靈猴』看到了！」

白玉崙也覺得有此可能，因而憂急的說：「果眞如此，我們也脫不了關係！」

說話之間，兩人已馳到了內宅房面上。

馬家能縱上房面的人大概都上來了，也包括洪總武師和他的四個弟兄在內。

只見他們團立在房面上，你着急嘆氣，他詢問原因，東張西望，人人焦急，亂成一團。

也就在白玉崙和「丹鳳」兩人馳臨內宅房面上的同時，洪武師首先發現，立即大聲道：「馬老爺子，廖大俠和廖夫人來了。」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一見，立即惶急的迎了過來。

馬麗花業已花容失色，珠淚滾落，連聲悽呼道：「天豐哥！天豐哥！」

馬老爺子則氣急敗壞的憤聲道：「廖賢契來得正好，寶盒果然被『賽靈猴』盜走了！」

白玉崙却望着淚流滿面的馬麗花，急切的問：「可是剛剛發現寶盒丟了？」

馬麗花見問，立即又急又氣又落淚的說：「小妹在你們那兒回來，剛剛縱上樓欄，就由我房裡縱出一個一身黑衣，背插單刀的人……」

「丹鳳」俞嫻一聽，立即「哎呀」了一聲，急聲道：「那就是飛賊『賽靈猴』呀！」

馬麗花流淚繼續道：「我當時嚇壞了，嚇得我脫口驚叫，當他飛到廂閣房頂上的時候，我才想起放在枕頭裡的寶盒……」

白玉崙立即道：「結果發現寶盒不見了？」

馬麗花懊惱的跺脚流淚道：「我一進樓就發現藏寶盒的枕頭被刀割開了！」

說此一頓，特又望着白玉崙，哭聲要求道：「天豐哥，你要趕快把寶盒追回來呀！」

白玉崙頷首揮了個寬慰手勢，望着衆人分析判斷道：「馬老前輩在前宅巡邏，晚輩和嫻妹住在西邊，現在只有東南和東北是他逃走的方向……」

話未說完，馬老爺子已憤聲道：「好！我和麗花向東北追，廖賢契你們向東南……」

白玉崙立即揮手阻止道：「馬前輩和馬姑娘在宅中繼續搜索，就我和嫻妹分頭去追就可以了！」

洪武師却有些不服氣的沉聲道：「人手多，總比一兩個人發現他的機會多吧！」

白玉崙一聽，立即肅容正色道：「不是我故意危言聳聽，諸位誰追上他誰送命，『賽靈猴』不但輕功俊，刀法精，頭腦機敏多智，『喪門釘』更是百發百中，否則，他也不敢獨來獨往，公然造案，無視天下英雄豪俠了！」

了字出口，轉首望着「丹鳳」俞嫻，吩咐道：「嫻妹，我追向東北，妳追向東南，不管追上追不上，一個時辰之後一定回來！」

「丹鳳」頷首應了一聲，飛身就向東南追去，身法之快，如燕穿林，眨眼之間已消失在後宅的護莊林內。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以及洪武師等人一看，俱都暗吃一驚，這才警覺到「丹鳳」俞嫻不愧是位退隱高人的高足，身懷絕學的少女。

當然，對白玉崙方才說，由他一個人追上「賽靈猴」就可將寶盒套回來，再沒有那個人不服氣了。

再看白玉崙，身如掠地流星般，快如疾矢彈丸，早已到了近百丈外的隣人房面上，正向東北急急馳去。

馬老爺子等人這時再看了白玉崙的驚人輕功，更是暗自搖頭，讚嘆不止了。

馬麗花看了白玉崙的神速身法，當然愛慕不已，但看了「丹鳳」的驚人輕功，更是既讚羨又自嘆弗如！

心想，假設她自已也有這麼高超的輕功那該多好，這時豈不也可以和她併肩去追賊了嗎？

繼而一想，花容大變，脫口驚「啊？」道：「哎呀！她不能這麼個飛馳法呀！」

馬老爺子等人同時一驚，不由驚異的問：「爲什麼不能這麼飛馳？」

馬麗花只得焦急的說：「方才我去他們那邊時，天豐哥說她已經有喜了呀！」

馬老爺子老經世故，立即遲疑的說：「不會吧！既然有喜了，爲什麼還騎馬？」

馬麗花聽得一楞，不由蹙眉遲疑的說：「可是，他們兩人是分……」

說至「分房睡的呀」，終覺難於啓口，因而又不說了。

也就在這時，前宅大門方向，突然傳來了「蓬蓬」敲門聲！

馬老爺子等人神色一驚，幾乎是同時問：「這般時候，會是誰打門？」

老管家馬家壽急忙恭聲道：「老爺子，天已經亮了！」

大家一聽，這才發現天已黎明，整個馬家集的房舍俱已清晰可見，有的人家已升起了煮早飯的炊煙。

馬老爺子一看，立即望着馬家豪，吩咐道：「家豪，你去前邊看看誰敲門！」

馬家豪恭聲應是，飛身縱下房面，逕向前宅奔去。

洪總武師則請示道：「老爺子，咱們現在就開始分頭搜一搜吧！」

馬老爺子却嘆了口氣，絕望的揮手道：「人早跑遠了，不搜也罷……」

馬麗花又忍不住哭聲道：「難道祖宗留下來的寶盒，就這樣讓賊偷跑了不成？」

馬老爺子則黯然揮了個寬慰手勢道：「該是我們的，永遠會在我們家裡，不該是我們的，留也留不住！」

說罷，又望着洪武師等人，強自鎭定的說：「我們也到前面看看去吧！」

於是，衆人縱下房面，逕向前宅走去。

前進中，馬麗花仍希冀的悽聲道：「希望蒼天保佑，讓天豐哥追上『賽靈猴』，能將寶盒追回來！」

馬老爺子早已看透了女兒的心事，就是要她嫁給白玉崙做如夫人，她也一定會答應。

但是，他也看出了白玉崙武功高絕，

劍術驚人，將來必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只有像「丹鳳」俞娴這樣身具絕學的俠女，才配得上他。

是以，故意含意頗深的慨然道：「人間之麟，始能配天上之鳳，天定良緣，勉强不得呀！」

馬麗花聽得芳心猛的一震，有如驟然遭到雷擊！

因爲，老爹說的話與她說的話，毫不相干，文不對題，這顯然在暗示她，不要夢想擠進白玉崙的生命裡去。

幾人匆匆前進，穿過內宅，經過穿廳，剛剛出了中院門樓，即見馬家豪急步領着一個長髮披肩，手持拂塵，身穿一襲褐色大紅袍的老人來。

馬麗花看得目光一亮，脫口驚喜的說：「爹！是散人前輩！」

說話間，馬老爺子早已神情激動，老淚汪汪的急步迎了過去。

一到近前，他再也忍不住激動抽噎着說：「老朋友，你晚到了一步……」

生得濃眉大眼短髭鬚的「奇山散人」，原本紅紅的面龐早已變得鐵青，未待馬老爺子談完，已沉聲道：「怎麼？聽說寶盒還是丟了？」

馬老爺子一面舉袖拭淚，一面頷首道：「不錯，剛剛丟的，還不到半個時辰！」

說至此一頓，又一臉愧色的望着「奇山散人」，懊惱的說：「天豐一到我就該把寶盒交給他保管就好了！」

「奇山散人」憤然埋怨道：「就是呀！你爲甚麼不交給保管呢？」

馬麗花只得不好意思的解釋道：「我爹對天豐哥一直有些懷疑，實在不放心他……」

「奇山散人」更加生氣的正色道：「我特的把我的劍交給他，先讓他騎我的『黑子』來，這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馬老爺子不由懊悔的垂頭嘆氣道：「悔之晚矣！老朋友，我對不起你！」

「奇山散人」看到馬老爺子的懊悔神情，自然不便再說什麼，遊目看了洪武師等人一眼，立即迷惑的問：「天豐他人呢？」

馬麗花只得回答道：「天豐哥和他夫人分頭去追『賽靈猴』去了……」

「奇山散人」聽得一楞，不由迷惑的問：「他夫人？什麼夫人？」

馬麗花急忙道：「他夫人就是他妻子呀？」

「奇山散人」大吃一驚，不由急聲道：「簡直胡說，他那有什麼老婆？」

馬老爺子心知有異，不由緊張震驚的問：「不是你已答應他們可以成親的嗎？」

「奇山散人」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聲道：「一派胡扯，我什麼時候答應他和別的女子成親啦？」

馬老爺子却有些生氣的說：「不但成了親，還有了喜呢！」

「奇山散人」聽得渾身一顫，面色大變，失色驚叫道：「啊呀不好！天豐可能已經遇害了，你們大家都上了他們的當了呀！」

馬老爺子等人一聽，個個大吃一驚，脫口啊了一聲，俱都楞了！

「奇山散人」既吃驚又悲痛，不由憤憤的繼續道：「他們兩人來時怎麼說？」

馬老爺子見問，只得把白玉崙先在街上和洪武師五人動手，後來又碰到「丹鳳」俞娴，佯裝小兩口鬧彆扭一同前來，酒筵間又擊退了前來尋事的寶五德，直說到兩人分頭去追飛賊「賽靈猴」。

「奇山散人」聽罷，不由懊惱的埋怨道：「你們怎麼這麼糊塗，如果天豐有了妻子，我還會答應他和麗花姑娘的婚事嗎？」

馬老爺子業已六神無主了，不由楞怔的說：「這麼說，他們……」

「奇山散人」立即生氣的沉聲道：「還說什麼，他們當然是飛賊『賽靈猴』一夥的呀？」

馬老爺子神色一驚，渾身一顫道：「這麼說，他們是前來卧底探動靜的了？」

「奇山散人」立即正色沉聲道：「這還用說嗎？你眞以爲他們去追賊去啦？告訴你們，他們早跑啦！」

馬家豪却不自覺的說：「不對呀！方才他們還說最多一個時辰就回來呀？」

「奇山散人」立即怒哼譏聲道：「回來做什麼，回來送死？」

馬麗花對白玉崙已產生了情愫，再想到白玉崙和「丹鳳」的驚人武功，心裡突然升起一股怒火，覺得「奇山散人」的話說得未免太狂了些，因而沉聲道：「他們的馬匹還在槽上呢！」

「奇山散人」立即沉聲道：「馬匹值幾兩銀子？妳爹的寶盒才値錢呢！何況『烏雲蓋雪』還是咱們自已的！」

如此一說，馬麗花再想到被盜走的寶盒，也就無心再爭辯了。

馬老爺子却嘆了口氣，强自寬慰道：「破財消災，好在我這條老命還在！」

說罷肅手，又望着「奇山散人」，黯然道：「請先到大廳上坐，我們得好好商議一下，如何去把天豐的屍體找回來！」

話聲甫落，突然傳來一陣急速的衣袂破風聲！

馬老爺子和「奇山散人」等人聞聲一驚，循聲一看，只見一度艷紅快速纖影，肩後短劍氅有如一片飄飛的紅雲，風馳電掣般的一閃已到了近前。

「奇山散人」一看那團艷紅人影，搶先沉喝道：「站住，什麼人？」

就在人字出口的同時，「沙」的一聲，「丹鳳」俞娴已站在馬老爺子等人的身前。

「丹鳳」飛縱落地，倏然刹住身勢的同時，已聽到「奇山散人」的沉喝。這時見馬老爺子等人身前突然多了一個長髮披肩，手持拂塵的褐袍老人，正滿面怒容的瞪着她，因而也沉聲問：「你是什麼人？」

「奇山散人」冷冷一笑，神氣而得意的哼聲道：「山人乃廖天豐的授業恩師『奇山散人』是也！」

言下之意似乎在說，怎麼樣？你們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吧！

「丹鳳」一聽，當然也吃了一驚，她不是爲了自已，而是爲了白玉崙，因而「哦？」了一聲，刻意的看了一眼「奇山散人」。

「奇山散人」却雙眉一剔，沉顏喝聲問：「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丹鳳」那會把「奇山散人」放在心上，哂然一笑道：「姑娘我的名字叫俞娴，不

是已告訴給馬老爺子了嗎？」

馬老爺子趕緊惶聲道：「是是是，這位姑娘來時是這麼說的！」

但是，「奇山散人」却嗔目怒喝道：「那個問你胡編的名字？本山人要你說出妳的响萬兒來！」

「丹鳳」淡然「噢？」了一聲道：「姑娘本來是個初出道兒的人，根本沒有响萬兒，如果你執意要問，也只好告訴你，有人呼我『丹鳳』，也有人呼我『一朵紅』！」

洪武師五人一聽，俱都大吃一驚，立時想起前幾天有人說，「一朵紅」和俠盜「玉麒麟」白玉崙，聯手盜走了密雲縣杜大爺家的祖傳之寶「九孔血珊珠」的事。

但是，他們兄弟五個都是吃過白玉崙虧的人，並親身經歷過白玉崙厲害的人，是以，五人都有一致的想法，斷定剛才前去追賊的銀衣青年，就是大名鼎鼎的俠盜「玉麒麟」白玉崙。

五人雖然都有這樣的想法，却沒有那一個敢吭聲，怕的是一句話還沒說完，腦袋已離開了肩頭。

住在山中不知詳情的「奇山散人」却神氣的怒哼道：「妳的萬兒倒很符合妳這身裝束，不過，你們的膽子也太大了一點兒吧！居然膽敢冒充頂替，前來訛詐馬老爺子的寶盒……」

神色自若，唇哂冷笑的「丹鳳」俞嫻，淡然問：「怎麼？你可是有點兒不服氣？」

「奇山散人」突然雙眉一剔，嗔目怒喝道：「豈止不服氣，本山人還要好好的教訓教訓妳！」

「丹鳳」一聽，不由冷冷的笑了，同時淡然道：「不是姑娘我誇口，在場的諸位中，還沒有一位教訓得了我……」

「奇山散人」頓時大怒，就用手中的拂塵一指，厲聲道：「好個狂妄丫頭，快撤劍，我今天就要教訓妳！」

洪武師五人一看，面色大變，有心阻止，却又不敢開口。

「丹鳳」俞嫻竟微一頷首，讚聲道：「好哇！不過，姑娘和別人交手可有個規矩……」

「奇山散人」立即迫不及待的問：「什麼臭規矩？快說！」

「丹鳳」俞嫻，嬌靨倏沉，同時怒聲道：「姑娘撤劍就要殺人！」

洪武師五人一聽，大吃一驚，同時惶聲央求道：「俞姑娘，使不得，千萬請看在馬老爺子的面子上……」

馬老爺子一聽「撤劍就要殺人」，也嚇得脫口惶聲道：「俞姑娘，老朽這裡……」

話剛開口，性如烈火的「奇山散人」已厲聲怒叱道：「一派胡言，看拂塵接招！」

厲叱聲中，進步欺身，未待「丹鳳」撤劍，手中拂塵已「霍」的一聲掃向了「丹鳳」的面門。

「丹鳳」大怒，嗔目怒叱道：「你是找死！」

怒叱聲中，略微旋身，「嗆郎」聲中，寒光電閃，順勢一招「春扇遮陰」，長劍已削向了「奇山散人」的拂塵。

馬老爺子一見「丹鳳」撤劍神速，後出招而劍先至，不由驚得惶聲急呼道：「俞姑娘請息怒，請聽老朽解釋……」

但是，已經遲了，只聽「沙」的一聲輕响，接着「嗤嗤」兩聲，「奇山散人」驚嗥一聲，急忙仰身，雙足一蹬，飛身暴退兩丈。

馬老爺子等人看得清楚，「丹鳳」在一劍斬斷了「奇山散人」的鐵桿拂塵後，劍尖曾經橫劃上挑，又在「奇山散人」的褐色紅袍的前襟劃了一個幾近一尺的三角口子。

「奇山散人」低頭一看，面色大變，發現自已的前襟布已折垂下來，自然心驚膽寒，不由震驚的瞪着「丹鳳」俞嫻，憤聲道：「妳？」

「丹鳳」却冷冷一笑，哼聲道：「這是本姑娘我看在馬老前輩的面子上，第一次劍沒有見血歸鞘！」

鞘字出口，急翻玉腕，「沙」的一聲將劍收入鞘內。

馬老爺子在旁，惶得忙不迭的連連抱拳，感激的說：「多謝姑娘賞面，老朽感激至極！」

但是，「奇山散人」依舊用光禿的拂塵斷桿一指「丹鳳」俞嫻，厲聲道：「不管怎麼說，妳必須說出你們怎樣害死了廖天豐……」

「丹鳳」一聽，不由氣得怒斥道：「廖天豐在亡魂谷墜馬受傷，根本沒有死，你們却在這裡咒他……」

馬老爺子聽得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那就請姑娘快帶我們去救天豐吧！」

「丹鳳」俞嫻却淡然道：「那得等追賊的白玉崙回來才知道……」

「白玉崙」三字一出口，馬老爺子和洪武師等人俱都大吃一驚，不由同時震驚的急聲道：「妳說的白玉崙，可是大名鼎鼎的俠盜『玉麒麟』？」

「丹鳳」俞嫻當然不會承認，只得懊惱的說：「他是白玉崙不錯，但不是俠盜『玉麒麟』……」

洪武師五人却同時正色道：「可是，年前到處都在傳說俠盜『玉麒麟』就是白玉崙……」

「丹鳳」立即沉哼接口道：「還傳說白玉崙和我一起盜走了他家的傳家之寶『九孔血珊珠』是不是？」

洪武師五人同時震驚的連連頷首應是。

「丹鳳」俞嫻只得正色解釋道：「我現在只能告訴諸位，杜霸天原是我家聘請的護院武師，因他監守自盜偷走了我家的『九孔血珊珠』而被革職，我正在四處找他，他現在放出了這樁消息，用意何在，諸位不用我說，一定也會心裡明白……」

話未說完，洪武師等人已再度頷首應了兩聲是。

仍有些莫名其妙的「奇山散人」却沉聲道：「你們既然知道我徒兒在亡魂谷負傷，就該馬上告訴馬老爺子前去救人，反而冒充天豐……」

「丹鳳」立即沉聲道：「這中間的詳細情形我還沒有機會問白玉崙，但我知道他一直在追找飛賊『賽靈猴』，決心要除去這個既採花又偷盜的武林敗類……」

「奇山散人」正色沉聲道：「決心殺賊是好事情呀！爲什麼不當面說明白呢？」

「丹鳳」冷冷一笑，不答反問道：「假設我和白玉崙說廖天豐已在亡魂谷墜馬受傷，不能前來了，他特的要求我們代他前

來保護寶盒，請問你會相信我們兩人不是爲了覬覦馬老爺子的寶盒而來嗎？」

如此一說，衆人俱都默然不語，「奇山散人」也無話好說了。

馬麗花雖然已知道廖天豐負傷在亡魂谷，但心裡的情緒却非常複雜，明明知道白玉崙已不是廖天豐，可是，談到廖天豐時，她心靈深處浮上的影子，依然是英挺俊拔，飄逸超羣的白玉崙，因而關切的問：「廖大俠的傷勢怎樣？怎會負傷墜馬？」

「丹鳳」立即搖頭一笑道：「我既沒見過廖大俠，也不知道他爲何墜馬，我們和白玉崙一直在小玉小翠的監視竊聽下，根本沒有詳談這事的機會……」

馬麗花聽得嬌靨一紅，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她本待說「那是因爲你們分房睡，所以才沒有談話的機會」，但是，櫻唇一陣牽動，終於沒有說出口來。

一旁的馬老爺子，神情尷尬的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洪武師却不解的問：「兪姑娘，外間傳說妳和白玉崙是一道的呀？」

「丹鳳」急忙解釋道：「不瞞諸位說，我和白玉崙從來沒在一塊兒過，昨天傍晚在街上相遇，他完全是怕我洩露了他的底，逼得他不得不那麼說……」

馬老爺子却不以爲然的說：「可是，白少俠却說因爲妳有喜了，所以才分房睡的呀！難道這也是……」

話未說完，嬌靨通紅的「丹鳳」已失聲一笑，急忙道：「那是因爲被馬姑娘撞上我們由兩個房間裡跑出來，在馬姑娘的驚異追問下，他只好順口胡說了！」

馬老爺子等人一聽，無不暗讚白玉崙的應變機智快速。

老管家馬家壽却在一旁提議道：「老爺子，天色已經大亮，我們用不着再等白少俠回來了，反正廖大俠負傷在亡魂谷，我們去了總能找得到他！」

馬老爺子深覺有理，立即望着馬家豪，吩咐道：「你快去準備一副担架趕往亡魂谷，我們先走了！」

於是，大家匆匆走出大門，出了馬家集，立即展開身法，直向亡魂谷的西南谷口馳去。

* * *

「丹鳳」兪嫻方才在東南四野追找了一陣，根本沒發現任何動靜，斷定飛賊「賽靈猴」很可能已去了東北。

她急急趕回的原因，就是要約馬老爺子父女一同前去，沒想到碰上了「奇山散人」。

這時見大家趕往亡魂谷，方向也是東北，因此她原先的意思也就用不着說了。

不過，這般時候仍未見白玉崙回來，她斷定白玉崙已經追上了飛賊「賽靈猴」。

「丹鳳」的判斷不錯，白玉崙一追出馬家集，便直奔東北！

因爲，他斷定「賽靈猴」寶盒既已到手，必然會儘快擺脫馬老爺子的追擊，而最快的捷徑就是亡魂谷。

尤其，過了亡魂谷就是南塘鎮，他想利用南塘鎮與馬家集的世仇嫌隙，迫使馬老爺子不得不放棄追擊。

飛賊「賽靈猴」的如意算盤就是趕快通過亡魂谷，只要出了東南谷口，就算安全了。

白玉崙目光尖銳，輕功神速，追馳尚不足四五里，即見前面濛濛晨霧中，一點黑影，正急急向前飛馳。

果然被白玉崙料中了，「賽靈猴」疾馳的方向，正是亡魂谷。

既然已發現了「賽靈猴」，並視破了他的奸計，白玉崙就絕不會讓他的狡計得逞。

由於晨霧太大，四野山區複雜，白玉崙不敢追得太近，萬一被「賽靈猴」發現了他白玉崙，一個踅身逃入了山區內，再想發現他就難了。

是以，他一直和「賽靈猴」保持一段適當的距離，並隨時注意隱蔽自己。狡黠的「賽靈猴」雖然也曾機警的不時回頭察看，但因白玉崙閃避得快，加之穿的是銀緞勁衣，顯然並未被他發現身後有人追出。

一個在前暫無顧慮的飛馳，一個在後小心翼翼的緊追，片刻工夫，前面的「賽靈猴」已馳到了西南谷口，而白玉崙也盡展輕功，突然向前撲去。

剛剛馳進谷口的「賽靈猴」一聽到極速的衣袂破風聲，神色一驚，倏然回身剎住了疾馳中的身勢。

也就在剎住身勢的同時，亮影一閃，白玉崙已撲到了他的身前八丈內。

「賽靈猴」一看是白玉崙，憤恨交集，不由厲聲道：「姓白的小輩，我與你何怨何仇，你要如此與我爲敵？」

白玉崙早已看清楚了，一張黃皮臉，黑巾包頭，禿眉、小眼，猴子嘴，正是飛賊「賽靈猴」。

是以，直到他身前一丈五尺處，才停身哂笑道：「『賽靈猴』，你別忘了，不是寃家不聚首，不是仇人不碰頭，要想我們兩個永遠不再碰頭，總得先有一個先去陰曹地府……」

「賽靈猴」早已氣得黃臉鐵青，瞪着小眼狠聲道：「姓白的小輩，你說對了，今天就是你去見閻王的日子！」

白玉崙揚眉一笑道：「好呀！當然可以，在我未見閻王之前，你得先把馬老爺子的寶盒交出來……」

話未說完，「賽靈猴」已狠狠的「呸」了一口道：「這是大爺我費盡心血才弄到手的東西，爲什麼憑白無故的交給你？」

白玉崙雙肩一聳道：「如果你不願將寶盒交出來，那就該你去見閻王了！」

「賽靈猴」頓時大怒，瞋目厲叱道：「姓白的小輩，大爺和你拚了！」

厲叱聲中，倏翻右腕，「刷」的一聲將背後的鋼刀撤出來，一個飛身撲向了白玉崙，照準白玉崙當頭就剁。

白玉崙深知「賽靈猴」狡猾，前兩次都是因爲手中沒有兵器被他逃脫了，這一次絕不能讓他跑掉。

是以，一見「賽靈猴」飛身撲來，急忙橫肘撤劍，「嗆郎」一聲龍吟，寒芒暴漲，一式「鳳凰展翅」，逕向「賽靈猴」狠狠劈下的鋼刀格去。

但是，寶劍揮出，極不順手，完全不像是劍。

定睛一看，大吃一驚，啊了一聲，飛身暴退兩丈。

因爲，他手中揮出的竟是一柄長不足一尺的斷劍，而「賽靈猴」的鋼刀，却正砍向了他的天靈。

飛賊「賽靈猴」早就知道白玉崙一向不携帶兵刄，這時見他撤出的寶劍，寒芒四射，耀眼生花，斷定白玉崙的劍一定是柄寶刄，爲了手中刀不被削斷，也嚇得飛身疾退。

就這樣陰差陽錯的會錯意，白玉崙撿回了一條命，而「賽靈猴」却失去了殺死白玉崙的唯一大好機會。

「賽靈猴」飛身疾退中，發現白玉崙啊了一聲也飛身疾退，不由一楞！

待等他看清楚白玉崙手中拿的是一柄斷劍時，恍然似有所悟，因而又悔又恨又怒，厲喝一聲，飛身前撲，手中刀「刷刷刷」，竟形同瘋狂般，一招接一招的砍向白玉崙。

白玉崙在驚險萬幸中檢回了一條命，急忙袪慮凝神，力持鎮定，這時見「賽靈猴」瘋狂撲來，刀如潑風，立即揮劍疾迎。

「賽靈猴」神情瘋狂，奮不顧身，這一次決定要除去白玉崙，可是，白玉崙使的雖是斷劍，却是削鐵如泥的寶刄，迫得他每次出刀依然有所顧忌。

白玉崙就佔了斷劍鋒利的便宜，他完全以匕首的招式應敵，比起前兩次空手對飛賊的鋼刀，依然有如猛虎添翼。

由於「賽靈猴」亡命拚鬥，完全是同歸於盡的打法，白玉崙也有了顧忌。

兩人就在亡魂谷口，飛騰縱躍，叱喝連聲，寒光閃閃，刀風霍霍，眞是一場少見的驚心動魄而又緊張的惡鬥。

可惜，四野寂寂，白霧濛濛，沒有半個人能觀賞到這場龍爭虎鬥。

白玉崙本可早下殺手，但他突然發現「賽靈猴」的刀法犀利，十分詭異，是他下山以來所見到的最高超刀法。

因而他顧慮到，如果「賽靈猴」沒有師兄師弟，今天他一劍殺了他，這套高超玄奧刀法，很可能就會在武林中永遠沒有了傳人。

由於有了這一想法，白玉崙對「賽靈猴」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十分細心默記！

「賽靈猴」一套刀法施展完，只得施展第二遍。因爲他偷盜兼採花，身體早已虛弱，不但刀法沒有剛剛開始時威猛，而且額角已開始滲出了汗水！

由於已開始有些力不從心，原本狡黠的他，突然驚覺到，以前白玉崙和他交手，他從沒有走過十招就得被迫逃跑！

如今，白玉崙手中多了劍，反而打了這麼久？莫非白玉崙有意讓他逃走？

繼而一看白玉崙的眼神和表情，頓時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厲嗥一聲「大爺和你拚了」，疾演「順水推舟」，雙手一推刀背，連刀帶人，瘋狂的撲向了白玉崙。

正因爲白玉崙十分注意「賽靈猴」的刀法，所以他一變招，白玉崙立即驚覺。

這時一見「賽靈猴」連人帶刀撲來，身形一個玄妙飛旋，手中劍一式「蘆河挑燈」，寒光一暗，斷劍正好挑過「賽靈猴」的頸間。

「賽靈猴」悚啊方自出口，一顆瘦削人頭已飛越一丈多高，他的無頭屍體，猛的栽在地上，挾着噴濺的鮮血，繼續向前滾了十多步，才仰天躺在地上沒有再動。

白玉崙一劍斬了「賽靈猴」，他並沒有回頭察看「賽靈猴」的死狀，却望着手中寒光四射，滴血未沾的斷劍感慨發呆。

他在山洞中讓劍彈出數寸時，曾看見廖天豐雙唇啓動，似要說什麼，在馬府大廳前和寶五德交手前，馬老爺子也要他換用愈嫻的劍，而他當時也曾料到這把劍很可能有什麼蹊蹺和秘密。

但是，他回到賓館和「丹鳳」一鬧同房問題，也把看劍的事給忘了，以致方才險些喪命在「賽靈猴」的鋼刀之下。

經過這一次教訓，白玉崙也明白了許多武林豪俠，當他們拿到不是自己的兵器時，爲什麼總要察看一番，抽出來揮動兩下的原因和目的了。

如果他昨天在山洞中也將劍撤出來察看一下，便不會發生方才的驚險場面了。

至於廖天豐當時爲什麼沒有將斷劍的事告訴他，有什麼苦衷，他這時也懶得再追問了。

白玉崙將劍入鞘，回身走至「賽靈猴」的屍體前，解開鏢囊拿出一個紅絲軟綢包着的方形小盒來。

小盒體積不大，看來四寸見方，但掂在手裡却十分沉重，想必是些明珠鑽石等類的珍寶雜物！

他看也沒看，順手放進了錦囊內，展開身法，逕向亡魂谷內如飛馳去。

這時天光已大亮，耀眼朝霞已射滿了東方，亡魂谷內的光禿凹凸地面上，也塗上一抹金黃。

白玉崙馳至昨天崩塌的地方一看，只見廖天豐正倚坐在對崖上的洞口邊緣閉目養神，心中一喜，暗慶廖天豐平安無事沒有發生意外，否則，眞不知該如何向馬老爺子父女交代。

是以，立即愉快的揮手歡呼道：

「喂！廖大俠！我來接你了！」

閉目養神的廖天豐立即睜開了眼睛，一看是白玉崙回來了，也激動興奮的歡聲道：「白少俠！白少俠！」

白玉崙早在廖天豐睜眼上看之際，已經飛身向斜崖下馳去。

一到近前，飛身縱上洞口，立即愉快的問：「怎麼樣？昨晚睡得還好吧？」

雙目已噙滿了淚水的廖天豐，只得激動的連連頷首道：「還好，還好，他們派人來了沒有？」

白玉崙不便直說，失聲一笑道：「馬老爺子家正在鬧賊，根本派不出人手來，所以我只好趕來將你背回去了！」

廖天豐一聽，立即感激不安的說：

「這怎麼好意思勞動你白少俠……」

白玉崙自然的一笑道：「這算得了什麼？武林同道，本來就應該互助的嘛！」

說話之間，已將廖天豐的斷劍解下來，重新繫在他背上。

廖天豐雖然有些不解，不知白玉崙爲何沒有將劍交給馬老爺子，但也沒有問。

白玉崙將廖天豐小心的扶起來，並背在自己的背上，輕靈的縱下地面，逕向塌崖上縱去。

由於背上有了廖天豐，白玉崙起落跳

縱格外小心，深怕一個圓石滾下來，帶動千百個圓石齊下，那時兩人準被埋在亂石礫砂之中。

白玉崙一登上斜崖，立即舒了口氣，展開身法，直向西南谷口馳去。

廖天豐見白玉崙騰縱特別謹慎，因而也漸漸安心，由於身在險地，仍不敢大意，所以也不敢詢問白玉崙昨天傍晚見到馬老爺子的經過情形。

白玉崙一經展開身法，速度越馳越快，他也在担心「丹鳳」在馬府焦急苦等，懸念他的安危，因而也恨不得一步趕到馬家集。

看看將到西南谷口，驀見那裡圍立着不少人，那位置正是飛賊「賽靈猴」屍體倒斃的地方。

白玉崙凝目一看，正是「丹鳳」俞嫻和馬老爺子父女，以及洪武師等人，只是其中多了一位長髮披肩，穿了一襲褐紅袍的老人不知是誰。

廖天豐雖然也看到了師父「奇山散人」，但他以為白玉崙早已在馬府見過了，因而也沒有說什麼。

就在這時，洪武師等人已先發現，紛紛歡聲道：「馬老爺子快看，廖天豐他們來了！」

其實，他們五人根本不認識廖天豐，這聲脫口而出的「廖大俠」顯然仍指的是白玉崙。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以及「奇山散人」等人轉首一看，看到白玉崙身上正背着廖天豐馳來，俱都驚喜激動的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

白玉崙一連兩個起落已經到了近前，馬老爺子等人才恍然啊了一聲，急步迎了過去。

負在白玉崙背上的廖天豐，這才望着神情激動的「奇山散人」，噙淚呼了一聲「師父」！

馬老爺子則激動的連聲催促道：「快把廖賢契扶下來！快把廖賢契扶下來。」

話聲甫落，白玉崙已風趣的笑着說：「我廖賢契好好的在這兒呀！」

大家一聽，俱都忍不住哈哈笑了。

「丹鳳」俞嫻則深情含笑的白了他一眼。

洪武師兄弟五人已急忙將廖天豐扶下來，讓他先坐在地上。

馬麗花的杏目中，一直閃動着淚光，不知她是感於白玉崙的熱心俠義，抑或是感於白玉崙救回了他的未婚夫婿廖天豐，但她噙淚的目光却一直注視着白玉崙的英挺俊面，而沒有看一眼廖天豐。

廖天豐這時無暇去注意馬麗花，只望着「奇山散人」，慚愧的解釋道：「師父，徒兒不肖，為抄近路，遇到了南塘鎮的一羣打手，他們二三十人追殺徒兒一人……」

話未說完，「奇山散人」已寬慰的說：「過去的事不要再說了，能平安回來就好……」

馬老爺子却望着白玉崙，萬分感激的拱手道：「多虧白少俠仗義伸援，追上飛賊『賽靈猴』……」

白玉崙知道馬老爺子關心寶盒，恍然「噢！」了一聲，即在錦囊內將那個紅綢包拿出來，雙手一送，含笑道：「白玉崙幸不辱命，總算把寶盒追回來了！」

馬老爺子和馬麗花，特別注意寶盒外面他們以特殊手法繫紮的紅綢絲結，他們真的不敢相信，白玉崙會原封不動的還給他們。

馬老爺子神情激動，以驚疑的目光盯着紅綢包，以顫抖的雙手將寶盒接過來，嘴裡却本能木然的連聲說着「謝謝」。

白玉崙神色自若，俊面含笑，一俟馬老爺子將寶盒接過去，立即肅手謙聲道：「請馬老爺子就此將寶盒打開，看看可少了什麼？」

馬老爺子却忙不迭的搖頭連聲道：「不用了，不會少，不會少……」

但是，馬麗花却流淚激動的說：「不瞞白少俠說，你若是真的打開它，可能早已沒命了……」

「丹鳳」由於太關心白玉崙的安危，不由驚得花容大變，脫口輕啊！

「奇山散人」和洪武師等人則聽得神情一呆，斷定寶盒上一定有什麼蹊蹺。

馬老爺子神情惶急，顯然有意阻止馬麗花說出這個只有他們父女兩人知道的秘密。

白玉崙神色依舊，鎮定如常，僅淡然「噢？」了一聲。

更加熱愛白玉崙的馬麗花，却激動的繼續道：「為了證實白少俠的清白，我必須說出來，因為寶盒的前面左右兩角裡面，分別藏有一枚劇毒牛毛針，見血封喉，中針必死，任何不知安全樞紐的人，開盒必中針無疑，可說無人倖免，就是神仙也難救活他……」

話未說完，又是數聲驚啊！

但是，白玉崙却莞爾笑了！

馬老爺子神情尷尬，極為不安，拱起雙手連連抱拳，正待有所解釋，谷口外突然傳來一陣「隆隆」馬奔聲。

大家轉首一看，只見馬家豪一馬當先，率領着五六個佩刀大漢，扛着擔架，騎拉着十多匹空鞍健馬，「黑子」和「丹鳳」的棗紅馬，也在羣馬之內，正向着大家立身之處「隆隆」奔來。

馬家豪一到近前，飛身下馬，抱拳恭聲道：「啓稟老爺子，担架來了！」

馬老爺子立即肅手一指廖天豐，吩咐道：「快扶廖大俠到担架上去。」

說話之間，其餘五六名大漢早已飛身下馬，立即將担架放好，洪武師五人已將廖天豐扶起，讓他躺在担架上。

馬老爺子一俟廖天豐躺好，立即望着大家拱手含笑道：「現在飛賊就戮，寶盒追回，老夫要大擺宴席，感謝白少俠和俞姑娘的鼎力相助恩情……」

話未說完，白玉崙已拱手謙遜道：「多謝馬老爺子，晚輩和嫻妹心領了……」

馬麗花一聽白玉崙的口氣，驟然暗吃一驚，知道他就要在這兒離她而去了，芳心一陣絞痛，不自覺的斥聲道：「你何必如此決絕，拒人千里呢？就算多躭誤你半日行程，又能壞了你多少事情？」

「奇山散人」聽得一楞，鬧不清馬麗花何以用近乎苛斥的口吻來挽留白玉崙？

馬老爺子見女兒如此不客氣的對待白玉崙，不但大吃一驚，急忙沉聲喝止道：

「麗兒……」

馬麗花似是也驚覺到慌急失態，忘了自已的身份與白玉崙的關係了。

這時一聽老爹苛斥，急忙住口不說了，但是，强自抑制的熱淚，終於涔涔的滾了下來！

白玉崙不介意，依然含笑解釋道：「在下和嫻妹確有急事待辦，必須馬上趕去料理，在下就此告辭了。諸位珍重，後會有期！」

看到馬麗花情急失態的「丹鳳」愈嫻，那敢怠慢，就在白玉崙話落拱手的同時，已把自已的棗紅大馬拉過來，直拉到白玉崙的身前。

躺在担架上的廖天豐，突然撐臂坐起，望着「奇山散人」，急聲請求道：「師父，徒兒多虧白少俠搭救，徒兒懇求您老人家，把『黑子』敬贈給白少俠吧！」

白玉崙一聽，立即正色堅拒道：「謝謝廖大俠和散人的好意，在下常和嫻妹共乘一騎！」

騎字出口，伸臂將「丹鳳」托抱起來，就在「丹鳳」的嬌呼聲中，飛身縱落在馬鞍上，一催馬腹，紅馬歡嘶一聲，直向谷口外馳去！

馬麗花一見，急忙嬌呼道：「我們會時常想念你們，也希望你們時常想念到我們！」

廖天豐却望着「烏雲蓋雪」寶馬，大喝道：「黑子，還不快去！」

說也奇怪，就在廖天豐喝聲甫落的同時，「黑子」竟一聲歡嘶，掙脫拉馬大漢手中的韁繩，直向如飛馳去的紅馬追去。

馬老爺子一看，不由豪放的哈哈一笑道：「自古英雄愛美人，寶馬也知惜英雄！」

如此一說，所有人都哈哈笑了。

「丹鳳」倒身在心上人的懷裡，一雙玉手一直掩着通紅發燒的香腮。被白玉崙抱在懷裡雖然不是第一次，但當着這麼多人被抱起來，實在羞得發誓不願再見到這些人。

正在心跳怦怦，嬌靨通紅，驀聞谷口大笑聲中，並傳來一陣烈馬飛馳狂奔聲！

「丹鳳」心中一驚，她担心馬麗花會不顧一切的飛馬追來，急忙放下雙手向後一看，發現『黑子』正如飛馳來。

她急忙坐直上身，拍着白玉崙的肩頭，歡聲道：「玉崙哥快看，『黑子』追來了！」

白玉崙看也不看，竟輕鬆含笑道：「我早就知道它會追來！」

「丹鳳」聽得一楞，不由迷惑的問：「你怎的知道牠會追來？」

白玉崙忍笑正色道：「因爲牠也是個多情種嘛！」

「丹鳳」立即含笑嗔聲道：「你胡說，人家說寶馬會選主人……」

話未說完，白玉崙已正色道：「妳不信是不是？想想看，妳這匹紅馬是不是母的？」

「丹鳳」一聽，嬌靨頓時通紅，舉起粉拳來捶了一下白玉崙的肩頭，既無奈又歡喜的深情忍笑嗔聲道：「壞死了，沒正經嫁給你，我這一輩子也只有認命了！」

把話說完，發現「黑子」已追到馬後不遠，而且馬老爺子等人仍站在谷口向着這邊看，一陣羞急，不由嗔聲道：「你眞不知害臊，還不快到你馬上去！」

說話之間，伸手推了白玉崙的堅實胸脯一下，並跨腿跨坐在馬鞍上。

白玉崙被推得哈哈一笑，趁勢飛身離馬，輕飄飄的落在如飛追至的「黑子」馬鞍上。

「黑子」一見白玉崙落在牠鞍上，昂首一聲歡嘶，飛竄幾步已和紅馬併馳，立即伸長了脖子去吻紅馬的唇臉！

白玉崙一看，故意煞有介事的正色道：「沒說錯吧！一上來就親牠！」

「丹鳳」當然看到了，不由羞紅着嬌靨笑罵道：「死相！人馬一樣……」

樣字出口，倏然住口不說了！

白玉崙知道下面的話，「丹鳳」不便說出來，故意關切急聲問：「快說嘛！人馬到底怎樣嗎？」

「丹鳳」本來要說「人馬一樣風流」，說出來又怕白玉崙生氣。這時見問，只得嬌笑一聲道：「不告訴你！」

你字出口，抖韁催馬，挾着一陣「格格」如銀鈴般的嬌笑，縱馬向前馳去。

白玉崙再也忍不住得意的哈哈笑了，他不必催馬，胯下的「黑子」早已歡嘶一聲追了上去！

請看俠盜「玉麒麟」故事之四「殘龍血鳳珮」。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

高石・編繪

快活林（下）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73　施恩找到康節級，康節級說，衙門上下都受了蔣門神的賄賂，要害武松性命，只有當案的葉孔目，為人正直。施恩謝過康節級，又備了一百兩銀子，來拜訪葉孔目，求他搭救武松。葉孔目滿口答應。



74　次日，施恩帶了許多酒食，請康節級把他帶進牢裏來看望武松。施恩告訴武松，這場官司明明是張都監替蔣門神報仇，設計陷害他的。武松說，此事他也心中有數。



75　張都監一再派人來催促知府，要他害武松性命。葉孔目極力從中周全，並在知府面前說明此案真相。知府也覺得偷盜無死罪，便把武松判為脊杖四十，發配恩州。隨即由公差押解武松上路。



76　武松忍着氣，被公差押着，走不數里，路旁閃出施恩來。武松見他裹着胳膊，頭上纏着白布，忙問他為何這樣。施恩對他說，半月前蔣門神又帶人來將他打傷。酒店又被姓蔣的奪去了。



77　說了一會話，施恩把兩隻熟鷄掛到武松的枷上；又把包裹遞給武松。



78　施恩還想和武松說話，那兩個公差早不耐煩了，直催武松趕快上路。施恩只得和武松告別。原來這兩個公差已被蔣門神買通，要在路上殺害武松。



79　武松別了施恩，又走了六、七里，路旁閃出兩個跨刀的大漢。他們並不答話，也跟在兩個公差後邊一起走。武松看出他們不懷好意，只是裝作不知，邊走邊撕着熟鷄往嘴裏送。



80　又走了幾里，來到一個地方。這裏人烟稀少，四面都是野港闊河。地名"飛雲浦"。武松想：這裏地方偏僻，我倒要看看這四個惡徒想幹甚麼。他便站住了脚。



81　這四個惡徒也正想在這裏殺害武松。聽武松嚷着要淨手，那兩個大漢抽出腰刀，撲上前去要動手。武松早已防備，喊聲"下去"，飛起左脚，把一個大漢踢下河去。



82　那一個正要轉身，不提防武松右脚早起，也將他踢下河去。那兩個公差一見，早慌了手脚，正待要逃；武松喝聲"哪裏去！"把枷一扭，搶上去一拳一個，兩個公差都被打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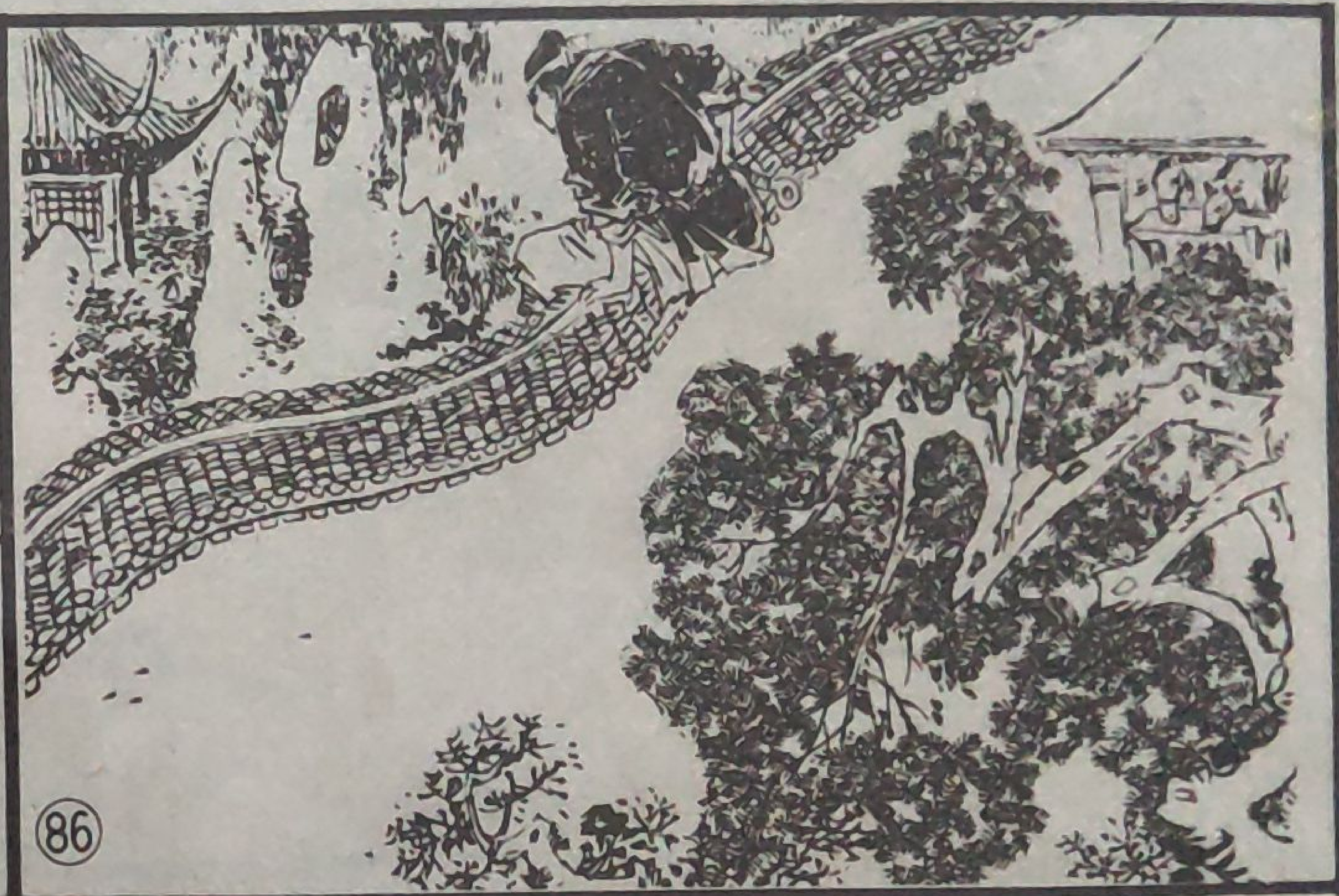
83　武松在河邊撿起一把朴刀，把這兩個公差殺了。先被踢下水去的那兩個大漢，這時又掙扎着爬起來，武松搶上去又砍翻了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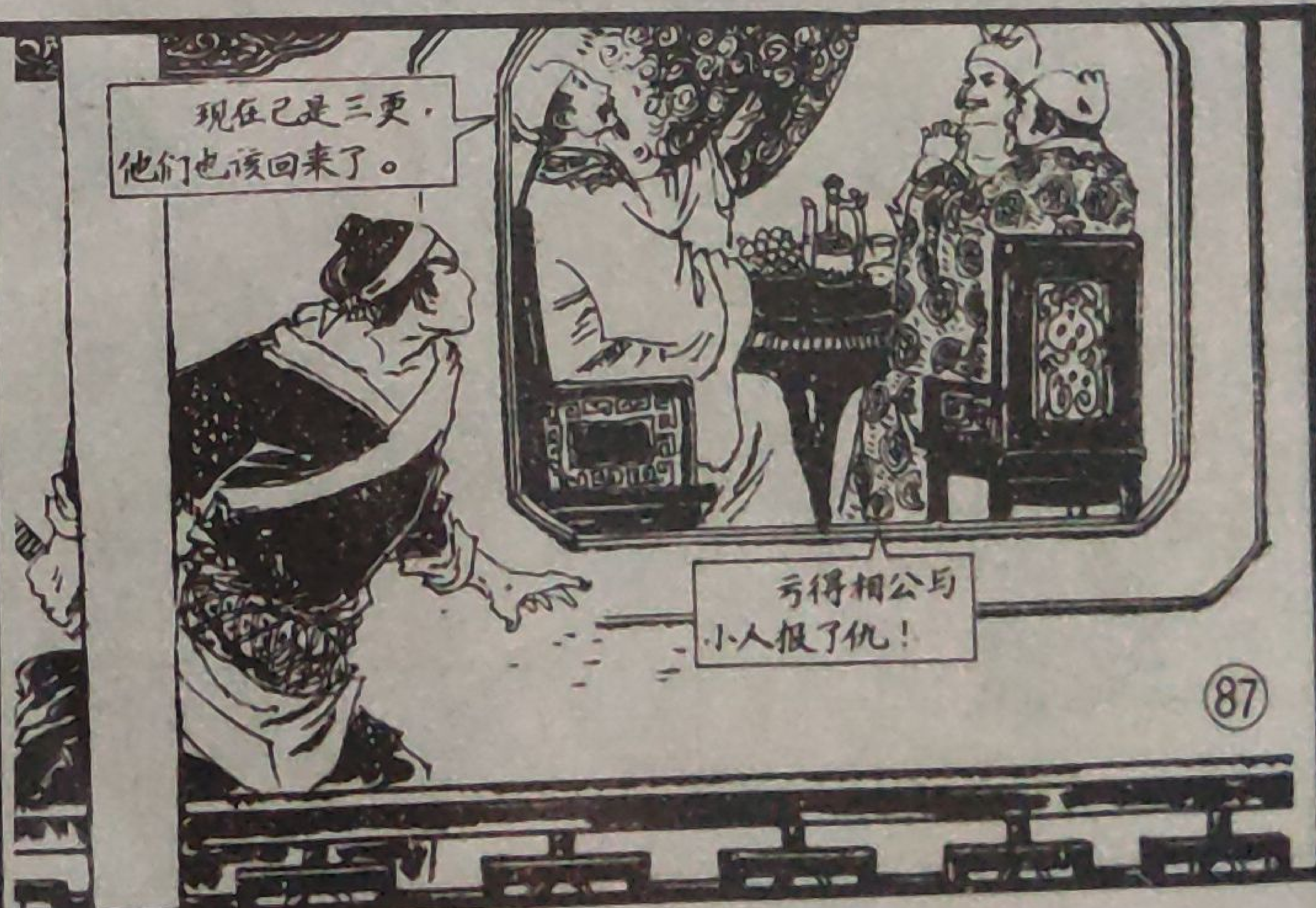
84　最後那個大漢見他們四人已死了三個，哪裏還敢動彈，只得跪下求饒。武松一脚把大漢踏住，問是誰指使他們來的。



85　武松大怒，手起一刀，把這個大漢也殺了。他思量：如若不殺死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怎能出得這口怨氣！便提了朴刀，奔回孟州城；進了城，已是黃昏時候了。



86　武松來到張都監的後園墻外，在一個養馬的院裏藏着。一更以後，等餵馬的人都睡了，才從花園的墻上爬了進去。



87　武松因在張府住得久，熟門熟路。他輕輕地向鴛鴦樓摸去，且喜沒被人看見，又悄悄爬上樓梯，向裏一看，蔣門神和張團練、張都監三人正在興高采烈地吃着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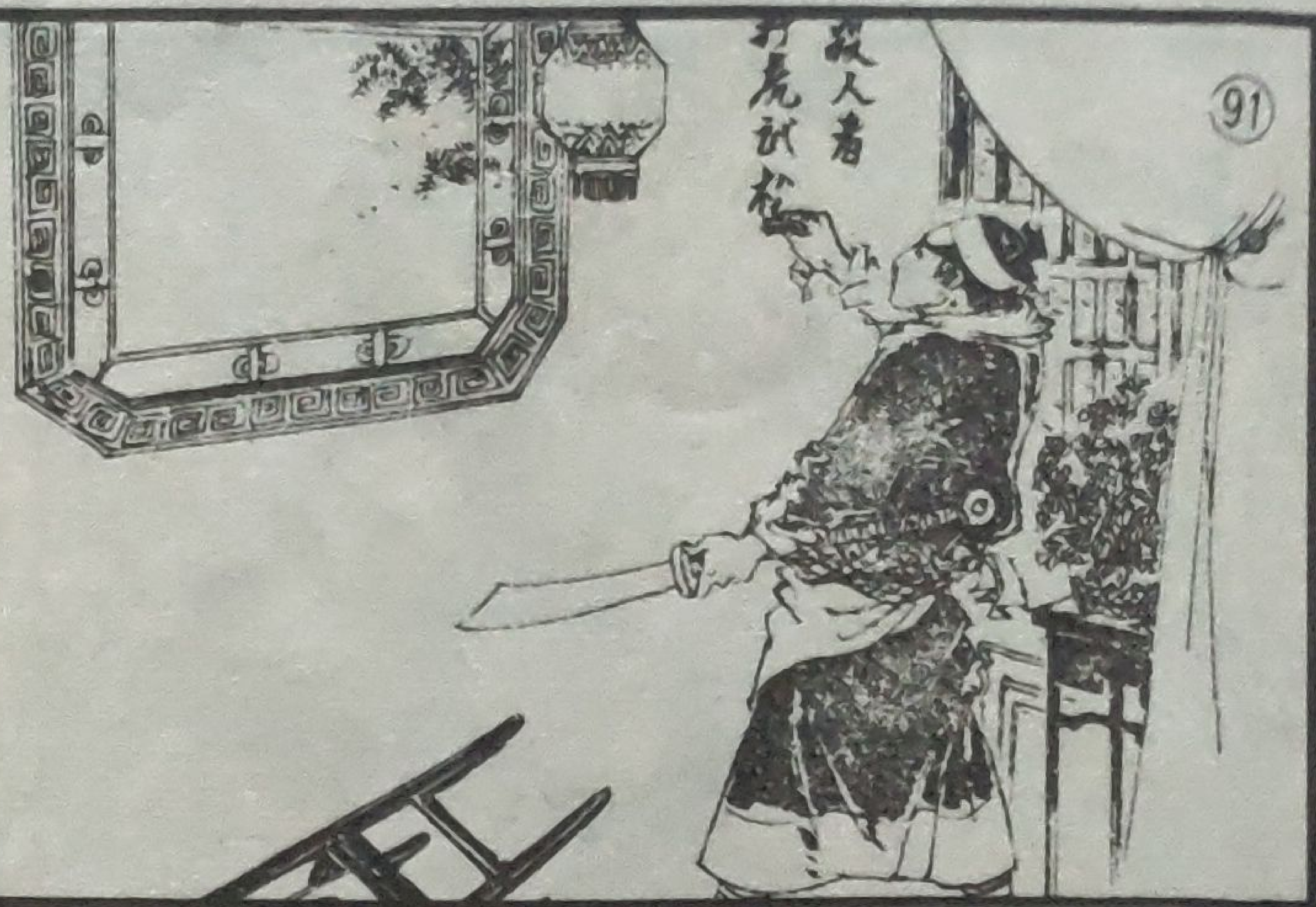
88　武松聽了，怒氣冲天，搶進樓裏，朝着蔣門神就是一刀，又回過身來一刀砍翻了張都監。兩個人都倒在地上掙命。



89　張團練是個武官出身，急忙提起一把椅子向武松扔了過去。武松用手接住，就勢一推，把張團練也打翻在地。



90　武松把這三個惡徒的頭都割了下來，才覺得出了這口氣。他見桌上還有酒，就連飲了好幾杯。



91　武松又在死者身上撕下一片衣襟，蘸着血，在墻上寫了八個大字"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92　停了片刻，武松把施恩送他的包裹打開，把衣服換上，這才走出張都監的家。



93　走到城邊，見城墻並不高，就爬上去，只一跳便跳到城外。這時城裏已打四更了。他越過護城河，急忙朝一條小路奔去。



94　走了約莫二十多里，天已快亮。武松因一夜辛苦，加上棒瘡疼痛，見前邊松林裏有個小廟，便走進去，想睡一覺再趕路。



95　武松躺下剛要合眼，忽然被幾把撓鉤搭住；只見四個大漢搶進廟來，拿出繩子把他綁了。



96　武松跟着他們走了三五里路，便被推到一間草屋裏。他們把武松綁在一根柱子上，就到後堂去了。原來這裏也是菜園子張青開的酒店。那四個大漢都是店裏的伙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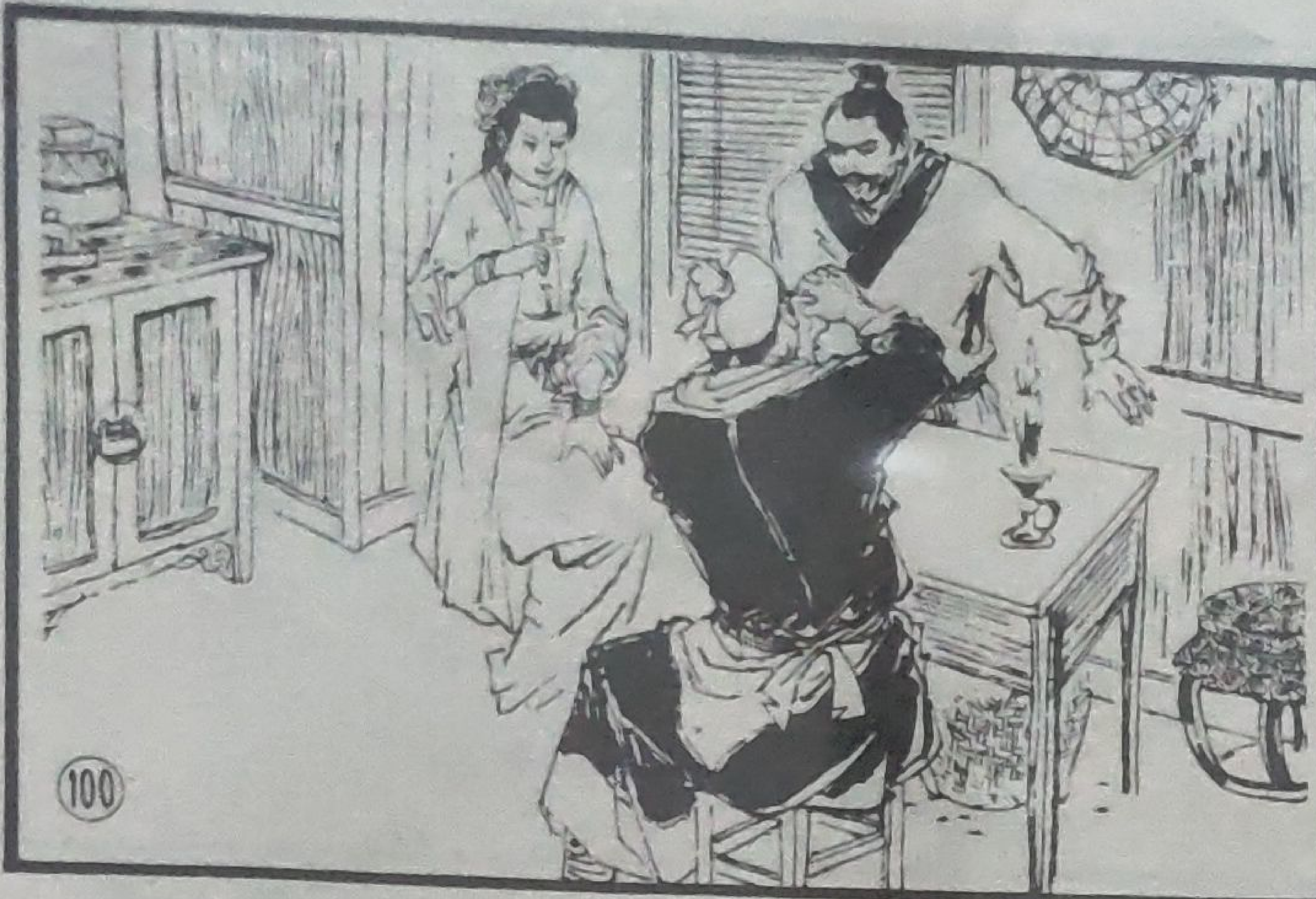
97　他們進了後堂，喚起張青，說他們賭錢回來，在廟裏碰到一個大漢，因見他不像好人，就把他帶來綁在外間了。



98　張靑和孫二娘出來一看，大吃一驚。張靑叫道："這不是我兄弟武松嗎！快快鬆綁！"那四個伙計也大吃一驚，趕快把武松解開。



99　張靑把武松請至後堂。歇息片刻，武松便把遇施恩、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等經過都對張靑說了。



100 武松在張靑家裏休息了三五日，附近鄉村就紛紛傳出官府正在緝捕武松的消息。張靑知道事情緊急，武松不便久留，便對武松說，魯智深和楊志在二龍山落草，勸武松也去入伙。武松因走投無路，便答應了。



101 張靑夫婦想到官家已在各村鎭懸榜捉拿武松，武松臉上又刺了字，容易被認出。他們要武松扮成個行者。武松到了這步田地，也顧不得許多，就讓孫二娘給他改扮起來。



102 張靑給魯智深、楊志寫了一封信，讓武松帶上。孫二娘匆匆給武松備了些酒肉飯食。吃罷，張靑夫婦送武松上路。分手時，張靑又叮囑了一番，武松拜謝而去。



103 在路上行了兩日，各村鎮果然已張掛出捉拿武松的榜文和畫像來。虧得武松已改扮成行者，才沒有被人識破。



104 武松走了一天，十分困乏，又覺腹中飢餓，便走進路旁一個酒店，撿了一個座頭坐下。



105 武松一連吃了十幾碗酒，酒足飯飽，便起身趕路。這時天已漸漸黑了下來。



106 走到一個庄前，被一條小河溝擋住去路。武松也沒細看，一失足掉到河裏。他因爲醉了，身子發軟，怎麼也掙扎不起來了。偏偏河邊一條黃狗使勁對他狂吠起來。



107 原來這裏是孔家庄。庄上孔太公的兩個兒子聽到狗叫，便帶着一伙莊漢前來。他們見武松模樣古怪，就把他綁起來拷問。



108 孔太公的兩個兒子也十分厲害；老大外號毛頭星，名喚孔明；老二外號獨火星，名喚孔亮。他們正在拷打武松，莊裏鑽出一個人來，問他們打的是甚麼人。



109 那人走近武松一看，大吃一驚，喝叫："快給我解下來，這是我兄弟武松！"武松一聽，也叫道："你是我哥哥宋江嗎？"兄弟倆見面，又悲又喜。



110 孔明、孔亮見宋江和武松兄弟相稱，一時慌了手脚，忙給武松鬆綁。原來孔太公十分敬重宋江，因聽得宋江吃了官司，逃到柴大官人莊上，就把宋江請到這裏來了。孔明、孔亮兄弟倆尊稱宋江爲師父。



111 宋江把孔明、孔亮給武松介紹了，又帶他到莊裏見孔太公。



112 當晚宋江就留武松同室安歇。兩人各訴心事：武松說他要投二龍山去落草；宋江說清風寨花榮早就來信要他去住些時。這樣，兩人正好一路同行。



113 宋江和武松又住了幾日，便辭別了孔太公，一同上路。在路上行了兩日，倆人打聽到要去二龍山和清風寨，得在前邊的瑞龍鎮分手。



114 宋江和武松在酒店裏暢飲了一會，看看就要分手，兩人都覺得依依不捨。宋江又叮囑武松少飲酒，多保重；並勸他入伙以後，等待朝廷招安，日後做出大事業，圖個封妻蔭子……武松拜謝。二人洒淚而別。
（本段完）

上文提要：

江騰蛟橫刀奪愛，從雷恨天手中搶去了妻子霍芙蓉，二人臭氣相投又策劃前往挑戰狄不平，狄不是江的敵手已處於劣勢，三小暗中戲謔氣走江霍二人……錢大來從錢小玉口中得知歐陽熙將受江騰蛟的威脅，決意前去相助，不料途中遇上雍和及伍鳳樓二大內侍衛且被擊傷，幸得夏露救得施以「玉房秘訣」行功療傷，兩人感情由此好轉……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新秀

三奇死裡得逃生　阿輝母子慶團聚

只是他對肌膚上的感受却很肯定，他是在和夏露擁抱，而且都是赤裸的，因此，有些地方是契合的、密貼的。

他隱隱記得他是仰在艙底木板上，夏露伏在他的身上，她閉着眼睛，有些動作。那些動作使錢大來幾乎是意馬難拴，而不可收拾。

他當然並不是童男子，他時常出入於風月場中。

只不過那些女人和夏露不一樣。

他信任夏露，必是清白的身子，因此，他並不在乎發生什麼事，甚至他希望能順利地達到目的。

但是，夏露在上面並不使他如願。

幾乎有幾次即將水到渠成時，她又移動身子，不得其門而入，因此，錢大來有如一團烈火。

他抱的是一個絕對清白玉潔的姑娘，心情上不同，自然就喜歡得狂熱而飢渴，只是他記得，她要他把持住。

在行功療傷時切忌「走馬」。內行人都知道。

但在最要命關頭而能把持住的却又不多。

因為夏露在上面的搖擺摩蹭動作，即使是一塊石頭或一塊生鐵也會被磨熱的。

他看看她嬌靨紅潤，雙目微閉，沒有一絲嬉戲或男女在燕好時的表情。但錢大來是人，是個有血有肉的青年人。

他的狂熱使夏露吃驚，喃喃地道：

「守中抱一，天人一貫！還陰丹吆朱陽、朱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華染……」

很快地，由慾海即將氾濫中漸趨于大定。

因此，他目前在感受上抱的不是一位肉香四溢的姑娘，而是一塊寒徹心脾的冰塊。而能充分接納外來的賜予了。

足足有兩個半時辰，行功圓滿，天色已微明。

錢大來緩緩睜開眼，不由大吃一驚。

他抱的果然是一絲不掛的夏露，此刻她像是大睡似醒未醒，面色略顯蒼白，但渾身綿輭而冰涼。

又過了一會，她才完全清醒。

當她看到自己在錢大來身上兩人相互擁緊時。她的臉立刻紅到耳根。因為這姿態和男女居室是無分別的。

也可以說，要作某件事只是指顧間的事。

「大來……」夏露翻下來，把頭藏在錢大來胸前。

錢大來摟緊她那蜷成一團的胴體道：

「夏露，今生我再也不會負妳，我欠你們父女的太多太多了。」

「大來，聽到這話我只想哭。」她的嗓音果然有點沙啞。

錢大來瘋狂地吻遍了她的臉頸，甚至她的酥胸。

她翻滾着閃避，當然又被他摟緊了。

「不知道以前是甚麼鬼神附體。」錢大來喃喃地道：「我居然沒有發現妳的體貼溫柔和胴體之美。」

夏露默默地淌着興奮的淚水。

她等了太久太久，終於聽到了她夢寐以求的話。

* * *

太陽下山之後，山中的景色呈現着淒涼的美。

歐陽熙和狄不平一樣，心血來潮，有一種感應。

他知道今天有人要來，而且是敵非友。

像他這種人，把人生看得很淡，生死置之度外，把氣節却列爲首要，所以他作了一切準備，坐在迎門處小酌。

不久，江騰蛟和霍芙蓉出現了。

數十年前江見了歐陽熙會很恭謹地打招呼。

畢竟歐陽熙是「宇內三奇」之首。

現在他面對他站在門外，露出了睥睨一切的笑容。

他要像歐陽熙數十年前一樣，雄踞「三奇」之首，不，應該說高踞武林之冠，號令天下，無人敢違抗。

只不過在目前還不成，歐陽熙還坐在迎門坐位上。

「江騰蛟，我知道你會來的。」

「我當然要來，而且你必然已準備後事了。」

歐陽熙笑笑，道：「在下時時準備離此世界。」

江騰蛟道：「你大概已知江某已連挫『三奇』之二了？」

「聽說過。」

「你比他們高明點，又能高出多少？」

「微乎其微！」

「那麼你是栽定了！歐陽熙，出來吧！」

歐陽熙有兩個住處，一在黃山，一在熊耳山中。各有一「煮石小築」。這兒正是熊耳山中的「煮石小築」。

「江騰蛟，算算近數十年來的大動亂，幾乎全因你一人而起。」

「哈哈……」江騰蛟大笑道：「這就叫做舉足輕重呀！」

「你毀了錢小玉一生，也幾乎毀了錢大來一生，你眞是一個人面梟獍，衣冠禽獸！而你竟不知恥！」

江騰蛟道：「只願我負天下人，不願天下人負我。」

歐陽熙取劍在手，來到屋外。

這「煮石小築」在一小坵上，佔地一畝左右，坵的四周自然也是小築的範圍，但却在視野以外。

江騰蛟道：「芙蓉，妳退下去。」

兩人握劍對峙了一會，幾乎同時提劍躍起交擊。

劍聲清越，數里外可聞。一場血搏已經開始。

這是正義與邪惡之戰，也是中國人與番奴的較技。

歐陽熙確是較狄、林二人高明點，但也不多。

盛名累人，也正是這道理。

如果自己知道受了盛名所累，時時警惕自勵，時時自我鍛鍊，那當然受盛名之累就不會太大太深。

歐陽熙也正是如此。他不敢懈怠，他所以精益求精。

二人都是劍術名家，也都知道這是背水一戰。

所以江騰蛟雖跋扈、狂傲，仍然不敢托大。

兩人由黃昏一直戰到二更。

看不出誰高於誰，由二更直到三更，將近五百招，江騰蛟施出了扶桑武學，甚至還加上忍術。

這忍術就是留着對付歐陽熙的。

歐陽熙在數種絕學之下小心應付，迄未露出敗象。

但是他可以感覺到，江騰蛟的絕學可能還未全部施出。

忍術是扶桑武學中較怪異的一種。

但它不像柔道及空手道那麼普遍流行。多爲刺客所用，也正因爲如此，當初日本名畫家長門白浪的畫上也有這門武功，獻給太子時才採秘密方式。

江騰蛟今夜才知道，「三奇」之首果然盛名不虛。

試想退回二十年前，那時他和歐陽熙的差距會有多大？也就不問而知了。

任何人在苦戰五百餘招之下，必然疲累。

歐陽熙和江騰蛟自然也不例外，汗流浹背，內力即將耗盡，他們現在似在比耗內力，誰能耗得久，誰就會勝。

近六百招時，江騰蛟一個踉蹌，似是踩在一塊石上，栽出三四步，歐陽熙如響斯應攻到。

但是絕對未想到，不用暗器的江騰蛟竟然射出星鏢，這當然也是扶桑人用的五角暗器。

一個敗式廻身，一個乘勝追擊，而且出乎意料，要閃過這兩枚星鏢實在太難了，歐陽熙偏頭閃過一枚，另一枚針在他的左肩臂處。

歐陽熙立刻打住，霍芙蓉大聲喝采，道：「江大哥，何不順便除去他？以免爲自己留下麻煩？」

江騰蛟還沒有答話，黑暗的屋中却有人開了腔，道：「依我看江老賊沒有甚麼大麻煩，如今和妳粘在一起，麻煩可大了！」

一聽就知道是楚半俠的口音。

事實上他早已到達，但由於他知道歐陽熙不會要幫手，所以不出面現身，就在黑暗的屋中自斟自飲。

剛才江老賊確也有意殺歐陽熙的。

如果楚半俠不來，歐陽熙十分危險。

霍芙蓉道：「楚老賊你眞是陰魂不散！」

楚半俠道：「如果不這樣，歐陽老禿不就慘了。」

「笑話。」江騰蛟道：「你就是不來，江某也不會打落水狗！」

楚半俠道：「放你娘的八寶連環屁。」

江騰蛟道：「楚老賊，你怎麼罵人？」

「我楚浪子從不罵人，罵的都不是人！」

江騰蛟道：「所以你這種人上不了大枱面！」

「你上得了大桌面！」

「楚老賊！你的嘴乾淨點！別人不像你那麼低級！」

楚半俠道：「你高級是不是？呸！快別皮厚哩！」

江騰蛟道：「怎麼？是否看我連敗三奇，心裏不舒服？」

楚半俠道：「敗了就是敗了，那有甚麼話說，可是你今天作了甚麼安排？是何居心？你以爲可以一手遮天嗎？」

江騰蛟一窒，道：「江某作了甚麼安排？」

楚半俠道：「老賊，你說起謊來也能臉不紅氣不喘。」

霍芙蓉道：「輸了說風涼話還是輸了。從今以後，不要再叫甚麼『宇內三奇』了，叫起來怪肉麻的。」

楚半俠道：「肉麻的還在後頭呢！」這時自房中飛出一物，「蓬」地一聲落在院子中央，竟是一個人。

而這人正是江的徒弟黑中皋，被制住穴道。

江騰蛟立刻微微色變。

他當然可以猜到是怎麼回事了。在楚半俠未來之前，也就是江、霍二人來此時，黑中皋也來了，他不現身，分明要在暗中施襲。

江猜出他的意圖卻不阻止，豈不是居心叵測。

事實上黑中皋正是想在暗中向歐陽熙施襲，徹底除去。他知道師父由於身份超然不便這麼作。

「江老賊！你的寶貝徒弟眞聽話！」

「楚老賊，你這話兒是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你少裝蒜，還不是你預先按下的一支伏兵？」

「你放屁！江某是何等身份？」

「頭頂長瘡脚底流膿！你早就壞透了！你還有身份？」楚半俠道：「唆徒暗中施襲，你簡直不是個玩藝！」

霍芙蓉道：「楚瘋子，你少在這兒胡說八道！黑中皋也來到此處，事先我們根本不知道！」

楚半俠道：「你要是知道，就是個王八蛋！」

江騰蛟道：「芙蓉，算了！別和他一般見識。咱們走吧！」上前解了黑中皋的穴道。黑中皋一躍而起。

楚半俠道：「江老賊，你也不要咋唬！多行不義必自斃！不要以爲武林中只有你一個人！別人都不夠看。」

江騰蛟冷冷地道：「至少『三奇』之名已是歷史陳蹟了！」

江、霍等人去後，歐陽熙自行療治鏢傷，楚半俠道：「老禿，你該知道，我若來遲一步，你八成……」

「當然，其實黑中皋那小子不是對付我的。」

「他是對付幫助你的人。」楚半俠道：「也就是打算把我擊倒的，其實他已先藏在屋後，我早已覺察。」

歐陽熙道：「下一步他們會如何？」

楚半俠道：「我以爲他會繼續對付咱們，直到除去咱們爲止。」

歐陽熙道：「除去咱們之後呢？」

楚半俠道：「他不可能除去咱們的。」

「我聽到一個傳聞……」歐陽熙道：「『狠叟』苗元已來到中原，據說要爲他的師弟復仇！」

「他不是『毒居士』萬靈的師兄？」

歐陽熙點點頭，道：「此人單獨找上門，只要小心點亦不可怕，就怕他和江騰蛟連成一氣就糟了！」

楚半俠道：「這種人不大可能仰人鼻息的。」

歐陽熙道：「但這種人却會臭味相投的。老楚，幾個年輕人呢？」

楚半俠道：「他們也在來此途中，那是阿輝乍聽江騰蛟會來找你，他一刻也不能躭擱就起程了！」

歐陽熙道：「這孩子的脾氣和我當年一樣——」他忽然叫聲「不好」，又道：「他們可能遇上江老賊！」

楚半俠離座而起，道：「對，我去看看……」

* * *

三小並未遇上江、霍等人，和楚半俠一起回山。

巧的是，「大悲手」狄不平也來了。

「三奇」聚首，這是一次盛會，這些年來，很少有這場面，於是紅棗自動下厨作菜，準備共謀一醉。

紅棗道：「小滑溜，你來幫厨。」

阿輝道：「我也來吧！炒菜我不成，看灶加火是不會外行的。」

此刻前廳中的「三奇」相對唏噓，因爲歐陽熙已說了在不久前中招的事，楚半俠道：「老禿，這不算中招。」

歐陽熙道：「不必爲我緩頰。」

楚半俠道：「他用暗器！」

歐陽熙道：「這是與人過招，應該把一切的突變都估計在內。動手時一方用暗器，就應該注意到，注意不到就算輸招。」

楚半俠道：「在劍術上，你不輸他。」

歐陽熙道：「老楚，你仍未看出，此賊似乎並未全力施展。」這時三隻麻雀直飛來，在門前叫了一聲飛上屋頂。

楚半俠道：「我也有此同感，或者是所練的扶桑絕學尚有未夠熟練之處，因而未有炫露出來。總之，可以感覺到此賊似乎意有未盡。」

歐陽熙道：「就是這一點可慮，一旦全部練成，而又向我們三人逐個擊破的話，簡直防不勝防……」

就在這時，幾乎三人都看到這「煮石小築」前籬外的山坵下走上一人，這人身著錦袍，披髮垂肩，走路邁着外八字方步，不疾不徐走來。

山風掀起此人的錦袍，「卜卜」作響。

而山風，正是由這人那邊吹來。這人臉上還有笑容。

「三奇」幾乎同時說了一聲「不妙」，也同時離座，但立感頭暈眼花，渾身無力，就算邁步的力氣都沒有了，立刻又坐回座位上。

他們的警覺不謂不高，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此人幾乎在還沒有走上小坵之前，已先施了毒。

其實所謂「萬無一失」並非指順風施毒就萬無一失，而是此人施毒另有一種奇特的手法，使人根本無法提防。

在此人未走上小坵之前，由坵下飛上三隻麻雀，逕奔「煮石小築」籬內，只在門前改道飛向屋頂。

這三隻麻雀就是携帶劇毒的道具，自然並非眞的麻雀。

這是木製的麻雀，身上還有毛，叫時

噴出毒霧。

由於麻雀有人工翅膀，以射暗器的手法射出，而且還可以控制牠們在何時張咀啼叫，這就是此人的厲害之處。

這人到了竹籬門口，見「三奇」木然坐在位置上，立刻發出一串陰森的怪笑，道：「痛快！痛快……」

在廚房中的三小聽到了怪笑聲，紅棗道：「這笑聲可不像三位長輩。」

「不是。」阿輝探頭向前望去，不由一怔。

他們三小自然不知此人是誰，但只要看上一眼，就一定能判定他是個大壞人。此人兩腮無肉，一雙金魚眼，鼻孔朝天，却穿了一身錦服。

小滑溜要到外面去看，立被阿輝拉住。

只聞怪人笑了一陣，道：「『宇內三奇』虛座以待，也算是我苗元的榮幸，哈……」說着進入屋中。

紅棗低聲道：「苗元是誰？」

阿輝示意噤聲，換個角度，才可以看到前廳景象。

這工夫苗元坐在空座位上，自斟自飲，先飲了三杯酒，吃了幾口菜，道：「三位想必聽說過老夫。」

楚半俠道：「你就是萬靈的師兄『狠叟』苗元？」

「哈……」笑到末了像是語尾結了冰，一字字地道：「聽說師弟萬靈死在楚半俠和幾個小鬼子手中。」三小驟然互視一眼，原來是他。

三小一聽楚半俠的聲音，就知道中毒之深，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他們當然不知道「三奇」是如何中毒的？

狄不平道：「尊駕難道未知令師弟的爲人和操行？」

苗元道：「人生在世誰都會犯錯，可是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們居然割下他的頭顱當毽子踢，最後踢碎……」

歐陽熙道：「苗大俠，此事是什麼人說的？」

「不必操這個心，自然有人對我說，你們一向自詡爲俠義中人，試問，這一事算不算過份？」

楚半俠道：「苗元，你願意聽聽更過份的事嗎？」

苗元好整以暇，自斟自飲，十分篤定。

的確，像他一身的毒物，眞可以擋住千軍萬馬，像這三位叱咤風雲的中原三大高手，此刻就要完全聽他擺佈了。

楚半俠道：「萬靈昔年和清廷男子安勝走得很近，安勝玩弄了一位武師之女，不想負責，就派萬靈去毒死了武師父女……」

苗元哂然道：「我還以爲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呢？」

楚半俠道：「另外，萬靈昔年拐騙童男三十餘人，全部殺死，取其睪丸配藥。苗元，你以爲這件事也是雞毛蒜皮嗎？」

苗元道：「作非常事才算是非常的人，爲了煉製妙藥，這也是免不了的事，何必大驚小怪……」

三小不由切齒。小滑溜低聲道：「三位前輩顯然已中毒，我們如何救他們？」

阿輝道：「先看看再說。」

楚半俠道：「苗元，我們中的是什麼毒？」

「『夕陽無限好』！」

「怪名字。」

「顧名思義，也就是中了此毒之後，眼前景象會更加美好，但却知道死期步步逼近，一方面感到四周美好景物之怡人，又感到大限已至而難捨難分。」

這果然是一種至毒之藥。

狄不平道：「藥不算太毒，毒的是你的心！」

「對對！」苗元哈哈笑道：「不論什麼毒藥，都是由人計劃、思考而想出來的，所以說心毒是對的。」

楚半俠道：「是剛才那三隻麻雀把毒帶來的嗎？」

「果然名不虛傳，」苗元道：「小玩藝，算不了什麼。」

楚半俠道：「你要如何殺死我們？要我們自生自滅？」

「另外還有點用處。」苗元道：「三位必知道，世上萬物，都是有用處的……」他撮口一吹，坵下馳來一匹健馬在籬外停下。「唏聿聿」叫了一聲。

苗元先挾起楚半俠來到門外橫放在馬背上，然後再回來把狄不平及歐陽熙等都放在馬背上用繩子綁牢。

在「三奇」來說這可是有生之年的奇恥大辱。

紅棗要動手，阿輝立刻拉住，在他們耳邊道：「千萬別衝動，咱們一顯身，只不過多幾個陪死的冤鬼而已。」

小滑溜低聲道：「我們怎麼辦？」

「先一邊跟着看他要幹什麼？然後再派出一人盡快去找柳師父來救人，能對付苗元的只怕只有家師叔了。」

「對對！」小滑溜道：「誰去找柳大俠？」

紅棗道：「你去較好。」

「不！」小滑溜道：「紅棗，我看妳去較好，第一、妳在老大身邊，多少會分散他的精神。其次，我們都是男人，一旦事急，拚命也比較方便，即使不幸被擒，也不會被對方所利用。」

「怎麼利用？」

「紅棗，妳自己也許並不知道自己有多迷人？妳一旦落在壞人手中，他們會怎麼對付妳，猜也能猜出來的。」

紅棗看看阿輝，阿輝點點頭。紅棗就沒有話說了。

苗元牽着馬往小坵下面走，遠遠望去，小坵下山道上停了一輛雙馬篷車，看來此人是謀定而來的。

三小眼見苗元把「三奇」丟入篷車中，然後和車把式同坐在車轅上，驅車而去。

三小遠遠地跟着，紅棗道：「何時去找柳前輩？」

小滑溜道：「我們不妨猜猜看，他要去何處？」

紅棗道：「不要浪費腦筋，我看可以抽冷子狙擊。」

阿輝搖頭，道：「不行，咱們一旦被制，那可眞是一切都完了。」

車行一天大約走了百十里路。

入夜也不宿店，繼續前行。

看來車把式並非眞正趕車的人，很可能是他的徒弟或僕人。過了半夜，到了地頭。三小大驚，居然是江騰蛟的隱居之處。

「好哩！」阿輝道：「紅棗，現在只有偏勞妳，以最快的速度去找來家師叔救人。十萬火急。」

紅棗道：「此去洛陽，來回最快也要三天三夜，萬一……」

「我猜想『夕陽無限好』既是要人品嚐大限已至，來日無多的痛苦滋味，它絕不會使人三五天內就死亡的。」

這說法果然有理，阿輝又道：「萬一妳找來師叔而見不到我們的人，可以找尋我們留下的暗號，這是提防萬一苗元又把三位長輩弄到別處去……」

「江大俠在家嗎？」苗元在門外叫了一聲。

江騰蛟當然早已聞到了馬車聲。

這裏是山野中的一處別墅，這麼晚了，來了篷車，自然早已看清，只是還不知道是什麼來路而已。

黑中皋在院中道：「門外是什麼人？」

「在下苗元，特來拜訪江大俠……」

江騰蛟在房中聽到此人的名字，不免有點頭大。

黑中皋道：「苗大俠找家師何事？」

苗元道：「久聞江大俠之名，特來拜訪，且順道送上三件特別的禮物。相信江大俠一定會喜歡的！」

黑中皋道：「不知是何禮物？」已開了門。

苗元指指篷車中，似要黑中皋自己去看。

黑中皋對此人長相也不敢領敎，但因師父在屋內，他是不會怕來人弄鬼的，立刻上前撩開車幃。

他忽然發出一聲怪叫，道：「師父，這三件禮物正是『宇內三奇』，似乎已中了毒……」

江騰蛟自然很高興，但樹大招風，他也知道由于他已練成扶桑武功，動他腦筋的人一定不在少數。

苗元的師弟萬靈，不就是鮮明的例子。

萬一此人也是另有企圖而來，這種毒是防不勝防的。道：「苗大俠有何見敎？」

苗元道：「在下知道，善使毒的人，到處都會受人提防，但江大俠請放心，苗某此來一是識荊，二是共商一件大事的。」

江騰蛟在屋中是上風頭，所以不怕，道：「什麼大事？」

苗元自然也知道對方不信任他，道：「當今武林，『三奇』既已被大俠擊敗，未來霸主非大俠莫屬……」

「不敢當！」

「大俠不必客氣，目前武林大勢初定，事實如此，只是還有幾個人舉棋不定，不能不預先提防。」

「誰？」

「錢小玉和柳光庭。」

「噢！是的……」

「據說錢小玉的功力高于『三奇』，但有大俠對付應該綽綽有餘，但柳光庭是施毒方家翹楚，若無在下對付，只怕武林中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了。」

江騰蛟道：「苗兄之言頗有見地。」

苗元道：「是以在下打算和江兄聯手，共同除去最後幾個大敵，然後雙雙主持武林大計……」

江騰蛟以爲，至少到目前爲止，苗元還沒有殺他不可的理由，因爲還有高手沒有除去，而柳光庭確是武林中唯一能尅制他的人物。

這些人物還存在一天，他們二人合則兩利。

於是江騰蛟肅客入屋，且叫黑中皋通知厨房備酒，兩人談的當然都是如何除去錢小玉及柳光庭的事。

而且苗元還徵求江的意見，是立刻殺死「三奇」，還是讓「夕陽無限好」的藥力一點一滴地把他們帶向死亡，讓他們品嚐死亡過程中對這世界的依戀。

江騰蛟自然是要看看「夕陽無限好」的效力。

小滑溜道：「老大，霍芙蓉呢？」

阿輝道：「也許在睡覺。」

小滑溜道：「要是我們能制住那女人，能不能命令江騰蛟？」

阿輝道：「也許能也許不能。」

「這話怎麼說？」

「江喜歡霍，非出自內心的傾慕和關愛，大致來說還是慾多於愛，這種愛是絕對經不起考驗的。」

「是的，老大。」

「另外，我們如果控制了霍芙蓉，要江與苗翻臉，江也未必敢冒這麼大的險，況且他們要合作以成大事。」

小滑溜道：「的確，這女人未必是一張皇牌。」

阿輝道：「只怕那『夕陽無限好』的藥力太烈，而使三位長輩中毒太深，即使柳師叔來了也無能爲力了。」

小滑溜道：「是啊！那怎麼辦？」

「走，我們到後面看看霍芙蓉這女人再說。」

「老大，你在這兒監視着，我一個人到後面看看。」

「小滑溜，千萬可別驚動了那女人，不然的話，我們即使不被毒倒或擒住，要救人就別想哩！」

「我知道，老大……」

小滑溜來到後面。江騰蛟這住處佔地並不很大，這當然是由於過去隱居，怕被人發現，所以不敢招搖。

要是現在建屋，必然講究排場了。

霍芙蓉果然在睡覺。

她知道江騰蛟最最欣賞的是她的一雙金蓮，自然會時時以金蓮來吊江的胃口，睡覺時居然未纏足。

所謂不纏足，也祇是一雙小脚是完全赤裸的。

蓮足赤裸着，活像一串糖胡蘆。

小滑溜心頭一噱，江老賊見此情景，自然是「食」指大動了。

眼珠一轉，小滑溜有了主意，在窗外彈了幾指，人就在屋中了，發現這女人除了一條短褲，身上什麼都沒有。

於是他用被單把她一捲，用繩子綑起來。

而此刻的阿輝突然也靈機一動。

好像身陷絕境的人忽然有了生機似的。

他小心翼翼地由後窗進入屋內：「三奇」就躺在這外間地上。

江、苗二人在內間飲酒談未來的大事，一時之間口沫亂飛，自然也想不到有人在覬覦。

阿輝心頭猛跳，此刻如果內間的人覺察，恐怕也跑不掉的。

他伸手到楚半俠身上去摸索。

他為什麼不摸歐陽熙及狄不平的衣袋，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來他陡然之間想起了柳光庭送給楚半俠的「萬應祛毒散」，此藥可祛百毒。只可惜楚半俠原先沒有想到來了個大毒人，上次對付萬靈，不怕他用毒，就是嗅了此藥的。

如果知道，三人先嗅上一些，苗元就要吃癟了。

他見過楚半俠身上那個小牛角瓶，大約拇指大小，雕得很細，現在，他已摸在手中，首先，他打開瓶塞給楚嗅了一下，然後他自己再嗅一下。

那知楚半俠連連搖頭，卻不敢出聲說話。

他為什麼搖頭，是不是拏錯了藥，這不是祛毒散？

阿輝在他耳邊低聲道：「這不是『萬應祛毒散』？」

楚半俠連連點頭，表示是祛毒散。

阿輝一愣，以傳音入密道：「是祛毒散為什麼不能解你的毒？」

楚半俠此刻還不能動，急得直搖頭。

阿輝把耳朵放在他的咀邊，才聽到他的細小聲音，道：「祛毒散不是正式的解藥，它的功效是要事先預防，一旦中了劇毒，嗅上一下，要慢慢地才能散盡劇毒，大約要一個時辰以上……」

「原來如此。」阿輝急忙把祛毒散再給另外兩位長輩嗅了一下，這才收起小瓶。道：「前輩，我要暫時離開這裡了，請前輩暫時忍耐！」

那知就在此刻，內間的人忽然齊聲道：「什麼人在後窗外？」

什麼人在後窗外？阿輝大吃一驚。

阿輝一驚，顯然後窗外有人，那就八成是小滑溜。

這工夫已聽到有人穿窗而出。卻又「噫」了一聲。

這是怎麼回事？似乎後窗外不是小滑溜。

只聞苗元道：「江大俠，府上這地方常有生人來嗎？」

「沒有。」

「這是什麼東西？」

「江某也不知道……」

這工夫在外間的阿輝要把三位老前輩弄走，自知時間上來不及，再說，一個人可以挾兩個人奔行，三個就沒有辦法。

萬一被發現，人救不走，他們兩小也跑不掉了。

如果此刻我不被發現，一個時辰之後，三老一旦祛毒復原，那就是反擊的時候了。因此，阿輝藏了起來。

此刻在後窗外，江騰蛟叫黑中梟打開被單，不由怒吼了一聲。

原來是霍芙蓉半裸地躺在被單中。

小滑溜的藥當然是柳光庭給他的，中毒的人有如酒醉，還會胡言亂語呢。她此刻媚眼惺忪地道：「騰蛟……鞍馬俱已齊備……但請將軍上馬……來呀……上呀……」

「呸！」江騰蛟一口唾沫吐在她的胸前。

此刻黑中梟也在一邊，江騰蛟一巴掌把他打了個跟蹌，道：「你看什麼？還不快去搜奸細！」

「是……是的，師父……」

霍芙蓉又吃吃笑道：「騰蛟……你不是說喜歡我的腳嗎？你……你你們說我的腳很香嗎……」

江騰蛟氣得渾身發抖。

苗元也是個老色鬼，兩眼都發直了。

他這些年都在苗疆，那見過這種細皮白肉的女人。

「騰蛟……你不是要我等你嗎？上……上床呀！」

江一掌劈昏了她。再把她包起來，和苗元四下搜尋。

他們絕對沒有想到，兩小就在這外間的床下。

原來剛才小滑溜把霍芙蓉弄到窗外，本想和阿輝商量對策，以便利用。那知不小心弄出了聲音。

因此，他只有快溜。

他聽到江、苗二人到了後窗外，他想入內救人，也就看到了外間的阿輝，阿輝一打手勢，二人藏於床下。

黑中梟挨了巴掌，內心十分窩囊。

他又不是故意要看霍芙蓉的胴體，而是不知被單中包着什麼東西。

此刻，他繞了此別墅兩周，什麼也沒看到。

江、苗二人也轉了一匝，返回院中，見「三奇」還躺在地上。原封不動，他自然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

但他卻相信是有敵人混了進來，又及時逃走了。

苗之道：「江大俠，我想這奸細，也不是個什麼成氣候的人物，必是個跳樑小丑，聞風而逃了吧。」

江也相信，但會是誰呢？

誰能進入此別墅而把霍芙蓉制住起來？

原來先前二人在內間飲酒，黑中梟也在內間侍候斟酒，大家都大意了些，以為沒有人知道此處。

江騰蛟道：「話是不錯，這跳樑小丑敢如此猖狂，也絕不是泛泛之輩。中梟，你在外面看緊點。」

「是……師父……」

江、苗二人又開始飲酒，苗元道：「江兄，夫人不久前喝過酒？」

「沒有啊！」

「那就不對了，看夫人說話神態，醉容可掬，若未喝酒，必是著了人家的道兒，也就是中了毒。」

「中毒？」

「是的。」

「什麼毒？」

「這是毒物中的雕虫小技，大約要兩個時辰才能復原。」

「道……」江騰蛟一驚，道：「放眼當今武林，會施毒的人，除了苗兄就是數柳光庭了，莫非他……」

「依苗某猜測，以柳光庭的身份絕不會來這一手，他如果要對付咱們，這一手是沒有什麼用的。」

「對呀！這會是誰呢？」

苗元道：「這個人顯然有點捉狹和戲弄的成份在內。」

江騰蛟心頭一震，道：「會是他們？」

「是幾個討厭頂透的小雜種！」

苗元道：「江大俠，是誰呀？」

「是小孩子嗎？誰家的孩子有這麼調皮？」

「苗兄有所不知，那三個小崽子，幾乎都是外間這三個老鬼的門下，調皮搗蛋捉弄人的花樣百出。有時眞能把人氣個半死！」

苗元道：「江兄，如此說來，本宅內可能仍有奸細，咱們再去搜搜看……」他打了個眼色，二人外出。

這眼色江自然能懂。

此刻床下的小滑溜道：「老大，咱們一人挾霍，一人挾一位，立刻把三位長輩救出此宅。機不可失。」

「別動！」

「老大……」

「小聲點。」

「老大，時機一失……」

阿輝在他耳邊道：「這不是機會，這是陷阱。」

「什麼陷阱？」

「他們猜出奸細尚未走，只是不知藏在什麼地方？却叫嚷着要外出搜索，以便引我們出來救人。」

「老大，也許不是這樣的。」

「小滑溜，你那一手眞不高明。」

「那一手？」

「就是把霍芙蓉迷倒包起來……」

「我本以爲可以利用她威脅江騰蛟，想和你商量一下，沒想到一不小心弄出了聲音，只好放下她溜了！」

阿輝急忙捂捂住他的嘴，因爲門外有微聲。

果然，衣袂聲傳來，屋內已出現了四隻脚。

只聞苗元道：「江大俠，也許他們走了。」

「八成是走了。讓他們的胆子再大，也不敢在苗兄面前賣弄施毒技巧的。」

「這是當然。」

江騰蛟道：「苗兄，你是說他們三人此刻神智清晰，正在品嚐死亡過程中的滋味？」

「正是。而且在他們的視覺與意念中，這世界十分美好。」

江騰蛟道：「他們能活多久？」

「七八天，如果要他們提前或再遲些死亡也成。」

黑中皋回報，未找到任何奸細，苗元道：「八成是跑了！不過幾個毛孩子敢到此興風作浪，胆子眞不小。」

江騰蛟道：「苗兄，咱們也該休息了。」

「也好，苗某趕了不少路，也有點乏了。」

「依苗兄之見，三個老賊是否要囚禁起來？」

苗元道：「按苗某的藥物效果，囚不囚禁都是一樣的，如是不放心，把他們關起來也好。」

江騰蛟又各點了三人三處要穴，鎖在一間屋中。然後要黑中皋送苗元到客房去，且暗暗叮囑夜裡要警覺點。

江騰蛟這才把霍芙蓉弄回後面寢室，打開被單。

霍芙蓉很惱火，一言不發。

今夜在陌生人面前太不給面子了，雖然那是吸入了小滑溜的藥物才會放浪形骸，胡說八道，亂開黃腔的，總之，良家婦女就算也吸入少許，也不會如此。

江騰蛟道：「芙蓉，今夜的事也不能怪我。」

「應該怪我！」霍芙蓉匆匆穿上衣服，帶着一包細軟，立刻出屋，顯然她也看出江不是眞的愛她。

「芙蓉，妳要去哪裡？」

「我知道，你已經對我膩了，我又何必討人嫌？」

「芙蓉，何必把這事放在心上？」

「如果你是我又如何？我是無辜的呀！」

「都是那些王八蛋，一旦被我捉住，看我……」

霍芙蓉還是要走，因爲她後悔背叛了雷恨天。人都會在失去幸福時方知道幸福的可貴。過去雷恨天可從未對她吹鬍子瞪眼過，什至連大聲說話都沒有。

後悔有什麼用？她知道已經傷了雷恨天的心。

「芙蓉，我向妳道歉……」他把她抱入懷中。

經過一番的安撫，霍芙蓉消了氣，二人又上床。

此刻兩小仍不敢大意，還在客屋床下。

小滑溜道：「老大，三位前輩的毒應該過去了吧？」

「差不多了！」

「不知他們被困在什麼地方？」

「此處佔地不大，應該不難找到。」

「三位前輩又被點了三個要穴。」

「對，所以我們不要太早出動，以免被發現而連累三位前輩，他們的毒褪了之後，還要運功解穴，三處要穴以他們的功力，大約也要一個時辰。」

小滑溜道：「眞急死人，媽拉格巴子的！」

阿輝道：「小滑溜，你今天捉弄了霍芙蓉，他們二人必然咬牙切齒恨透了你，千萬要小心，別落入他們手中。」

這時忽然有人進入此屋之中。

二人在床下還可以看到此人的脚。

這人踩踩脚狠聲道：「娘的！我挨這一巴掌有多寃枉，哼！等着瞧……」說畢又出屋而去。

阿輝道：「聽到沒有，黑中皋這小子多冷血，江騰蛟打了他一個耳光，他已經記恨在心，會俟機報復的。」

「這就是報應。」

又停了一會，阿輝低聲道：「依我估計該差不多了。」

小滑溜道：「咱們出去？」

其實此刻三老已經脫困，那屋子雖是鐵門鐵窗，鐵柱粗逾兒臂，還是被拉彎，而此刻已在江、霍的窗外。

而江、霍此刻就在忙豁。窗外有人捏着鼻子道：「鞍馬俱已齊備，恭請將軍上馬……」

屋內的人不由大驚，其中一人滾下床穿衣，這人就是江騰蛟。

窗外的人又道：「騰蛟，你不是說我的脚很香很香……逆着風能香四十里嗎？爲什麼不啃兩口？」

江、霍二人知道必是楚半俠。

也只有他們三人已脫困，才會給他們充裕的時候穿衣服，在窗外等他決戰，苗元的什麼「夕陽無限好」根本不靈。江騰蛟自不知眞正的原因。

江騰蛟那敢以一對三，而現在對苗元也失去信心。

他穿好了衣衫，竟然自側窗上溜了。

住在客房的苗元聽到聲音也不由一驚。

他本未脫衣睡覺，到屋外一看，三老不但脫了困，而且像未中毒一樣。不由大爲吃驚，這怎麼會？

可以說除了「回春散人」柳光庭之外，無人能在中了他的「夕陽無限好」之後而自解劇毒，且能自解三大要穴。

不容置疑的是，若非三人確已去毒復原，絕對無法自解三大要穴。

所以苗元滑得很，明知落入三老之手，楚半俠會零碎收拾他，立刻開溜。因爲他的師弟就是一個例子。

可是兩小幾乎猜到老毒物會溜，就在此宅外埋伏逮人，這兒有一輛篷車，還另外有一騎。

這匹馬鞍子還沒有卸下來，可見他隨時都準備逃走。

這匹馬就拴在篷車的車杆上，此刻苗元如喪家之犬，飛身上馬，一扯就把韁繩扯斷，連解開都嫌費時。

那知兩小早就在篷車內藏身。

小滑溜突然竄出，手中握着一根馬鞭。正好此刻苗元在馬上一蹶起，屁股雙腿夾馬，希望馬能急馳逃命。却絕未想到敵人就在身邊。

而且阿輝也去抓他手中的斷韁。

苗元大急之下，揚手向阿輝臉上揮去。

此人全身是毒，兩小雖嗅過袪毒散，但爲時過久，藥力必快消盡，如大量吸入劇毒，必然中毒，因此阿輝不得不閉氣急閃往上頭掠去。

此刻苗元化解了一個危機，另一危機似乎尚無法完全化解，他揮向阿輝的手再續掃向小滑溜。小滑溜閉住呼吸，那手中的馬鞭桿已戳入苗元的肛門之中。

苗元尖嚎，此刻馬也往前一衝，還是被他逃了，但小滑溜的馬鞭桿仍在苗元的肛門中深入一尺，已被帶走。

「老大，被這毒人跑了！眞可惜！媽拉格巴子！」

「不過你那一馬鞭也夠他受的，可能已入到大腹中去了，這也是他們絕對想不到的後果。可能到現在莫名其妙呢！」

這工夫三老已出現了，楚半俠道：「怎麼？讓那老毒蟲溜了！」

小滑溜說了一切，楚半俠道：「那老小子要在床上躺上半個月。不但江騰蛟跑了，他的徒弟也不見了！」

小滑溜道：「霍芙蓉呢？」

「還在床上，大概還在等他的『將軍』繼續上『馬』哩！」

狄不平道：「楚浪子，你怎麼老是和晚輩沒大沒小的？」

楚半俠道：「這有甚麼不好？至少在心情上可以年輕不少。」

歐陽熙道：「江老賊暫時是不會回來的了。」

「八成！」楚半俠道：「我說老禿，你們父子還不公開認親，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狄不平向阿輝點頭，阿輝跪在歐陽熙面前，叫了一聲「爹爹」歐陽熙拉起他，父子抱在一起，默默地讓淚水氾濫着。

「爹，昔年你一場豪賭，到底是怎麼回事？」

歐陽熙喟然道：「那是爹和錢小玉之間的一句閑話，由于我們都是善賭，但都不是賭徒，她的父親爲中原最大五家賭場的主人，她自幼耳濡目染，精通各種賭具。而爹本也愛好此道，自認識她之後，二人常常比賭，各有輸贏。但自她被江賊欺負之後，性情徒變，那時她父親已歿，賭場早已易手，於是她連踩中原二十七家賭場，而且殺了不少的賭場中人。爹去勸她，一言不合二人交手，竟然在四百招內未見勝負。」

由此可見，早在二十年前錢小玉的技藝已不在「三奇」之下了。

歐陽熙續道：「打到五百招，二人皆同意換一種方式，以賭決定勝負，結果又是平手。隨後說定，數十年後由後人再決定勝負，而且以人頭作賭本，不過……」

大家都在等他的下文。因爲這二人的決戰太重要了，幾乎可以影响整個武林的存亡絕續。

歐陽熙喟然道：「雖然我不敢確定。但我有一種感覺，三賭兩勝中每人贏了一次，其中平手那一局似乎是她贏了。」

狄不平道：「我早就想到這一點。」錢小玉昔年被江老賊汚辱之後，性情大變，却不可能遷怒於你。但因她剛愎自用，表面不願示弱，骨子裡對你還是有情的。」

楚半俠道：「下次我再遇上錢小玉，爲你們撮合撮合，而我相信這一場賭約也會取銷的。」

狄不平點點頭，道：「我們走吧！以我之見，我們三人必須殫精竭慮，合作無間，合研一種精簡的武功或散手來成全他們年輕人了。」

楚半俠道：「這件事我楚浪子舉雙手讚成。」

三老要去黃山，兩小却都要去迎接紅衰。

他們怕她和柳光庭二人走到岔路上。兩小和三老在一起半天，獲益太多，決定各在路上留下暗號，而分了手。

此刻黑中皐追上了江騰蛟，道：「師父，苗元這人和他師弟也差不多，只會吹噓，誇大不實。」

江騰蛟道：「也許並非如此，但不知

為何他們三人能解開苗元的劇毒，我以為也許和柳光庭有關。」

「徒兒不懂，柳光庭並沒有來。」

「他可以送些解藥給他的友輩。」江騰蛟道：「狄不平是他的師兄，歐陽熙和楚半俠也是他的友人，當然可以送，就連幾個小崽子，也可能有解藥。」

「是的，師父。不知我們要去何處？」

江騰蛟道：「為師昔年置下了幾處住宅，早有準備，不怕沒有地方去，只是霍芙蓉找不到我們……」

黑中皋知道江對她還有胃口，道：「徒兒願守在山下，等她下山把她帶到師父的另一住所去。」

江騰蛟道：「其實你也不必在此等她，在太陽山莊附近等她，一定會等她到的，她會再去找雷恨天的。」

黑中皋道：「她會這麼沒有氣節，師父還要她？」

江騰蛟心道：「你有氣節會叛你的師門？」他道：「你就照我的話去做，在去太陽山莊的要道上等候，在此處等萬一遇上三個老鬼你就慘了。」

「是的師父。」

* * *

阿輝和小滑溜一路北上，去迎接柳光庭和紅棗。

他們相信金燕和裕金枝也可能跟來。

他們一直未遇上柳光庭等人，卻遇上黑中皋。

黑中皋修了臉，頭梳得很亮，可能還擦了桂花油。身上穿的是紫緞繡花大袍，像個新郎君的樣子。

他在綢緞莊和成衣店買東西，而且都是女人用品。

有現成的衣衫、汗巾、繡花鞋及手飾等。

「這小子莫非要成親？」小滑溜道：「不知新娘子是什麼人？看他氣沖沖的樣子，八成對新娘子很滿意。」

阿輝道：「誰嫁給他算是倒了楣，此人和江騰蛟一樣，冷血無情，六親不認，什麼師父就有什麼徒弟。」

這工夫黑中皋本抱了一些衣料，綢緞莊的伙計也為他提了不少的衣物和飾物，來到後街上一幢房中。

兩小眼見有個中年婦人，開門讓他們進入又閉上門。

小滑溜道：「他似乎真要成家了，要不要逮住他。」

阿輝道：「這有點煞風景呀！」

「對他這種人還有什麼煞風景？」

「至少我們應該先填飽了肚子再暗中看看，他娶的是哪一家的姑娘！」阿輝道：「如果是良家婦女，咱們不可傷害人家。」

「老大，這個我知道。」

二人在飯館中吃了飯，再返回後街，此刻正是掌燈時刻，二人潛入這民房之中，見宅內張燈結彩，果然是在辦喜事，但人手不多。

既是辦喜事，卻沒有鬧哄哄的場面。

二人再潛入內間一看，不由大驚，幾乎驚嘶。

這位準新娘子竟是紅棗。

那中年婦人正在為紅棗換新服，插頭飾。

看紅棗的神態，八成已被制住了幾處穴道。

她可以坐也可以舉手投足，但不能說話，自然也不能動武。

中年婦人道：「姑娘……我是過來人……知道有些大姑娘出嫁時怯慌……什至有的還拒不上轎呢……不過我可以告訴妳……這位姑爺人品好……又體貼……看看他為妳買了一大堆的衣服和手飾就知道。」

紅棗的表情有如冰封。

她此刻是絕對想不到兩小在暗中覬覦的，她只以為，這一次是絕對不會再有奇蹟而能逃出黑中皋的魔爪了。

小滑溜道：「老大，紅棗落入此賊手中，顯然他還沒有見到柳前輩。」

「大概是的，要不是楚老身上有『祛毒散』，等紅棗搬救兵豈不是絕望透了？這真是想不到的事。」

小滑溜道：「也是紅棗的造化大，當然更是這小賊的霉運當頭，老大，你猜我要怎修理他？」

原來紅棗是早走了好幾個時辰的，黑中皋不該追上她。這其中有個原因，紅棗在此鎮三十里外遇上了百里長風和和裕金葉。此刻她的身手獨戰百里長風可以應付，再加上個裕金葉就未必成了。

況且紅棗要趕時間求救，所以根本不和他們動手。

紅棗掉頭狂竄，二人當然不會放過，他們也恨透了三小。

百里長風的輕功不弱，紅棗全力奔馳，總是無法擺脫他，就這樣互相追逐，就誤了三個時辰。

直到天已傍晚，竟又遇上了黑中皋。

黑中皋很陰險，他要收拾百里長風，又怕紅棗趁機溜了，出其不意，制住了紅棗的穴道，他一直對她不死心。

黑中皋這才面對百里長風和裕金葉二人。

他們二人不知黑中皋的來歷，出手之下，由于百里長風有點輕敵，居然未出三十七八招竟被東瀛絕學的「日旋踢」掃中了面頰。

百里長風識貨，沒敢再上，而黑中皋此刻也無暇追他們二人，他要來享受這夢寐以求的果實。

這就是紅棗落入黑小賊手中的經過。

黑中皋也本是在此附近等待霍芙蓉的。

為了表示重視紅棗，還作象徵性的拜天地儀式，然後把請來的中年婦人打發走了，因為壓軸節目就是入洞房了。不過他先自斟自飲了一會，有三四分醉意，也許情調更好。

「老大，把這小子交給我來整治好不好？」

「好吧！這小子太可惡了！」

「所以我才用非常之手法對付他，以便永絕後『患』。」

當然，阿輝沒有聽出永絕後「患」的深意。

此刻黑中皋握杯站起，走向新房。

他此刻真是迫不及待，邊走邊脫下衣衫隨手一丟，今夜，他要享受這渴望已久

的人生樂事，所以還哼着風流小調。

到了新房之內，他身上已是全裸了。

新房內無燈，這使他很不悅，但想想也不能怪那婦人，想必是紅棗把紅燭弄熄的。紅棗雖不能動手或逃走，作極緩慢的動作還是行的。

他這樣作主要是不願使她變成一個木頭人。

美人再好，變成木頭就索然無味了。

「也好，在黑暗中進行，另有一種奇趣……」

他可以隱隱視物，看到簾帳內有個胴體橫陳着。

此刻他絕對沒有那種耐心，點了燈再慢慢地欣賞一下。

他像餓狼般的撲上，甚至連帳子也被他扯了下來。

只聞「卡」地一聲，黑中皋傳來慘嗥。以此同時，有一物掉在床上那胴體人身旁。

黑中皋此刻恨透。他還以爲是紅棗向他下手的，雖有殺她之心，却因下體奇痛攢心，只有逃命爲上策。

他逃了，二小如果要追，他可能逃不了的。

室內的燈亮起來，帳內一絲不掛的是那個中年婦人，也就是黑中皋請來的一個半掩門。這種女人是不大在乎的，已被點了穴道。

原來小滑溜初來此室中時就看到廂房中有一具老鼠夾子。

他立刻就想出修理黑中皋的主意，且要使他永遠不能再作怪。

他把捕鼠器上的鋼鋏磨成有刃的窄刀一樣，「卡」地夾下，像那東西怎能承受得住？自然一斷爲二了。

這是因爲那鋏子放在這婦人腿間。

就是一隻老鼠在有利刃的鋼鋏下也會夾斷。

小滑溜用油紙包着那話兒，他以爲以後還有用。

他們解了婦人的穴道，離開了這民房，住進一間客棧。

阿輝道：「紅棗，妳好險哪！」

紅棗餘悸猶存，伏在阿輝懷中抹淚。眞是太幸運了，兩小不來，此刻她已經完了。

她說了一切，正是百里長風和裕金葉二人爲她帶來了危機，如果不遇上他們，也就遇不上黑中皋了。

紅棗道：「三位長輩呢？脫險了？」

小滑溜說了一切，紅棗道：「哎呀，爲什麼我們當時都沒有想到楚老身上有『袪毒散』呢？」

阿輝道：「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紅棗道：「你們爲什麼放走了黑小賊？」

小滑溜道：「紅棗，妳如果抓到他是不是要零碎收拾他之後再把他宰了才能解心頭之恨？」

「當然！」

「那麼，我這辦法和妳的一樣，會更能使妳快意恩仇。」

紅棗道：「只是重創他而已，既然他還能逃走，看來也不會太重。」

小滑溜道：「說重嘛！是不太重，才斷了一段手指頭那麼長的一塊軟骨和肉，說輕嘛！却也不太輕！」

紅棗道：「怎麼不輕？不輕還能逃出你們二人的手掌？」

小滑溜道：「放心！下次再遇上，我有更好的辦法整他。」

紅棗道：「三位長輩呢？」

「他們去了黃山歐陽前輩處。」小滑溜道：「他們要合研武功傳與老大，以便對付江老賊。」

紅棗道：「我們還要不要去找柳前輩了？」

阿輝道：「當然要去的，由于『狠叟元茁』來到中原，且和江老賊聯手，我們這邊非立刻研究對策不可。」

於是他們兼程來到洛陽。

巧的是，他們若遲來一步，柳光庭等人正要留字離去，因爲裕金枝和金燕的病都好了，且都學了他的武功。

柳光庭不能長久和她們在一起，尤其是把金燕留在身邊也不方便，他打算把金燕交給阿輝。

「師叔，幸虧我們早來一步。」阿輝和金燕情同母子，抱在一起，羨煞了紅棗和小滑溜二人。

阿輝幾乎是被金燕一手養大的。

他的記憶中沒有生母的印象，金燕就是他的母親。

母親的偉大，此刻已經完全顯示出來。

在一邊的紅棗，幾乎要妒嫉金燕，除了她，沒有第二個女人能如此接近阿輝，使阿輝如此激動。

小滑溜更不要說了。自小失怙，不知父母之愛是什麼，看到這景象不知怎的心情十分不快。

他從來不憂慮，似乎世上沒有能使他不快的事，但今天他體會到孺慕之情和人間至愛的滋味。

他走出屋外，正好紅棗也出來了，二人相對默然，兩個人的心情是相同的，屋中不時傳出歡愉的笑語聲。

「小滑溜，我們都是苦命人……」

「紅棗，你也許和我不大一樣。」

「我也是孤兒，所以我看到這場面，有無限的感觸。」

「可是妳可以和阿輝分享這份溫情，甚至不分厚薄。」

「這怎麼可能，阿輝是金燕的兒子，我是……」

「妳將來是她的兒媳，以金阿姨的爲人，可能把妳當乾女或女兒看待！」

「小滑溜，你很會說話。」

「我說的是實話，妳一定比我有痛癢，我才是眞正的苦命。」

紅棗道：「我那敢奢望，能作金阿姨乾女兒我就知足了……」

她忽然感覺一隻綿軟而且溫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回頭望去，正是金燕，她的微笑，眞有如春天的陽光。

「只要妳願意……」金燕道：「從今以後，妳就是我的乾女兒了……」

紅棗興奮過度地叫了一聲「娘！」投入金燕的懷抱之中……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本故事之五大結局「小子有種」。

（全文完）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被誤為強姦及殺人越貨而判處死型的浪子劉三，本是個忠肝義胆，浩氣干雲的漢子，却慘被禁錮於牢中等待處決，本為助他脫險，他的師父以傳音入密教他浩然正氣功、移花接木功及擒龍伏虎掌。處決當天，刑部總捕頭八臂神捕王鐵漢親自押解他至刑場，途中，竟有一名相貌身材與劉三一樣的人與他掉包，浪子才得免一死，王鐵漢復將浪子送至一森林中，此刻正值午夜時份，八臂神捕告之一求生之法乃是……此間有如身處奇境異域，怪事連篇，驚險重重，神秘莫測，令人摸不着頭腦，原來這一切都是有人刻意安排來考驗他的……

拓展勢力 施苦肉計

浪子劉三正欲起身告辭，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道：「在下尚有一事相求，務希公主玉成。」

文儀道：「有一位朋友，與我同時同案被捕，目前仍關在刑部死牢裏，請公主設法營救。」

朱雅蘭望着八臂神捕問道：「可有此人？」

王鐵漢逕對劉三道：「少俠指的可是八荒神君上官嵩的徒弟石磊？」

劉三道 「錯不了，就是他。」

「這可恐怕有困難。」

「有何困難？」

「主要原因是找不到一個適合的替死鬼。」

「這有何困難，隨便抓一個充數就成啦。」

「既要面貌相似，又要有死罪在身，怎可隨便亂抓。」

「難不成石頭活該倒霉，當真要人頭落地，做屈死鬼？」

「果不幸而言中，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不行，我們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石頭萬一遇害，我劉三只好以身相殉，何況石磊身份特殊，留在上官嵩身邊，無疑是一名現成的高級間諜，對滅奸大事，助益匪淺。」

最後這幾句話，打動了文儀公主的心，道：「少俠請放心，此事包在本宮身上，一定設法救人就是。」

浪子劉三聞言抱拳道：「有公主這一句話就夠了，劉三願敬候佳音，再見！」拱一拱手，當即跨步而出，離開三光寺。

× × ×

武威侯府，在城東。

宅子很大，果然是侯門深似海。

可惜，重門深鎖，蛛封塵積，久已無人居住，一副破落戶的樣子。

浪子劉三錦衣華服，神采煥發，手裏捧着一個瓦罐，來到侯府門外，略微觀察

一下，便即越牆而入。

「老頭，老頭，你的酒煮好沒有？咱家可言而有信，帶同來三斤紅燒狗肉。」

說話中，兀自向後院花園行去。

花園一隅，假山後面，有三間矮屋，初升的旭日，剛好照在屋頂上，這就是浪子劉三多少年來賴以棲身的家。

人還沒有到，但已聞到一股濃濃的酒香。

猛一個縱躍，飄落屋前，馬上看到，一位身穿皂袍，白髮蒼蒼的老頭，正在屋前煮酒，這是他的同居人，也就是以「千里入密」之法跟他聊天的老頭。

「老頭，我同來啦。」

「嗯。」

老頭的反應很淡，僅止「嗯」了一聲，不曾多言。

放下狗肉，取來碗杯等物，二人就席地而坐，對吃對飲起來。

誰也沒再言語，氣氛顯得甚是沉悶。吃相却並不斯文，如風捲殘雲，嘖嘖有聲，令人不敢恭維。

過了片刻，還是浪子劉三先忍不住打破沉默。

「嗨，老頭，咱家虎口餘生，你好像不怎麼高興？」

「高興，當然高興，多一個伴兒，即使是成天吵架抬槓的伴兒，也總比孤家寡人獨自一個好。」

「媽的，騙子，騙子，少在我面前裝蒜，你身上有幾根骨頭，咱家清楚得很，旣然高興，爲何愁眉不展，低着腦袋喝悶酒？」

「小子，你好賊，什麽事都逃不過你的狗眼，坦白說，我老人家確是有一些心事。」

「什麽狗屁心事？」

「我老人家是在躭心，你小子小人得志，難免得意忘形，怕你將公主的大事弄砸。」

「赫！老頭，你也很賊嘛，一直在暗中跟踪、偷聽？」

「臭小子，是關心，別拿好人當作狗臭屁。」

「哼，我看你是自尋煩惱，旣知現在，何必當初。」

「什麽意思？」

「那個鷄婆，多事、多嘴多舌，將咱家推銷給公主的人難道不是你？」

老頭突然瞪大了眼珠子，死盯着劉三，一語不發。

浪子劉三冷哼一聲，道：「老頭，你他媽的少耍賴，不吭氣以爲就可以混過去，告訴你，門兒也沒有，生我者父母，知道咱家吃幾碗飯，是一個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奇才，也是人才的人，只有你糟老頭一個，除你之外，沒有人會『出賣』我浪子劉三。」

心事被他一語道破，老頭苦笑一下，欲辯無詞，連罵了兩聲：「賊小子！」

浪子乘勝追擊：「這樣說來，你老頭裝模作樣，藏頭露尾，原來正是鼎鼎大名的武林三老之一，風塵俠隱張子樵？」

老頭白眉齊軒，目賽銅玲的道：「你這話是聽誰說的？」

「是那位公主大妹子。」

「爲了救人，有時候免不了需要使點小手段。」

「却也將咱家推進了一個波濤洶湧的漩渦裏。」

「老夫相信你小子可以勝任愉快，創造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老頭，我要你正面答覆，到底是不是風塵俠隱張子樵？」

劉三心裏明白，如果當面追問，老頭十九不會實話實說，是以一開始就使用激將法，拿話將他套住，老頭情知上當，想推也推不掉，只好苦笑連連的道：「賊小子，老夫又上了你的惡當，此刻若再否認，以後準沒有好日子過，不錯，我老人家正是風塵俠隱張子樵。」

將酒飲盡，將肉吃光，劉三特意到前院搬來一張太師椅，請風塵俠隱張子樵坐上去，還煞有介事的叮嚀道：「老頭，你坐好啦，不要動。」

張子樵不明原委，愕然追問：「幹什麽嘛？」

浪子劉三正正經經的道：「咱家今天要拜師。」

「拜師？爲何早不拜，晚不拜，偏要選在這個節骨眼上，莫非風塵俠隱四個字將你嚇着了，想拍我老人家的馬屁？」

「放屁，咱家幾時拍過別人的馬屁，是爲了感謝你老頭的傳功救命之恩，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算了，算了，旣是『下策』，就不必勉強，我老人家也不稀罕你這個『惡徒』。」

「老頭，咱家可是當眞的，誠心誠意，絕無虛假。」

「小子，老夫也是玩眞的，實心實意，絕非謊言。」

「怎麽？你眞的不收我這個『高足』嗎？」

「不是不收，而是不能收。」

「這是爲何？」

「怕添麻煩。」

「怕咱家替你老頭添麻煩？」

「非也，非也，而是怕老夫自己，給你小子添麻煩。」

「有何麻煩？多不多？大不大？」

「很多，很大。」

「何不說出來聽聽。」

「此非其時，多言無益。」

「父債子還，師父的麻煩由徒弟來理，這是天公地道的事，老頭，多一個人爲你分勞分憂，拚死拚活，豈不更好？」

「我老人家寧願保持現狀，劃清界線更好。」

風塵俠隱張子樵堅不收徒，也不肯說出他自己的麻煩究竟是怎麽回事，浪子劉三無計可施，只好聽其自然，亦未再作強求。

經過一陣短暫的沉默，浪子劉三才又開口說道：「老頭，咱們雖無師徒之名，却有師徒之實，旣將咱家『出賣』給公主大妹子，少不了還得出出點子，拿拿主意，依你看，這第三勢力要如何來建立？如何跟司徒鰲、上官嵩這幾個混蛋王八來鬥智鬥力？」

風塵俠隱張子樵撫弄着及胸白髯，不假思索的道：「記得公主曾經說過一句話

，要你全權作主，老夫的意思與公主不謀而合，你自己看着辦吧。古人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及，唯有在沒有任何牽扯、顧忌的情形下放手去做，才有可能闖一個局面出來，也才有成就感。小子，就照着你自己的判斷去做就是，不必畏首畏尾，願你好自爲之，我老人家預祝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 × ×

郊外。

公共墓地。

有一座新墳，墳前立着一塊碑，碑上清清楚楚寫着：「大俠浪子劉三之墓！」還擺着不少瓜菓供品，香烟繚繞中，圍着一大羣孩子，正在燒紙。

有人在哭：嗚嗚咽咽，哇哇嚶嚶，如喪考妣，眞像是死了親爹親娘似的，好不傷心。

有人在罵：罵浪子劉三蒙主寵召，駕鶴西去，將他們棒殺（遺棄），咬牙切齒，聲淚俱下。

絕大多數的人，則似失去靈魂，得了失心症，痴痴傻傻的，呆呆楞楞的，不哭也不罵，爬在墳堆上，與死者常相左右，一動也不動。

霍然，有人大聲嚷嚷道：「媽的，你們在幹什麼？」

大家循聲望去，丈許之外，站着一位頭戴逍遙帽，身穿錦衣，足履高統皮靴，全身散發着無比精力、活力、而又充滿男性魅力的少年郎。

看面貌，赫然像煞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浪子劉三。

有一個生得粗壯結實，像是一頭蠻牛，大家都叫他鐵牛的孩子，挺身而出，指着少年喝問道：「你是誰？」

錦衣少年不答反問道：「你們看老子像誰？」

另一個以愛吃鹵蛋而得名的孩子道：「很像我們老大浪子劉三。」

一個鬼頭鬼腦，看來甚是精明靈活，人家叫他小猴子的傢伙衝上來補充道：「你他媽的可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來此冒充我們老大，告訴你，我們老大浪子劉三雖然已經壯烈成仁，還有我小猴子在此坐鎮指揮，輪不到你這個臭小子來混水摸魚。」

錦衣少年面不改色的道：「傷腦筋，你們在胡說些什麼，咱家就是浪子劉三，沒有冒充的必要。」

「什麼？你眞的是我們老大？」

「當然是眞的，從頭到脚，沒有一處是假。」

「可知小爺爺我是誰？」

「你已經說了，小猴子。」

「媽的，被你撿了便宜，那一位黑皮膚的人是誰？」

「是鉄牛。」

「另一位白皮膚口大吃四方的呢？」

「是鹵蛋。」

原以爲能夠認出他們來，便可風平浪靜，那知，弄巧成拙，反而掀起了軒然大波。

「哎呀，鬼！鬼！」

「有鬼，有鬼！」

「是殭屍，大家快逃命啊！」

「快跑啊，大家快逃命啊！」

「快跑啊，千萬不能被殭屍抓到！」

「快逃啊，碰一下就會蹺辮子！」

這只是前奏，四散奔竄的人潮，被鹵蛋、鐵牛、小猴子給硬生生的圍堵回來，小猴子的話慷慨激昂，擲地有聲：「奶奶的，不許跑，凡是浪子劉三的好兄弟，只許前進，不許後退，誰要是裝不好，就不是英雄好漢，上，斃了這個臭小子，免得破壞咱們老大的美好形象。」

「對！斃了他！」

「對！宰了他！」

「對！割下他的腦袋來，爲老大作人頭祭！」

你一言，我一語，大家蜂湧而上，好戲登場，打起羣架來，一致認爲人死而不能復生，眼前的劉三一定是冒牌貨。

有道是：雙拳敵不過四手，好漢抵不住人多，浪子劉三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養虎被虎傷，被自家弟兄修理一頓。

還好他功力深厚，技高一籌，要是換了旁人，怕不早將骨頭折散，砸成肉泥血漿。

當然，主要的原因是，劉三並未施出「浩然正氣功」，「移花接木功」與「擒龍伏虎掌」，否則，弟兄們包準會吃不了兜着走。

一邊封阻閃躲，一邊出言解釋，直至將整個事情的前因後果，原原本本的說清楚，身上也不知挨了多少下拳脚後，始將這一塲莫名其妙的風波平息。

小猴子道：「老大，你現在眞的是在替公主姑娘辦事？」

浪子劉三胡吹瞎吹道：「還是公主大妹子千請求，萬拜託，咱家才馬馬虎虎，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

鹵蛋道：「這樣說，從今以後，弟兄們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

劉三神氣活現的道：「吃香喝辣算什麼，穿金戴玉都辦得到，等一下咱家先送你一百個鹵蛋，看你吃完吃不完。」

鐵牛翻一下白眼珠，道：「老大，那一位公主大妹子帥不帥？」

劉三道：「美極，美極，簡直美得冒泡。」

小猴子扮了一個鬼臉，道：「那就下點功夫追一追，娶得公主當老婆，可是人財兩得的好事吧。」

鹵蛋也在一旁插言道：「一人成佛，鷄犬升天，老大娶到公主，我們也跟着沾光，都變成皇親國戚了，說多神氣就有多神氣。」

浪子劉三聞言大怒，起掄拳頭，在鹵蛋、小猴子的頭上，一人賞了一個爆栗子，罵道：「閉上你們的狗嘴，我浪子劉三豈是趨炎附勢之人，她追我咱家還不一定會接受呢，你們忘了，老大我已『名花有主』。」

小猴子道：「老大是說佟玲？」

浪子劉三道：「是呀，就是她，我的冬冬。」

鐵牛誠恐誠惶的道：「你不是已經把她——」

劉三怒道：「住口，咱家不會幹這種骯髒事！」

鹵蛋結結巴巴的道：「不是老大幹的

更糟，穿破鞋是很丢臉的事吧！」

劉三聞言咬着牙，跺一下脚，面帶煞氣，欲言又止，顯然內心十分痛苦，如萬箭穿心。

大家都嚇一跳，誰也不敢再多放半個屁。

仰着頭，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浪子劉三才又開口說道：「你們最近可曾見到冬冬？」

小猴子硬着頭皮說：「沒有，自從發生那件事以後，就再也沒有見到她，一個活生生的人，就此消失。」

「是否同太原去了？」

「不可能的，司徒家的人也在到處找她。」

「唉，我很躭心她會想不開，發生意外。」

「我們也很躭心她，一直都在四處尋訪。」

「在法場上有一個人，你們還記得嗎？」

「誰？」

「就是那個邋遢公子。」

「記得，這小子好像也有刼刑場的企圖。」

「可知此人的來龍去脈？」

「京城地面上，從來沒有他這一號人物。」

「爲什麽不追查一下？」

「這小子來去匆匆，杳如黃鶴，根本無從査起。」

「好啦，且不管邋遢公子是誰，開始發獎金啦。」

鐵牛聽得一呆，道：「發獎金？發甚麽獎金？」

浪子劉三道：「發揍人的獎金，剛才凡是打到本老大，每人發白銀一百兩。」

這眞是今古奇談，挨了揍還要給別人銀子，也只有劉三這種神經質的人，發了横財的燒包，才會做出這種怪事來。

鹵蛋傻呼呼的道：「這是爲何？」

浪子劉三說的堂而皇之，理直氣壯：「能夠打到本老大的人，表示他功夫了得，十分勇猛，自然應該發點銀子，以資鼓勵！」

場中馬上掀起一陣歡呼。

「好棒啊，老大萬歲！」

「妙極！絲綢大王萬歲！」

經查打到劉三的人，約有半數以上，如言每人發了一百兩重的一個小元寶。

沒有打到他的人，也有精神獎金，每人八十兩，皆大歡喜，再度呼聲四起，不絕如縷。

待歡呼之聲靜止後，小猴子指着墳墓道：「老大，這個傢伙是何許人？」

浪子劉三道：「只是一個替死鬼，詳細的情形我也不清楚。」

鐵牛衝上去，在墳堆上踩了一脚，惡狠狠的道：「媽的，這小子害人不淺，害咱們傷心落淚，害咱們痛哭流涕，不剷平他的墳墓，砸爛他的棺材，鞭他的屍，難消我心頭之恨！」

口說不算，他當眞拿起鋤頭，動起手來。

鹵蛋也上來湊湊熱鬧，企圖將石碑扳倒。

浪子劉三連忙阻止道：「不要動，保持現狀就好，你們忘了，浪子劉三已死，咱家現在是他的老哥絲綢大王劉二，對外說可千萬要小心，不要露出馬脚來，壞了朱雅蘭的大事。」

小猴子道：「老大，咱們現在到那裏去？」

浪子劉三道：「回城去，先大吃一頓，打打牙祭，然後再好好合計合計，招兵買馬，大幹一場。」

立即領着大夥兒，唱着山歌，攀肩搭背的離開公共墓地。

× × ×

發展第三勢力，談何容易，如千斤重担，任重而道遠，當務之急，自然是必須先建立起一個發號施令的據點來。

別看浪子劉三小小年紀，又出身草莽，辦起事來却頗有大將之風，果斷明快，當天晚上，便將北京城一家規模甚大的飯莊兼客棧「五福樓」給買下來。

有了客棧飯莊，弟兄們的吃住全部解決，不必再流落街頭，也不再有後顧之憂了。

身爲絲綢大王，雖然是假的，還是得假戲眞做，第二天又買了一家「鴻泰綢緞莊」，以爲掩護。

這是第三天，劉三帶着小猴子、鹵蛋、鐵牛，走進京城最大的一家賭坊——「再來賭坊」。

他們不是來賭博，而是打算將「再來賭坊」買下來。

劉三認爲，賭坊之內，龍蛇雜處，是招兵買馬的一個好地方，更是蒐集情報的一個絕佳所在。

於是，一進門，便直接找上賭坊的大老闆——大小通吃卜再來。

四人皆穿着新做的華服，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儼然豪門闊少，巨富小開，大小通吃卜再來一點也不敢輕慢，親自引導着他們，往各處參觀。

邊走邊看，行至賭場的中央時，浪子劉三主動停了下來，道：「卜老闆，你這個賭坊的名字很奇怪，爲何叫再來呢？」

小猴子搶先說道：「大概是『輸了再來』的意思吧，反正天下多得是呆頭鵝，對嗎？」

大小通吃卜再來陪笑道：「再來就是下次再來的意思，不論輸贏都歡迎。」

浪子劉三道：「這樣說，閣下的大名就取錯了，『不再來，不再來』，豈不是告訴大家，不要再來嗎？」

大小通吃道：「凡是經常出入賭坊的賭徒，都曉得這麽一句歌謠：『不再來、不再來，賭癮發時又再來；一次輸，二次贏，運氣來時會翻身』，本坊高朋滿座，生意興隆，足證此言非虛。」

鐵牛嗤之以鼻，道：「才怪，不過才小貓二三隻，那來的滿座高朋，十九是卜老闆自己編的，純粹宣傳噱頭。」

卜再來自知吹噓過度，忙出言糾正道：「小老兒指的是入夜之後，此時開市未久，自然賭客不多。」

浪子劉三道：「不管生意好不好，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本公子覺得你這個店名不太好，最好改一改。」

卜再來的臉色微微一變，道：「百年

老店，改不得，不能改。」

鹵蛋信口胡扯道：「不如就改改姓名吧，姓卜就不能叫再來，叫再來就不要姓卜。」

大小通吃聞言甚是不悅，語氣轉為冷傲：「姓名乃是父母所取，豈可隨意更改，公子這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

小猴子的話更缺德：「店號不改，姓名也不改，我看你準會吃大虧，遲早會關門大吉。」

浪子劉三這才談到正題：「與其關門大吉，倒不如及早賣掉。」

卜再來強忍住滿腹的怒氣，語冷如冰的道：「有人要嗎？」

鐵牛道：「有，有，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大小通吃沉聲道：「是那一位？」

鹵蛋指一下浪子劉三，道：「就是我們公子，絲綢大王劉二爺。」

卜再來冷言冷語道：「在北京城，有一個小流氓叫浪子劉三，老夫曾有一個耳聞，倒沒聽說過劉二之名。」

小猴子道：「這只能怪你孤陋寡聞，我們公子劉二，是浪子劉三的親哥哥，家財億萬，金銀如山，是國際知名的商場大亨，為了紀念他已死去的弟弟，想買一家賭坊給弟兄們玩。」

眞是吹牛皮不犯死罪，連浪子劉三都忍不住，幾次三番想要笑出來，大小通吃卜再來氣虎虎的道：「費了不少口舌，原來你們是存心要買再來賭坊？」

浪子劉三直接了當的道：「沒錯，就請卜老闆開個價吧。」

卜再來的答覆斬釘截鐵，而且只有兩個字：「不賣！」

小猴子不信邪，嘴角泛着一絲冷笑，道：「後面的五福樓，比再來賭坊大，我家公子係以十五萬兩買下來的，卜老闆這個地方既小又舊，亂七八糟的，裝潢也差，青青菜菜，給你十二萬如何？」

大小通吃還是那句老話：「不賣！」

鐵牛不死心，繼續跟他說：「另外一家鴻泰綢緞莊，比再來賭坊小一些，但裝潢一流，設備齊全，僅僅才開價十一萬五，已過戶在我們二爺名下，十二萬兩銀子，數不在少，機會難得，總比破產、倒閉、大拍賣要合算得多。」

卜再來聞言如遭針刺，更氣更火：「不賣！」

話已說絕，鹵蛋仍圖作最後掙扎：「這樣吧，再加五千兩，算是給卜老闆一筆額外的搬遷費。」

「不賣！不賣！不賣！」

大小通吃卜再來火冒三丈，怒氣沖天，連吼了三聲不賣，掉頭就走，一入辦公室，嘭！的一聲，立將房門重重的關上。

小猴子雙手一攤，作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狀，道：「糟啦，糟啦，這個老小子不好纏，怎麽辦？」

浪子劉三却篤定得很，朗聲道：「沒有關係，此路不通，再尋別路，山人自有妙計，咱家想要的東西，非要弄到手不可，瞧着吧！」

小猴子、鐵牛、鹵蛋齊聲道：「老大有何妙計？」

劉三的回答簡短有力，吐字如刀：「賭！」

× × ×

賭？

不錯，對付像大小通吃卜再來這種大老千，只有跟他賭，當他輸光輸急，走投無路的時候，連褲子都肯賣。

一下子換了十萬兩銀子的籌碼，馬上付諸行動。

再來賭坊，規模甚大，麻將、牌九、單雙、骰子等應有盡有，四人邊走邊看，謹慎選擇出擊的目標。

卜再來之言非虛，賭徒越來越多，就這麽一會兒工夫，已增加甚多，幾乎每一張賭桌均開張營業，呼盧喝雉之聲此起彼落。

牆角上的一張賭桌最為熱烈，圍滿了人，可謂一枝獨秀，盛況空前。

浪子劉三等人皆一時好奇，便信步而去。

是新鮮的玩藝兒——輪盤。

構造並不很複雜，係由兩個金屬的圓環組合而成，就放在大賭桌的另一端。

外面的圓環共分隔成六個格子，塗以六種不同的顏色，寫着六個數目字，從一至六。

內環漆成銀灰色，只有一個紅色箭頭，反面有一個把手，莊家只要輕輕一搖，便會開始轉動，停下來時，箭頭所指的地方，就是押中的號碼。

下注的賭桌，同樣劃分成六個區域，寫着六個號碼，也是從一至六。押中的號數為贏，賠五倍，餘皆通吃。

小猴子愈看愈有趣，已經看出一點門道，輕躍的碰了劉三一下，道：「老大，這玩藝兒倒挺鮮的，咱們就[illegible]這個啦。」

浪子劉三正有此意，道：「好啊，一賠五，天下沒有比這更好賺的，這樣卜再來那個老混蛋倒閉的更快。」

莊家正在催大家下注，劉三取出一個籌碼，隨隨便便的丟在「一」上。

輪盤轉動了，不久停住，停在「六」上，全軍覆沒。

一連輸了三次，輸掉了三萬兩白花花的銀子，浪子劉三却面不改色。

鐵牛則有點沉不住氣，緊張兮兮的小聲道：「老大，輪盤裏面有鬼，這個莊家我早有個耳聞，神通廣大，人稱『魔手』，想要幾號就可以搖出幾號來，專門吃大賠小。」

劉三笑笑，噤聲道：「有鬼才好，咱家是捉鬼的專家，略施小計，管叫他傾家蕩產。」

所謂小計，是暗中發出一股暗力，迫使輪盤的箭頭停在某一個自己所希望的號碼上。

起初只是實驗，並不想贏錢，連試三次，又輸了三萬兩銀子後，終於技術成熟，被他找到竅門。

莊家魔手連贏六次，單是浪子一個人就被他吃進六萬兩，以為遇上了散財童子，喜不自勝，明明死到臨頭，還洋洋得意的道：「快押，快押呀　多下多贏，少下少贏，不下不贏！」

浪子劉三毫不考慮，將剩下的四個籌碼全部押在「五」上。

莊家根本未將他放在眼內，待大家夥

押一離手，立即揮動他的魔手，將輪盤用力一搖。

「五！五！五！」

是小猴子在大聲喊叫。

說準眞準，經過一陣快速旋轉後，骰頭果然在「五」上停下來。

這一來，魔手可傻眼了，額頭上立刻湧現數粒豆大的汗珠，不停的喃喃自語道：「怎麽可能？這怎麽可能呢？」

事實勝於一切，儘管魔手心有不甘，覺得事有蹊蹺，銀子還是得照賠，四五二十，枱面上的籌碼總共還不到十萬兩，只好請救兵，向櫃台抽調，如數付出。

浪子劉三好大的手面，原封不動，也原位不動，又將二十四個籌碼押在「五」上。

魔手的臉部都嚇白了，聲音顯得有點顫抖：「這位公子還要賭？」

浪子劉三輕鬆寫意的道：「這是什麽話，剛剛熱身完畢，好戲才開鑼，當然要賭下去。」

「多少？」

「二十四萬兩。」

「可否減少一點？」

「不覺得太多？」

「不多，區區之數，小玩而已。」

「不行，太少就沒意思啦。」

「這樣在下恐怕歉難從命。」

「怎麽？你拒賭？」

「不是拒賭，而是數目太大，做不了主。」

「誰可以做主？」

「自然是我們老闆。」

「大小通吃卜再來？」

「是的。」

「叫他來！」

不必叫，轉眼工夫，被浪子劉三贏走十幾萬兩銀子，早已驚動卜再來，趕至現場。

大小通吃在賭國的地位甚隆，道上的人皆對他敬畏有加，衆賭徒俱皆閃到一邊去。

劉三的眸光鋒利如刀，在卜再來的臉上一掃，冷冷的說：「請卜大老闆發表高見。」

卜再來眞不愧爲是一個成名的人物，面無表情的道：「開賭場的人，沒有拒絕賭客下注的權利。」

浪子劉三哈哈一笑，道：「好，有種，是一條漢子，就衝着你這一句話，咱家就敬你三分，等你宣告破產的時候一定送你一筆路費。」

一扭頭，又對魔手道：「發什麽楞，就請揮動你的魔手，咱們該開賭啦。」

莊家魔手却一動也不敢動，目注卜再來，請求面授機宜。

大小通吃思索一下，道：「貴客要賭，老夫自當奉陪，但不知劉二爺可肯換一種賭具？」

「那一種？」

「骰子怎樣？」

「可以，客隨主便。」

招招手，立有人送上來一大盒骰子，卜再來看都沒看，原封不動的往浪子劉三面前一推，道：「請先檢查一下，有無作假作弊，並且熱一熱手，練幾把，然後再選一副貴客認爲滿意的出來。」

卜再來的表現中規中矩，不失爲是賭國的一位客人，浪子劉三亦未謙辭，打開盒蓋，裏面洋洋洒洒共有象牙、水晶、牛骨、各種玉石骰子十餘種，順手抓起六顆象牙骰子來，略一端詳，隨便練了兩把，抖手投入磁碗之中，道：「就用這一副吧，象牙質地細密，重量平均，取巧失誤的機會率都很低。」

說的都是行家的話，卜再來暗暗吃驚不小，將其餘的骰子移往一旁，道：「不知劉公子是想玩傳統的賭法？還是來點新鮮的？」

浪子劉三道：「有何新鮮的花樣？」

「譬如『指點打擊』，就很新潮刺激的。」

「何謂『指點打擊』？」

「就是下注者指定某一點，由莊家來擲。」

「擲出來如何？」

「自然是莊家贏。」

「擲不出來又怎樣？」

「下注的人贏。」

「嗯，好主意，的確够刺激，也够新潮。」

「但是，下注者也有一定的規範，不能胡亂出花招刁難，否則，一定會自食苦果。」

「怎麽說？」

「倘若所出的題目，難度太高，莊家自知無能爲力時，有權要求下注的人來表演。」

「很公道，可以避免亂打高空，胡說八道，是眞正的賭技實力大決鬥。」

「假如，連下注的人也擲不出他自己所指定的花樣來，自然以落敗論。」

「卜老闆，如果下注者能够辦到，那又怎樣？」

「天公地道，莊家如數照賠。」

浪子劉三雙眉一挑，道：「成，咱們就玩玩『指點打擊』的遊戲吧。」

大小通吃卜再來的臉色陰沉沉的，始終不苟言笑，道：「那麽，就請公子下注吧。」

浪子劉三原注未動，象徵式的向前推了一下，道：「就是這麽多。」

「第一次玩『指點打擊』，少下點，試幾把，看看手氣運氣，豈不更好？」

「小意思，區區二十幾萬，算不了什麽，本來就是小玩嘛。」

「如此，請朋友出個點數吧。」

「一條龍！」

「一條龍？一二三四五六？」

「沒錯，是一二三四五六！」

大小通吃卜再來未再多言，拿起骰子，一陣搖晃，猛地吐氣出聲，嗨！的一聲吼，將骰子擲入磁碗之中。

旋轉的速度好快，聲音好響，如珠落玉盤。

每一轉，每一響，皆強烈的震動着每一個人的心弦。

畢竟，二十四萬白花花的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有一萬五千斤，堆起來可以堆一座山，舖平了可以舖一個大操場，平常人十輩子加起來也賺不了這麽多。

緊張，鐵牛、鹵蛋、小猴子，以及魔

手、圍觀的賭徒等，沒有一個不屏息而觀，緊張萬分。

只有浪子劉三和卜再來，依然穩如泰山，鎮靜如恒，好像這一場豪賭，他倆純粹是局外人似的。

骰子終於停下，卜再來神乎其技，一二三四五六，排列整齊，果然擲出個一條龍來。

二十四個籌碼換了主人，大小通吃的嘴角綻出一絲不易察覺的輕笑。

浪子劉三則依然故我，面不改色，掏出一張二十萬両的銀票來，從容不迫的道：「小猴子，去，再換二十個籌碼來。」

這小子眞他媽的狂得可以，銀子是人家文儀公主朱雅蘭叫他建立第三勢力的基金，他却拿來狂賭濫賭，似此行徑，不是瘋子，便是厲鬼！

小猴子不表贊同，道：「老大，小輸爲贏，這個老小子不好惹，我看咱們認了吧。」

浪子劉三挑眉瞪眼的道：「媽的，你在放什麼臭屁，我絲綢大王劉三，縱橫商場，天下無敵，豈會在一個賭棍的面前認栽，姓卜的說的好：『一次輸，二次輸，運氣來時會翻身』，別急，等着瞧，咱家馬上就會翻身，叫他光着屁股去裸奔。」

小猴子、鐵牛、滷蛋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再反對。

方待去櫃台換籌碼，大小通吃卜再來道：「不必去換了，銀票一樣通行。」

浪子劉三道：「卜老闆要不要檢查一下票子，看是否僞造的？」

卜再來瞄了一眼，道：「大德堂的票子，是鐵票，假不了的，朋友可以出題目了。」

浪子劉三想了想，道：「豹子王帶疊羅漢，加料。」

「豹子王是六個六，疊羅漢是六顆子必須疊在一起，對不對？」

「對呀，這是骰子當中的高級技術，如同馬戲團的空中飛人一樣，盡人皆知，何必多此一問。」

「老夫是想請教，何謂加料？」

「就是五顆疊羅漢，一顆斜角站立的意思。」

「這麽複雜，可謂難上加難。」

「卜老闆有權拒絕。」

「老夫寧願接受挑戰，勉力一試。」

「請！」

請字出口，卜再來已將骰子握在手中，迅即擲落碗內。

疊羅漢難度極高，需加內家眞力，而且必須恰到好處，方可功德圓滿，只見骰子不再旋轉，而是跳躍，大家的心也跟着骰子跳個不停。

第一個六停住了，第二個六跳上，很快便加至三粒，眼看就要完成此一壯擧，場中空氣凝結，靜如止水。

第六顆骰子跳起來了，可惜斜角站立失敗，功虧一簣，僅僅完成豹子王。疊羅漢，無料可加，大小通吃卜再來宣告敗北，賠了浪子二十個籌碼。

浪子劉三神色依舊，連籌碼，帶銀票，總共四十萬両，一古腦全部押下去，道：「卜老闆，外甥打燈籠——照舊（舅），請再來一遍。」

卜再來見他得理不饒人，心下好不焦急，苦笑道：「卜某已經失敗一次，何必再來。」

浪子劉三拿卜再來自己的話消遣他：「一次輸，二次贏，只要心不死，敢於嘗試，也許第二次就可以成功。」

大小通吃卜再來奸笑道：「老夫願意將這個機會讓給劉公子，請朋友當衆表演吧。」

「卜老闆的意思是，認爲難度太高，決定臨陣脫逃？」

「小友休說廢話，成功之後再吹也不遲。」

「簡單得很，小事一件，不過是擧手之勞。」

「請！」

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浪子劉三的腦袋瓜的確够靈光，將「浩然正氣功」用在賭博上，在磁碗四週佈下一道渾厚的暗力，霎時間，骰子彷彿變成訓練有素的士兵，一個一個往上跳，最後一粒更是如得神助，奇妙無比，竟以金鷄獨立的姿態，用一角斜着站立起來。

「哇！成功了，成功了！」

「哇啦！好棒好棒啊！」

「妙！看一看也爽！」

「絲綢大王萬歲！」

「老大萬歲！」

場中亂作一團，小猴子、鐵牛、滷蛋之外，圍觀的賭徒也在大吼大叫湊熱鬧，情緒亢奮，手舞足蹈，像極了演唱大會上的瘋狂兒女。

浪子劉三却並不以此爲足，睹狀臭罵道：「小氣鬼，沒出息，不曾見過大場面的土包子，一點點小成就就把你們樂成這樣，未免太沒有志氣啦，今後如何成大功，立大業？」

劉三餘音未落，大家歡聲未止，場中仍在亂糟糟的當口，孰料樂極生悲，再來賭坊的一羣保鏢蜂湧上來，將他們四人圍住。

其中一個獐頭鼠目的大塊頭，好像一座鐵塔，冷不防一把抓住劉三的領子，將他提起來，聲色俱厲的道：「小子，你的胆子眞不小，竟敢在再來賭坊詐賭，是不是不想活了？」

浪子劉三怒眉雙挑的道：「你說老子使詐，證據何在？」

「大爺說你使詐就是使詐，不必證據。」

「媽的，你們這是耍流氓，開黑店嘛，到底想怎麽樣？」

「好說，將詐得的銀子全都吐出來，滾！」

「假如劉爺爺不答應呢？」

「那就連命也賠進去。」

「奶奶的，你們想打架？」

「打架是大爺的本行。」

「哼，打就打，誰怕誰呀。」

氣提丹田，功行勁項，「浩然正氣功」僅只用了五成的勁道，便將大漢抓住劉三衣領的手震斷，接見浪子飛起一脚，正中腹，哀鳴聲中，馬上抱着肚子躺下了。

其餘的保鏢也與小猴子、鐵牛、滷蛋等人動上手，浪子劉三不願浪費時間，奇招迭出，痛下殺手，立將幾個領頭的狠角

色打倒在地，其餘的人眼見大勢不妙，全作了縮頭的烏龜，未敢再張牙舞爪。

浪子劉三的眸子，像兩片鋒利的刀片，橫掃全場一眼後道：「上呀，不怕死的儘管上，保證來者不拒，照單全收。」

小猴子也趾高氣揚的道：「來一個殺一個，來一對殺一雙，那個混蛋王八不想活，我小猴子就拿他開刀。」

鐵牛亦狐假虎威的道：「還有我鐵牛，正手癢得很，想活動一下筋骨。」

鹵蛋同樣不甘寂寞，以行動代替言詞，猛吼猛打，直至將幾名嘍囉趕跑，方始興猶未盡的停下來。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大小通吃心知遇上高手，最後反撲無效，只好俯首認輸，乖乖的賠了劉三四十個籌碼，因為他心裏雪亮，縱然他自己親自上，也不是人家的對手。

算算看，除去本錢，淨了五十萬兩銀子，劉三却貪心不足，還想再更上一層樓，又連本帶利全部押下去，道：「這次咱們再多加一點料，玩『太空羅漢』。」

大小通吃摸了一把冷汗，連什麽是「太空羅漢」都懶得追問，哭喪着臉道：「朋友還要賭？」

浪子劉三嘻皮笑臉的道：「是呀，不贏得你心服口服，甘拜下風，　也不會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更不會知曉咱家的手段。」

「小老兒已經知道二爺的厲害，心悅誠服，甘拜下風。」

「你不是說過，開賭場的人没有拒絕賭客下注的權利嗎？」

「敬請高抬貴手。」

「你真的怕了咱家，不敢賭啦？」

「請二爺成全。」

「好，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就成全你一次。」

浪子劉三没再理會卜再來，掉轉頭來，與小猴子，鐵牛，鹵蛋逕自往櫃台結帳去。

鹵蛋扯一下劉三的衣襟，道：「打鐵趁熱，老大剛才為何再没有提買房子的事呢？」

浪子道：「咱們別提，他自己也會提的。」

鐵牛道：「老大何敢如此肯定。」

劉三道：「姓卜的不可能有六十萬現金。」

小猴子道：「好極了，拿不出銀子來，那就只好賣房子，咱們再狠狠的殺他的價！」

主意打定，四人相視一笑，到得櫃台，本來一共有六十萬的籌碼，傾其所有，包括劉三自己那一張十萬兩的票子在內，連銀子，帶票子，也僅僅才湊足大約三十萬左右。

浪子劉三拍一下桌子，對櫃台內戴着老花眼鏡的帳房先生道：「眼鏡，不足之數，如何處理？」

老帳房搓着手，垂頭喪氣的道：「相信我們老闆會給公子一個圓滿交代的。」

回頭一看，已無卜再來的踪影，小猴子大呼小叫道：「你娘，這個老小子八成是畏債潛逃了。」

話甫出口，忽見卜再來從他自己的辦公室裏衝出來。

鐵牛好快的動作，横飄數丈，堵住他通往大門的路，喝道：「站住，賭債未清！你休想離此一步。」

卜再來忍氣吞聲的道：「小友說那裏話來，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卜再來豈是賴債的人。」

鹵蛋道：「那麽你剛才躲到那裏去了？」

大小通吃道：「是同房去籌措錢財給你們。」

話落，人已到了櫃台前，將一個紫檀木匣子放好，打開取出一叠銀票，及不少貴重的珠寶。

卜再來問帳房先生：「老趙，還差多少？」

帳房先生伸出三個手指頭來，没有說話。

卜再來知道是三十萬，輕聲一歎，道：「二爺，這裏還有五萬兩銀票，還剩下二十五萬，這批珠寶都是價値連城的寶貝，大概够了吧。」

浪子收下銀票，却拒收珠寶！道：「抱歉，珠寶雖然珍貴，奈何並無一定的行情，咱家不要，以免吃虧上當。」

卜再來擺出來一張苦瓜臉，道：「老夫傾其所有，全部家當都在這裏，不要珠寶這個債務該如何清償？」

小猴子冷笑道：「你的寶貝旣然那麽値錢，可以拿到外面去賣呀！」

大小通吃搖頭道：「京城雖大！識貨者能有幾人，一時間恐怕也不易脫手。」

浪子劉三冷哼一聲，道：「好啦，你他媽的少拿鷄毛當令箭，一堆爛石頭，能値幾何！不想身敗名裂，就還銀子，不然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可不是空口唬人，已運足一掌眞力，隨時都有出手進招的可能。

卜再來耳聞目見！心知肚明，連道了兩聲：「罷了！罷了！」終於被迫拿出了房地契，道：「這正是你們想要的東西，拿去吧！」

浪子劉三一點也不客氣，伸手接過，納入懷中！還說了一堆風涼話：「叫你賣，你又偏不賣！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最後還是落在咱家手裏，說吧，你打算折合多少銀子？」

「二十五萬兩，全部抵消，相信足够了吧！」

「媽的，你的算盤倒打得挺精，想一筆勾消，太貴，不要。」

「那就請二爺出個價吧。」

「老價錢，十二萬五。」

「這兒的賭具設備，花費甚多，『再來賭坊』的金字招牌，更是無形的財富，總該値十幾萬吧？」

「得饒人處且饒人，咱家大人大量，不再跟你斤斤計較，這樣吧，連房帶地，加上賭具設備，以及全部工作人員，包括你大小通吃闆老啦在內，總共折算二十萬好啦。」

「還有五萬如何淸償？」

「可在你的薪水裏慢慢的扣。」

「你要老夫在此當奴才？」

「咱家不會埋沒人才，你的職位還是總經理。」

「那二爺你呢？」

「咱家當董事長。」

「賭坊的資金已羅掘一空，這——」

「放心，劉某自有打算，絕不會影響到生意的運作。」

當即將契來的錢財，除房地贏，以及三萬兩銀子外，全數交還給帳房先生。

這三萬兩銀子！也並非浪子私吞，一萬兩分給全場賭徒吃紅，另外二萬則是賞給全體員工的見面禮。

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厚重的賞賜，立取贏得大家的讚美，就連被他整得慘兮兮的卜再來，也對浪子劉三另眼相看，恨意大減。

一場暴風雨，就此雨過天晴，浪子劉三神通廣大，不花一文錢，便將偌大的一再來賭坊」弄到手。

× × ×

正自得意時，在卜再來的陪伴下，巡視自已的地盤，大門之外，忽然大模大樣的進來一位不速之客。

不是賭客。

是一名錦衣衛。

地位還不小，是一位隊長，叫馬玉，人稱吸血鬼，白吃白喝，白嫖白玩不算，還到處揩油找銀子，是一個惡跡昭彰的傢伙。

「嗨！卜老闆，好久不見。」

「哦，是馬隊長，歡迎！歡迎！」

卜再來，劉三快步上去，彼此在櫃台附近停住。

吸血鬼馬玉瞄了劉三一下，道：「卜老闆，見眞人不說假話，馬某是來收規費的。」

大小通吃道：「卜某已經不是『再來賭坊』的老闆，現在當家作主的是我們劉董。」

吸血鬼馬玉打量一下浪子劉三，道：「劉董，我們好像在那裏見過？」

劉三是和他有過數面之緣，故作不識道：「馬隊長一定是認錯人了，在下從南方來京，尚不足三日，不知要收的是那一種規費？」

馬玉直說道：「保護費，也可以說是消災費，凡是特殊營業場所，只要每月繳付一筆銀子！錦衣衛就保證不會來找你們麻煩。」

浪子劉三一聽此言，心裏直冒着火，暗道：「媽的，你們簡直是在吃人嘛，今天被老子碰上！算你走霉運，看我怎麽整你。」

表面上則若無其事的道：「卜總，以前的規費，可有一定的數目。」

卜再來道：「以前是每月一百兩。」

浪子劉三笑道：「一百兩太少了，又不是打發化子要飯的，錦衣衛那麽多人，買杯水酒都不够，更不用說逛窟子吃花酒治楊梅大瘡了，咱家今天高興，願意多孝敬一點，希望馬隊長以後多多照顧。」

冷嘲熱諷，將錦衣衛罵得狗血淋頭，却轉彎抹角，令吸血鬼馬玉找不到發火的藉口。

多年相處，小猴子，鐵牛，鹵蛋等人，已培養出極佳的默契，只要浪子劉三使個眼色，他們就知道他在打什麽鬼主意，是以，當劉三獻給馬玉三百兩銀子時，小猴子也從櫃台上取來二百兩的籌碼給吸血鬼，道：「馬隊長很難得來賭坊走動，隨便玩玩吧。」

鐵牛補充道：「贏了就加一倍，比放高利貸還划算。」

鹵蛋亦道：「輸了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反正我們二爺多得是銀子，不會叫馬隊長吃虧的。」

馬玉本來就是個賭徒，手裏又有二百兩不花錢的籌碼，復經他們三人這樣一鼓噪，道：「也好，就捧捧場，玩玩吧。」

什麽賭具不好玩，馬玉貪心想發財，偏生去玩最易作弊的輪盤。

而浪子劉三則以陪伴爲名，隨侍在側，實則在暗中操縱。

操縱的技巧十分高明，大輸兩次之後，總會讓他小贏一次，當吸血鬼賭性大發，欲罷不能時，恰巧二百籌碼，三百兩銀子已經輸得清潔溜溜。

只好求助浪子劉三，「劉董，可否借馬某一點賭本用用？」

小猴子上上下下打量一下吸血鬼馬玉，搶先說道：「馬隊長身上一身是寶，多得是值錢的東西，可以賣，不必借。」

馬玉不知是計，急聲相詢：「你是指什麽東西？」

小猴子扯動一下他的制服上衣，嘖嘖有聲的道：「瞧瞧這件衣服，金邊銅扣，耀眼生輝，隊長若肯割愛，我小猴子願出價一百兩。」

鐵牛會意，盯着馬玉畢挺的褲子道：「如果連褲子也一起割讓，就給你二百兩。」

鹵蛋存心要整他的寃枉，道：「無三不成禮，我鹵蛋看上這頂帽子了，全部三百兩，如何？」

一套衣服，値不了三兩銀子，小猴子他們却情願出一百倍的高價，馬玉以爲遇上了白痴二百五，或者是財神爺，當然大爲心動，但一轉念間，又猶疑不定的道：「價錢是不錯，可是，身爲朝廷官員，赤身露體，成何體統？」

小猴子戲問道：「馬隊長莫非光着屁股，沒穿內衣內褲，怕我們看到你的那些配件？」

吸血鬼馬玉忙道：「有，有。」

鐵牛道：「有內衣內褲還害什麽臊，這叫休閑服，輕便又自在，也免得被別的衙門的人發現，治你出入特殊營業場所的罪。」

鹵蛋在一旁猛敲邊鼓：「三百兩銀子押下去，如果押中紅心，馬上就有一千五百兩的進帳，贖回衣褲，也還可以淨賺一千二，這種好事，別人開着飛機也找不到，何樂而不爲。」

經不起三人的一再遊說，更不甘心就此罷手，吸血鬼馬玉卒將衣褲帽子脫下，換成銀子。

然而，合該他走霉運，遇上浪子劉三，不旋踵間，又告輸光了，只好再度伸手求助。

浪子劉三道：「馬隊長打算借多少？」

馬玉伸出一個手指頭：「一千怎樣？」

「可以，但請先寫一張借據，馬隊長

該不會反對吧?」

「應該的，應該的。」

寫好借據，還請他捺一個指印，浪子劉三命人從櫃台上支給他一千兩的籌碼。

輸的愈多，賭注愈大，馬玉汗流浹背，臉紅脖子粗的，幾乎已經達到瘋狂的地步，浪子劉三雖然繼續借錢給他，却很少再給他贏錢的機會，狂賭一個多時辰下來，馬玉的借據已開出十張，欠下一萬兩銀子的債。

還想再借，却遭到浪子劉三的拒絕。

將他請至賭坊後面的一間精舍裏，劉三拿着借據，在他面前晃一晃，道：「馬隊長，這些錢你打算怎麼還?」

吸血鬼馬玉仗着是錦衣衛的一名隊長，懼意全無的道：「坦白說，馬某吃喝嫖賭樣樣來，並無積蓄，恐怕——!」

浪子劉三接口道：「恐怕還不起，還是根本不打算還?」

吸血鬼馬玉未作正面答覆，沉聲道：「人不死，債不爛，只要本隊長有一口氣在，總會有清償的一天，或者乾脆從你們賭坊的規費裏扣還好啦。」

小猴子眼一瞪，罵道：「媽的，你想得倒美，規費區區之數，單付利息還差一大截。」

馬玉聽得一呆，道：「什麼?還要利息?」

鐵牛道：「將本求利，當然要利息，不然憑什麼借錢給你。」

鹵蛋道：「而且還是高利貸，利率一角，也就是說，一萬兩的欠債，每月要付一千兩的利息。」

馬玉嚇了一跳道：「這麽多，民間借貸，也不過才三分利，簡直是吃人嘛。」

浪子劉三抬 一隻脚來，踩在馬玉面前的櫈子上，神采飛揚的道：「賭場的規矩都是一角二，以日計息，咱家算你一角，已是折扣優待，別不識抬舉。」

「這簡直是敲詐，借錢之初，你怎麽不說?」

「姓馬的，少裝蒜，賭場例規如此，你應該心裏有數。」

「好吧，隨便你們算，要錢沒有，要命一條，馬爺就不信你們敢把本隊長怎麽樣。」

「馬玉，你想要狠，要賴，要流氓?告訴你錦衣衛橫行霸道，別人畏若虎狼，我們可不怕，你找錯對象啦，小猴子，鐵牛，鹵蛋，上!先修理他一頓，看他還敢不敢再耀武揚威。」

錦衣衛爲禍鄉里，人人深惡痛絕，三人早有此意，一個人上前抱住，兩個人拳脚交加，一頓狠揍下來，吸血鬼馬玉支持不住，很快便灰頭灰腦，鼻青臉腫的倒下了。

「你娘，別裝孫子，站起來!」

「媽的，別當烏龜，鑽狗洞!」

「打啊，揍啊，怕死就快叫親爹喊爺爺。」

三人輪番上陣，提起來再打倒，打倒再提起來，愈打愈有趣，也愈打愈有勁，直至將吸血鬼馬玉的威風殺盡，跪地討饒時才收手停住。

小猴子神氣十足的道：「快叫爹。」

「爹!」

「快喊爺爺。」

「爺爺——」

「以後還敢不敢再橫行霸道，到處揩油打秋風?」

「再也不敢了!」

「這筆賭債要不要還?」

「要還，當然要還。」

「怎麽還?」

「這——?」

浪子劉三截口道：「這事好商量，只要你聽話，肯效忠咱家，爲我劉三做事，不但這一筆帳可以一筆勾消，還有其他的好處。」

吸血鬼馬玉疑雲滿面的道：「你是胡太師與司徒鰲的人?」

「全部不是，咱家是第三勢力的領導人。」

「第三勢力?沒聽說過。」

「別急，很快就會聲名大噪。」

「劉董到底要馬玉做什麽事?」

「做間諜，當密探，在錦衣衛衙門裏臥底。」

「茲事體大，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一旦被劉公公、谷指揮他們查出來，準會砍頭。」

「欠債不還，你眼前就活不了。」

「苦啊，苦啊!」

「不苦，只要你肯服從咱家的將令，甜頭多得是，從今日起，可以每月支付你三百兩的車馬費，以後若有功績，還可以按件計酬。」

威脅加上利誘，刀子與銀子雙管齊下，吸血鬼馬玉權衡一下利害得失，當場滿口答應下來，道：「只要劉董肯將借據還我，馬玉保證效忠二爺，絕不反悔。」

浪子劉三道：「空口無憑，必須對天宣誓，並將親筆的書面誓詞留下來才行。」

馬玉愣然一楞，道：「如何寫?」

浪子劉三早有腹案在胸，道：「皇天在上，我馬玉在下，今日對天發誓，宣佈脫離錦衣衛，不再聽命於劉瑾、谷大用，願將餘生投效第三勢力，以誅劉滅胡，殺司徒鰲，宰上官嵩爲己任，全力以赴，不計死生，倘有違背誓言，必遭天打雷劈，五馬分屍!」

這樣的一篇誓詞，太嚴重了，一旦落入他人之手，有十條命也活不了。

但是，吸血鬼馬玉已經被打慘打怕了，面對浪子劉三等這一干兇神惡煞，也只有俯首認命的份兒，別無更佳的選擇。

取來紙筆，照着劉三的意思，一字不差的寫好，還簽了名，捺下指印。

浪子劉三言而有信，當着他的面，將借據付之一炬，並且如言付給他三百兩的車馬費。

小猴子、鐵牛、鹵蛋也沒再爲難他，將衣褲帽子奉還，待他穿戴整齊後，浪子劉三道：「馬兄弟，錦衣衛指揮使谷大用，你的頂上司，北京城的閻羅王，他有何嗜好?」

吸血鬼馬玉想都沒想，脫口就說：「吃喝嫖賭，大概樣樣都喜歡，尤以賭博爲甚。」

「賭技如何?」

「很高，贏多輸少。」

「好極了，嗜賭而又技術不凡，這樣才揮得重，現在咱家就交付你第一件任務。」

「請二爺示下。」

「限你在三日之內，設法將姓谷的引來再來賭坊。」

「劉董要見他？」

「不，讓他賭，自由自在的賭，越大越好，告訴他再來賭坊的資本雄厚，叫他多帶賭本來，這樣才贏得快，贏得多。」

「是，馬玉遵命就是。」

「馬兄弟，你可以走了，但願咱們合作愉快。」

「再見！」

「再見！」

× × ×

天才！奇才！外加詭計多端，鬼頭鬼腦！

浪子劉三的確當之無愧。

沒有花一毛錢，沒有傷一個人，就將「再來賭坊」弄到手，而且還「槓上開」收服了吸血鬼馬玉，在錦衣衞衙門裏佈下一個「樁仔」。

帶着勝利的微笑，穿越賭坊的後院，正欲進入「五福樓」，鹵蛋突然停下來說道：「哎喲！好棒好妙啊，前有賭坊，後有飯莊，旁邊是『鴻泰綢緞莊』，三家的屁股都湊在一起了，好方便也好巧啊。」

浪子劉三止步道：「什麼好巧，是咱家精挑細選，事先計劃週密的結果。」

鐵牛面對綢緞莊，一個向後轉，對準另一家的後院道：「如果再將這家店舖買下來，就可以四通八達，從四條街道上自由出入了。」

小猴子的眼光比他倆還要遠大，道：「將四家的後院打通，再好好整理一下，就是一個絕佳的第三勢力的指揮中心。」

浪子劉三卻給他們澆了一頭冷水：「哼，你們都是後知後覺，只會放馬後炮，事實上這一切早在咱家計劃之中。」

三人有志一同，一齊發出一聲：「妙極！」

小猴子道：「難不成這一家店舖，老大已經買下來？」

浪子劉三道：「還沒有，不過已經託人在辦理中，相信很快就會有回音的。」

鹵蛋嚷嚷道：「老大，別再磨菇啦，該開飯啦，再不祭一祭五臟廟，就要造反啦。」

浪子劉三笑罵道：「餓死鬼，只知道吃，昨夜的那一百個鹵蛋你還沒有吃怕了麼？」

話是這樣說，人却一馬當先踏進「五福樓」的後院。

× × ×

據點有了，接下來就是如何發展第三勢力。

第二天一早，鐵牛、鹵蛋、小猴子、浪子劉三，便聚集在「五福樓」的一間精巧別緻的小客廳裏，討論這個問題。

浪子劉三首先說道：「目前，京城的江湖，舉目皆是趨炎附勢的小人，不是跟九州一霸司徒鰲與劉公公這一幫掛鈎，就是和八荒神君上官嵩與胡太師這一夥結盟，眞正能夠獨立特行，而又頗具實力的，不過二人而已。」

小猴子道：「老大可是指冷九與燕青二人？」

浪子劉三道：「不錯，就是他們兩個，尤其是冷九，是京城地面上標準的頭號地頭蛇，爲人圓滑，交遊廣闊，是一頭笑面虎，也是一頭狡猾的狼，與兩大派都有接觸，却始終保持等距離，可謂左右逢源，也因而使他的地位格外突出，成爲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所以京城裏的人皆戲稱他爲九千歲，本事之大，可想而知。」

鐵牛道：「老大也不賴，人稱八千歲，只差一千而已。」

就爲了這一千，劉三一直耿耿於懷，聞言皺眉不語。

鹵蛋道：「老大可是想將九千歲冷九拉過來？」

浪子劉三道：「冷九手下的徒衆，少說也有二百人，如能共襄盛擧，第三勢力馬上就可以初具規模。」

小猴子搖頭道：「我看這是大姑娘生孩子，根本不可能。」

浪子劉三道：「爲什麼？」

小猴子道：「老大，你忘啦，咱們跟冷九那一幫人，一向是死對頭，他們仗着年紀稍長，又有錢有勢，幾次三番跟咱們爭地盤，搶生意，甚至還想把我們併合，企圖以大吃小，怎麼會回過頭來向咱們靠攏。」

浪子劉三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咱家是絲綢大王，是大富翁，又有公主大妹子在後面撐腰，應該是大有可爲的。」

鐵牛道：「老大可是準備到冷九那兒去拜碼頭？」

劉三道：「身爲絲綢大王，自然該擺擺架子，這樣才不會被他看輕，咱家想請他來『五福樓』吃飯，然後再見機行事，只是一時間仍找不到一個够份量的投帖之人。」

鹵蛋道：「就派大小通吃卜再來去好啦，這個老小子也算得上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語提醒夢中人，劉三完全同意，當即將卜再來請了過來，說明原委，開門見山的道：「卜總跟冷九的交情如何？」

大小通吃卜再來恭謹有禮的道：「彼此很熟，並無深交。」

「那委屈你，跑跑腿，當一次信差可好？」

「卜某現在已經是二爺手下之人，任憑差遣。」

「那裏，言重了，只要閣下表現良好，有一天咱家會將賭坊還給你的。」

叫來一頂轎子，親自捧着事先準備好的貴重禮物及帖子，將卜再來送上轎，放好禮物，劉三又道：「辛苦卜總啦，請多進美言，務必要在今午將九爺請到『五福樓』。」

卜再來頷首稱善，小猴子及時叮嚀道：「不必盡說實話，添油加醋，吹吹牛也無傷大雅。」

鐵牛道：「絲綢大王之外，可以再加幾個頭銜，如輪船大王、鋼鐵大王、珠寶收藏家、字畫鑑賞家等等，儘管揀好聽的說就是啦，別要耽心會吹破牛皮，我們老大說謊的功夫天下第一。」（未完・二）

上文提要・

秦君燕暫留「昆仲幫」期間，師兄萬鵬程忙於備戰防範其他幫派的暗襲，果然白虎、雙英、東河等寨聯手前來圍攻，秦君燕獨當一面，力挫頑敵的進犯並連戮雙英寨劉虎和連天雨寨主，初次顯露武藝鋒芒，萬鵬程甚悅且暗示秦君燕將來可繼承括蒼派掌門事務，「昆仲幫」舉行了慶功宴，萬鵬程師兄弟二人逐策騎疾返師門，此刻師妹莫紫薇已守孝在先父墓旁草屋……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爲立掌門傷和氣　師妹婉言緩僵局

莫紫薇搖搖頭，道：「大師兄請坐。」

萬鵬程問道：「小師妹，有沒有香燭在此？愚兄先到師父墳上拜一拜！」

莫紫薇道：「天色已晚，明早再準備吧！」

萬鵬程道：「松童鶴童，帶我去拜墓三師弟，你們先談談！」

秦君燕道：「那麼由小師妹帶大師兄去吧！」

「不必！愚兄去去就回來！」萬鵬程拉着松童和鶴童出去，原來他有意讓他倆敘叙相思。

屋內只剩下兩個人，秦君燕憐愛地看了莫紫薇幾眼，柔聲道：「師妹，你到底去了何處？愚兄去過雷音庵找你，鐵鍊師太說你根本沒去過！」

莫紫薇目光不敢與他接觸，囁嚅地道：「小妹在路上……所以沒有去……」

秦君燕緊張地問：「你在路上怎樣？」

莫紫薇半側身道：「反正小妹已回來了，你不必多問！」

「你沒事吧？」

「小妹很好，多謝三師兄關心……小妹心情不好，改日再談好不好？」

秦君燕乾咳一聲，忙道：「師父仙遊，愚兄亦悲傷之極，但請師妹節哀順變，否則師父在泉下更難安息！」

莫紫薇忽然長長吁了一口氣，秦君燕見她神情極之複雜，不由又關心地問：「師妹，你眞的沒事？」

莫紫薇不耐煩地道：「三師兄，你以爲小妹還是小孩子麼？」

秦君燕覺得她態度跟以前大不相同，只道是因爲父親新喪而引起的，他有心轉移她的思想，故意道：「不知杞老爺跟展兄他們的生死如何？」

莫紫薇幽幽地道：「他們都沒事……」

秦君燕身子一震，急問：「你怎知道？難道你又上黃山？」

「小妹……在路上碰到徐艮玉，所以知道……」

「除他還有誰？」

莫紫薇嬌軀微微一抖，臉現窘態，囁嚅地道：「還有元琦他們……」

秦君燕心念一轉，道：「咱們先下山，你怎會碰到他們？」

「小妹……因爲在路上染了風寒……住在客棧裏……後來便遇上徐兄和元兄了……」

「他們爲何能夠逃出魔掌？」

莫紫薇吸了一口氣，道：「聽說在危急的時候，突然來了幾個高手，將鬼秀才及風五娘等人嚇退！」

秦君燕興緻勃勃地問：「未知是那幾位高手突然俠駕光臨？」

「聽說……是展兄的師父……」

秦君燕心頭立時一沉，正想再問她，不料萬鵬程却回來了。「小師妹，你跟松童鶴童回山洞睡吧！愚兄跟三師弟在此歇宿！」

莫紫薇沉吟了一陣才道：「如此小妹心中難安！」

萬鵬程哈哈笑道：「你這小丫頭，年紀大了，跟你大師兄越發生份了！」他誠懇地道：「小師妹，死者已矣，你應節哀順變，集中精神練好武功，發揚本門鋤強

扶弱、發揚正義的宗旨，這才不辜負師父生前教導咱們的一番苦心……」

「多謝大師兄賜教……小妹下山了，你們路上辛苦，也早點歇息吧！」莫紫薇長身向萬鵬程行了一禮，拉着兩童出門。

秦君燕連忙長身道：「師妹，天黑路崎，待愚兄送你下山吧！」

莫紫薇好像沒聽見，打開木門，脚步不停，眨眼間便像幽靈一般，消逝在黑暗中。

萬鵬程把把秦君燕叫住。「三師弟，師妹心情不好，慢慢來！」

秦君燕臉上一紅，道：「小弟覺得師妹神情跟以前大不相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你莫杞人憂天，師父新喪，臨終時師妹又不在他身邊，她的心情可想而知！」

「師妹不像你所說的那樣……」秦君燕一頓又道：「但願如此！」

萬鵬程笑道：「師弟，你擔心什麼？你倆自小青梅竹馬，又郎才女貌，還有誰能搶走她？」

秦君燕一笑，脫衣躺在席上，萬鵬程也躺在睡覺。一夜無事，次日秦君燕醒來，萬鵬程已不在屋裏，秦君燕跳了起來，一口氣來至洞前，只見師妹坐在石上發怔，他問了松童，才知道萬鵬程一早下山買祭品，秦君燕不知如何勸解師妹，沒奈何只好教松童和鶴童練劍。

過了一炷香工夫，才見萬鵬程帶了一大堆東西回來，秦君燕道：「大師兄，咱們昨天不是已買了許多食物了麼？」

「也不知二師弟何時上山，說不定愚兄還得在此住上一段日子，總吃得了！」萬鵬程將東西交給莫紫薇，自己則坐在石上摺紙元寶。

秦君燕道：「你們看清楚，這招『鳳舞九天』，該這樣出劍！」他將身撥起，人至半空才猝然出劍，松童及鶴童都大聲喝采。

不料秦君燕只使了一半，便收劍跳下，道：「大師兄，二師兄來了……」

萬鵬程只抬一抬頭，便又低頭摺他的紙元寶，秦君燕帶着松童和鶴童迎了下去。看見楊興家身穿喪衣，提着一隻背囊，拾級而上。他一見秦君燕便問：「大師兄來了沒有？」

「大師兄跟小弟一齊回山，小師妹也回來了！」秦君燕伸手接過背囊，只覺裏面沉甸甸的。

楊興家點點頭，道：「這倒好，免得愚兄等他們！」

秦君燕心頭不快：「二師兄却沒想到別人在等他！」

楊興家遠遠見到萬鵬程，便叫了一聲：「大師兄你好！」

萬鵬程抬頭眯着眼看了他幾眼。「老二，你胖了許多，敢情最近發了財！」

楊興家道：「小弟幹的是刀頭舔血的活，怎能發財？倒是大師兄當了帮主，小弟還未道賀！大師兄，恭喜恭喜！您當了帮主，師弟們臉上也有光！」

萬鵬程慢慢站了起來，冷冷地道：「你早道過賀了，多謝你那五十兩銀子，愚兄本想派人送封信通知你，但你也知道愚兄窮得很，僱不起人送信！」

楊興家臉色微微一變，道：「大師兄何必客氣，那五十兩銀子，只是做師弟的一點心意，師兄愛惜手下，不派他們送信，其實還是一樣。」

「什麼一樣？」萬鵬程不悅地道：「愚兄是顧存你的面子！」

楊興家冷冷一聲：「多謝，小弟窮，只能封五十兩作禮金，但禮薄人情在，小弟不認爲這跟面子有關係，難道大師兄如今也市儈起來？」

兩人一見面便唇槍舌劍，鬥起嘴來，秦君燕見他們越鬥越激烈，恐怕鬧翻了，大家臉上掛不住，忙道：「大師兄，二師兄，過去的事何必再談？好歹大家一場兄弟！」

「好，老三說不談往事，就不談！」萬鵬程問道：「老二，你帶了什麼手信來？」

「小弟來得匆急，剛才在山下買了幾斤臘肉……」

「但不知道是你自己要吃的，還是送給小師妹的？」

楊興家微微一怔，道：「大師兄這句話教人難明，自家師兄妹，還分什麼彼此，要吃大家一齊吃！」

「是啊，還是老三不懂人情世故，下山去探師兄，連根葱也沒帶！」

楊興家臉上一紅，這才知道萬鵬程在諷刺自己，忍不住轉頭瞪了秦君燕一眼。秦君燕十分尷尬，乾咳一聲，道：「二師兄路上辛苦，請進內喝杯熱茶吧！」

「如果茶是大師兄沖的，小弟便不敢喝了！」楊興家搶過背囊大踏步走進洞內去。

秦君燕望着他的背影，輕聲埋怨道：「大師兄，這又何必？」

「愚兄就是看不過他那副嘴臉！」萬鵬程道：「誰叫他是括蒼門下弟子，要是別人，愚兄才懶得管他！」

「不過……」

萬鵬程截口道：「不過看在師父份上，以和爲貴是麼？」

秦君燕恭謹地道：「大師兄明理！」

萬鵬程道：「你放心，愚兄跟他在一起也沒多少天，忍着就是！」

說着楊興家已捧着茶具自洞裏出來，秦君燕忙上前接，楊興家親自斟了一杯茶，雙手捧了一杯，端到萬鵬程跟前，道：「大師兄請喝茶！」

萬鵬程果然改變了態度，雙手接過，道：「二師弟也喝茶，剛才愚兄因心情不好，言詞有所得罪，請原諒！」

楊興家哈哈一笑，「咱們師兄弟，自小便一起長大，見面鬥鬥嘴，反而覺得親切，小弟才沒放在心上！」

三師兄弟在洞外喝茶、摺紙元寶，表面上甚是融洽，實際上各懷心事！

過了一陣，松童過來道：「三位師兄，師姐說已煮好師父生前愛吃的小菜，請你們準備一下！」

眾人進洞，換了孝服，一行人便抬着酒食香燭，鎖上洞門上山。

到了莫宜武墳前，萬鵬程率先跪下，哽咽禱告，咚咚咚地叩了幾個响頭。輪到楊興家時，只見他放聲大哭，泣不成聲，萬鵬程臉現不豫之色，但在師父墳前，却

也不便出言諷刺。

楊興家的哭聲，牽動了其他人的哀思，也跟着哭了起來，六人哭了好一陣，才慢慢收淚。楊興家却連聲音也哭沙了。萬鵬程暗暗冷笑：「你眞有此孝心，就該少賺幾個銅板，多點回山服伺師父！」

莫紫薇却忖道：「想不到二師兄倒是性情中人！」

松童和鶴童引火焚冥鏹，山風吹過來，灰燼如黑蝴蝶般，在半空飛舞，氣氛甚是悲涼，莫紫薇忍不住又掉下淚來。

六人在墓前坐了一陣，萬鵬程吩咐兩個童子收拾酒食，返回草屋進食，酒菜雖甚豐富，但六人都甚少動筷。

席間，莫紫薇問道：「未知兩位師兄能在山上住多久？」

萬鵬程道：「愚兄帮內形勢仍緊，打算過幾天便下山！」

楊興家接着道：「小弟鏢局裏的事務繁多，也不能多作逗留！」

莫紫薇道：「既然如此，小妹斗膽提議，趁早商量爹爹的遺囑！」

萬鵬程喝采道：「爽快！」

楊興家却明知故問：「師妹，不知師父有何遺囑留下？」

「小妹跟三位師兄一樣，爹爹彌留之前，却未能服伺在側……是聽見他倆轉述的，爹要咱們自己推選本門第十代掌門人！」

萬鵬程道：「這問題遲早要解決，早點了却心事，未嘗不好！」

楊興家轉頭問松童：「師父當時眞的這樣說？他老人家沒有說出由誰繼位？」

「沒有！」

楊興家沉着臉道：「可是眞的？你們兩個發個毒誓！」松童和鶴童毫不猶疑便當衆發下毒誓。

楊興家點點頭，目光在家人臉上掃過，問道：「師父一向做事有主張，爲何他臨終前沒有交代？這證明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挑選那個來繼承他的位子……」

萬鵬程濃眉一皺，喝了一口酒，道：「老二，你到底要說甚麼？」

楊興家轉頭問道：「大師兄肯放棄『昆仲幫』幫主之職否？」

「放棄如何，不放棄又如何？」

「假如大師兄肯放棄在『昆仲幫』的職位，小弟第一個推選你繼任！」楊興家斜睨了他一眼。「就怕大師兄寧願做幫主，也不願做掌門人！」

萬鵬程冷冷一聲：「你怎知道？」

「不管如何，也不管師父爲何臨終不指定繼承人，總之假如大師兄肯放棄『昆仲幫』的職位，自然是最佳人選！假如大師兄捨不得那幫主的，咱們自然不敢違背門規！敝派門規第十三條的內容，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莫紫薇道：「任何門派都有此例，兼任的情況十分特殊。大師兄，你肯放棄『昆仲幫』的職位，全心發揚本門的武功宗旨麼？」

萬鵬程又喝了一杯酒，低頭沉吟不語。楊興家伸脚過去，在秦君燕的脚背上踩了一下，道：「三師弟，愚兄早說過，大師兄喜歡當幫主，多過當本派的掌門人！」

秦君燕乾咳一聲，道：「大師兄，爲了本門的前途，請你肩負此重任吧！」

萬鵬程考慮了好一陣，抬頭道：「對不起，愚兄恐怕要令你失望了！我想過了，愚兄留在『昆仲幫』的作用，比當本派第十代掌門人的作用大得多！」

楊興家雙眼閃過一絲綠色，秦君燕道：「請大師兄三思！」

莫紫薇也道：「是的，請大師兄以本派榮辱爲重！」

萬鵬程正色道：「愚兄主意已決，而且以愚兄的性格，也不太適宜當掌門人！」

楊興家抑制住內心的喜悅，道：「是的，大師兄豪放伏義，喜愛遊俠，四處抱打不平，若要你留在山上授武，的確不大適宜！」

秦君燕十分失望，莫紫薇接道：「既然大師兄另有打算，也不必勉强，那麼就請二師兄負起此任吧！」

楊興家裝模作樣咳了一聲，道：「本派的掌門人選，理應全部通過，將來方能服衆，也才能號令本派弟子！」

萬鵬程笑道：「老二說了這麼多話，只有這句最中聽！」

楊興家臉色微變，暗道：「且忍耐你一下，等我坐上掌門寶座，你便知道我的厲害！」表面上仍表現得十分恭謹。「小弟見識不如大師兄，若有犯錯的，還請大師兄海量汪函！」

秦君燕道：「小弟也贊成二師兄的見解！」

楊興家含笑問道：「如此你又認爲應由誰繼任呢？」

「既然大師兄不肯屈就，自然是由二師兄你繼任！」

莫紫薇道：「小妹也無異議！」

萬鵬程反問：「老二，那你自己又認爲應由誰繼任呢？」

楊興家吃吃笑道：「小弟早就提議由大師兄你繼任了！」

「但愚兄早已表明志向！」

楊興家道：「既然師弟及師妹都提議由小弟繼任，而大師兄又另有高就，小弟只好勉爲其難了！」

「如此看來，二師弟是贊成由自己繼任了？」

楊興家心頭息怒，略一沉吟，昂然道：「不錯！」

萬鵬程又問了一句：「剛才你說的話，還有效！」

楊興家眉頭一掀道：「大師兄有話請說，何必用話來套小弟？」

萬鵬程一字一頓地道：「愚兄反對由你繼任！」

楊興家臉色大變，連聲音也變了：「大師兄建議向來高人一等，而且對小弟的缺點看得最清楚，你當然會有理由！」

萬鵬程正色道：「老二，你若以爲我是在跟你嘔氣，那就錯了！愚兄絕不是這種人，我素來行事，都是以事論事，針對事而不針對人，你小時候，愚兄待你如何，你心知肚明……」

楊興家截口道：「如今不是討論以前的事！」

莫紫薇道：「大師兄，你有理由麼？」

「他不能當掌門人的理由，跟愚兄一樣！」萬鵬程道：「除非他先辭退八方鏢局的職位，並保證以後不以保鏢為生！我括蒼雖非大門大派，却也是名門正派，豈有掌門人淪為鏢局中人？」

楊興家冷哼一聲：「幹保鏢憑勞力吃飯，有何不對？」

「無人說不對，只是武林中亦沒有掌門人兼任鏢局副總鏢頭的！除非是那些名不經傳的小門小派！」

莫紫薇暗暗點頭，轉頭問道：「二師兄，你是否肯辭退八方鏢局的職務？」

楊興家冷冷地道：「我不辭職，你們便不讓我當掌門是不是？」

秦君燕道：「二師兄，大師兄說得有理！你就辭了那副總鏢頭之職吧！」

「你可知道我花了多少氣力，流了多少汗，才能當上副總鏢頭？當保鏢可是正當的出路，人不幹活，有飯吃麼？」楊興家大聲道：「何況門規並沒有註明掌門人不許兼任鏢頭這一條！」

萬鵬程怒道：「這還用得記載？一身兼掌一帮一派的，武林尚有先例，却沒有你這一條例！」

楊興家道：「別門別派的事，咱們不必去探其究竟，總之本派門規却沒有這一條！」

秦君燕忙道：「兩位師兄請莫激動！二師兄，假如你仍任八方鏢局的鏢頭，又如何傳授本派下一代弟子的武功？武林中若有什麼大事或聚會，你又能否抽出身代表本派赴會？」

「那是將來的事，掌門人沒空，可以派門人代表，這根本不成問題，何況如今也無須急着召收第十一代弟子，到有此需要時，愚兄自會辭職！」

萬鵬程道：「你貪副總鏢頭的薪餉高，是不是？不管你怎樣說，愚兄都反對！」

「你一個人反對，成不了事！」楊興家轉頭問道：「小師弟，小師妹，你倆認為如何？」

秦君燕及莫紫薇齊聲道：「二師兄，大師兄說得有理，請您三思！」

楊興家冷哼一聲：「原來你們一早已商量好，要來對付我的！」

秦君燕忙道：「二師兄您誤會了，大家份屬同門，為何會聯合起來對付您？您又不是做過什麼欺師滅祖的事！」

萬鵬程道：「三師弟不要緊張，他是故意這樣說的！」

莫紫薇道：「二師兄，難道堂堂的括蒼派弟十代掌門，還不如八方鏢局的副總鏢頭？」

萬鵬程冷笑一聲：「雖然括蒼派掌門的名頭比八方鏢局副總鏢頭响，但可惜老二不肯放棄發財的機會！」

楊興家怒道：「大師兄，我尊敬你，但亦請你尊敬我！師父一死，你便想以大壓小？嘿嘿，你不肯繼任，又不准小弟繼任，難道還有誰比小弟更適合的？」

「當然有！」

楊興家霍地站了起來，詫聲問道：

「是誰？」

「便是老三！」萬鵬程不慌不忙道：

「他比你更加適合！」

草屋裏的人都愕然地望着萬鵬程，楊興家哈哈大笑。「三師弟乳臭未乾，他當掌門，不怕讓同道笑掉大牙？人家只道咱們括蒼派無人！」

秦君燕好像患了口吃病：「大師兄，小弟……不能勝任……」

「有何不成之理？三師弟已靠二十一歲，還乳臭未乾？昔日甘羅十二歲拜相，羅通十四歲掛帥，何況武林中，二十歲以下當掌門的，也不乏先例！」

「好，年紀且不再討論，但三師弟的武功行麼？」

「暫時還不大行，但也不差，相信以三師弟的資質，三五年後，必可登堂入室！何況掌門人並非以武功高者居之，這一點大家都清楚！」

楊興家悻悻然坐下，側着頭道：「小弟第一個反對！」

「理由何在？」

「他……武功不足以代表本派，經驗也不足……」

萬鵬程轉頭問道：「小師妹，你認為如何？」

「不論是誰，只要能全心為本派爭光，將青春和畢生精力貢獻與本派，小妹都贊成！」

萬鵬程道：「老二，你聽見了沒有？」

「總之小弟反對！」

萬鵬程學着他的語氣道：「一個人反對，成不了事！」

楊興家忽然道：「除非他能打贏小弟，我才能服氣！」

萬鵬程不由變了顏色，道：「為了爭一個掌門，不惜動武傷和氣，虧你說得出口！哼，假如你可以兼任掌門的話，愚兄也可以兼任！」

「同門師兄弟切磋武藝，怎會傷和氣？」

「你年紀大，出道早，勝了也不光采！」

莫紫薇道：「兩位師兄請莫爭吵，且聽小妹一言！」

萬鵬程與楊興家齊聲道：「師妹有話請說！」

「兩位師兄說的都有道理，但各執一詞，何時方能解決？」莫紫薇道：「依小妹之愚見，當掌門人的，若無過人之能，也該有過人之德，且得看他是否能全心為本派前途而努力……」

楊興家不耐煩地道：「師妹，你到底欲說什麼？」

「小妹長話短說，且將掌門職位空懸兩年，兩年之後，說不定大師兄已不當『昆仲帮』帮主，二師兄亦已辭了八方鏢局副總鏢頭之職；而三師兄亦可能成為當代大俠，武林德望，均可膺任掌門，斯時再推選，也許更能水到渠成！」

她說至此，拿眼望了三位師兄一眼，見他們都沒有反對，續道：「如果勉強要在目前推選，咱們四位，均沒有一個是最適合的！」

萬鵬程忽然擊掌讚道：「好！想不到小師妹年紀輕輕，却有此見識，眞是愧煞愚兄！」

楊興家知道再反對也起不了作用，但他仍想到一個難題。「這兩年之內，由誰

負責本派的事務？」

莫紫薇道：「本派人丁單薄，也沒有什麼事可處理的，將來咱們行走江湖，都以括蒼派弟子的身份，不分高低，就算有人問起，亦可依情實說，武林中亦有此先例！」

楊興家看了秦君燕一眼，問道：「三師弟認為如何？」

「兩位師兄都同意，小弟亦無異議，何況也無更佳的辦法！」秦君燕對莫紫薇却有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之感，禁不住偷偷看她，莫紫薇眼睛却完全不向他那裏望去，他忽覺一顆心似懸在半空。

萬鵬程道：「既然大家都同意，兩年後的臘月初一，大家再來此聚頭！」他斟了一杯酒，雙手舉起，道：「來，愚兄敬諸位一杯，祝本派前途似錦，聲譽日隆！」

當下衆人都開始吃喝，楊興家本來滿懷希望，以為這掌門十九是自己囊中之物，不料到頭來，一場歡喜一場空，心中滿不是味道，獨自低頭喝悶酒。

草屋裡的氣氛又僵又悶，楊興家忍耐不住，斟了一杯酒，長身道：「既然有了決議，小弟還有些事要料理，就此告辭，兩年後再見！」他仰着脖子，一口將酒喝乾。

萬鵬程嘿嘿笑道：「老二你眞絕情！兩年後再見，假如明年小師妹去找你，難道你不肯見他？」

楊興家冷哼一聲：「小弟不像你！小師妹肯光臨寒舍，愚兄隨時歡迎！」

莫紫薇忙道：「二師兄已有幾年不回山，既然來了，何不多住幾天？」

楊興家推却道：「時近歲晚，家裏跟局子裡都有事，下次有空，再回山掃墓及看望小師妹！」言畢拉開木門出去。

秦君燕忙道：「二師兄，小弟送你下山！」

楊興家頭也不回地道：「不敢勞駕，你還是陪師妹吧！」秦君燕剛長身，又坐回去，却向松童打了個眼色，松童及鶴童忙追出去。

莫紫薇道：「大師兄，您跟二師兄似有芥蒂，是何原因？」

「哼，趨炎附勢，奉上欺下，江湖頗有些風言風語，白費了師父教導他的一番苦心！」

秦君燕道：「保鏢也是一項正當活計，吃他那行飯攀貴附勢，是避免不了的！」

「保一趟鏢，由鏢頭到趟子手，大家都出力，他不該對手下頤指氣指，呼呼喝喝，就憑他一個人，押得了鏢麼？我看他遲早會出事的！」

莫紫薇道：「二師兄對名利看得較重，但終無大惡，大師兄還是以和為貴！」

萬鵬程嘆了一口氣，道：「愚兄是愛之深，而責之切！江湖上誰不知道愚兄最不會跟人計較，為何偏跟他過不去？愚兄自小與他一起長大，對他了解得很，他自恃有點小聰明，以為可以一往而無不利，不用『重藥』救不了他！不信你們且看日後！」

秦君燕道：「相信二師兄聽了您的話之後，會有所改善！」

萬鵬程道：「三師弟，愚兄是眞心擁戴你當掌門的，因為咱們幾個以你最適合，希望你用兩年的時間，苦練武功，以期屆時能壓倒老二，讓他口服心服！」

「只怕小弟無此能力，要令大師兄失望！」

萬鵬程正容道：「老二終日在名利圈中打滾，進步必不如你！三師弟，本派式微已久，愚兄很希望在咱這一代中，能有一位專心苦研武學，以期日後光揚本派武功的人，而咱們三人中，以你的條件最好！」

「還有小師妹呢！」

「小師妹終要嫁人，本派雖然沒有禁止武功外流，但歷代以來亦無女弟子能成為掌門的！」

莫紫薇紅着臉道：「三師兄，小妹也希望由你繼任，希望你好自為之！」

秦君燕心頭一陣甜蜜，忍不住又看了她一眼，道：「小弟必盡力，希望不會使大師兄跟小師妹失望！」

萬鵬程哈哈大笑道：「一個人只要盡力就行，不必太計較得失！」他看了他倆一眼，又笑道：「不過却不可因兒女私情而誤了大事！」

秦君燕見師妹粉臉通紅，更添嬌麗，心頭一盪，暗道：「小師妹到底還是待我好，否則她自然會反對了！」當下大着胆子道：「大師兄放心，小弟跟師妹一定在山上共同鑽研和苦練，以期有充足的進步！」

「好，咱們快吃飯，等下愚兄便跟小師妹練劍！看她這幾年有幾許進步？」

莫紫薇紅着臉道：「小妹遲鈍愚昧，還望大師兄多多指導！」

「你再這樣說，大師兄就要生氣了！」萬鵬程說罷哈哈大笑。

* * *

蕭鵬程在山上逗留了三天，每天都陪師弟師妹拆招練劍，一盡大師兄的責任，第四天他才告辭下山，秦君燕率兩童親自送他下山。

秦君燕返回山洞，不見莫紫薇，連忙到草屋去，莫紫薇在屋裏收拾，她頭也不回地道：「三師兄，小妹日後仍住在這裏，你回山洞住吧！」

「此處風大，如果你不肯與愚兄一齊住在洞裏，不如仍讓愚兄住在這裏吧！」

「不，小妹要在此陪伴爹爹，我主意已決，你不必多言！」

「師妹，師父已入土為安，你不必難過……嗯，愚兄陪你練劍吧！」

莫紫薇搖搖頭，道：「小妹想休息一下。」

秦君燕大着胆子道：「師妹，愚兄覺得你這趟回來之後，好像變了！」

莫紫薇嬌軀微微一震，低聲道：「小妹跟以前還不是一樣，是瘦了還是胖了？」

「你似乎有什麼心事瞞着我！」

莫紫薇雙頰升起兩團紅暈，嗔道：「你胡謅什麼！小妹有什麼心事？難道……難道爹新喪不久，小妹便該快快樂樂，開懷大笑麼？」

秦君燕忙道：「愚兄不是這個意思……」

莫紫薇抬頭反問：「那你到底認爲小妹跟以前有何不同？」

她這一問，秦君燕反而答不出來，半晌才訕訕地道：「你沒事就好，你休息吧，愚兄去燒飯！」

此後，莫紫薇都表現得悶悶不樂，茶飯不思，十餘天下來，只陪秦君燕練了三天劍，秦君燕多番勸解都無效。光陰如箭，眨眼間已大年夜，秦君燕下山買了許多食物，然後再請莫紫薇下來做菜。趁天色未晚，担上莫宣武墳前拜祭了一番，然後再担回洞府團聚。

秦君燕、莫紫薇和兩個童子圍桌而坐，秦君燕取出一瓶酒來，道：「師妹你喝一點吧！」

莫紫薇欣然同意，舉杯道：「小妹祝師兄武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將本門武功發揚光大！」

秦君燕也道：「愚兄也祝師妹武功進步，一生快樂無憂！」

莫紫薇嬌軀一震，咬一咬唇，澀聲道：「多謝三師兄，小妹也祝三師兄快樂幸福！」

秦君燕道：「師妹，師父七七之期早過，你以後不用再到上面去吧！」

莫紫薇道：「等小妹考慮一下……嗯，過了年再說吧，菜涼了！」她首先挾了一塊肉脯，放在秦君燕碗裏。

秦君燕心頭甜絲絲的，却道：「師妹太客氣，愚兄自己挾！」

「三師兄一直照顧我、呵護我，小妹是應該敬你的！」莫紫薇居然舉杯作勢欲敬，秦君燕連忙也捧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他心頭高興，一口喝乾，莫紫薇則淺嘗則止，道：「松童還不給三師兄斟酒？」

秦君燕難得師妹這般高興，也豪氣地道：「好，今夜不醉無歸！」他酒到杯乾，連兩個童子也陪他喝了幾杯，反而莫紫薇每次都只淺嘗。

「師妹，你喝得太少，不公平！」

「你不是一向都反對我喝酒的嗎？」

秦君燕訕訕地一笑。「但今日是大年夜，而且……咳咳，多喝一點沒關係！」

「我已喝了兩杯，嗯，你要喝，小妹唯有以茶代酒奉陪！」

鶴童道：「這就更加不公平了！」

莫紫薇瞪了他一眼，道：「小鬼，你多吃菜少說話吧！」

這一頓結果大家都盡興，秦君燕一進房便醉倒在地上了，也不知睡了多久才醒來。當他醒來時才發覺自己竟然睡在地上。

他打水洗了個臉，精神才稍爲清醒點。然後推開松童和鶴童的房間，見那兩個童子也醉在地上，當下叫醒他倆，然後上山去找莫紫薇。

不料草屋竟然沒有人，他轉身再到師父墳上，墓碑之前多了好些灰燼，證明今早有人來拜祭過，那麼師妹絕對不會走遠，當下便去附近找尋，但奇怪竟不見莫紫薇的芳踪！

秦君燕發了狂似，在山頭上不斷呼喊莫紫薇，最後還是抱着一顆失望的心返回草屋，這才發現桌上原來有封信！

秦君燕心頭立時一沉，雙手發顫，將信打開，信是莫紫薇寫的，內容很簡單，只說她要下山歷練和開解心情。希望秦君燕專心練武，勿以她爲念云云。却漏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沒有寫明幾時回山！

秦君燕拿着那封信，心亂如麻，不知道莫紫薇是眞的爲了下山歷練及開解心情，抑或另有隱衷？他心情沉重地鎖上木門，返回山洞，悶悶不樂。

想起昨夜師妹的表現，越發覺得蹺蹊，心中暗道：「莫非師妹有什麼瞞着我？」

秦君燕在山上茶飯不思地等了一個多月，終於忍耐不住，決定下山去找她。

＊　＊　＊

江南的春天來得早，才仲春時分，已掛了一樹的綠。

和暖的春風吹過，空氣中帶着醉人的青草香味，也將村外的一匹白馬引了進來！

馬上的騎客，是個英俊瀟洒的青年，一身白衣，沾了不少風塵，一望便知已走了好一段路！他便是秦君燕！

馬兒不徐不疾地走着，秦君燕在馬上左顧右盼，似是找人，日已近午，他走了半天，也有點餓，便騎馬在臨安酒樓外。

小二見到連忙上前招呼。「公子爺，本店的酒菜，全臨安城數第一，到臨安不來敝店吃一頓，等於白來一趟！」

秦君燕懶懶地跳下馬，道：「替我上料！」言畢進店走上二樓雅座。這酒樓不但大，而且佈置華麗，食客的衣着亦甚光鮮，看來店小二並非自我吹噓！

秦君燕見靠窗的一個座頭空着，抬步走去，忽聞背後有人道：「咦，這不是秦大哥麼？」

秦君燕轉頭望去，另一端靠窗的座頭坐着兩個似曾相識的青年，一個圓臉的首先長身向他招手。「秦大哥，過來一齊喝幾杯吧！」

秦君燕這才醒起，此人便便是「風雷刀」馬嘯天的徒弟元琦！他略一沉吟，抬步走過去，而跟元琦在一起的，就是徐良玉。「兩位別來無恙？」

三人謙讓了一番，分頭坐下。元琦忙替秦君燕斟酒，秦君燕問道：「兩位怎會在此？」

徐良玉道：「小弟倆沒有去處，便到處走走！嗯，秦兄怎會來臨安？」

秦君燕乾咳一聲，道：「在下也是隨處走走……」，話說出口，他又有點後悔。

徐良玉道：「秦兄請喝酒！嗯，數月不見，秦兄消瘦了不少，而且似乎滿懷心事，不知是……」

話未說畢，元琦已截口道：「當然啦，如果我是他也會……」

秦君燕眉頭一掀，沉聲道：「元兄爲何吞吞吐吐？此似乎與你之性格不符！」

元琦又咳了一聲，道：「假如小弟是你，也會滿懷心事，悶悶不樂！」

徐良玉在他脚面踩了一下，道：「元兄還不快替秦兄斟酒！」

元琦白了一眼。「你不會斟麼？爲何一定要我斟？」

徐良玉暗中生氣，却又不便當面說他，只好親自再爲秦君燕斟酒。他倆這番做作，怎瞞得過秦君燕。「元兄剛才那句話是什麼意思？你知道愚兄發生了什麼

事？」

元琦抓頭搔腮，嚅囁地道：「小弟久未見過你，怎知你發生了什麼事？」

徐艮玉道：「不錯……元兄素來口不擇言，秦兄勿見怪……」

秦君燕道：「元兄，小弟知你老實，在下也不瞞你們，在下如今正四處找尋敝師妹，兩位是否見過她？」

元琦尚在猶疑，徐艮玉道：「咱們自……上次黃山之後，再沒見過她……莫姑娘不是跟秦兄在一起麼？」

元琦忽然搶着道：「不，秦大哥，小弟告訴你，今早咱們才見過莫姑娘！」

秦君燕忽然伸出右掌，一把抓住他，但他隨即發覺已失態，連忙鬆了手，清一清喉嚨，力使自己聲音聽來平淡。「請問兩位在何處見過敝師妹？」

元琦道：「就是本城！」

「可知她去何方？」

徐艮玉輕咳一聲道：「小弟也不太清楚，只聽她說過要去餘杭！」

「她去餘杭作甚？」秦君燕心中甚是奇怪，如果眞的這般簡單，元琦絕不會吞吞吐吐！他又喝了一杯酒，沉聲道：「元兄，你老實說，敝師妹是一個人，還是另有人作伴？」

元琦沉吟了一下，結結巴巴地道：「是……有人陪伴她……秦兄，其實……這也沒什麼了不起，天下美女多的是……」

秦君燕截口道：「是誰陪她？」

元琦也喝了一杯酒，道：「秦大哥，你聽了不要生氣，是……是展大哥陪她的！」

秦君燕五內湧出一股酸水，却裝出一副從容的神色，道：「敝師妹跟着展兄，有他沿途照料，在下便放心了！」

元琦一怔，傻兮兮地道：「秦大哥，你不呷醋？你不知道的……令師妹對展大哥的態度……嘿，展大哥雖然不錯，但她不該貪新厭舊！」

秦君燕妬恨交加，又暗怪元琦言語太過率直，連忙低頭喝酒，以掩窘態。

徐艮玉用手肘輕輕擠一擠元琦，道：「秦兄，請吃菜！」

元琦接道：「是的，空肚喝酒易醉！」

「好好，大家吃菜！」秦君燕恨不得立即插翅飛去餘杭，却又怕就此告辭，會引起他倆思疑，若給人知道他情場失意，可沒臉見人，是故，低頭拚命吃菜。

元琦道：「秦大哥，你今早一定因爲要趕路，沒吃早飯了，再叫小二送一盤水餃來！小二，過來一下！」

秦君燕舉袖拭拭嘴角的油漬，抓起劍，道：「多謝兩位，在下已飽了！」

徐艮玉道：「秦兄何不再吃一點？」

元琦也道：「小弟還未喝個痛快！」

「在下尚有要事，未能相陪，日後有機相見，再與兩位痛飲百杯！」秦君燕頓了一頓又道：「家師剛仙遊不久，在下須向親友報喪，兩位請了！」他不等他倆有所反應，便一陣風似的冲下樓來。

元琦望着秦君燕的背影，嘆息道：「瞧不出莫姑娘竟是那種女人，父親新喪，還有心情去找情郎！」

徐艮玉道：「我看得出秦兄其實十分傷心！」

＊　＊　＊

秦君燕聽到師妹的消息，也分不出是喜是悲，只知滿腹酸苦，再回想莫紫薇回山之後的表現，更爲凄酸，心中暗道：「上次師妹一定是在找他！難道我竟不如那姓展的？十多年的感情，還不如一面之緣！簡直豈有此理，我見到她一定要問個清楚！」

他心如火灼，把一腔怨言，全發洩在坐騎身上，鞭打兩下，催馬向餘杭進發。

由臨安到餘杭只有兩百餘里路，若是馬快的話，一日一夜便能趕到，他只望趕到餘杭時，師妹尚未轉頭去了別處，否則要再追尋，便困難了。

他一口氣馳了兩個時辰，氣勢未竭，胯下馬匹雖然神駿，也已疲不能興，速度登時慢了下來。他輕罵一聲：「畜牲，連你也來欺侮我！」

兩個多時辰急馳六十餘里，可不簡單，馬兒已累得呼呼氣喘。秦君燕在馬背上縱目四望，不見附近有人乘馬經過，否則尚可補錢換馬，沒奈何只得跳下馬，拉韁前進。

走了一程，忽見路旁有座樹林，林外綁着四匹馬，其中一匹是胭脂紅色的，秦君燕心頭一跳，忖道：「這好像是三槐莊送與師妹的坐騎！」當下立即提馬過去。

一至林外，便隱隱約約聽到林裏有打鬥的聲音，他心中吃了一驚：「不好，莫非師妹遇上强敵！」當下將「遇林莫入」的話，抛到九霄之外，飛身鑽了進去。

未見人影，已有人聲傳來：「女娃兒，你還是乖乖的跟道爺回去享福吧，不但對你有好處，道爺還可放你情郎一條生路！」

另有一個女子的聲音笑道：「七叔，人家恩愛，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哩，你主意要落空了！」

秦君燕雖然不知道那女子是誰，却認得那男的是木劍道人，走勢更急，口中呼道：「師妹莫怕，愚兄來了！」

圍過樹林，果然木劍道人跟一位妙齡少女，正與莫紫薇和展砌鬥在一處！木劍道人與那少女，游刃有餘，看來若非一個存心戲弄，一個心存淫念，展砌和莫紫薇不死也早已重傷了！

莫紫薇聽見秦君燕的叫聲，喜出望外，叫道：「三師兄，你快來！」

秦君燕人未至，長劍已先刺向那女子的後背。口中喝道：「妖婦看劍！」

不料那女子武功甚是了起，半轉嬌軀，兵器順勢一橫，已將秦君燕的長劍盪開！只見她杏眼圓睜，怒道：「何方小子，敢罵你姑奶奶？」

秦君燕冷哼一聲，道：「大丈夫行不換姓，坐不改名，在下乃括蒼派第十代弟子秦君燕！」

那女子手中的兵器，甚是奇特，形狀似長劍，但靠尖端處却多了一個碗口般大小的圓圈，可用來鎖拿對方的兵器，稱爲圓月劍！當下她眉頭一揚，輕哦一聲：「原來是去年跟那姓展的，在黃山一戰成名的『武林雙秀』之一！那次姑奶奶因正在練功關頭，沒能跟義母上山，一睹風采，今日倒得好好領教一番！」

「你義母是誰?」

「姑奶奶葛丹丹，我義母是風五娘!」

「狐羣狗黨，殺!」秦君燕自忖此刻武功比之去年在黃山時，大有進步，有心在展砀面前顯露一下，長劍一揮，連施兩招絕着。

葛丹丹既是風五娘的義女，亦是徒弟，武功自非泛泛，秦君燕那兩劍雖然厲害，却也奈不了她何!她接了三招，隨即反攻。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已對拆十餘招!

秦君燕發覺她劍法雖然精妙，但缺乏經驗，正如自己上次於黃山般，未能盡展所長，是以大為放心，轉頭望去，木劍道人雖然以一敵二，依然綽綽有餘，好整以暇。

秦君燕輕嘯一聲，劍勢更急，這一來，葛丹丹便有點手忙脚亂，連退數步，秦君燕忽然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改向木劍道人後肩刺去!

木劍道人能夠身列天下七大黑道高手，自然有眞實本領，聽得背後，兵刃破風，知有人偸襲，立即使出「轉位換位」，木劍同時反後撩出!

他雖然頭不回，但木劍却準確地戮向秦君燕的脅下!

秦君燕已非吳下阿蒙，剛才那一劍未會使盡，立即回劍，剛好將木劍格開!

展砀見有機可乘，急忙揮劍急取木劍道人小腹，而莫紫薇也同時展開攻勢側攻!

木劍道人忽爾尖嘯一聲，雙脚一頓，撥空而起!

秦君燕大喝一聲，提劍飛起，凌空揮出，向木劍道人小腹削去!

不料木劍道人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凌空硬生生再升高幾尺，秦君燕那一劍登時削空，身子亦開始墜下!

猛聽木劍道人一聲長嘯，一俯身，左袖兜頭望秦君燕掃去!這一袖又猛又疾，袖管未至，罡風已壓得秦君燕幾乎喘不過氣來!

幸而展砀已自側卸劍飛起，急刺木劍道人的腰際，莫紫薇則揮劍斬木劍道人的左臂!

好個木劍道人，右劍一橫，格開展砀長劍，左袖一捲，反纏住莫紫薇的長劍!

莫紫薇用力一掙，未能掙脫，秦君燕落地抬頭望見，大聲叫道:「師妹快棄劍!」

說時遲，那時快，木劍道人與莫紫薇都雙雙落地，葛丹丹見有機可乘，連忙揮劍戮莫紫薇!

秦君燕大喝一聲，長劍脫手向葛丹丹拋射過去，同時展開雙拳，迫近木劍道人，展開短打!他這拚命的情況，反將木劍道人嚇了一跳，不期然揮袖鬆了莫紫薇的劍，退後一步!

葛丹丹忽見長劍向自己射來，勢猛又疾，不敢造次，連忙偏身讓開，「篤」的一聲，長劍射進她背後的樹幹上，劍身起了一陣顫抖!

展砀將手中長劍向秦君燕拋去，道:「秦兄快接!」秦君燕右臂一抄，五指抓住劍柄，順勢使一招「鐵鍊橫江」，削向木劍道人的腰際!與此同時，莫紫薇已被葛丹丹鬥在一起，而展砀拔了秦君燕的劍，返身向葛丹丹攻去，道:「先殺了這妖婦!」

葛丹丹急怒道:「你是男子漢，以衆欺凌，算是那門子好漢!」

展砀笑嘻嘻地道:「在妖魔面前充好漢，豈非與虎謀皮!」他攻勢更急，只盼能先制住了葛丹丹，便可了結此戰!

葛丹丹剛出江湖，毫無經驗，在對方前後夾攻之下，險象環生，忍不住叫道:「七叔，快救姪女!」

不料木劍道人並沒有走過去，原來他打的主意跟展砀一樣，希望在葛丹丹落敗之前，先制住秦君燕，則不但可以解了葛丹丹之危，尚可威脅莫紫薇!

秦君燕的武功自然不足與木劍道人頑頡，但他此刻是傷心人別有懷抱，見師妹不顧自己的安危，與展砀雙劍合璧，只氣得幾乎將肺炸破，心中暗道:「好，你既然貪新忘舊，我秦君燕今日便成全你!」

主意一打定，長劍捨命攻擊，只攻不守，招招都欲與對方同歸於盡!木劍道人豈肯與他拚命，心中有了顧忌，施展起來，便不免碍手碍脚，一時之間竟奈不了秦君燕何!

葛丹丹則已岌岌可危，不斷驚呼，木劍道人長嘯一聲，回身向莫紫薇撲去，人未到，袖管先至!

展砀道:「莫姑娘快閃!」他長劍改向木劍道人刺去!

莫紫薇閃開四尺，木劍道人挑開展砀的劍，一把抓住葛丹丹，道:「快走!」雙脚一頓，凌空飛起，手一鬆，把葛丹丹拋去，自己一個盤旋，也向林外飛去。

不料秦君燕早站在那裏等候，木劍道人無心戀戰，一落地，又拉住葛丹丹往另一端飛去!

秦君燕翻身出林，展砀與莫紫薇不知他有何打算，怕他有失，也跟着追出去!

秦君燕守在馬匹旁邊，道:「別讓他們毀了坐騎!」

展砀抱拳道:「多謝秦兄相助，今日若非秦兄來得及時，小弟跟莫姑娘則危矣!」

莫紫薇剛才在生死一綫之間，心中沒想及其他，此刻却羞得抬不起頭來，像做錯事的孩子，嚅囁地道:「多謝三師兄相救之情!」

秦君燕一肚子氣，碍着展砀在旁，不便發作，只冷冷地道:「師妹你武功未成，一言不發，偸偸下山，難道不知江湖凶險?」

「小妹留有一書，未知三師兄看過沒有?」

「如果不是看到你留的信，愚兄會等到如今才下山找你麼?師父臨終交代過，要愚兄照顧你的!」

莫紫薇目光望着遠處，道:「小妹已非小孩子，用不着你刻意照顧!」

展砀在一旁，甚是尷尬，饒得他素來瀟洒，此刻似患了口吃病般。「此處是……咱們找個地方……吃飯……兩位再慢慢商量!」

「這是本門的事，請展兄別多管閒事!」秦君燕道:「今日一定要說個清楚!」

（未完・五）



◎◎◎◎◎◎◎◎

上文提要：

柳花花獨孤美與朱媚專程來到青山鏢局，欲找鏢師關山月詢問鏢物下落，關山月感於朱媚眞誠相助，告知所劫鏢銀皆藏於一荒墳之中，來到荒墳所見銀子數目果然分文不少，却找不出可疑之物；後來柳花花等三人返回大漢鏢局，朱魯東告稱岳光輝已經離開鏢局，衆皆感到事情有蹊蹺；此刻朱媚氣呼呼地走來，要柳花花去幫助小女孩葉少英做一件事……

◎◎◎◎◎◎◎◎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探詢窮人胡同　暫別大漢鏢局

獨孤美立起時，懷裏仍抱著葉小英。

熟睡的葉小英，可憐的葉小英。

獨孤美不敢驚醒她。不忍驚醒她。

所以，她雖有滿腔的憤怒，音調仍然沒有提高，甚至還壓低了下來，但是，很冷，很冷，冰冷：「原來你這麼討厭窮人，怪不得方才我和朱媚忙得手忙脚亂時，你始終站得遠遠的，不肯過來幫忙……」

柳花花淡淡的望着她。

朱媚則依然驚異的瞪視着柳花花。

氣氛相當怪異。

——使這個世界沒有窮人的最好方法，竟然是殺光窮人，這不太殘酷了麼？

柳花花並不是個殘酷的人。他居然提出了這個方法。

爲什麼？

獨孤美不明白。朱媚也不明白。

難道，柳花花本來就是一個殘酷的人？

不，他絕不是這種人。

獨孤美並不太瞭解柳花花，不過她能肯定柳花花其實是個很具悲天憫人的血肉之軀。

因此獨孤美的憤怒很快又變成了迷惑，她眨了眨眼，語音仍冷：「爲什麼你會說這種話？你不也曾經是窮人麼？難道你現在富有了，所以你就討厭窮人了？如果是，你爲何要幫忙葉小英？她不也是徹頭徹尾的窮人家子弟麼？」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淡淡的問獨孤美：「除此之外，妳認爲還有其他的方法使這個世界沒有窮人嗎？」

獨孤美沒有，當然沒有。

誰有？

所以她沉默。沉默的瞪著柳花花。

柳花花凝視著湖中的明月，晚風輕拂，吹皺了湖水，也吹散了明月……

「這世上如果有偉人的話，我想，那大概就是創造這個世界的造物者了。」柳花花的聲音很低沉，彷彿來自非常遙遠：「他讓這個世界有白天與夜晚、有美好與醜陋、有正與反、有白與黑、有生與死、有優與劣、有快樂與痛苦、有歡笑與眼淚、有男人與女人、有醜人與美人、有聰明與愚蠢的人、有勤快與懶惰的人、有大方與小氣的人、有仁慈與苛薄的人、有幸運與倒霉的人……那麼，爲什麼不能有富人與窮人？如果，這世界上都沒有了窮人，其實也等於沒有了富人，就如大家都是錯的，大家便是對的一樣，任何事物沒有了反，自然也就沒有正，這，好像是造物者的眞知灼見，妳不認爲是？」

朱媚沒有回答。

因爲她不懂柳花花在說什麼。

獨孤美也沒有回答。但是她懂。

那她怎麼不回答？

——她不知道如何回答。

——這實在不是一個容易說得清的問題。

不過她最後還是說了。

慢慢的，謹愼的試著說：「如果，世上的人都是富人，大家都有高宇大樓、都有華麗車馬、都有三天三夜也走不完的田園土地，但是誰當他的僕役爲他整理清潔房子？誰當他的馬伕爲他洗馬養馬？誰當他的車伕爲他修車駕車？誰當他的園丁爲

他整飾田地？大家都是財大勢大的富人，誰肯替誰工作？這……」

「我懂了，」朱媚終於懂了，她興奮得叫了起來：「有窮才有富，有富才有窮。世上不能沒有窮人，沒有了窮人，實際上也等於沒有了富人；那時候的富人也和窮人無異，沒有人幫他生產田地，沒有人幫他發展事業，沒有人幫他教育新知，沒有人幫他……那時候的富人不但如同窮人，而且還可能變成了白痴哪！……賊花花，獨孤美，我說得可對？」

柳花花笑。

獨孤美也笑。

——有窮人才有富人，沒有窮人就沒有富人，這是無可改變的定律！

——任何「消除窮人」的「主義」或理論，都是欺人之談，絕對是。

柳花花緩沉的說：「我討厭窮人，一直都討厭，包括我自己是窮人時，我更加討厭自己；但是討厭並不表示我不尊重窮人，窮人也是人，也有人格，這一點和富人是絕對相同的，所以我絕對尊重窮人，但是我不認爲應該同情窮人。同情，只能更使窮人懦弱，甚至使窮人誤以爲被同情是應該的，更可能養成了他們仇視富人的不正心態。我承認，窮不是罪過，那麼，富也應該不是罪過，任何人都有可能由窮變富或由富變窮。所以幫助窮人是應該具有理性的，不應盲目的使用似是而非的同情心，不分青紅皂白的幫助窮人。比方說，一個人因好吃懶做、因好賭愛嫖不事生產、因不求上進被淘汰……等等原因而窮而貧，這種人你如果同情他，豈不等於鼓勵他安於貧窮？安貧樂道，根本是一句廢話，安貧與樂道本是兩回事，不該扯在一起；無論如何，一個人絕不應有『安貧』的心態，一旦有這種心理，註定一輩子是窮人，這種人，我爲什麼要同情他？我爲什麼要幫助他？我爲什麼不討厭他？」

獨孤美與朱媚靜靜聆聽。

她們從來都沒聽過柳花花一口氣說這麼多、這麼深奧的話。

朱媚忽然長長歎了一口氣。

「你不同意？」柳花花望住他。

「有一點不同意。」朱媚閃著一雙大眼。

「那一點不同意？」柳花花問。

朱媚一臉認眞：「你爲什麼不去上京赴試，否則狀元榜首一定有你的份。」

柳花花瞪了瞪她。

獨孤美抿咀生笑。

她隨即也說：「我也有一點不同意。」

柳花花望向她。

「我是眞的不同意，」獨孤美說：「小孩子終究是小孩子，無論是心智或心態總是不成熟的，他們不懂事，只因不幸生長在貧窮家庭，這不是他們的過錯，任何人都無法選擇父母，那麼，我們幫助窮苦人家的小孩，難道不應該？」

「我的看法是，最好的幫忙應該具有積極性與鼓勵性，」柳花花徐徐道：「當那些小孩子伸手向妳們要錢妳們便給，妳們的出發點是因爲他們貧窮而同情幫助他們，但却無疑在他們小小的心靈裏養成『我窮、你富，所以我向你要，而你必須給我』的錯誤觀念，小孩子沒有獨立思考能力，過份的縱容容易使他產生積非成是的觀念，如果每個人都像妳們要錢便給，久而久之，他們很自然認爲富人給錢窮人是天經地義之事，毫無羞慚之心，長大之後，一旦發現不能滿足他，便很容易因偏激而走偏鋒成了打家劫舍的盜匪之徒……今天的世界，有很多年紀輕輕而又身體強健，具有謀生能力的小伙子，之所以淪爲劫匪，就是被妳們這種自以爲是的『俠義心腸』所害！」

——錯誤的愛心，不正確的同情心與自以爲是的「俠心」，往往比毒葯來得可怕。

「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柳花花強調：「一個人在很小的時候便養成了隨意向陌生人伸手要錢的習慣，想要他長大之後成爲肯上進又勤勞的人，我想，十個人之中大概找不出一個吧。」

獨孤美沒有說話。她已經沒有話說。

停了一下，她望住柳花花問：「這麼說，世上根本無人有能力使個世界上沒有窮人存在？」

「是的，」柳花花很肯定的說：「世上永遠有窮人，誰也無法消除它。」

「那，」獨孤美忽然哭喪著臉，「那我獨孤美要嫁給誰？」

朱媚嗤的一聲，噴笑了出來。

柳花花沒有笑，他居然正經八百的說：「你既然這麼有同情心，最好就嫁給一個又窮又懶的老公……」

朱媚笑彎了腰。

獨孤美的咀巴正好翹得和鼻子一般高。

月兒高掛時，柳花花一行人又折回城裏。

獨孤美的心情當然好多了。

一路上有說有笑的。

但是當她看到懷中熟睡的葉小英，她的不忍之心油然又起。

葉小英似乎對獨孤美特別有好感，始終跟著她寸步不離。

上了馬車之後，獨孤美本想讓她睡在座壁上，但葉小英立刻驚醒了，怯怯的緊偎著獨孤美，無論如何不肯再睡。

獨孤美只好又把她攬在懷裏，葉小英才又沉睡去，彷彿睡在獨孤美的懷中有特別的安全感的。

獨孤美看在眼裏，疼在心裏。

她終於忍不住輕歎一聲，對柳花花說：「花花柳，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

「什麼事？」

「我雖然同意你的觀點，對窮人盲目的幫助，容易養成窮人消極的依賴性格，幫人成了害人。但是……」獨孤美說：「對於葉小英，我實在不忍心，人畢竟是感情的動物，我非幫她不可。」

「如何幫？」柳花花含笑問。

獨孤美望住他：「你記不記得我們曾經在『財神賭坊』陶大姐那裏贏了十七萬五千兩銀子？」

「當然記得，」柳花花笑著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妳第一次賭錢的那副樣子，緊張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一雙手抖得幾乎連牌都拿不穩，但却讓妳贏了一大筆，瞎貓摸上了死耗子，妳總是有那種狗屎運。」

獨孤美瞪了瞪他：「那次若非有我在

，我看你大概連褲子都要輸掉哪。」

一頓，笑了笑說：「那筆錢仍留在我身上，我們一直沒有機會花它……」

「妳的意思，」柳花花含笑問：「妳要將那筆錢幫助葉小英？」

獨孤美輕拂著葉小英的髮絲：「人家說，牌桌上的錢，來得快、去得也快，遲早這筆錢會被我們花光，倒不如將這筆錢幫葉小英把她母親贖出火坑，剩餘的錢留給她父親做小生意，這樣，葉小英無疑能過新生活，自然也就不會要你殺死她爹了，你說好不好？」

柳花花沒開聲。

「你不答應？」獨孤美有些氣餒：「你眞的這麼討厭窮人？」

柳花花還是不說話。

「你說話呀。」獨孤美咬著薄薄的小唇兒。

柳花花終於開口了：「我好像記得妳說過葉小英的事情和妳不相關，現在怎麼忽然又熱心起來了？」

獨孤美跺脚：「此一時彼一時，人家現在喜歡葉小英，而且也想出了幫助她的方法，你說好不好嘛？」

「我說過我討厭窮人，但是我也說過我尊重窮人：」柳花花把脚架在座墊上：「我雖然也說過不要盲目幫助窮人，却沒有說不要幫助窮人，否則我就不會理葉小英的事了……」

「這麼說你是答應了？」獨孤美綻出笑容：「我就知道你一定會答應，我也知道你的心腸其實比誰都軟，你是世上第一好人……」

「夠了，夠了，」柳花花連忙說：「迷湯灌多了可會灌死人的，我可還沒答應妳哪。」

「又怎麼了嘛，」獨孤美又咬住咀唇，撒嬌似的望著他：「我不管，這件事你非答應我不可。」

「如果我不答應呢？」柳花花一本正經。

獨孤美怔住。

隨即甜咪咪一笑：「那我就纏著你三天三夜不讓你睡覺。」

「這我倒不怕，」柳花花淡淡道：「我能一覺睡上三天三夜，自然也能三天三夜不睡覺，這難不倒我。」

「那，」獨孤美眸珠子一轉：「我就對著你哭上三天三夜。」

「這我也不怕，」柳花花胸有成竹：「我只要用兩朵小棉花塞住耳朵，任妳哭破喉嚨我也聽不到。」

獨孤美的小咀兒終於翹起來了：「那你到底要我怎樣嘛？」

「很簡單，」柳花花表情認眞：「如果我答應了妳這件事，以後妳就不能用那種眼神看我。」

「那一種眼神？」獨孤美茫然。

柳花花瞪住她：「就是那種令我時常忍不住想咬妳一口的眼神。」

獨孤美傻住。

但是她突然又驚叫起來。因爲她果眞看到柳花花張開大口向她咬過來。

獨孤美沒有躲。她要躲也來不及。

然後她就發現自己的臉頰被咬了一口。

咬？

你眞以爲柳花花會咬人？當然不會。不過他會吻人。當然是吻女人。

——他已著著實實的在獨孤美那張吹彈得破的粉腮上吻了一下。

獨孤美一直期盼著柳花花有一天能吻她。

想不到柳花花眞的吻了。

獨孤美却像石雕像般的呆住了。

紅石雕像。

——她臉紅了。居然臉紅。紅得像夏日的玫瑰。紅得像冬天裏的春天。

紅。

朱媚也紅。

——眼紅。

當獨孤美嬌羞的低下頭去的時候，仍不忘記遞給朱媚一個微笑。

——勝利的微笑。

* * *

月正當中的時候，柳花花一行人又到了那條又窄狹又陰暗的小胡同。

現在當然再也見不到那些「純眞可愛」的未來主人翁」了。

但是那股陰濕霉味却比白天還要濃厚，如果你的鼻子不太失靈的話，你其實還可以聞到一股很熟悉的味道——尿騷味。

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到窄小的巷路一片髒與亂，如果你一不留心，很可能就一脚踩在不知是野狗野猫、或是「未來主人翁」留下來的「米田共」。

獨孤美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難過。

她的心情本來是很好的。因爲她剛剛嘗到了被男人吻頰的滋味。

雖然那個吻有如蜻蜓點水「不夠喉」，畢竟總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第一次。無論你做什麼，「第一次」總是令你很刺激而又能回味的。所以獨孤美心中那份甜蜜與喜悅是可想而知的。

可惜的是，她那份喜悅隨著她的脚步逐漸遞減，當她站在葉小英的家門口時，她的心情已降至冰點。

葉小英的家當然不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家，否則她就不會離家跑出來了。

——世上所有離家出走的孩子都是出自「不溫暖的家庭」。

這一點獨孤美瞭解。

只是萬萬沒想到葉小英的家居然壞到這種地步。

別的不說，再怎麼破、再怎麼壞的房子，兩片門扇總是有的吧。

葉小英的家就是偏偏沒有門扇，就這樣「門戶大開」、「夜不閉戶」。

——其他的就不必再形容了，一座房子居然連門都沒有，只怕是世上最糟糕的家吧。

所以柳花花一行人根本不需叫門、也不需敲門、更不需開門，就這樣長驅直入的進入了大廳。

大廳？那當然只是一個名詞。但是對葉小英的家來說，却是個「抽象名詞」。

——她的家根本就沒有廳。

其實任何一個家庭也都應該是有廳的，葉家自然也有，只不過那個廳居然有床，不，那其實不是床，那實際上只是一張草蓆，一張又破又舊又髒的臭草蓆，看起來比你的祖母年紀還要老了，就這樣堂而

皇之的佔據了整個廳。除此之外，廳的角落擺放著一些破盆敗碗等食用器皿，却連一張破桌矮凳也沒有！

外面的月光很亮，斜斜的照進來，令獨孤美能很清楚的看到草蓆上正睡著三個人。

一個大人，兩個小孩。

大人是男人，一個頭髮亂得比黑衣叫化子還要亂的男人。

——這當然就是葉小英的父親了。

兩個小孩，不知道是男是女，因爲你除了可以看到他們身上穿著一條髒得早已變成了不知是什麼顏色的短褲之外，上身赤膊，頭髮飛亂，你根本無從辨別他們的性別。你只知道他們比葉小英小，大概是她的弟弟或妹妹吧。

他們三人，就這樣席地而睡。

他們似乎睡得很熟。

因爲柳花花一行人進來他們居然都沒有發覺。

獨孤美的心中一陣酸，特別是葉小英那瘦小的身子緊緊的挨著她，獨孤美能清晰的感覺出她在微微的顫慄著，彷彿是一隻可憐的小動物，令獨孤美有一種想哭出來的感覺。

「葉小英，」獨孤美克制住心中的激動，蹲下身子，輕撫著她的頭，輕聲道：「妳快過去把妳爹叫醒，我們會勸他不要把妳賣到……」

誰知道獨孤美話未完，怯懦畏縮的葉小英突然朝柳花花大聲叫了起來：「柳叔叔，就是他！就是那個壞人，你趕快殺了他！」

在寂靜的夜裏，葉小英的聲音就像是夜梟的嚎聲，令你毛孔聳然！

獨孤美想制止她，却見她忽然撲向柳花花，用力扯住他的衣角，聲音比方才又尖又銳：「柳叔叔，你答應過我要殺他的，你答應過我的……」

說到末後，她放聲大哭了起來！

這一哭，自然也就把地下那三個人吵醒了。

＊　＊　＊

葉癆鬼。

這當然不是他的眞名字。

可是這條胡同的人大大小小都這樣叫他。

這自然是有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的是，大家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第二個原因是，他的確長得像個癆病鬼。

癆病鬼是副什麼樣子？

眼眶深陷，大而無神；兩頰猛凹，面無血色；背脊佝僂，如負重物；全身瘦骨嶙峋，彷彿一個噴嚏便可以把他噴到喜馬拉雅山去……

這就是葉癆鬼的寫照。

他，就是葉小英的父親。

當葉小英的哭聲吵醒他的時候，他居然沒有起身，就這樣的睡在地上，望了望柳花花衆人一眼，然後用那老得令你不忍卒聽的聲音，有氣沒力，要死不活的問了一聲：「誰？」

柳花花把葉小英抱在懷裏，等她安靜下來之後，他才開口道：「我叫柳花花，是你女兒葉小英要我來殺你的。」

柳花花說這句話時，獨孤美與朱媚都楞住。

她們想不到柳花花居然照實說了。

難道他眞想殺葉小英的父親？

令獨孤美與朱媚差點昏過去的是，葉小英的父親葉癆鬼居然如此回答：「那你就殺吧。」

這回連柳花花也僵住了。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葉癆鬼說完那句話之後，居然閉下眼睛呼呼大睡了。

世上居然有這種人！

世上居然有這種父親？

獨孤美心中那股哀傷憐憫立刻變成了憤怒！

她努力的克制住自己。

這時候那兩個不知是男還是女的小童，被葉小英的哭聲吵醒之後，便呆呆的席地而坐，一臉睡眼惺忪兼傻乎乎的直望著大家發呆；也許是他們睡意未消，也許是室內未點燈，光綫不夠，也許葉小英洗得乾乾淨淨，穿得漂漂亮亮，所以他們久久認不出葉小英，一直到葉小英向他們招手時，他們才從地下爬起來，帶著一臉頗爲疑惑與極爲驚奇的表情，慢慢的、怯怯的走向葉小英……

葉小英掙脫柳花花的懷抱，跳到地下時，他們終於認出她來了，兩人突然加快脚步的衝向葉小英，淚水與哭聲也同時爆了出來：

「姊姊，我們好想妳……」

「姊姊，我們肚子好餓……」

獨孤美翻過臉去。

——她已忍不住捂咀而泣了。

葉小英沒有哭，她迫不急待的說：「弟弟、妹妹，姊姊在車上留有鷄腿、牛肉，還有包子，統統留給你們吃，來，跟我來……」

說著，她一人一手的拉住他們便往外跑……

剛跑在巷路時，也許是太興奮了，也許是太餓了，最小的一個不小心絆了一跤，重重的跌在地上，但是他却沒有哭，一骨碌的爬了起來，又劈劈叭叭的跟在葉小英後面飛快跑去……

屋內又回復了一片死寂。

一直默默不語的朱媚忽然歎了一口氣：「我想，我還是到車上去看看他們……如果我再多站在這裏一會的話，也許我是第一個殺葉小英父親的人……」

她頭也不回的走了。

彷彿在躲避著可怕的瘟役似的。柳花花與獨孤美也想走。但是他們知道他們不能走。所以他只好仍站在這裏。他們非站不可。因爲這裏連張破椅子也沒有。

獨孤美終於忍不住。並非是累得站不住，而是氣得受不住。

她居然走上前朝葉癆鬼踢了一脚，怒叱：「起來！」

葉癆鬼果然起來了。但祇起了一半。

——他仍然坐在地上。

——是否，他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了？

獨孤美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好想一脚踩死他。

長長吐了一口氣，獨孤美語調冷沉：

「你是葉小英的父親？」

葉⿸疒旁鬼其實並非是全坐著，他上半身依着牆壁，兩隻深陷而眼神空洞的眼睛無力的仰視著獨孤美，有氣無力的點了一下頭。

獨孤美又補了一句：「親生父親？」

葉⿸疒旁鬼又點了一下頭。

——他好像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

獨孤美握緊著拳頭，拳頭藏在背後，否則她眞躭心自己那對拳頭會打爛他的門牙。

「葉小英說你要把她賣到妓館去當妓女？」獨孤美拚命使自己的語調平靜。

葉⿸疒旁鬼這次沒有點頭。

他開口說話了：「妳要出多少錢買她？」

獨孤美沒有回答。

——她已一拳飛向他腦門。

獨孤美不是個武功高強的人。

應該說是個武功非常差勁的人。

除了對「毒」這門學問秉承她父親而入堂奧之外，其餘無論是刀、劍、拳、掌、脚……以及內外功等，皆乏善可陳。

但是她却有一副天賦的好腦筋。

她是個罕見的聰明女人。

可惜的是，她却料不到她這一拳却打了個空。

她自然知道自己的功夫不行，但是她看得出葉⿸疒旁鬼並非是個習武之人，就算是，憑他現在要死不活，沒氣無力的樣子，獨孤美深信自己這一拳一定能打中葉⿸疒旁鬼那不算高的鼻樑。

或許，獨孤美這一拳並不一定能打扁葉⿸疒旁鬼的鼻子，但打得他鼻血直流應該是沒問題的。

獨孤美認爲像葉⿸疒旁鬼這種男人不値得當人家的父親。

——世上的確有很多的人不夠資格爲人父母。

獨孤美憎恨這種「冷血父母」。

所以她要好好打他一頓。

——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打人，她本是個「和平主義」者。

然而她那一拳却連葉⿸疒旁鬼的汗毛也沒沾上。

——因爲柳花花已出手如電的抓住她的腕脉。

所以獨孤美那一拳再也遞不出去。

獨孤美抽回手，臉上有不悅之色：「這種人，你爲什麼不讓我教訓教訓他？難道你不認爲這種人應該好好打他一頓？」

柳花花淡淡一笑：「世上的確存在著很多該『修理』的人，問題是，打了他又如何？就算妳打死他，明天的世界就變得完美無缺了嗎？」

稍一頓，含笑又說：「方才在車上妳不是口口聲聲的要幫助他的麼？怎麼動起粗來了？」

獨孤美苦笑：「同意你的觀點，有些人的確是不値得令人同情與幫忙的。」

「這件事我們既然已經管了，那麼我們就應該管得像個樣子，無論如何打人是解決不了事的。」柳花花表情頗爲凝肅的接著說：「我說過，我討厭窮人，又更尊重窮人；我也說過，不要盲目幫助窮人，但也不要任意唾棄窮人。任何事，應該先瞭解它的來龍去脉，然後再做一個理智的判斷，妳說是嗎？」

獨孤美緩緩歎了一口氣：「怪不得朱媚說你像爺爺，我倒覺得你越來越像我爺爺的爺爺了。」

柳花花瞪了瞪她，隨即蹲下身子，對葉⿸疒旁鬼說：「朋友，我想大概已經知道我們並不是要來殺你的，我們只是基於一片善意想爲你解決困難，你肯接受我們的幫助嗎？」

葉⿸疒旁鬼眼神呆滯的望住柳花花，望了很久，突然輕輕笑了起來，笑聲有幾絲鄙夷：「幫助我？你以爲你能幫我什麼？」

「我不知道我能幫你什麼，」柳花花說：「因爲我們還不知道你的困難在那裡。」

「窮，」獨孤美忍不住插咀說：「他最大的困難就是窮，難道你看不出來？」

葉⿸疒旁鬼又笑了起來：「這位姑娘說得不錯，我最大的困難就是窮，你難道看不出來我葉⿸疒旁鬼是個徹頭徹尾的窮鬼？」

「花花柳，」獨孤美突然覺得一刻鐘也呆不下去，她以非常厭惡的口脗說：「他的意思，就是要你給他一筆錢。」

「這位姑娘眞聰明，」葉⿸疒旁鬼又笑了起來，笑聲令獨孤美覺得反胃：「對一個窮人來講，除了錢之外，難道你認爲還有其他更實際而又最有效的幫忙方法？」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沒有機會回答。

因爲獨孤美又冷冷的開口：「花花柳，隨便給他一筆錢吧，我眞受不了他那厚顏無恥的樣子……」

獨孤美話沒完，葉⿸疒旁鬼又吃笑了起來：「我不會憑白要你的錢的，只要你肯給我五百兩銀子，那麼你們便可以帶走葉小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是一樁公平的買賣，怎能說我厚顏無恥？」

一陣氣倏然往上衝，獨孤美再也忍不住，竟然罵了一句粗口：「幹你老母！你又沒缺手斷脚，賣了老婆當娼妓還不夠，居然還想賣女兒當雛妓，你是人麼！？」

葉⿸疒旁鬼居然笑著回答：「只可惜我老母早已歸天了，就算還在也已七老八十了，只怕妳看了不想幹，倒是葉小英妳可以幹，現在的人流行玩雛妓……」

葉⿸疒旁鬼的話沒有說完。他無法說完。

——因爲獨孤美已咬著牙衝上去了。

柳花花沒有攔阻她。他瞭解獨孤美。她的忍耐已到了極限。她狠狠的打了葉⿸疒旁鬼幾拳，然後又踢了他幾脚。葉⿸疒旁鬼沒有閃避。他也許無法閃避，也許不想閃避，就這樣坐著讓獨孤美拳打脚踢……

獨孤美像是瘋了一樣，挫著牙、瞑著目、青著臉、拳脚交加，一直到葉⿸疒旁鬼口鼻流滿鮮血，蜷曲在地上時仍不肯住手……

「獨孤美，你冷靜點！」柳花花箭步奔前，攔腰一抱，低叱道：「再打下去可要出人命哪！」

獨孤美似乎瘋狂了，用力掙扎著：「放手！你他媽的快放手！這種人渣留在世上有什麼用？白糟蹋糧食吧了，讓我打死他！讓我打死他……」

柳花花當然不肯放她。

獨孤美掙扎了幾下，激動的情緒似乎平靜了一點，終於伏在柳花花懷裡哭了起來，話音喃喃：「世上爲什麼有這種男

人？世上爲什麼有這種父親？……」

柳花花喟然長歎，默默地的讓獨孤美發洩了心中的怒氣之後，這才緩緩推開她，趨前俯身查看葉癆鬼的傷勢：「你不要緊吧？」

葉癆鬼一臉一鼻子的血，蜷曲如蝦的倒臥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柳花花注視著他：「我看得出來，你其實練過武，你可以躲的，你爲什麼不躲？」

獨孤美本在輕揩著淚痕，聽柳花花這麼一說，不禁驚異問：「看他那副瘦巴巴如癆病鬼的樣子，你說他有武功？」

柳花花淡淡道：「他如果沒有武功，方才妳那幾拳幾脚只怕不打死他也半條命了。」

葉癆鬼慢慢睜開眼，然後又慢慢的坐了起來，順手在枕邊抓了一條破布揩拭血漬；他望住柳花花：「那位姑娘打也打過了，我躲不躲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究竟買不買我女兒啊？」

柳花花淡淡一笑：「我如果要買你女兒，我不如乾脆送你一筆錢算了……」

葉癆鬼立刻接口：「那你就給我一筆錢吧。」

「錢沒有問題，」柳花花盯住他：「但是你必須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葉癆鬼朝地下吐了一口血水。

柳花花語音沉肅：「你身體雖然瘦，但四肢健全，身體其實蠻健康的，而且你還學過武，憑你一人之力或許無法賺很多錢，但是要養活一家五口，維持最起碼的溫飽生活應該是不難的，更何況你還把你的妻子賣到妓館去，她賺的錢也應足以養活你們一家人了，照你現在這個家居然連叫化子寮都不如，而且還要用賣親生女兒當雛妓，爲什麼？爲什麼你的開銷這麼大？你把錢都用到那裡去了？請你告訴我。」

葉癆鬼又輕笑了起來，但這回却是冷笑，冷冷的笑：「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你一定要告訴我，」柳花花語氣堅定：「我如果不知道你的開銷有多大，那我怎麼知道我應該幫助你多少錢？」

葉癆鬼不說話。

「你喜歡賭？」柳花花冷眼瞧他：「你是不是都把錢拿去賭光了？」

葉癆鬼還是不開腔。

獨孤美實在很想趕快離開這裡，忍不住說：「花花柳，別跟他咬舌根了，管他賭不賭，那是他家的事，就給他五百兩吧……」

「不」柳花花截斷她的話：「天下有很多種人不值得幫助，賭鬼就是其中之一！一個男人，不務正業，賭得傾家蕩產，賣妻典女，這種人已經無藥可救了，連人渣都不如，你給再多的錢他都沒有用，到頭來還是被他賭得光光的。對於這種人，就是他跟我磕頭下跪，我一毛錢都不肯幫他！」

——賭鬼，漫無節制、賭得敗家破產的賭鬼，無疑是世上最不可原諒的人渣之一。

——如果妳不幸嫁給了這種男人，奉勸妳早早「休」了他，否則註定妳一生人欲哭無淚！

葉癆鬼是不是賭鬼？

柳花花與獨孤美不知道。因爲葉癆鬼還是不說話。

柳花花很有耐性，他溫和的望住他：「你爲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

「我……唔……我……」葉癆鬼突然又蜷縮在地下，瘦乾的身子忽然不住的猛烈發抖，口中咿咿唔唔的，一副非常痛苦難過的樣子！

獨孤美大吃一驚，跨步到柳花花身旁，驚聲問：「花花柳，他怎麼了？是不是我打傷他了？」

柳花花沒有回答。

因爲他也不知道葉癆鬼爲什麼突然會變成了這副樣子。

柳花花立刻起身，溜目四望，在土地灶邊發現了一盞燈，於是走上前去燃亮燈火……

燈光一亮，柳花花與獨孤美嚇了一大跳！

他們終於看清楚了葉癆鬼的臉，那張瘦如乾柿子的臉，除了咀角仍有被獨孤美打得腫瘀，而留存著殘餘的血漬之外，整張臉竟然白得可怕，嗯，就像是一張死人臉孔那般的慘白！

令柳花花與獨孤美驚異的是，葉癆鬼看起來不像是被獨孤美打傷似的，因爲葉癆鬼這時候已經開聲說話，聲音斷續、模糊，而且不停顫慄震抖著：「哦……我……我要……要……快……快！我，我……我……要……」

「你要什麼？」

柳花花與獨孤美根本不知道他要什麼。

葉癆鬼忽然像全身發冷似的，原本已夠瘦夠小的身子蜷成了一團，不斷的抖顫著，彷彿是寒冬裡畏縮在街頭的野狗，不斷的發抖；然後又看到他那無神的眼眶不住的冒出眼淚，而且還不停地張咀打呵欠……

「你究竟要什麼？」柳花花伸手摸他額頭，「你那裡不舒服？你是不是病了？」

獨孤美雖然恨他恨得要死，但見他痛苦莫名的樣子，惻隱之心油然再起：「花花柳，我看送他去看大夫吧，他一定是病了。」

「我要……快……」葉癆鬼忽然從地下爬起來，用力掀開草蓆，一雙抖顫得非常厲害的枯手在地下摸索著，似乎在尋找什麼。

但是他找半天，却什麼也沒找到。

柳花花忍不住又問：「你究竟在找什麼東西？是不是葯？」

葉癆鬼始終沒有回答柳花花的問話，彷彿聽不見柳花花說話似的，兀自低頭摸索，口中喃喃：「快……快……我要……要：我，我…快……我要……神，神……神仙草……」

柳花花與獨孤美呆住！

神仙草！

——神仙草就是大麻草！

——吸了大麻草就令人快樂如神仙。

——但是它却也能令你上癮致死！

所以大麻草實際上並非是神仙草：它實際上是一種「快樂的毒藥」！

柳花花與獨孤美終於明白了。

——葉癆鬼原來是個「吸毒者」！

——爲了吸毒，他不惜讓自己的老婆身陷火坑，甘戴綠帽！

——爲了吸毒，他竟狠心想賣自己未成年的女兒當雛妓，任人蹂躪！

——爲了吸毒，他拋棄了人性的尊嚴，像乞丐般的要求別人施捨！

毒！毒！毒！

世上每個人都知道它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東西，可是爲什麼偏偏那麼多人要去碰它呢？難道他們不知道吸毒是一種自我摧殘的「慢性自殺」行爲？

柳花花和獨孤美呆呆的站著。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葉癆鬼終於不知道在那裡找出了一支煙桿，但却找不到「神仙草」，但他似乎已忍不住癮頭的發作，就這樣乾對著煙桿咀兒猛吸不止！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煙槍裡也沒有神仙草，你還吸什麼？」

葉癆鬼用力吸了幾口，大概已發現煙桿止不了癮，難過得又像餓狗般的躺到地上去，口中喃喃：「神，神仙草……最，最近缺……缺貨，漲，漲價……了……」

他突然以極爲哀憐的口脗對柳花花說：「求，求求你……給給給我錢……我，我要，要買買神，神仙草……葉小英……三、三百兩賣給你好……好了……」

獨孤美忍不住翻過臉去，眼淚又奪眶而出！

她眞不敢想像世間上竟有人爲了吸毒，不惜賤賣自己的親生骨肉！

這種人算是人麼？這種人應該幫助他麼？

柳花花幫助他。

他對葉癆鬼說：「好，我給你錢，你帶我去幫你買神仙草。」

「不！不……不行，」葉癆鬼那發黑的眼眶漾起一股畏懼之色，抖著咀唇皮說：「他們……不，不准我，我帶生人去，否……否則會殺，殺了我……也，也會殺……殺了你……」

他用力咳了幾下，然後努力的站了起來，伸出了巍顫顫的手：「錢、錢給我……我一、一個人……去，去買……」

柳花花點點頭，從懷裡取了一張銀票給他。

葉癆鬼接過錢，精神一振，眼神一亮，彷彿看到了救星似的，連說話也完整有力了：「小英是你的了，我要去買神仙草啦，再見。」

他連跨出去的步子都比平常人還穩健。但是他却沒有走出去。他永遠也沒有走出去。

——當他走到門口時，那瘦削的身子突然像枯萎的花朵凋落一樣，仆倒於地，再也起不來了。

這，就是吸毒者的最終下場！

＊　＊　＊

夜深人靜。

馬車仍停在胡同口。

車廂裡共有六個人。三大三小。

三小已經睡了。

三大面色沉重的坐著。

「想不到葉小英的父親竟是個吸毒者，」朱媚苦澀一歎，「我曾經聽聞過江湖上暗中流傳著這種害人的毒葯，始終以爲是訛誤的傳說，不敢深信，想不到世上眞有這種東西。」

「何只是眞有，」獨孤美苦笑：「我和花花柳路過『臥佛庵』時還曾經吃過哩。」

「眞的？」朱媚睜大了眼：「你們吃過大麻？滋味如何？聽說吃了以後全身飄飄然，像長了翅膀會飛起來可是眞的？」

「當然不假，否則怎麼會有人肯吃它？」獨孤美望住她：「我吃了大麻之後，差點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

「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朱媚一雙大眼充滿了好奇。

「其實也沒什麼，」獨孤美淡淡道：「我只不過差一點就强暴了柳花花而已。」

「什麼？」朱媚的眼睛更大了：「强暴賊花花？嘩，這的確是件大事，神仙草眞有這麼大力量呀？」

一頓，喃喃自語道：「什麼時候想辦法弄點來吃吃，看看我是否也會强暴那賊花花。」

獨孤美笑了起來：「只可惜妳不知道在那裡才可以買到哪。」

「說得是，」朱媚顯得有些洩氣：「這種毒害人的缺德東西，賣家自然非常隱密，無論如何不敢隨便亂賣的。」

停了一下，回復正色：「媽的，如果讓我知道是誰在賣這種東西，我如果不扭斷他的脖子，也一定打斷他的狗腿！」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苦笑：「我方才給錢他，目的就是想跟踪他看看是誰賣這種東西，想不到他却在緊要關頭死去。」

「現在可好，」朱媚望住他：「葉小英要你幫她殺她父親，他却毒癮發作身死，對你來說，你豈非省去了一個燙手山芋？」

目光一轉，接著說：「葉小英三兄妹就由我『大漢鏢局』收容他們，這件事是否就算到此結束了呢？」

柳花花無奈的笑笑：「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還有那件案子，」朱媚又說：「那批銀子你們也見過了，並沒有其他東西，而鏢主岳光輝人也走了，這件事是否也到此結束了呢？」

柳花花苦笑：「是該結束了。」

他望向獨孤美：「獨孤美，妳說是嗎？」

獨孤美沒有說是。也沒有說不是。她只是咬著咀唇子，定定的望住柳花花不發一言。

她在想什麼？

朱媚不知道。

柳花花知道。但是他却沒有說。他一時也不知該從何說起。

——葉小英那件事或許是眞的結束了。

——那案失鏢案無論如何是還沒結束的。

＊　＊　＊

天亮的時候，柳花花向朱魯東正式表明無力偵破失鏢案。

他婉謝了朱魯東的挽留，用過早膳便離開了大漢鏢局。

朱魯東親自送了他們一程便打道回府，朱媚却堅持要再送一程。

朱媚今天穿得格外漂亮，話却格外的少。她幾乎是一路緘默。

柳花花與獨孤美瞭解她的心情。

——離別，總是感傷的。

終於，獨孤美握住她的手說：「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妳已經送得夠遠了，再送下去只怕要送我們回到『飛鷹堡』了，那時候豈不變成要我們送妳啦？豈非沒完沒了？」

朱媚眼圈兒微紅，泫然欲淚，一臉離愁別緒：「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我，我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到你們？」

「這還不簡單，」獨孤美含笑說：「只要妳再劫妳老頭的鏢，那我們不是就可以再見面嗎？」

柳花花笑了起來。

「別時容易相見難，」朱媚却笑不出來，她有些激動的擁抱著獨孤美：「獨孤美，我會很想念妳……」

「我也是，」獨孤美也依依不捨的摟著她：「歡迎妳到『飛鷹堡』來看我。」

朱媚望住柳花花：「賊花花，下次你來，我一定再陪你去青山鎮吃『龍虎鳳』，而且也一定陪你喝三鞭酒，你會來麼？」

柳花花沒有說話。他無法說話。

因爲他那張咀已被朱媚堵住了。

紅唇堵住。

吻，應該是甜蜜的。

柳花花却覺得鹹的。

原來朱媚已淚流滿頰。

朱媚灑淚跨上馬鞍的時候，朝柳花花說了一句：「賊花花，我眞的喜歡你。」

然後就見她嬌叱一聲，馬鞭一揚，絕塵而去……

一直到朱媚那美麗的背影在柳花花的視綫消失之後，他才回過頭來。

一回頭又見到了另外一張咀唇。

獨孤美的咀唇。

——當然翹得老高，比鼻子還高。

柳花花掩咀輕咳一聲，然後淡淡的說：「她的確是個聰明的女人，想不到她的接吻技術進步了這麼多。」

獨孤美的咀巴忽然不翹了。

只不過是銀牙咬得格格作响。

* * *

青山鎮的黃昏永遠是那麼美麗。

關山月忙了一整天，踩著輕鬆愉快的脚步回家。

夕陽把他原本是頎長的影子拖得更長了。

晚霞把他原本是瀟洒俊帥的臉孔照得通紅，使他看起來更有男人魅力。

特別是他此刻心情愉快，更讓人覺得他是個精神飽滿、體力充沛的男人。

人在心情愉快的時候，臉上總是會帶著一抹不自覺的笑容。

他現在就含著一縷飄逸的微笑推開房門。

但是他那撮笑容却隨著門扉的開啟而突然凍結，換上了一副深深的驚異。

因爲他看到了廳房裡竟然坐著兩個人。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柳花花與獨孤美。

* * *

柳花花與獨孤美爲何又突然來到青山鎮？

而且不先到青山鏢局，反而悄悄的來到關山月的家裡。

關山月當然感到奇怪，所以他驚異。

但他是個相當鎮靜的人。

他很快又浮起原先那抹笑容：「大少，獨孤姑娘，你們什麼時候來的？」

柳花花淡淡一笑道：「來了只有一會。對不起，我們不想驚動馬總鏢頭，所以便直接到府上來了，而貴府又無下人僕從，所以我們便像小偷般的翻牆進來了，你不會見怪吧。」

「什麼話？」關山月立刻堆笑說：「兩位對關山月恩重如山，我歡迎都來不及哪。」

「我想，」獨孤美朝他盈盈一笑：「關公子大概知道我們的來意吧？」

關山月沒有回答。

因爲柳花花緊跟着說：「咱們都是年輕人，年輕人講的是爽快，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不用拐彎抹角，上次你讓我看的那批銀子並非是岳光輝那筆鏢銀……」

話沒完，關山月陡然神色大變！

但是他很快又回復了鎮靜。

只可惜柳花花與獨孤美已清清楚楚的看在眼裡，獨孤美淡淡的睨着他：「關公子，我知道你一定會力爭强辯，因此你現在不用說話，不妨先聽聽看我們懷疑你掉包的理由是否夠充份。」

關山月就算是想說話也沒機會，因爲獨孤美一說完，柳花花又立刻接口：「第一，我們上次來的時候，與馬總鏢頭閒聊知悉你到『青山鏢局』任職以來，從來沒請過假，這一點委實令人生疑，如果我們推斷得不錯，你應該是去布置假鏢銀讓我們過目……」

「不，」關山月打斷他的話：「我是到隔鄰的『八仙鎮』探一個朋友的……」

「探誰？」獨孤美不等他說完，冷冷截口道：「請你把你那個朋友的姓名住址立刻說出來，我們立刻起程到『八仙鎮』找他對質，你敢嗎？」

關山月嚅了嚅咀，想說話但又停了下來。

柳花花兩眼像探照燈般的盯住他：「你的身世背景，人際關係等資料，我們已詳細調查過，你是粵西南海縣人，雖然你爲人熱情，人緣極佳，交遊頗廣，很得朋友們的愛戴，但因爲與朱魯東之妹朱海靈之婚事受挫，於是意志消沉，並投身『青山鏢局』，甘於呆在這個封閉的山城，而且你單身一人並無家室，却不肯住在鏢局裡，寧願花錢賃屋而居……」

「更重要的是，」獨孤美接下去說：「你連個下人僕從都不肯僱用，說明你的心態已到了消極的避世心理，從這一點來看，你已經不是從前熱忱好友的關山月，怎有可能專程請假去探友？就算你要探，你也大可利用休假期間去，不是嗎？」

「第二，」柳花花朝他微微一笑：「照朱媚的說法，她以白雲師太的名義僱了一批苦力將那批銀子交給你，至少是十天以前的事了……」

（未完・十）



上文提要： 桑老妖不顧春申君等的勸降，繼續和衆多門派掌門過招進行反撲，遂將滿腹憤怒集中到蕭鳳女身上，兩人又展開一場殊死械鬥，正當桑老妖已處劣勢之際，忽有一人影從空而降救走了桑老妖；弓箭塘主謝公愚對白雲觀潛藏奸細之事甚表關注，終於從已被擒的四名黑衣教殺手口中，得知觀內有了內奸陳康和及由黑衣教混進詐降的趙復初兩人……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投遞討伐戰書　偷盜化血神刀

這時小客廳上只留下謝公愚和趙復初二人，趙復初突然跪到地上，他雙手反剪，却伏着身連連叩道：「謝莊主，在下已經知道錯了，好在盟主和你老都沒負傷在下求求你老，饒了我一命，我……會永感大德，如若再有貳心，就被千刀分屍，不得好死……」

謝公愚哼道：「你現在說這話，不是太遲了麼？」

「不遲」趙復初伏在地上道：「只要你老開恩，要趙復初去赴湯蹈火，都在所不惜。」

謝公愚微微搖頭道：「一個人改過自新，只有一次……」

趙復初急得滿頭大汗，膝行而前，俯身叩頭道：「上一次我是奉命行事，降是詐降，現在小的是眞心投降了，就是這一次，你老只要點個頭，趙復初若有貳心，就叫我天誅地滅，不得好死，你老就開開恩吧！我……家裏還有七十多歲的老父，我死了……」

謝公愚哼了一聲，沒待他說完，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紙包，打了開來，裏面是七顆烏黑的藥丸，遞了過去，說道：「你把這七顆藥丸吞下去。」

趙復初一怔，望着藥丸，吃驚的道：「你老……這是……」

謝公愚冷森一笑道：「謝某若要殺你，只不過擧手之勢，還用得着用藥丸毒死你麼？」

「是，是！」趙復初依然望着他，目有乞憐之色，囁嚅的道：「但……」

謝公愚沉着臉道：「你服與不服！悉聽尊便，謝某說過不會毒死你的！你還怕什麼？」

「服，服。」趙復初終究有些小聰明，口中說着，果然伸手接過紙包，把七顆藥丸一下吞了下去，說道：「謝莊主莫非有什麼差遣嗎？」

謝公愚微微一笑道：「不錯，這七顆藥丸，乃是慢性的穿腸毒藥，七顆同服，要七天之後，夜晚子時才會發作，非我獨門解藥不解。」

趙復初聽得臉色大變，但瞬息陪着笑道：「謝莊主的意思，是要小的在六天之內，辦完事了？」

謝公愚點頭道：「正是，你輕功不弱，第七天傍晚以前，能夠趕回來，我可以保你無事。」

趙復初喜道：「小的一定遵命，謝莊主現在可以吩咐小的去辦什麼事了。」

謝公愚道：「今晚初更之後，自會有人前來救你，你就可趕回黑衣教去，如何說法，你自己去想，只要不露破綻就好，這七天之中，你務必查明昨晚救走桑老妖的是什麼人？黑衣教還來了些什麼幫手，他們有何擧動？這兩件事，有七天時間應該夠了吧？」

「夠了。」趙復初道：「黑衣教的規矩，是不准有人問長問短，但小的會設法打聽到的。」

謝公愚道：「好，但願你心口如一。」

說到這裏，一指點了他的穴道，一面喝道：「來人！」

門外走進兩名莊丁，垂手道：「小的在。」



謝公愚一指趙復初，說道：「把他押下去。」

兩名莊丁奉命把趙復初押了下去。

＊　＊　＊

白雲觀後山，半山腰上，有三間瓦屋，如今打掃乾淨，撥為邋遢和尚和酒肉道士的住所，整個白雲觀，除了任秋雲和陳福兩人之外，別人都不准上去的。

因為任雲秋是這一僧一道的酒友，而陳福叨光的是武林盟的總管，要送酒上去，才特別獲准的。

現在，正是午牌稍偏，任秋雲一個人循着山間石級小徑上來了。

他已經奉命來過兩次，因一僧一道從早晨到現在，一直醉臥不醒，整個屋子都酒氣觸鼻。

這是第三次了，他剛走到門口，就聽酒肉道士叫道：「喂，小友，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快進來喝酒，貧道剛從厨房裏弄來兩隻燻鷄，香得很。」

厨房早經陳福吩咐過，做些燻鷄、燻肉、鹵牛肉、鹵蛋、鹵豆乾等吃的東西，放在桌上，邋遢和尚和酒肉道士要吃什麼，不會明說，却喜歡偸偸摸摸的去拿，厨房裏是故意做了等着他們去拿的，他們還沾沾自喜，以為沒人知道。

任秋雲跨進門，就看到兩人蹲在地上，中間果然放着兩隻又肥又大的燻鷄，一大罈酒，他們也沒倒出來，每人右手拿着一隻鷄腿，左手把酒罈推來推去，你喝一大口，我喝一大口，好不忙碌。

任秋雲自從和這兩個瘋瘋癲癲的和尚道士結成酒友，不但功力精進，上次兩人各自貫注了二十年「酒氣」（其實是真氣），酒量也慢慢的練大了。

就在他左足湛湛跨進門檻，酒肉道士突然右手一推，喝道：「接住了。」

呼的一聲，一隻酒罈朝任秋雲迎面飛了過來。

邋遢和尚連忙「咯」的一聲，撕下一條鷄腿，喝道：「還有燻鷄腿。」抬手朝任秋雲擲了過來。

這一罈酒，足有五十斤，雖經兩人喝了幾斤，至少還有四十斤，何況酒肉道士這一凌空推來，力道之猛，何止千斤？

任秋雲對他們兩人這類舉動，早已司空見慣，急忙吸了口氣，伸出左掌，輕輕貼住酒罈肚上，把罈吸住，右手一撈，同時也接住了飛來的鷄腿。接是接住了，但兩人這兩股不同的力道何等強大，還是被震得後退一步，他趁着後退之勢，舉起酒罈，湊着嘴唇，「咕」的喝了一口酒，左手隨即往前一推，朝邋遢和尚面前送去。

酒肉道士看得大笑道：「還不錯，只是你卸力卸得慢了一些，不然，就不會震得後退了。」

邋遢和尚點着頭道：「看來他可以勝任了。」

任秋雲道：「兩位前輩要我到那裏去？」

酒肉道士笑道：「春申君不是要你來打聽消息的嗎？」

邋遢和尚道：「他要向咱們打聽消息，何不自己去跑一趟？」

任秋雲心中暗道：「表叔確實是叫自己來向他們請示的，自己還沒開口，他們

覺然已經知道了。」

酒肉道士道：「你覺得奇怪是不是？咱們怎麼會知道你來意的？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昨晚桑老妖被人救走，只有咱們兩個追了下來，其餘的人連老怪的人形都沒看得清楚，你一個上午，連跑了三趟，不是來問老怪消息，還會有別的事嗎！咱們兩個一回來，就喝了一罈酒，喝醉了就睡，就是在夢裏討論如何去對付老怪，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

他們一面說話，一面還是把酒罈推來推去的喝酒，一直沒有停過，所以他說完了，就由另一個接口說話。

任秋雲問道：「兩位前輩想出什麼辦法來了？」

邋遢和尚道：「你先蹲下來喝上幾口，咱們慢慢的自會告訴你的。」

酒肉道士左手一推，把酒罈朝任秋雲推來，說道：「對，你喝酒。」

任雲秋知道自己不陪他們喝酒，他們是不會說的，這就學着他們的樣，左手吸住酒罈，喝了一口，就朝邋遢和尚推去，一面說道：「兩位前輩現在可以說了。」

邋遢和尚道：「春申君不是正在草擬戰書麼？他總是要派一個人送戰書去的。」

任雲秋道：「前輩的意思，是要晚輩送去嗎？」

酒肉道士道：「不，你不是去送戰書，去盜老怪一件東西。」

邋遢和尚道：「那可不是一件，一共有四十九件。」

任雲秋道：「兩位老前輩把話說得清楚一點好不？」

酒肉道士道：「這還不夠清楚？」

邋遢和尚道：「不是要清楚，是你要聽清楚……」

酒肉道士立即嘴皮微動，以「傳音入密」說道：「如此如此。」

邋遢和尚也接着嘴皮微動，以「傳音入密」說道：「如此如此。」

任雲秋一面聽他們說話，一面啃着鷄腿，直等兩人把話說完，急忙站起身道：「這件事情很大，晚輩必須立即去稟報盟主不可。」

酒肉道士忙道：「這也不急在一時，小友且等喝完酒再去不遲。」

邋遢和尚道：「讓他去吧，春申君他們聽了還得商量商量呢！」

任雲秋不待兩人再說，慌忙拱拱手道：「晚輩走了。」

舉步跨出門去，一路奔行下山，急匆匆走入第二進東院，只見表叔春申君正陪同少林定慧方丈、武當掌教紫陽道長，和青龍幫幫主鐵背蒼虬李公健三人，在房中說話。

春申君聽到脚步聲，目光一抬，看到任雲秋，就問道：「雲秋，二位老人家醒過來了沒有？」

春申君道：「小侄去的時候，兩位前輩正在喝酒……」

春申君問道：「你可曾問他們，昨晚救走桑老妖的是甚麼人麼？」

任雲秋道：「兩位老前輩說，那是隱迹南荒已有數十年不出的紅髮老怪。」

定慧大師聽得吃了一驚，說道：「紅髮老怪？那是西門微笑了？」

春申君道：「好像是他。」

紫陽道長道：「久聞此人已經兵解多年，原來還在人世，黑衣教有此人撐腰，倒是不易鬥得很。」

春申君道：「兩位老人家說，他練成了七七四十九口化血神刀，連兩位老人家都不敢逼近過去，因爲化血神刀十分厲害，只要被刀削中，就見血封喉，不出一個時辰，身化一灘黃水，毛髮無存……」

定慧方丈吃驚道：「這麼說來，無人能夠接近他了。」

任雲秋道：「所以兩位老人家要晚輩去盜他的飛刀。」

春申君聽得吃了一驚，說道：「你去盜他的飛刀？」

任雲秋笑道：「表叔不用替侄兒躭心，聽兩位老人家的口氣，到時自會有人暗中相助，而且侄兒不是明着和他交手，只要飛刀到手，就可以應用，因爲兩位老人家還傳了侄兒接刀使刀的手法，他沒有飛刀，就不可怕了。」

春申君道：「他們要你一個人去？」

任雲秋臉上一紅，說道：「還要兩人和侄兒同去，一個是江姑娘，她熟悉環境，一個是葉姑娘，她使的是刀，可以幫侄兒盜刀。」

定慧方丈道：「二位老人家還說了些甚麼？」

任雲秋道：「表叔不是要派人去下戰書麼，最好請謝大叔送去，先暗後明，侄兒三人是跟他同去，暗中保護，謝大叔回來，我們就留下來不走，暗中行事。」

紫陽道長沉吟道：「有二位老人家作主，應該是不會有甚麼差池的了。」

春申君道：「戰書愚叔已經寫好了，咱們那就出去，請大家過目之後，順便簽個名，就可以送去，愚叔本打算要陳康和送去的，此人不論他行爲如何，和愚叔總是數十年相交，要他送去，也就是放他一馬的意思，以後爲友爲敵，悉憑他自已了。」

剛說到這裏，只聽有人接口道：「盟主雖有顧全舊友之心，但此人生就劣根性，要他送信去，就會洩漏了咱們這裏的機密，這個萬萬不可。」

隨着話聲，走進來的正是謝公愚。

春申君含笑道：「公愚兄來得正好，兩位老人家指定要你去下戰書呢！」

當下就把任雲秋說的話，告訴了他。

謝公愚聽得不由一怔，說道：「紅髮老怪？不就是昔年自稱紅髮老祖的魔教餘孽？這人已經快近百歲，還在人間？兄弟還是從前聽先父說起過，那時已是邪派異教中數一數二的人了，將近四十年沒聽過此人消息，怎麼會在這個節骨眼上，鑽了出來，若眞是此人，那眞不好對付。」

任雲秋道：「小侄聽二位老人家的口氣，好像黑衣教最近還到了幾個厲害人物，其中最頭痛的還不是紅髮老怪。」

春申君道：「他們有沒有說是甚麼人？」

任雲秋搖搖頭道：「沒有，聽他們口氣，那個最難惹的人物，到時不用咱們去對付他，自會另有能人會把他引走的，侄兒問他們，他們只說到時自知。」

春申君道：「好了，既然如此，咱們也就不用多問了，先到前廳去，讓大家看看戰書，簽好名，就請公愚兄辛苦一趟了。」

說罷，幾人一起來至前廳。

春申君當衆把戰書宣讀了一遍，徵詢大家還有沒有意見。

戰書內容，除了痛斥自從黑衣教出現江湖，先則以迷藥蒙害同道，繼則妄圖逐一攻破各門各派，以遂其獨佔江湖之野心。但自古以來，邪不勝正，每隔若干年都有野心梟雄，逞亂一時，迄無一人能達到其妄想，即告殞滅，黑衣教又何能例外？接着說到衡山派曾和黑衣教訂有端午之約，如今江湖上十六個門派爲了挽救危亡，共同組成武林聯盟，黑衣教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白雲觀挑釁，雖屢遭挫折，仍不知悔悟，於是本盟決定提前於三月十五日在九嶷山九仙陽候教，和黑衣教一決勝負，如黑衣教逾期不往，武林盟就要大舉討伐，犂庭掃穴，並在江湖各地發動清除黑衣教羽黨。所以希望黑衣教中，凡是被强迫入教的江湖同道，能在三月十五日前反正來歸者，一律不究既往，均表歡迎，逾期既視作黑衣教死黨，格殺勿論，切勿自誤等語。

這是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一口氣寫來，堂皇冠冕，大家紛紛鼓掌，表示同意，當下就由各門各派的人，依次簽了名。

春申君把信裝入信封，交給了謝公愚，另由漆嘯天、殷長風、令狐宣、桂大榮四人，暗中接應，能不和黑衣教的人照面最好。謝公愚送信之後，會合四人，隱伏附近，再接應任雲秋等三人。

任雲秋却去找葉菁菁、江翠烟兩人，說出邋遢和尚和酒肉道士的意思，要自己三人去盜紅髮老怪的化血飛刀，並把酒肉道士傳給自己的飛刀手法，傳給了二人。

葉菁菁問道：「我們甚麼時候動身呢？」

任雲秋道：「我們一路只要暗中跟在謝大叔身後，他是送戰書去的，我們跟在他身後，暗中保護，等謝大叔任務完畢，離開之後，我們就留下來，江姑娘熟悉環境，靜待夜晚動手了。」

三人計議了一回，就一起練習飛刀，好在三人武功都有深厚基礎，既有口訣，練起來並不困難。

不多一回，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大家因晚上就要出發，而且黑衣教巢穴，相距遙遠，不是一天就可以趕到，爲了不使對方發覺，去的人必須加以改變裝束。

好在這次各門各派的人中，有不少奇才異能之士，丐幫長老獨臂擒龍申萬生精擅易容術，洞庭青龍幫和鄱陽鳳尾幫都帶有面具。

於是由申萬生替江翠烟易容，其餘的人只要戴上面具就行。謝公愚改扮成鏢師，任雲秋等三人改扮成爲一對赴考的兩兄弟，帶一個書童。漆嘯天等四人則改扮爲布商，各自先後上路，裝作互不相識。

晚飯之後，幾人都已收拾停當，謝公愚來至第三進東院，走到最後一間。

這是囚禁趙復初和陳康和的房屋，陳福早已候在那裏，見到謝公愚走來，急忙迎了上去。

謝公愚問道：「準備好了嗎？」

陳福點點頭。

謝公愚道：「時間差不多了，快叫他依計行事。」

陳福應了聲「是」，舉手擊了兩掌，就有一名躍龍莊的劍士奔了過來。

陳福伸手指了指木門，就和謝公愚一同隱去。

那劍士躡脚的走近木門而入，又輕輕的掩上了木門，舉步往裏行去。

趙復初已知此人是謝公愚派來釋放自己兩人的了，但他却並未把謝公愚說的話，告訴過陳康和，這時也仍然裝作毫不知情一般。

黑暗中，只聽有人低低的道：「落花有意隨流水。」

陳康和聽得一怔，來人說的口號，分明是黑衣教的人了，但他老奸巨猾，這口號如今已經洩漏，武林盟的人都已知道，難保不是春申君、謝公愚等人使的計，因此並沒作聲。

那劍士低低的道：「在下是來救你們的，時光寶貴，二位是否傷得很重，能不能行動？」

陳康和自知落到武林盟手中，他雖和春申君有數十年交情，但自己出賣武林盟，做了內奸，就算春申君念舊，其餘的人未必肯放過自己，遲早難免一死，能逃出去，自是最好不過。

這就問道：「咱們並沒負傷，只是武林盟戒備森嚴，能夠逃得出去嗎？」

那劍士道：「咱們既能進來，還會出不去嗎？時間非常匆促，在下已經替二位準備好了出路，越快越好。」

說話之時，從身邊取出一柄匕首，迅快替兩人割斷了綑綁手脚的繩索，口中喝了聲：「快隨我來。」

轉身閃到門口，輕輕打開木門，探首朝外望了望，就向身後兩人招招手，開門閃出。

陳康和、趙復初二人那敢怠慢，急忙跟着他掠出。

那劍士身手十分俐落，已經走到右首一間房間門口停下，回身打了個手勢，就閃入房去。

陳康和、趙復初見他們閃入莊丁們住的房中，也就跟着閃入。

這第三進東院，原是白雲觀弟子的雲房，如今作爲四莊莊丁的住處，每房四人，二人跟着劍士閃入，就看到另有一個劍士坐在床上，兩個劍士却撲倒在地。

領着他們進來的劍士伸手一指地上兩人，低聲道：「二位快把他們身上衣衫剝下，換到身上，時間不多，咱們快要去換班了。」一面從身邊摸出兩張人皮面具，接着道：「把這個戴上了。」

陳康和知道四莊莊丁晚飯之後，就得換班，等那換班下來的莊丁發現屋中有人被制，自己兩人早已鴻飛冥冥，逃出白雲觀很遠了，心頭自然大喜過望。

兩人戴好面具，剝下兩名劍士身上的衣衫，迅快換上，然後又把兩個被制的人，拖到床下藏好。

那爲首劍士朝另外坐在床上那人打了個手勢，首先舉步往門外走去。

陳康和、趙復初緊跟兩人身後，轉出

迴廊，一直往前面行去。

此時正是四莊莊丁換班的時候，自然沒人去注意他們，不多一回，便已出了白雲觀。

又走了一箭來路，爲首劍士要另一個劍士朝林中走去，那自然是去接替林中暗崗的了。

三人又走了一段路，爲首劍士低聲道：「前面還有兩處暗崗，俱在林中，你們快些走吧！」說完閃身朝左首掠了進去。

陳康和、趙復初沒有作聲，依然挺胸凸肚的往前行去，只是脚步已逐漸加快，因此處還是武林盟的勢力範圍以內，隨時都可以遇上巡山的人，兩人自然不敢怠慢，先前還不敢奔行得太快，怕被人發現起疑，這樣一直急步走出三數里外，才敢展開脚程，又奔行有十數里路，看看後面沒人追來，才算脫離虎口。

陳康和沒想到在白雲觀明樁暗卡重重嚴密防守之下，竟然如此容易逃了出來，不覺長長吁了口氣道：「咱們總算逃出來了，只可惜方才救咱們脫險的不知是甚麼人？」

趙復初受了謝公愚的叮囑，明知那劍士是謝公愚支使來釋放自己兩人的，根本不是黑衣教的同黨，否則那有這麼容易脫險？但只有自己一人回去，很容易使人起疑，才把陳康和一起釋放的。

當下就含笑道：「咱們如果說有人救出來的，那就是咱們兩人已經被擒住了，這樣實話實說，多沒面子？」

陳康和聳肩道：「那要怎麼說？」

趙復初道：「照實說了，咱們不但沒有功勞，很可能還會受到處分，功勞是人家的了，依兄弟之見，就說偷襲春申君沒有成功，武林盟已經發現有人臥底；但黑衣教投過去的人從總護法，不下數十人之多，他們不動聲色，只有暗中調查，一時之間還查不出證據，你陳兄是參與春申君機密的人，知道情勢已十分險惡，兄弟不可能再潛伏下去，但兄弟一人，在對方防守嚴密之下，還是無法脫險，才由陳兄指派兄弟一同巡山，藉機逃走的，這樣豈不兩全其美？」

陳康和雖覺這樣說法，並不很完美，因爲自己既然並未洩露身份，何以要離開武林盟？這一點很難解說；但總比兩人都被識破，已經囚禁起來，要好得多了，這就點頭道：「看來也只有這麼說了。」

兩人坐息了一回，還是不敢躭擱，趕了一夜路，第二天到了一處鎮甸，因兩人身上還穿着曜龍莊莊丁的服飾，就各自買了一套衣衫換過，休息了半天，再行上路。

黑衣教總壇，是設在幕阜山通天嶺，嶺下有一座通天觀，廟貌巍然，相當宏偉。

兩人趕到通天觀，已是數日之後的初更時分。陳康和還是第一次到總壇來，自然由趙復初領路，兩人剛走近觀前，還有一箭來遠，就見有兩名黑衣漢子路中閃出，迎了上來。

其中一人沉聲喝道：「來的是甚麼人？」

趙復初走上一步，說道：「閔副教主座下護法趙復初，護法堂護法陳康和，特地來晉見副教主的。」

那黑衣男子聽說的是二位護法，倒也不敢怠慢，朝兩人行了一禮，說道：「今晚是但總管值夜，二位請去候傳室等候，容小的稟報但副總管，再來相請。」

說完右手向空一揮，叭的一聲，飛起一道綠火花，一面抬手道：「二位護法請吧！」

趙復初、陳康和二人就筆直朝前走去，剛到觀前，又有兩名黑衣漢子迎了出來，抱拳道：「二位請隨小的來。」

引着兩人從邊上一道門戶進入，來至一間小屋門口，躬身道：「二位請進。」

兩人跨進小屋，這敢情就是「候傳室」，那兩名佩刀黑衣漢子却站在門外，意似監視。兩人也不好多問，只得在椅上坐下，耐心等候。

這樣足足等了有一盞茶的時光，才見一名黑衣漢子走了進來，說道：「但副總管已在裏面等候，請二位護法進去。」

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一直走到後面第二進廂房前面，才脚下一停，躬身道：「啓稟副總管，趙護法來了。」

只聽廂房中傳出但無忌的聲音說道：「請他們進來。」

那黑衣漢子朝兩人抬抬手道：「副總管有請，二位請進。」

趙復初、陳康和舉步走上石級，跨進廂房，副總管但無忌站起身迎着笑道：「趙護法、陳護法怎麼都來了，可是武林盟方面有甚麼舉動嗎？」

趙復初、陳康和兩人抱抱拳道：「在下見過副總管，在下兩人是逃出來的，此行說來話長。」

但無忌笑道：「二位能夠脫險回來就好，來來，快請坐下，慢慢的說。」

兩人依言落坐，仍由趙復初把奉命臥底，行刺春申君，被武林盟發現有人潛伏臥底，差幸背叛黑衣教，降向武林盟的人爲數不少，一時還不至懷疑到自己頭上，但他們暗中進行調查，極爲嚴密，遲早總不免被對方查出，陳康和眼看情勢緊急，就和自己以巡山之名，逃出虎口，詳細說了一遍。

但無忌攢攢眉道：「趙護法身處危境，自該設法逃走，但陳護法和春申君相交數十年，這是本教按在武林盟春申君身邊最好的一着棋，何況陳護法身份又並未敗露，如此離開，豈不可惜？」

陳康和老臉不禁一紅，說道：「但兄弟如果不離開，趙護法就無法走得出白雲觀，兄弟如果把他帶出來了，再一個人回去，也極易啓人疑竇，何況遊龍沈同等人，早就對兄弟懷有歧視，兄弟實在也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了。」

但無忌點點頭道：「兄弟只是今晚值夜，對二位也作不了主，二位且隨兄弟去見總護法再說。」

陳康和問道：「總護法不知是那一位？」

但無忌道：「韓副總護法升任了總護法。」

趙復初道：「但副總管且慢，兄弟是閔副教主座下，不屬於護法堂轄下。」

但無忌道：「閔副教主來了之後，奉教主之命，把兩處護法，已經全撥到護法

堂之下了，趙兄自然也得去見總護法才是。」

「兄弟已經來了。」隨着話聲，韓自元已經走了進來。

趙復初、陳康和慌忙站起，恭敬的抱拳道：「屬下見過總護法。」

韓自元冷峻的目光掠過兩人，說道：「陳康和，你是但總管下在陳春華身邊的一着棋，要你多下點工夫，隨時聽候待命，你未奉召命，擅離職守，是誰要你來的？」

陳康和機伶一顫，俯首道：「回總護法，屬下在武林盟，雖和陳盟主有數十年交情，但他周圍的人如沈同、謝公愚、金贊廷等人，都對屬下心存猜忌，尤其這次行刺盟主一事，已經暗暗懷疑到屬下頭上，難保不被偵破，是以屬下在那裏也是朝不保夕，趙護法比屬下更危急……」

韓自元道：「如何危急？」

陳康和道：「從本教投過去的人雖然不少，但是有些人却是大家對他為人都瞭解的，因此，縱然為數不少，但經過逐一分析之後，有嫌疑的人已是沒有幾個了，如果再遲上一天，只怕就無法走脫得了。」

韓自元道：「你們如何走得脫的？」

陳康和在路上早就想好了應付之詞，這就答道：「武林盟除了由四莊莊丁分佈的崗哨之外，如今各門各派的人到得多了，又有本教投過去的，編組為日夜兩組巡山，一組由各門各派的人士担任，一組由沈同、謝公愚、金贊廷及屬下四人，配合本教投過去的為一組，兩個組一來一往，巡視全山，屬下趁巡山之便，指派趙護法一路，才得能順利脫虎口。」

韓自元看他說的不像有假，點點頭道：「你回來也好，咱們正需要知道武林盟的內部情形，你們兩個立即隨本座去見副教主。」

說完，舉步往外就走。

趙復初、陳康和連聲唯唯，跟隨着他往後進行去。

第三進是一座幽靜的大殿，一個大天井，比前面還大，此時不見一絲燈光。

東首一道門出去，是一座依山勢高低而佈置的大花園，中有幾座精舍，那就是供奉堂。西首一道門出去，是自成院落的一排房屋，不下十二來間，那是護法堂的所在。

中間這座大殿，正是黑衣教總壇最高辦事之所了。

韓自元領着兩人走到大天井中間，左脚在先，右脚在後，踏在一個桌面大石刻「太極圖」的雙眼之上，然後緩緩走到階下，恭身而立。

不多一回，黝黑的殿前，亮起兩盞慘綠的風燈，風燈上有字，那是一個「閔」字。

韓自元慌忙躬身，說道：「屬下韓自元，率同剛從武林盟回來的護法趙復初、陳康和前來晋見副教主，面陳機密。」

只聽殿中響起一個冷峻的聲音道：「趙復初、陳康和，你們好大的膽子，居然為虎作倀，把敵人領到咱們總壇裏來了。」

趙復初、陳康和聽得霍然一驚，還沒說話。韓自元已經霍地回身，喝道：「甚麼人膽敢擅闖黑衣教總壇？」

「哈哈！」一聲朗笑，一道人影倏然墜地，在此同時，護法趙復初、陳康和兩人似亦警覺，同時閃身避開，但還是遲了一步，趙復初但覺左肩劇痛，已被一支袖箭射中。陳康和口中發出殺豬般一聲慘嗥，被袖箭穿心，立即了帳。

就在陳康和慘嗥聲中，大殿前面左右兩廊間，已經悄無聲息的出現了幢幢人影，老遠把來人包圍了起來，但却毫無半點叱喝喧嘩之聲。

隨着話聲落到殿前的正是謝公愚，他依然穿着一襲古銅色夾袍，屹然而立，拱拱手道：「閔副教主，韓總護法請了，在下謝公愚，是奉武林聯盟陳盟主之命，給貴教教主送書信來的。」

「弓箭塘謝莊主，果然好箭法！」

殿中閔長庚的聲音冷冷說道：「幸虧謝莊主說得快，是給教主送信來的，否則，只怕你早已躺在階下了。」

謝公愚呵呵笑道：「也差幸貴教的護衞們沒有出手，否則謝某早叫他們躺在我四周了。」

閔長庚怒哼一聲道：「你既是送書信來的，怎可傷我座下護法？」

謝公愚道：「陳康和乃是陳盟主十年老友，參與機密，不料他竟然喪心病狂，甘作內奸，還敢夥同臥底奸人，行刺陳盟主不成，就趁機潛逃，陳盟主早已通令江湖武林，任何人遇見了殺無赦，在下殺的乃是武林聯盟的叛徒，閔副教主何責之有？」

韓自元喝道：「謝公愚，這是甚麼地方，容你逞口舌之能？」

謝公愚笑道：「閣下是黑衣教總護法，難道不知道這裏是黑衣教的總壇嗎？謝某奉陳盟主之命下書來的，閔副教主責問在下，在下以理答辯，焉得稱之謂逞口舌之能，難道你們貴教總壇是不准別人說話的地方嗎？」

韓自元一時被他激怒得說不出話來。

殿上閔長庚的聲音冷冷說道：「謝公愚，你既說是奉命下書來的，怎麼還不把信呈上來？」

謝公愚道：「閔副教主總該知道謝某來者是客吧？這般是待客之道麼？」

閔長庚的聲音道：「你把書信呈上來，自有但副總管會接待你到前廳奉茶。」

謝公愚道：「在下奉陳盟主之命，信封上寫了貴教教主親啓，在下自然要把書信當面呈交貴教教主，因此在下想見見貴教教主。」

閔長庚道：「這個兄弟很抱歉，別說教主不在這裏，就是在，也從不接見外人，本教一切事務，均由兄弟代表，謝莊主只要把陳盟主的信，交給兄弟就行。」

謝公愚心想：「自己既然見不到教主，就見見他也好。」這就說道：「貴教主既然不在，閔副教主總該讓在下見上一面，面奉書信吧？」

閔長庚的聲音說道：「好，韓總護法，你陪同他進來，不過謝莊主以暗器聞名江湖，在進來之前，必須把身上暗器全交出來才行。」

謝公愚敞笑一聲道：「閔副教主可是

怕謝某突起發難嗎？不錯，謝某身上一直攜帶着各式各樣的弓箭，大小不下百種之多，謝某從未離身，也從沒有人叫謝某交出來過，今天謝某是奉武林聯盟陳盟主之命堂堂正正向貴教下書來的，別說閔教主只是貴教的一位副教主，就是面見貴教教主，謝某也絕不會使用暗器偷襲，若是謝某魯莽出手，縱然刺死了貴教教主，武林聯盟這四個字也會毀在謝某手裏，謝某豈不成了武林聯盟的罪人？謝某會出此下策嗎？閔副教主說出這樣話來，豈不弱了你閔副教主的威風？」

閔長庚的聲音「哼」了一聲道：「閔某並不怕你暗箭偷襲。」

謝公愚笑道：「那就好了，閔副教主既然不懼謝某暗箭，謝某是堂堂來使，閔副教主儘可大大方方接見謝某，無須說出要謝某交出暗器的小氣話來了。」

他一直言中帶刺，自然聽得閔長庚大為怒惱，嘿然道：「好，韓總護法，帶他進來。」

韓自元冷冷的看了謝公愚一眼，說道：「謝公愚，你隨我來。」

謝公愚大模大樣的道：「韓自元，你只管在前面帶路。」

韓自元一向目空一切，聞言怒聲道：「你身在本教重地，還敢如此狂妄？」

謝公愚大笑道：「敬人者人敬之，你直呼謝某之名，謝某自然也直呼你的名字了，何況要你帶路，乃是閔副教主說的，我那裏說錯了？何況謝某乃是武林聯盟派來的堂堂來使，你總護法就應該以禮接待。至於這是貴教重地，謝某早已知道，謝某答應過閔副教主，絕不會在面交陳盟主書信時，冒失出手，致貽武林盟之耻；但閣下如敢出言不遜，謝某出手殺了你，那是你對來使不敬，就不能怪謝某先出手了。」

韓自元方才看見他暗箭的厲害，雙方相距又近，如果猝起發難，確實防不勝防，聞言心頭雖怒，腳下却忍不住輕輕移動，橫閃出去。

謝公愚笑道：「韓總護法不用害怕，武林聯盟若要殺你，當日你就不會回來了。」

韓自元聽得勃然大怒，喝道：「姓謝的，你激怒韓某對你並無好處，除非你不想活着走出黑衣教總壇去。」

「這個謝某放心得很。」

謝公愚有意把他激怒，但自己却依然毫不動氣，接着含笑道：「兩國交戰，不斬來使，何況眞要有人向謝某出手，謝某一人的性命，至少也會值個百十來條性命，才換得到，我想天下沒有這樣傻的人，會肯用百十條性命來換一條的，何況閣下就是這百十條性命中的一條。」

說到這裏，含笑抬手道：「別讓閔副教主等久了，韓總護法請吧！」

韓自元氣得兇睛充滿了紅絲，但又不好發作，口中哼一聲，舉步朝階上行去。

謝公愚神態自若，跟在他身後，走入一間寬敞殿宇，只見殿上站着一個身穿寬大黑袍的瘦高紫臉人，兩道寒冷目光，直向謝公愚投來。

謝公愚在江湖上也見過不少窮兇極惡之人；但却從未見過有如此陰森兇殘的目光，他雖然看不出對方臉上是否經過易容或是戴了面具；但可以猜到他看到的閔長庚，絕非本來面目。

韓自元趕到閔長庚的左首站定，說道：「謝莊主，這位就是本教閔副教主了，你可以把書信取出來了。」

謝公愚朝閔長庚拱拱手道：「謝某奉武林聯盟盟主致書貴教教主，書信現在這裏……」

他從衣袖中取出一封信柬，雙手遞上，接着說道：「務請閔副教主轉呈貴教教主，謝某也想討個回信回去。」

韓自元慌忙從謝公愚手中接過書信，轉送到閔長庚面前。

閔長庚伸手接過，抬目道：「教主不在這裏，閔某奉命可以全權處理，謝莊主且請稍坐。」

謝公愚走到左首一張椅子上坐下。

閔長庚也在上首落坐，一手撕開封口，抽出信箋，看了一遍。

他在看信之時，臉色絲毫未變，但看信的目光，却射出憤怒的光芒，由此可見閔長庚臉上果然戴有面具無疑！

直等他把信看完，口中沉哼一聲道：「很好，陳盟主既然訂下了日期，就請謝莊主轉告陳盟主，本教自當準時赴約。」

謝公愚道：「閔副教主這是代表貴教教主的答覆了？」

閔長庚怒聲道：「閔某的答覆，自然代表本教，你懷疑什麼？」

謝公愚起身拱拱手道：「閔副教主既是全權代表貴教教主，謝某自然並無懷疑了，謝某告辭。」

閔長庚站起身道：「韓總護法代本座送客。」

謝公愚退出殿宇，一路走出通天觀。

韓自元奉命送客，也一直送到門口，才行停步，冷冷的道：「謝莊主恕韓某不送了，到了約期，韓某非會會你神箭手謝公愚不可。」

謝公愚回身拱拱手道：「多謝韓總護法相送，約期那天，謝某定當奉陪。」

說完，身形掠起，一路奔行而去。

夜色迷濛中，他奔出兩里光景，突然一個輕旋，宛如飛鳥投林一般，迅速掠入右首一片樹林中。

漆嘯天迎着道：「謝兄回來了麼？」

謝公愚把剛才見到閔長庚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一面問道：「任老弟他們已經進去了？」

令狐宣道：「任少俠三人是跟隨謝莊主身後去的，直到此時，還未見通天觀有何動靜，大概並未被人發現了。」

漆嘯天道：「陳盟主派兄弟四人前來接應，無非咱們是黑衣教的舊人，對路途熟悉，此處離通天觀極近，他們巡邏的人，經常由此經過，如今謝莊主既已送到了信，雙方已約定明槍交戰，自然不慮武林盟再會有人侵入，咱們待在這裏，和進入通天觀去，也並沒有多大區別，方才謝莊主未來之前，咱們已經計議過，任少俠三人深入險地，咱們既是接應他們來的，不如到通天觀裏去的好，只要不露形迹，絕不致於被人發現，這樣才能眞正接應他們，如果就在這裏，萬一任少俠三人中有什麼失閃，咱們也來不及援手，如果任少俠

三位得手之後，能夠逃到這裏，也就用不着咱們接應了，不知謝莊主意下如何？」

他們四人不但是黑衣教的舊人，而且都是職位極高的人，對通天觀情形，自然瞭如指掌，他們計議好的行動，自然絕不會有什麼差池。

謝公愚點頭道：「四位老哥既然認爲可行，兄弟並無意見，一切仍由漆老哥領頭就是了。」

漆嘯天道：「謝莊主好說，不過深入通天觀，兄弟不好和謝莊主客氣，那就請大家到林中去換過衣衫再去。」

說完，轉身就往林中走去，深入了十餘丈，走到一棵大樹之下，伸手一指，說道：「咱們方才留下了一組巡邏，正好是五人，大家換上衣服，就可以一路巡邏過去了。」

謝公愚舉目看去，樹下果然躺着五個黑衣漢子，不覺笑道：「漆老哥此計太妙，這叫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黑衣教冒充咱們莊丁，進入白雲觀，如今咱們也來個如法泡製。」

話聲甫落，耳中忽然聽到有人低聲說了個「好！」

謝公愚心頭一震，喝道：「什麼人？」

漆嘯天一愣，問道：「謝莊主發現什麼了？」

謝公愚道：「兄弟好像聽到有人說了個「好」字。」

漆嘯天道：「兄弟怎麼沒聽到什麼聲音，就是風聲也沒動，令狐兄三位可曾聽到麼？」

令狐宣、殷長風、桂大榮三人都搖搖頭道：「沒有。」

謝公愚心頭暗暗奇怪，這四人的功力都不在自己之下，自己明明聽到有人說了聲「好」，也確實在這周圍數丈方圓，不聞一聲風聲，莫非會是自己聽錯了不成？不覺訕訕的道：「那是兄弟聽錯了。」

口中雖然這麼說，心頭總覺有着疑團，但四人都說沒有聽見，自己也就不便多說。

當下五人一齊動手換了黑衣教的衣衫。由漆嘯天領頭，一組五人走出樹林，朝通天觀大路上行去。

這一路，雖然遇上了另外兩組巡山的人，但在黑夜之間，雙方根本看不清面貌，遇上了也只是各行各的路，用不着互打招呼。

漆嘯天領着四人，大家就在門口站停下來。這門外是一座依山勢闢建的廣大花園。

漆嘯天回身對謝公愚低聲說道：「這座花園就是供奉堂了。」

五人剛一站停，就聽圓洞門內有人喝道：「你們是那一組的人？」

漆嘯天壓低聲音回道：「屬下是外巡堂彭堂主座下煙雲第一組。」

煙雲組就是夜巡班。

門內那人道：「你們不去巡山，站在這裏作甚？」

漆嘯天道：「屬下是奉彭堂主特別交代，來守護這裏的。」

圓洞門中，施施然走出一個瘦小的黑衣人，神情托大，仰首向天，揮着手說道：「好，你們就是奉命來守護這裏的，也該遠離此門，站在五丈以外去。」

漆嘯天依然壓低聲音說道：「回副總管，屬下這一組是奉命調到園中的，要在門內守護……」

「門內？」那黑衣人不屑的道：「用得着你們來守護嗎？」

漆嘯天陪着笑道：「劉長濤，你看看我們這幾個人，還用得着嗎？」

供奉堂住的是供奉，地位崇高，在供奉堂當副總管，等於是聽差的，所以屬於總管堂，是總管皮延壽的副手。

總管堂有兩個副總管，一個是但無忌，負責教中事務，一個是劉長濤，負責管理供奉堂。

漆嘯天叫出他的名字的同時，左手一探，已經抓住了劉長濤的右腕。

劉長濤能夠當上副總管，武功原也不弱，但比起漆嘯天來，自然還差了一截，另一個原因是劉長濤太托大了，他是副總管，當然不屑對一個巡山小組的頭目用正眼相看，說話的時候昂首看天，是以被漆嘯天輕而易舉的一把就扣住了脈門。

劉長濤被人扣住脈門，才悚然一驚，定睛瞧來，這一瞧，他不由得臉色煞白，驚恐的道：「你是總……」

「禁聲！」漆嘯天右手疾落，在他「血阻穴」上輕輕點了一下，才鬆開左手，含笑道：「副總管應該知道我點的獨門手法，別人妄圖解穴，就會逆血攻心。」

劉長濤臉色扭曲，低聲道：「總……總護法有……有什麼吩咐？屬下一定遵辦。」

「那很好。」漆嘯天道：「你領咱們到裏面找個地方休息去。」

劉長濤面有難色，囁嚅的道：「這……這個……」

漆嘯天依然含笑道：「你不肯？」

「不，不！」劉長濤急忙道：「屬下……只是……」

漆嘯天道：「你不肯，咱們自己也會進去，但這一來，對你只怕不利。」

「是、是。」劉長濤道：「這……會了屬下的命。」

漆嘯天笑道：「你只是和咱們走在一起，不被人家瞧出破綻，咱們走後，你仍可安然無事對不？但咱們若是自己進去，會留下你在這裏嗎？」

不留下，自然要殺之滅口了。

劉長濤心頭一寒，只得硬着頭皮道：「好，屬下領總護法進去，只是你……們不可惹事……」

「如果來惹事的，第一個你就沒命了。」漆嘯天催道：「快些走吧！」

劉長濤性命在人家手裏，只得領着五人朝圓洞門進去。

這是一片很大的山坡，如今在山坡上，開闢成一座花園，花木扶疏，寬闊的山徑，鋪了石條，在花叢中，因地制宜，建造了一幢幢精緻的樓宇，這是接待供奉們的地方，供奉的地位，乃是教主的特別貴賓，自然要使他們賓至如歸，才能留得住這些三山五嶽的人。

行到一個六角亭，漆嘯天朝四面環顧了一下，覺得這座亭子居全園之中，居高臨下，可以看到大半座花園，這就伸手一指道：「咱們到亭中去。」

劉長壽只得依言走入亭中，謝公愚走近他身邊，壓低聲音問道：「紅髮老怪在哪一幢房屋裏？」

這話，聽得劉長壽更爲吃驚，他想不到這五個人竟會是找紅髮老祖來的，這不是送死？連自己都將隨着他們完蛋。他吃驚的望着謝公愚，低聲道：「他……他不住在這裏。」

謝公愚問道：「那住在那裏？」

劉長壽道：「他在光明宮靜室……」

＊ ＊ ＊

任雲秋、葉菁菁、江翠烟三人，是跟着謝公愚身後來的，謝公愚進入第三進，江翠烟也領着兩人，悄悄進入花園。

她只知供奉堂在花園裏，可不知道紅髮老怪住在這十幾幢精舍的那一幢之中？

三人來時，早就商量好了，進了供奉堂，只要抓一個人問問就會知道，那知此刻花園中一片漆黑，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這下可就教三人心焦起來，花園中有十數幢精舍，你總不能一幢幢的去找，何況紅髮老怪是魔教中數一數二的老魔頭，自己三人是偷他化血神刀來的，最好神不知鬼不覺的把他弄到手，不能打草驚蛇，驚動了他，不但無法偷到化血神刀，只怕要全身而退都不甚容易了。

正在無計可施之際，任雲秋忽然輕輕拉了兩人一下衣袖，低聲道：「有人來了。」

三人立即身形一縮，躲入一排花樹之中，剛蹲下身子，只聽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一個身穿黑衣的瘦小童子懶洋洋的從山徑上走來，口裏還在嘰嘰咕咕的說着：「拜託我領路，難道我只會領路？西門微笑也不過只會耍幾把飛刀而已，沒有刀耍，比我還不如呢！」

任雲秋不覺一動，暗想：「抓住他，就可以問出紅髮老怪的下落了。」

一念及此，正待撲出，那知這黑衣童子看去雖然懶洋洋的，其實脚下却走得極快，話聲入耳，人已從花樹前面過去。

任雲秋朝兩人打了手勢，首先閃身而出，舉目看去，那黑衣童子已在前面七、八丈外了，急忙縱身掠起，追了上去。

那黑衣童子走得並不快，但任雲秋吸氣疾追，還差堪追得上，跟在任雲秋後面的葉菁菁、江翠烟便落後得多了。

幸好這裏是供奉堂，沒有明哨暗卡，山徑兩邊樹林茂盛，夜色昏暗，這樣有人追逐，也不會被人發現。

任雲秋追了一回，兩人之間，依然隔着七、八丈，絲毫沒有拉近距離，他也不想想，自己一身功力，遠非一般江湖高手所能企及，對方只是個童子，追了他一段路，竟然還保持原來的距離，這童子又豈是尋常人物？

這片花園山坡，縱然不小，但跑得這般快法，總會落到盡頭。山徑盡頭處，已在半山腰上，這裏是一處突岩，約有兩三丈方圓，岩上建有一座六角涼亭。亭後是一片大石壁，矗立數十丈。

那黑衣童子敢情並未發現身後有人跟踪，一下竄上突岩，就朝亭後大石壁走去。

任雲秋本待叫住他逼問紅髮老怪的住處，但現在看他奔上石岩來，這裏又並無房舍，他來做什麼呢？心念一動，立即停下脚步，朝身後兩人打了手勢，就迅速的隱入暗陬。

就在這瞬工夫，那黑衣童子不知如何打開了石壁，露出一個人來高的洞窟，閃身走了進去。

任雲秋回頭朝江翠烟悄聲問道：「這是什麼地方，妳知道麼？」

江翠烟道：「不知道，我從沒聽人說過這裏還有一個石窟，哦！對了，這石窟可能就是光明殿了，我們很少看到師父，聽說師父住在光明殿靜修，但整個觀裏，却並無一個叫光明殿的地方。」

任雲秋道：「好，妳們就在這裏等我，我進去看看，說不定紅髮老怪就住在石窟裏面。」

葉菁菁道：「我和你一起進去。」

「不！」任雲秋道：「我們不知石窟內的情形，還是我一個人進去，容易躲閃，妳們就在這裏等我，我很快就會出來的。」

葉菁菁道：「那你小心些！」

任雲秋點頭道：「我會小心的。」說完，迅快的朝石窟中走去。

石窟足有一個人來高，像是一條甬道，極爲平坦，足可容得兩人並肩而行，雖然沒有光線，却也並不太黑，走了約七、八丈遠近，便已走到盡頭，迎面一堵石壁擋住了去路。

任雲秋尚未走近，就已發現左右兩邊各有一道門戶，裏面隱隱有光。

這兩道門同樣有一人來高，左右相對。他走在右首，就毫不考慮的朝右首一道門中走了進去。

這門內還是一條甬道，只是像半圓形一路朝左彎去，不過走了幾十步路，前面就有一個月洞門的出口，燈光就是從門中射出。

任雲秋舉步跨出，只覺眼前大亮，那是一個約有十丈方圓的大石窟，路呈長方，對面也有一個圓洞門，敢情是方才左首那道門戶的出口了。

自己站立之處是這長方形石窟前端，再往裏進去兩三丈處，左右兩邊壁下，肅立着八名頭戴金盔，身穿金甲，手持金戈的金面漢子，挺胸凸肚，神情肅穆，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

兩邊石壁中間，各有一個圓洞門，遙遙相對，正好在圓門左右，各站兩個金甲漢子，石窟上首，左右兩旁也各有一道門戶，那是長方形門戶，足有一人來高。

這原是跨出圓洞門時，目光一轉之間的事，等到任雲秋發現八個金甲漢子，再要縮回身去已經來不及了。

不用說，這八名金甲漢子是守護石窟的人，當自己看到他們時，他們自然也已看到自己；但他們對自己走入，竟然視若無覩，毫不理會，依然像泥塑木雕一般，肅立不動。

任雲秋看得暗暗奇怪，心想：「莫非他們不是眞人？」

他藝高膽大，對方八人既然不加理會，他就舉步走了過去，堪堪行到右首圓洞門的時候，突然前面自己進來的走道上，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任雲秋不知進來的是什麼人，急忙身

形一閃，隱入右首圓洞門內。

那急促的脚步聲，來得相當快速，任雲秋剛閃入門內，此人已經進入石窟，只聽一個冷峻的聲音問道：「前面石洞敞開，可曾有什麼人潛入？」

任雲秋隱住身形，側臉看去，那是一個身穿寬大黑袍，身形瘦高的紫臉人。他，正是副教主閔長庚，剛從前面接見了謝公愚，匆匆往石窟中走來，手上還拿着春申君的一封信，是來向教主稟報。

任雲秋沒有見過閔長庚，自然不知道他是誰了。

閔長庚話聲出口，不見有人答話，他目覩那八個金甲漢子的神情，立時知道被人制住了穴道，口中嘿了一聲，就近朝一名金甲漢子舉手一揮，解開了他穴道，喝道：「快說，是什麼人闖進來了？」

那金甲漢子如夢初醒，口中「啊」了一聲，慌忙躬身道：「屬下參見副教主。」

任雲秋心頭一動，迅速忖道：「黑衣教有兩個副教主，一個是鳳姨，一個是閔長庚，那麼此人就是閔長庚了。」

閔長庚怒聲道：「本座問你可曾看到什麼人闖進宮來？」

那金甲漢子道：「啓稟副教主，剛才有一個穿黑衣的童子，從外走入……」

閔長庚打斷他話頭，問道：「黑衣童子，有多大的年紀？是怎樣一個人？」

那金甲漢子道：「那童子不過十二三歲，生得又瘦又小，屬下問他是什麼人？他笑着指指裏面，說是應約而來參加什麼歡喜禪的，後來……屬下就不知道了……」

閔長庚不知這黑衣童子是什麼人，但如是應約而來的，就不用制住八名金甲武士了，心念這一動，就揮揮手，吩咐道：「你們守着，不許出聲，待會如果那黑衣童子出來，只管用針筒對付，格殺勿論，本座先去見過教主再說。」

說完，身形快若旋風，一連揮出七掌，解開另外七個金甲武士的穴道，急步朝左首圓洞門走了進去。

門外有八名金甲武士守着，任雲秋只好轉身往裏行去，這月洞門裏面，是一條寬闊的走道，兩邊壁上每隔一丈來遠，就有一盞白瓷燈檠，照得如同白晝，走道兩邊，有着十幾間石室，每間石室，都有一扇黑漆木門，緊緊閉着，通道上雖然燈火通明，但却聽不到一點人聲。

任雲秋心頭不禁有些緊張，走了一段路，忽見右首一間石室，木門似未關上，室中透出一絲燈光，忍不住悄悄推開木門，跨了進去。

這間石室，略呈方形，裏首放一張雕花木床，錦繡帳被，床上撲臥着一個女子，雙肩聳動，似在低聲抽噎！

任雲秋跨入石室，鼻中就聞一陣脂粉花香，心頭不覺一愣，這是女子的臥房，正待退出！

那知撲臥在床上的女子業已聞聲警覺，倏地一躍而起，口中低叱一聲：「什麼人？」

這下，兩人對了面。那是二九年華的少女，秀髮如雲，眉目如畫，此時臉頰上還掛着晶瑩淚珠，看去猶如梨花帶雨，楚楚動人，只是她身上只披了一件薄如輕紗，苗條款段，豐盈如雪，峯巒畢露，隱隱可見！

這下直把任雲秋看得俊臉通紅，那少女也因自己如此打扮，遇上了外人，羞得粉頰紅暈，口中只說了一個：「你……」就再也說不下去。

任雲秋急忙說了句：「對不起……」要待回身退出。

那少女忽然飛身而起，宛如一朵輕雲，一下就搶到了門口，疾快把木門掩上。

任雲秋驚異的道：「姑娘……」

那少女轉過身來，用手指擱在唇上，輕噓了一聲，才低低的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怎麼會闖到這裏來的？」

任雲秋道：「在下任雲秋。」

那少女聽得臉上方自一喜，但忽然又變成了驚怖之色，說道：「你是江師妹的哥哥，你快些走，這裏萬分危險……哦，你是怎麼進來的？」

任雲秋道：「姑娘是江翠烟的師姐，在下是找紅髮老怪來的，姑娘知道他住在那裏麼？」

那少女臉上飛過切齒之色，一面驚怖的道：「老怪……不……不在這裏，任少俠你還是快些退出去的好，哦，你……能不能把長衫脫下來，我這樣子見不得人，你可以帶我離開這生不如死的地獄嗎？」

她說到生不如死，忍不住又流下淚來。

任雲秋從她口氣之中，已可以聽出一個大概來了，這石窟可能是黑衣教藏嬌宣淫的密窟了。

她是江翠烟的師姐，那就是黑衣教主的女弟子，這老淫魔……

他心頭感到無比憤怒，急忙脫下身上長衫，一面低聲道：「江翠烟也來了，她就在外面，姑娘快穿上了，跟在下出去。」

那少女感激的道：「多謝任少俠。」

她知道時機急迫，接過長衫，穿到身上，因為任雲秋的長衫太寬大了，她迅速的撕下一條床單，束在身上，低聲道：「快些走吧！」

任雲秋道：「姑娘請隨在下來。」

輕輕推開房門，一閃而出，那少女神色慌張，緊跟在他身後，兩人一前一後，剛走到月洞門口！

任雲秋突覺和一個人撞了個滿懷，耳中只聽那人低聲道：「拿去，快些走！」

聲音入耳，那人已把一包沉甸甸的東西塞到手上。

試想任雲秋一身功力，在江湖上已足可排名一流高手之列，他幾乎連對方人影都沒有看到，就被撞了個滿懷，只覺對方塞過來的一包東西，入手甚沉，心頭方自一怔！

只聽那人催道：「再不快走，就來不及了。」人影一晃，業已不見。

任雲秋低頭看去，那人塞給他的竟是綠色革囊，他因那人再三催促，也就顧不得多看，領着少女急步走出，門外金甲武士居然視若無覩，木立如故，並沒阻攔，兩人往外奔出，堪堪掠出右首一座圓洞門！

突聽身後有人沉喝一聲：「在這裏了！」

（未完・廿六）

怪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借屍還魂



茅山驅屍術

茅山術千奇百怪，種類繁多，就是驅屍據説已經有三十六種方法。

這三十六種驅屍方法張道士都知道，却只學了其中七種，他雖然三歲入門，資質到底是不大好，又加上心術不大正，很多時胡思亂想，神遊太虛，若是每一種都要學全，以他的速度，只怕這三十六種驅屍方法便足巳消磨他一輩子。

他清楚自己是什麽材料，所以每一種茅山術都是挑簡單而實用的來學。

現在他施用的正是他所懂的七種驅屍法中最厲害的一種。

雖然之前他巳經不時操練，現在還是有些緊張，天生他便是有些神經質，何況他下山以來，到底還是日子少，受聘的機會也並不多。

學習操練的時候，屍體當然是可以挑選，現在則是信手拈來，條件也自然大打折扣。

所以他巳經打醒十二分精神。

驅屍其實是小茅山，壇很簡單，香燭符咒清水之外，便只有一個瓦盅。

這時候瓦盅的蓋子正在不停的顫動，「格格」作响。

對壇放着一具破舊的棺材，黑漆剝落，字蹟殘缺不清，與瓦盅的蓋子顫動同時，棺蓋亦在「格格」的顫動。

張道士的驅屍大法巳經發生作用了，也所以他更加緊張，索性閉上了眼睛，雙手揑着的兩張神符左一揮，右一舞的，口中念念有詞。

亂墳找壯屍

那念的到底是什麽，相信也就只有懂茅山術的人才明白。

雷老大花老二馬老三三個人一句也聽不明白，躲在一旁樹後，張頭探腦。

他們是三個人一夥，是不大不小的流氓，以雷老大爲首，武功也是他最好。

花老二一身蠻力，馬老三是三人當中最有學識的一個，也不過略懂文墨，滿肚子鬼主意，請張道士到來驅屍也正就是他的妙計。

荒山野嶺，荒廢的義莊，就是這個地方的氣氛巳經够恐怖的了，現在，棺材的蓋子這樣子顫動，看着自然更令他們胆震心寒。

瓦盅的蓋子顫動着突然一下子彈起來，正撞在張道士的前額上，張道士不由脫口驚叫一聲，張開了眼睛。

雷老大三個亦不由嚇一跳，嚇了這一跳隨又嚇一跳，棺材的蓋子與之同時就像盅蓋子那樣彈起來，撞在地上，掀起了一天灰塵。

張道士手一抹前額，馬上站直身子，雙手揑着的神符插向燭火，一下子燃燒起來，他也就左右交劃，一面食咒一面將神符插進瓦盅內。

瓦盅半盛着清水，神符插進水裏仍然燃燒，至盡才熄滅。

張道士看在眼内，雙手將瓦盅捧起來，大喝一口，便要噴出，那知道張一口喝



得實在急了一些，不由得一陣嗆咳。

雷老大三人金睛火眼，好奇的看着張道士，在他們來說，只以爲這一陣嗆咳又是必要程序。

張道士目光左右一掃，難免有些尷尬，但仍然極力掩飾，連聲：「不要緊不要緊——」

雷老大三個正奇怪什麽不要緊，張道士已喝進第二口符水，這一次當然沒有再嚥下去，用力一噴，立時一股烟霧也似噴進了棺材內。

一具殭屍隨即從棺材內彈起來。

殭屍的面龐有如白堊，毫無生氣，殭直地立在棺材內，看來當然是陰森恐怖。

雷老大三個不由得身子一縮，一齊打一個寒噤，張道士却反而興奮起來，揮着手大叫：「跳啊跳啊！」

殭屍隨着他揮動的手跳起來，「通」地一聲，灰塵飛揚，棺底被一蹬穿破，殭屍這一跳便跳不起來，往前一仆，整具棺材同時散破。

殭屍這一仆也就倒地不起。

張道士呆一呆，瓦盅脫手落在壇上，一面奔前去一面叫：「怎會這樣的。」

雷老大三人亦圍上來。

殭屍赫然在地上支離破碎，張道士不由俯身往殭屍的面上一拍。

這一拍殭屍的面便碎了，一抹骨灰揚起來。

雷老大脫口一聲：「碎了。」

張道士抓抓髮髻。「太老了。」

雷老大目光一轉。「你叫他助我一臂之力？」

「這一個不成不要緊，我們找一個年輕的。」張道士連忙來這種話。

馬老三立即接上口：「早便該找年青的了，你看我們年青人——」

他隨手捋起衣袖，雖然臂膀是瘦一些，但也能够弄出一團肌肉來。

雷老大看着冷笑一聲。「可惜你不是殭屍。」

馬老三乾笑一聲，放下手，花老三急着問：「張道士，年青的到那兒找？」

「亂葬崗多得很。」張道士衝口而出，隨即連打三個冷顫，他的胆子其實並不大。

「亂葬崗？」雷老大三個亦打一個冷顫。

「好，那麽到亂葬崗去！」雷老大隨即來這一句。

有他這句話，馬老三花老二如何敢反對，張道士亦只好硬着頭皮答應。

× × ×

亂葬崗當然比義莊更陰森恐怖，蟲聲，和其他奇奇怪怪的响聲，聽着已令人心寒。

馬老三花老二兩個更就是心驚魄動，雷老大是不會動手的，挖泥土起棺材的工作自然是落在他們身上。

翻開了四處泥土，棺材都露出來了，張道士才叫停止，馬老三花老二已累得不住的喘氣。

然後又是張道士的工作，他一手執桃木劍，一手二指夾着一道神符，低着頭，不清不楚的唸着咒，一個身子跌跌撞撞，有如醉酒地在四具棺材當中打圈子。

雷老大三個看着其實有些毛骨悚然，但亦難免一種好奇心驅使，走進了四具棺木的範圍。

棺蓋都已經打開，花老二馬老三探頭一望，不由得身子往後退。

棺材中的屍體無疑都年青，但也死了不少時候，口鼻中蛆蟲進進出出，雖然還沒有要動的感覺，但看着也令人噁心。

雷老大却沒有理會，只看着張道士，脚步移動，不知不覺來到了四具棺材包圍範圍的中心。

張道士也沒有察覺，眼睛又閉上，可見脚步移動，始終在棺材包圍的範圍內。

他看似亂走亂撞，脚下却其實甚有分寸，踏的正是八卦九宮，口中唸唸有辭，聽似胡亂，其實又一字不漏，都是茅山驅屍大法的咒語。

他的聲音越來越大，彷彿充滿了天地間，在面上也逐漸浮露出一種如痴如醉的神情。

棺材中的屍體逐漸有反應，蠢蠢欲動的。

張道士走動着突然頭一仰，眼一張，大叫一聲：「來吧兄弟——」

四條殭屍應聲從棺材中飛出來，飛魚一樣，一齊向棺木包圍範圍當中飛去。

「看，跳得多高多快。」張道士一面閃避一面眉飛色舞的大叫大笑。

雷老大也正好立在殭屍飛撲的中心點，看見殭屍跳起來，亦喜出望外，到發現殭屍向自己飛撲過來的時候，那裏還來得及閃避，立時被那四條殭屍撲倒，壓在地上。

他雖然孔武有力，那四條殭屍的力道却是大得驚人，一條接一條，他還未來得及將第一條推開，第二條已撲至，一下子將他壓倒在地上，幾乎爲之窒息，又如何叫得出來。

張道士也沒有在意，隨即周圍看一眼：「老闆，這種殭屍合用了吧。」

雷老大這才發出一聲悶哼。

張道士循聲望去，立時手忙脚亂，一面連聲：「老闆，老闆——」一面走過去。花老二馬老三亦慌忙走過去。

「你還不叫他們滾開？」雷老大掙扎着咆哮。

「是，是——」張道士這才醒覺，揚着手中神符。「快滾、滾——」

那四條殭屍隨着他手中神符揚動，從地上飛起來，一條接一條飛回原位。

雷老大一面爬起身子一面伸手往鼻子掮動，那股屍臭實在令他有一種要嘔吐的感覺。

張道士探手扶住了雷老大，道：「老闆，我不是告訴你，殭屍會撲在這個地方上？」

雷老大揮着手。「我可想不到眞的那麼準確。」

張道士歎一口氣。「你別看我初出道，本領可是不比那一個弱。」

雷老大隨口問一句：「除了驅屍，你還懂得什麼？」

「借屍還魂——」張道士一口氣便要說下去。

「什麼？」雷老大却截住了張道士的話。「連這個你也懂。」

張道士唯恐雷老大看輕，立即來一番解釋。「借屍還魂是茅山術中最難練，也是最恐怖的一種，但不是每一個都可以借屍還魂的，首先這個人一定要死得很冤枉，其次，這個人還要很強壯，那他的魂魄才沒有這麼容易散失，否則，魂魄都散失了，借來那條屍體就是怎樣合適，也是沒用的。」

不等雷老大接口，張道士話又接上。「死得冤枉，魂魄強壯還是其次，最要緊還是這麼巧，給雷電劈上，將他的魂魄劈(出屍體外。」

「這麼麻煩。」雷老大目光一轉：「你們還呆在那兒幹什麼，還不將東西搬來？」

馬老三花老二應聲急急奔去。

他們隨來有一輛馬車，上面載着一個大箱子，張道士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箱子搬下來打開，張道士才知道是一箱子鋒利的尖刀。

雷老大接又叫馬老三花老二搬來一具棺材，將棺材覆轉再將尖刀敲進棺材內。

如此一來，那具棺材便變了一個嵌滿了尖刀的刀箱子，要是掉進去，不難變成一個血人。

一切弄妥雷老大伸手往刀尖上一抹，張牙笑起來。「這一次還不要你的命？」

馬老三花老二這時候亦已挖好一個地洞，張道士旁邊張頭探腦，就是看不出其中究竟。

「老二、老三，可以了？」雷老大這一問，花老二馬老三才放下鋤頭鏟子，應聲：「可以了。」

雷老大馬上一脚踢在棺材上。

那具棺材立時箭也似飛進地洞，花老二馬老三總算是眼快，及時避開。

地洞也正好容得下那具棺材。

「好極了——」雷老大忍不住仰天打了一個「哈哈」。

花老二接問：「老大，跟着怎樣？」

「鋪草，可要小心，能否對本對利，看這一次的了。」雷老大新仇舊恨隨即又湧上心頭。「一切準備妥當，你們便替我送信給方鵬那個小子，約他明晚到這兒來跟我一決高下，到時候嘿嘿——」

馬老三接上口：「老大便引他到這兒來，配合張道士，讓那些殭屍將他壓進棺材內，那他便難逃一死，我們要做的也便只是將棺材蓋釘上。」

「聰明兒童。」雷老大伸手一拍馬老三的肩膀。

張道士聽着總算明白，囁嚅着問：「你們眞的要利用那些殭屍害人？」

雷老大回身一拍張道士的肩膀。「這一次完全拜託你的了。」

「我……」張道士看看雷老大粗大的臂膊，欲言又止。

雷老大接問道：「你才下山的，是不是？」

「是——」

「難得有機會有人支持你實習，又有收入的是不是。」

「是啊——」

「那還多想什麼，回去休息一下，明天晚上打起十二分精神替我安排妥當那些殭屍。」雷老大又把手一揮，套在中指上

那枚黃金戒指在張道士眼前閃閃發亮。

張道士的視綫不由亦落在雷老大的戒指上，好像那麼大的金戒指到底不常見。

花老二一旁想想，忍不住又一句：「老大，方鵬那個小子可……」

雷老大截住他的話，道：「我知道他本領高強，就是不相信四條殭屍也不能夠將他壓倒，你也不要忘記，除了殭屍，還有我——」

雷老大隨即神經質地大喝一聲，揮拳踢脚，張道士馬老三花老二冷不提防，被他一頓拳打脚踢，一個接一個飛摔出去，倒仆地上。

雷老大這才吁一口氣，收住了勢子。

× × ×

方鵬很年輕，才不過二十歲，天生一張討人喜歡的娃娃臉，英俊得來帶着一些稚氣，一雙眼睛非常靈活，細看之下，總覺得有些喜歡惡作劇的傾向，身材比雷老大還要高大魁梧，身手也顯然在雷老大之上。

他看來很醉心武功，午後仍然在烈日之下練習，汗珠在赤裸的上身閃閃生輝，拳脚舒展開來，虎虎生風，院子裏的樹木也好像被拳風震盪起來，不住的搖擺。

他拿拳伸脚同時，喝叱連聲，拳脚也因此顯得氣勢更大。

一個僕人裝束的胖子也就躺在那邊樹下的石櫈上，鼻鼾如雷，一任方鵬怎樣揮拳踢脚，怎樣呼叫，一些反應也沒有。

方鵬也沒有理會他，再練了一路拳脚，招式一收，身子一挺，便上了旁邊的一株樹，伸一個懶腰，躺下來。

他動身上樹之前已經看清楚周圍沒有人，那知道才躺下，一個老頭兒便從一旁花樹叢中竄出來。

老頭兒手上一條大棍、揚眉瞪眼，大喝一聲，一棍打在樹幹上。

樹幹應棍而斷，方鵬扎手扎脚的掉下來，驚呼着，一連三個觔斗，才站穩了身子。

那個胖子亦被老頭兒的一喝嚇得一下子從石櫈上跳起來，倒頭掉在地上。

「什麼事，什麼事？」胖子慌張的爬起來。

老頭兒那邊棍往地上一頓，指着方鵬：「畜牲，又偷懶睡覺了。」

方鵬苦着臉搖頭。「爹，我已經苦練了兩個多時辰的了——」

方老頭悶哼一聲。「兩個時辰算是什麼，除非你準備不要命，否則便好好的埋頭苦練。」

「爹，你就是緊張。」

「緊張？」方老頭大怒。「我們的仇家明天不到，後天一定到。」

「總之要鎮定。」方鵬若無其事的，冷不防方老頭突然一棍掃來，正掃在脚上，立時倒翻在地上。

「這叫做鎮定？」方老頭用棍指着他大罵。

方鵬爬起來。「乘人不備，出其不意暗算，算不得本領。」

「你忘了我們的仇家是幹什麼的？」

「殺手——」

「方才暗算你的若是他，用的是利刀，你以為你會怎樣？」方老頭瞪眼喝問。

「平安無事。」方鵬回答得很爽快。

「還這樣說話？」方老頭心頭上又冒火。

「我只有你一個父親。」方鵬突然這樣說。

方老頭一怔。「這又怎樣？」

「當然要給你威風威風。」

「哦——」方老頭奸笑，道：「現在你這個父親威風完了，要看看你的眞本領了。」

「爹又來開玩笑了。」方鵬打着「哈哈」。

「開玩笑？」方老頭右手大棍敲在右掌上，一副隨時準備動手的姿態。

方鵬看着不由倒退一步。「不要說我不提醒你，陣上無父子——」

「那你便打醒十二分精神好了。」方老頭大棍左手交給右手，右手再交回左手，左一輪棍花，右一輪棍花，突然殺奔上前，揮棍掃去。

方鵬連接幾招，探手便要抓在棍上，却被大棍敲上指頭，不由捧手呼痛退縮。

方老頭乘機搶入空門，一連幾棍都打在方鵬身上，只打得方鵬叫苦連天。

「用兵器不是英雄好漢。」方鵬嚷起來。

「我只是你的父親。」方老頭棍一沉，敲向方鵬雙脚。

方鵬生蝦也似亂跳，方老頭突然一收棍，一個箭步標前，掌化拳，拳化掌，又拳又掌的，連連擊在方鵬身上，將方鵬打得東倒西栽。

「新招來了。」方鵬又嚷。

方老頭更怒。「昨天教你的，這麼快便忘掉了。」

「還未練熟，當然是新招了。」

「你曉得還未練熟，怎麼不去練？」

方老頭以一樣的招式，拳化掌，掌化拳，連連擊在方鵬身上。

「現在不就練了。」方鵬好容易脫出方老頭的拳掌外，隨即依樣畫葫蘆，跟着方老頭的動作苦練起來。

父子兩人的動作由慢而快，由不調協而逐漸一致。

方老頭面色突然大變，動作停下來，方鵬很自然的跟着俯下。

方老頭馬上一棍掃去，喘着氣大喝：「快練——」

方鵬只好繼續未完成的動作，方老頭以棍支地，一面看一面喘氣。

「爹，沒事吧？」方鵬練着拳掌不由問一句。

「別廢話，腰再彎。」方老頭呼喝。

「彎盡了——」方鵬腰往後彎。

「這樣子如何出招打別人的肚子。」方老頭上前以棍壓着方鵬的肚子。

方鵬腰稍彎又挺起，方老頭突然彎腰，彎得異常低，跟着出拳，正中方鵬的肚子。

方鵬負痛一叫，方老頭冷笑着腰一挺，便要彈起身子，突然仰天倒在地上。

「爹——」方鵬上前一把扶住。「你老人家可千萬要保重，這種可是劇烈運動，會影响心臟的。」

方老頭以棍支地，喘着氣，不覺伸手掩着心臟，一面仍在呼叫道：「快……快

練……」

「好……好……」方鵬不敢再刺激方老頭，鬆開手，馬步一開，拳脚接展。

胖子那邊看着這時候才敢上前來，扶着方老頭，一聲：「老爺保重——」

方老頭反手一棍敲在胖子頭上，道：「叫你看着少爺別讓偷懶，你却偷懶睡覺去。」

胖子雙手捧着腦袋，不敢作聲。

「還叫小老鼠，我看你快變大笨象了。」方老頭棍一頓一指。「吃飯時候才准停下。」

方鵬一張臉立時拉下來，沒精打采。

× × ×

飯菜擺開，方老頭才着小老鼠到院子叫方鵬進來，大馬金刀的正坐在那裏。

方鵬仍赤着上身，一面揩着汗珠，一面喘氣，走到桌旁，便要坐下。

方老頭馬上喝叱。「沒規矩，先穿回衣服。」

方鵬苦笑，旁邊小老鼠忙替他穿上衣服，他坐下，餓相便畢呈，舉起筷子方要挾下，方老頭手中的筷子已敲上來。

「長輩還未動筷子，小輩怎能動，沒規矩。」方老頭叱罵着舉起酒壺斟了一杯酒，探頭用鼻嗅了一下。

方鵬亦不由皺鼻子。

「好酒。」方老頭搖頭擺腦。

「爹，可否賞我一杯？」

「酒是成年人喝的。」方老頭一瞪眼道。

「是——」方鵬垂下頭。

方老頭接問：「怎樣了。」

方鵬恭恭敬敬的一句：「爹，吃飯——」

「這才是。」方老頭筷子舉起來。

方鵬連隨筷子大動，有如雨下，一陣狼吞虎嚥，方老頭看着搖搖頭，接吩咐：「吃過飯，洗抹乾淨，馬上去睡覺。」

方鵬衝口而出道：「我今天還未到街上……」

「那一個叫你練功偷懶？」方老頭悶哼一聲，道：「這麽晚了還到街上去幹什麽？」

方鵬無可奈何的垂下頭，這頓飯當然吃得很不是味兒。

× × ×

睡在床上方鵬也是輾轉反側，好一會，耳聽房外沒有聲响，一骨碌爬起來，探手從床上提出了一個包袱，打開一堆銀子，他拿了兩錠，將包袱拋回床下。

三下敲門聲就在這時候傳來。

方鵬也是心裏有鬼，一個身子馬上縮進被窩裏，小老鼠的語聲隨即在門外傳來：「少爺，是我——」

「進來吧。」方鵬鬆一口氣。

小老鼠推門而入，雙手互搓，怪興奮的走到方鵬床前。

「睡了？」方鵬接問。

「聽不到鼻鼾聲，我也不敢跑來找少爺。」

「那還呆在這裏幹什麽？」方鵬一下子從床上跳起來，兩錠銀子在手中輪流拋動。

「少爺，今天晚上我們又到那兒去快活？」

「光去喝兩杯解決發癢的酒蟲。」方鵬一個箭步竄出，隨即着小老鼠將門戶掩上，免留痕跡。

這主僕二人，顯然也不是第一次夜裏背着方老頭到外面胡混的了。

× × ×

花老二馬老三這時候也是在喝酒。

一壺乾了，花老二馬上又將桌子拍得震天價响，連聲大喝：「拿酒來。」

馬老三平生好色，對酒可沒有多大興趣，想到還有事要做，連忙勸止。「還喝酒，要醉的了。」

「醉？再來十瓶你看我醉不醉？」花老二打着酒呃，他平生最反感的就是別人說他的酒量不好。

馬老三歎一口氣。「別忙了，我們今天晚上還有事未辦妥。」

「放心好了，就是我醉倒，還有你呢。」花老二拍着桌子再大叫一聲：「再來一個東坡肉。」

店小二一疊聲的應。

馬老三搖搖頭，往門外看一眼。「奇怪，那個小子怎麽到現在還不見現身？」

花老二隨口一句：「要現身的時候總會現身的。」

語聲未已，馬老三雙眼便睜大，不是看見方鵬，只是萬人迷從門外經過。

萬人迷是一個妓女，也是馬老三的老相好，看見馬老三，馬上飛一個媚眼，再一聲迷死人沒命賠的：「哎唷——」纖腰左一搖右一擺，便走了過去，那一聲「哎唷」，銷魂蝕骨，馬老三如何忍受得住，立即站起來，一拍花老二的肩膊。「你在這裏看穩，我有些要緊的事，往那邊農場跑一趟。」

他口裏的農場也就是鷄竇，花老二當然明白，其實看見萬人迷經過，花老二便已心中有數。

「慢着——」花老二大叫一聲，一口酒噴出來。

馬老三不等花老二開口，脚步已開展，花老二一聲「慢着——」他却也同時脚步停下。

不是因爲花老二的叫聲，完全是因爲方鵬帶着小老鼠正從旁邊轉出來。

他看見方鵬同時，方鵬亦看見他，打了一個「哈哈」「這麽巧？」

「小子，別動手——」馬老三雙手急搖。

掌櫃那邊亦看見，急急走過來。

方鵬同時手一指馬老三花老二。「我好像曾經跟你們說過，再讓我在這裏遇上你們，見一次，打一次？」

不等馬老三花老二答話，掌櫃已截住了他們。「三位，要動手請到小店外面。」

老鼠馬上接一句：「是四位。」

方鵬却一晃手中銀両。「打破你的東西少爺照價賠償，這成了？」

掌柜大搖其頭。「話是這樣說，我這間店子可要做買賣的。」

花老二即時大喝一聲：「小子，你別這樣神氣，有種的——」

「怎樣——」方鵬架式擺開。

花老二不由身子一縮，頭往馬老三一擺。「老三，給他信——」

「好，信——」馬老三手顫抖着懷中一探，取出一張紙。

老鼠倒也眼快手急，劈手奪過，神氣地遞到方鵬的面前。

方鵬接在手中一抖，一面看一面朗誦。「玉嬌粧次，青樓一別——」

馬老三一聽立時傻了臉，花老二撞了他一把。「拿錯了。」

方鵬亦一聲冷笑，將信飛回馬老三。「還你——」

馬老三尷尬接過，從袋中拿出十多張信箋，一輪查看，總算拿到雷老大的戰書。

花老二一把槍在手裏，遞向方鵬。

「姓方的小子，我現在就在鎮外亂葬崗等你到來送死。」雷老大的信很直接的道。

「亂葬崗？」方鵬有些意外。

「害怕了，有種的你便跟我們走。」馬老三洋洋得意的。

花老二亦一句。「不跟我們走的不是英雄好漢。

老鼠不由提醒方鵬。「小心他們陰謀暗算。」

馬老三冷笑。「陰謀暗算，我們是這種人，你家少爺沒有種，可以不去的。」

方鵬隨即一揮拳，繼又喝一聲：「帶路。」

馬老三身子一縮，慌忙與花老二往前跑，方鵬隨即舉步，老鼠亦只有跟上去。

× × ×

方鵬當然知道亂葬崗這個地方，走來並不急，輕鬆快活的。

馬老三花老二意念不良，加上反應有些遲鈍，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尤其是花老二身形肥胖，挺着一個大肚子，走來當然更辛苦。

來到亂葬崗，已經是二更，花老二馬老三汗流浹背遠遠看見雷老大，加快脚步，急急跑到雷老大面前。

花老二一個不小心，摔在地上，忙又爬起身子，喘着氣的呼叫。「他來了，來了——」

雷老大正站在陷井前，雙脚向天，應聲大拇指往前一揮。「一旁看熱鬧。」

他的雙脚隨着一個馬步，冷不防一脚踩在一塊小石頭中，一滑，重心亦失，便向前面陷井仆去。

他失聲大叫，手脚一陣亂舞，總算站穩，不由揑一把冷汗。

張道士旁邊要扶也來不及，只有一聲：「雷大爺小心——」

雷老大故作若無其事的擺擺手道：「這完全是意外，你快去看看你那個窩，總之一切反應要敏捷，這一次，完全看你的了。」

張道士慌忙走開，雷老大一拂衣衫，往前望去，遠遠已看見方鵬老鼠走來。

正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明，雷老大雙眼睜大，雙掌緊握，恨不得方鵬馬上來到面前。

方鵬終於來到了丈外，停下。

雷老大胸膛挺起，厲喝了一聲：「方鵬——」

「在這裏。」方鵬應得洒脫。

「你總算到來了。」

「要來的始終會來的。」方鵬完全是俠士口吻，攻勢也格外擺得瀟洒。

「你記否當日在那間酒家搶去了我的錢，還狠狠的給我一頓拳脚。」雷老大接問。

方鵬淡然一揮手。「那是你咎由自取，企圖行刦小酒家。」

「小酒家不用提了，你搶去的銀両可是我的。」

「所以我才留爲己用，」方鵬打一個「哈哈」。

「你用了？」

「不用又如何對得起你老人家。」

雷老大眼睛立時鴿蛋般，大聲喝問：「你用了我多少的両銀。」

「七七八八的了。」

雷老大眼睛睜得更大。「那我殺掉你還有什麽好處？」

「最低限度可以出一口氣。」方鵬笑問：「你有這個本領。」

雷老大也不想到什麽地方去，突然點頭。「對，錢銀事小，面子事大。」

方鵬又一笑。「我也知道人前人後近日你都是面目無光的了。」

「臭小子——」雷老大咬牙切齒的。

方鵬想想又問：「你到底有什麽辦法？可以出這一口氣？陰謀陷阱？」

雷老大衝口而出：「我——」

一個我字出口他立時省起，一頓轉口：「我練了幾招絕招，够你受的了。」

再一頓，他一聲「看招——」沉腰坐馬，先來幾下拳脚虛招，倒也似模似樣。

方鵬看在內眼，搖頭：「老套，看我的！」

他拳脚展開，一樣是虛招，却是威猛之極，來勢遠比雷老大的强。

雷老大一聲不發，旁邊馬老三已爲之側目，花老二却不覺脫口一聲：「好——好——」

雷老大面色一沉。「好個鳥！」

花老二連忙伸手掩住嘴巴。

雷老大這才向方鵬招手。「臭小子過來，讓雷大爺好好的教訓你一頓。」

方鵬打了一個「哈哈」，大搖大擺的走過去，不等他走近，雷老大架式已拉開，左一晃拳，右一踢脚的，姿勢多得很，繞着方鵬緩緩轉動。

方鵬捲起雙手，冷眼看着雷老大，脚步移動只等他出招。

雷老大也只等待方鵬誘到陷阱去。

張道士樹旁探頭出來，一望縮回去。

那邊樹下已擺開四具只有半尺大小的棺材，包圍着一個以木板穿插的紙人。

頭縮回，道士手指揑訣，咒語立即出口，間中探頭一望，只等方鵬踏足適當的位置。

那邊方鵬與雷老大終於交手，雷老大眼看方鵬來到陷阱邊緣，不由便露出緊張的神態，心一急，招式便出漏洞，連摸了方鵬幾拳。

方鵬也是存心跟他玩耍，拳上留上了力道，只打得雷老大疼痛，適可而止。

雷老大緊張，張道士也一樣緊張，眼看方鵬快要到陷阱，便要施術，方鵬又已走開。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仁義大俠范玉祥與黃蜂谷交戰落敗後，遂頒下玉符令，號令天下羣起對付之，自此以後，黃蜂谷就成爲武林公敵，每到之處均有不少痲煩，因此覃小蝶懷疑他與魔教有所牽連，在茫無頭緒之下，唯有委託丐幫暗裏查探狄飛虹與其兒子狄璇的下落……羅蘭再誕下一麟兒，爲了母子二人安全，他們遷居到郊外，還嚴加防守，豈料在第四天夜裏，突傳幾聲巨响，屋瓦紛飛，火燄冲天，覃小蝶命京娘揹着嬰兒逃生，並放出黃蜂與神鷹對付敵人，此間黃蜂谷弟子正與數十名黑衣高手搏鬥，覃爲解心中疑竇，施出神龍令震壓，羅蘭的魚腸劍亦具威力……

勁裝四騎士　展開盯梢戰

羅蘭道：「其實不必問他，除了魔教就是范玉祥命他們來的。」

覃小蝶點點頭，向鐵花羊素道：「把這些屍體統統埋了，別讓地方官增加痲煩。」

鐵花羊素道：「是，谷主。」

覃小蝶握着羅蘭的雙手道：「妹子，妳還好吧？」

羅蘭道：「我很好，姐姐不必担心。」

覃小蝶道：「那就好，劉正風……」

劉正風道：「屬下在，谷主有什麽吩咐？」

覃小蝶道：「這幢被燒的房子值多少錢，天亮後找屋主照價賠償，另外，二少爺初生不久，不能長久處於夜露風寒之中，五鐵衛立刻分頭找房子，至少要找到一間，供羅夫人與二少爺居住。」

劉正風道：「屬下立刻去辦。」

其實適才的大火與喊殺之聲，早已驚動四隣，只是他們不敢前來救火罷了。

老百姓不敢惹上江湖人物，却有人報了官，五鐵衛還沒有離開，漢口總捕頭葛華堂，已帶着十餘名捕快，及一隊城防官兵，風馳電掣般奔到現場，他們瞧到還沒有掩埋的已二十餘具屍體，以及還未清理的斑斑血跡，立即將黃蜂谷一行人包圍起來。



總捕頭官腔十足的喝問道：「這些人是你們殺的？」

劉正風道：「不錯，是咱們殺的。」

總捕頭道：「那就跟咱們到府台衙門吧，若有人敢於反抗，休怪咱們就地格殺！」

司棋冷哼一聲道：「閣下的權力似乎不小，請問你是什麽官兒？」

葛華堂道：「本大人是漢口城的總捕頭，對拒捕的人犯有權格殺。」

司棋厲聲道：「你也敢殺將軍夫人？」

葛華堂一呆道：「誰是將軍夫人？」

司棋指着覃小蝶及羅蘭道：「這兩位就是洛陽將軍狄飛虹的夫人，怎麽，你還要不要殺？」

葛華堂身爲總捕頭，對江湖之事豈能不知？他知道狄飛虹武功卓絕，名滿朝野，他這兩位夫人，一位是黃蜂谷主，一個是羅侯爺的千金，她們手下的這般男女，每一個都有一身過人的武功，簡單一點說，每一個他都招惹不起。

於是他喝退包圍的官兵，向覃羅二人連連打恭作揖道：「武漢總捕頭葛華堂參見兩位夫人，請恕小的不知之罪。」

羅蘭叱喝一聲道：「咱們暫居貴地，竟被盜匪包圍燒殺，你這個總捕頭是怎麽當的？帶咱們去見你們的知府，我要他給我一個交待。」

葛華堂身軀一震，一片汗水立即由額頭暴了出來，道：「小的無知，小的該死，但請夫人高抬貴手，給小的一個改過的機會。」

羅蘭哼了一聲道：「咱們租的房子被他們以雷火彈燒得片瓦不存，這般人又黑衣蒙面，你身爲總捕頭，一眼就該看出是怎麽回事，你却指揮官兵要捕殺咱們，像你如此不明事理的總捕頭，倒是十分少見。」

覃小蝶道：「算了，妹子，不必跟他計較了，不過，總捕頭，羅夫人剛剛分娩，咱們不能在這兒耗着，你說該怎麽辦？」

葛華堂道：「謝謝兩位夫人不罪之恩，小的馬上派人安置兩位夫人及貴屬下，此間的善後全交給小的就是。」

語音一頓，回頭吩咐兩名捕快立即前往陳員外家，替黃蜂谷一行人作寄宿準備，所帶來的官兵作掩埋屍體，清理門場的工作，另派一名捕快去找被燒的屋主，所燒房屋由知府衙門撥欵替他重建。

這位總捕頭處事尚稱明快，覃羅二人没有再說什麽，劉正風却說道：「陳員外家離這兒有多遠？咱們不能再等下去。」

葛總捕頭道：「不遠，只有一里多路，小的這就帶夫人及各位前往。」並向覃羅二人雙掌一抱道：「小的帶路。」

陳員外家人口不多，房子却很寬大，容留黃蜂谷三十餘人毫無困難，陳員外夫婦都

巳年逾六旬，只有一子一媳，兩個孫子，四十餘名園丁與丫環。

此時雖是深夜，當陳員外聽到洛陽將軍的兩位夫人要來借宿，立刻招呼家人全體動員，作招待貴賓準備工作。

富豪之家什麽都有，待葛總捕頭領着黃蜂谷等人到達，一切巳經準備就緒了。

陳員外老於世故，他知道附近有房子遭了回祿，也聽到喊殺之聲，黃蜂谷這一夥人每人都帶着兵刄，其中還有些身帶血跡，他雖是有所疑，却絕口不問。

他恭敬的接待這般不速之客，酒筵招待之後，就請他們入房就寢。

葛總捕頭此時雙拳一抱道：「兩位夫人請安歇，小的告退。」

單小蝶道：「多謝總捕頭，咱們還有一件事想麻煩你。」

葛總捕頭道：「請吩咐。」

單小蝶道：「咱們仇人很多，不想牽連陳員外，請你在明天日落之後，替咱們找一個可以容納兩三百人的住處。」

葛總捕頭道：「夫人不願牽連別人，要找一處能夠容納兩三百人的住處頗爲不易，不過——」

單小蝶道：「不過怎樣？」

葛總捕頭道：「只有西校場有一處空着的營房，只是簡陋一點。」

單小蝶道：「那不要緊，明天你來帶咱們去吧。」

葛總捕頭道：「小的遵命。」

次日午餐之後，他便引導黃蜂谷一行來到西校場的營房，這位總捕倒是很會辦事，營房不只是打掃得十分整潔，還堆置了三百付寢具及廚房用品，營裏有長官居住的房間，正好暫作將軍夫人的居處。

待一切就緒之後，羅蘭詢問道：「姐姐！咱們今後如何打算？」

單小蝶道：「等候丐帮尋找大哥及花滿樓的消息，再就是集結咱們的力量，好與天慾教及范玉祥作一個澈底的了斷。」

羅蘭提議道：「仁義大俠范玉祥號召天下武林對付咱們，此人不僅可惡，也十分可疑，咱們何不到范家大宅向他問個明白？」

單小蝶道：「范家大宅高手如雲，咱們不能輕舉妄動，我想還是等大哥來了再說。」

羅蘭道：「不知道丐帮找不找得到大哥，我眞替他担心。」

單小蝶道：「大哥一身功力天下無雙，妳放心，他不會有事的。」

羅蘭道：「但願如此。」

×　×　×

狄飛虹帶着玉羅刹由吳起鎭出發，經延安，甘泉，黃陵等縣直趨長安。

這天他們由銅川起程，馳行十餘里後，玉羅刹忽然哼了一聲道：「大哥，你爲什麽要這樣？」

狄飛虹一怔道：「妳剛才說什麽？玉兒。」

玉羅刹道：「有人跟踪咱們三四天了，難道你就一點都不知道？」

狄飛虹道：「妳說的可是那四位勁裝騎士？」

玉羅刹道：「哼，你旣然知道，爲什麽還讓他們陰魂不散的跟着咱們？」

狄飛虹道：「咳，玉兒，這是官道，可不是咱們家的私產，咱們能走，別人也能走，何況他們並未找麻煩，咱們沒有理由去趕走他們。」

玉羅刹道：「好吧，我說的話你不聽，等到吃了暗虧，別怪我沒有提醒你。」

狄飛虹笑笑道：「世界上眞有那麽胆大的人麽？明明知道有一個威震天下的玉羅刹在保護我，他們還敢對我暗算？」

玉羅刹道：「好哇，我關心你，你竟然取笑我，我不理你了。」同時雙腿一緊馬腹，口中一聲叱喝，座下的馬兒就像箭般的飈了出去！

狄飛虹喊了一聲「玉兒等等我。」也催馬急馳，揚起一片黃塵！

他們這一急馳，眨眼就是十幾里，拐過一個山角，右側是一片密林，玉羅刹一帶馬頭，便鑽進密林之內，狄飛虹不明白玉羅刹在玩什麽把戲，只得跟着她鑽了進去。

進林約莫丈許，玉羅刹停了下來，狄飛虹來到他的身旁道：「玉兒！妳這是作什麽？」

玉羅刹道：「跟他們捉迷藏呀，咱們上樹，看他們在搗什麽鬼。」

她由馬背拔身而起，躍上一株枝葉茂密的大樹，狄飛虹跟踪而上道：「玉兒：想不到妳的輕功也這麽俊。」

玉羅刹咧咧嘴道：「少來這套，誰不知道孤烟門的輕功獨步天下，要是跟你比，我就是孔夫子門前賣文章了。」

她語音甫落，一陣急驟的蹄聲巳由官道遠處傳來，玉羅刹道：「他們來了。」

她說話之際，巳由草囊內取兩粒梧桐子大小的彈丸，它們看來並不起眼，但却奇毒無比，只要她一擲出去，那四人四騎必死無疑。

狄飛虹却伸手阻止她道：「使不得，玉兒。」

玉羅刹道：「爲什麽使不得？」

狄飛虹道：「這只是幾個小脚色，殺了他們於事無補，咱們可以反釘梢，查明他們的幕後主使者，以及巢穴所在。」

玉羅刹道：「好吧，咱們得快一點，否則就追不上他們了。」

狄飛虹道：「不必，我想不要多久，他們會回來尋找的。」

玉羅刹問道：「你怎麽知道他們會回來？」

狄飛虹道：「這條路我走過，前面的官道是一條直綫，一眼能瞧得很遠，再走約莫十里，有一家野店，他們如若在那兒問不到咱們，就會想到這片樹林。」

玉羅刹略作沉思道：「你計算得很精確，只是他們旣然想到這片樹林，多半會進來査看，咱們可以躱在樹上，馬兒怎麽辦？」

狄飛虹道：「如果是些不入流的角色，他們絕對不敢進入樹林……」

玉羅刹道：「如果他們是高手，而又進來呢？」

狄飛虹道：「妳現在就在馬匹兩丈以外的週圍洒下毒藥，要他們立刻暈倒，咱們就可擒住他們，迫問他們的主使者及巢穴了。」

玉羅刹道：「好的。」

待她完成佈毒之後，回到樹上之際，如雷的蹄聲已經傳入耳鼓，她輕盈的一笑道：「大哥不愧名滿朝野，果然是算無遺策。」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這算不了什麼，妳瞧，他們來了。」

他們是回來了，四人四騎，一個不少，而且停騎官道之上，目光炯炯的向樹林探望。

玉羅刹輕輕啊了一聲道：「怎麼是她……」

狄飛虹道：「她是萬里雲鵬程寒超的妹妹，名叫萬里飛霜程寒梅，現任天慾教的副教主，一身功力極爲不凡，妳認識她嗎？」

玉羅刹道：「我是幾年前在杭州西湖跟她結識的，想不到她還是魔教中人。」

狄飛虹道：「咱們在路上聽到江湖傳言，仁義大俠范玉祥傳下武林帖，要天下武林撲滅黃蜂谷，我還有點不信，因爲姓范的中過武舉，雖是家大業大，蓄養着不少武林高手，那只是爲了保護他的產業，他並非江湖中人，怎麼忽然變成仁義大俠了呢？」

玉羅刹道：「他雖是家大業大，也用不着養着那麼多的武林高手，說他不是江湖中人，那只是掩人耳目罷了，否則怎能忽然之間，被人稱爲仁義大俠？」

狄飛虹道：「說的也是，哦，他們四人之中，有一個身材高大，穿着青衫的，名叫追魂手展芳臣，是范玉祥的護院，他是黃蜂谷金帶五婢之一展娟的爹，咱們不要傷了他，以免展娟難過。」

玉羅刹道：「我知道了，啊，他們闖進來了！」

狄飛虹說道：「咱們騎到馬匹上去，快。」

他倆飛身騎上馬鞍，手牽着手，在那兒情話綿綿，對身外一切，好像渾然不覺似的。

片刻之後，程寒梅等便已發現狄飛虹，他們倏的散開，分四面向中心逼近。

待到達一丈遠近，他們停了下來，程寒梅嘿嘿一陣冷笑道：「姓狄的，無論你如何狡詐，還是逃不出本姑娘的掌握，下來吧，殺兄之仇，咱們今天應該作一個了斷了。」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妳爲什麼這麼不講理？我已跟妳說過，毀滅程家堡，並不只是黃蜂谷，何況在下正與妳的老朋友在林中談情，妳這麼一攪，豈不是大煞風景？」

程寒梅向玉羅刹瞥了一眼，她瞧不到玉羅刹的面貌，更想不到這位萬毒谷主會跟狄飛虹如此親密，因而哼了一聲道：「本姑娘沒有這樣的朋友，你不必要花招了，咱們今天絕不饒你？」

玉羅刹粉臉一抬，嘆息一聲道：「程姑娘貴爲魔敎的副教主，玉羅刹的確高攀不上，不過我丈夫功力通玄，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你們向他找麻煩，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程寒梅見是萬毒谷主玉羅刹，不禁面色一變道：「谷主：怎麼會是妳？他……他……」

他怎樣？程寒梅說不下去了，因爲「卜卜」幾聲，他帶來的三個人，已經先後摔倒下去，她雖是功力較高，也逃不過此一命運！

玉羅刹道：「大哥：應該怎樣處置他們？」

狄飛虹道：「妳先消除四週所佈之毒，以免傷了咱們的馬兒。」

玉羅刹道：「好的。」

待她除去所佈之毒，狄飛虹道：「餵給展芳臣一粒解藥，我有話要問他。」

當展芳臣醒來之後，狄飛虹躍下坐騎，雙拳一抱道：「適才多有得罪，請展大俠原諒。」

展芳臣冷冷道：「展某自知不是你狄大俠的對手，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狄飛虹道：「展大俠爲什麼要這麼說？令嬡展娟是黃蜂谷的一員，咱們應該是朋友，絕對不是敵人，你說是麼？」

展芳臣沉吟半晌，道：「狄大俠既將在下當作朋友，可否聽在下一點忠告？」

狄飛虹道：「好，展大俠請說。」

展芳臣道：「狄大俠名滿朝野，身居要津，早應該結束江湖生涯了，難道你還留戀這種恩怨糾纏，整天打打殺殺的日子麼？」

狄飛虹道：「多謝展大俠的金玉良言，其實在下無意功名，也厭倦江湖，只是想找一個清靜的處所，以安度餘年。」

展芳臣道：「狄大俠是言不由衷吧？你既未退隱江湖，尊夫人更在一年之內大開殺戒，使四五個門派遭到毀滅，如此濫殺無辜，天人共憤之行爲，才激起敝主人散發武林帖，號召天下武林同道共襄義舉，撲滅黃蜂谷，以拯救江湖生靈，狄大俠身爲朝庭重臣，應該不會反對吧？」

狄飛虹道：「展大俠大義懍然，令在下十分欽佩，不過你只看到表面，對問題未作深入的探討，據在下所知，倡亂江湖，勾結外寇，禍國殃民的，不是黃蜂谷，我想我不說，你也應該明白。」

展芳臣道：「這個……」

狄飛虹道：「我聽江湖傳說，黃蜂谷所剷除的門派，全是與魔敎有牽連的，他們是魔敎的走狗，同樣在作禍國殃民的壞事，范玉祥旣以仁義大俠自居，他爲什麼黑白不分，公然幫助魔敎呢？」

展芳臣道：「這個在下就眞的不知道了。」

狄飛虹冷冷道：「由於展娟的關係，狄某並未將你當作敵人，如果你有什麼碍難之隱，不妨說出來咱們商議一個解決的辦法。」

展芳臣道：「狄大俠誤會了，在下沒有什麼難言之隱。」

玉羅刹咧嘴說道：「姓展的，我看你像一條漢子，爲什麼要睜着眼說瞎話？」

展芳臣道：「姑娘是……」

玉羅刹道：「萬毒谷主玉羅刹，也是洛陽將軍狄飛虹的三夫人。」

展芳臣心頭一喜，同時抱拳一拱道：「那麼玉夫人也是毒神的同胞妹妹了，在下有一事相求，不知夫人能否俯允？」

玉羅刹道：「你是要我替你解毒？」

展芳臣道：「在下知道瞞不過夫人的法眼，請看在娟兒的情份上賜予援手。」

（未完・五十）



上文提要：

長期甘冒罵名的萬世芳突然施計掌傷並制服了左世保，不料隨同來到盟主府的蒙面人卻快疾地挾持宋象乾柳夢絲爲人質，要以二換一帶走左世保，爲了不讓左世保有生機之望而遺害武林，宋自嚼舌根而死，柳自動閉氣窒息身忘；以此阻止左世保終爲太華幫護法伺機奪回，且稱左世保乃太華幫叛徒，應由該幫自行審處，如有不服可於半月內駕臨索回，逾期不受理云云…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太華帮內多奇遇　是友是敵難分辨

他看看魏寶初和藍淼，似也一臉驚異之色，藍淼撫掌朗笑道：「古人駐顏有術，在下嘗以爲是齊東野話，荒誕不經！想不到世上有這等事……」

魏寶初道：「金兄已屆不惑之年，但看來不過二十許人，實是一種奇蹟，老夫倒要向金兄領教養生駐顏之術了！」

金一航道：「其實也無所謂養生駐顏，只要凡事看開點，永保心情愉快，實是養生要訣，世人忽略了這一點，乃捨近而求遠……」

四人杯來盞去，吃得很愉快，岳家宇知道魏、藍二位與此人故示接近，必有企圖。

飯罷已是掌燈時分，藍淼道：「不知兄台投宿於那一家客店？」

金一航道：「小可尚有一點瑣事，須於今夜離開華陰，就此謝過！」

此人連姓名也不問一下，吃完了抹嘴就走。抱拳告別下樓而去。

岳家宇道：「不知此人是何路數？」

「病修羅」道：「此人就是太華幫護法之一的『獨角鰲』金一航，文事武功都有驚人造詣！」

岳家宇肅然道：「此人既是太華幫的護法，怎不認識藍前輩？」

藍淼道：「老夫乃是小小的堂主，很少與舵主以上的人物接近，況且老夫進入太華幫之先，此人即奉命離幫辦事，數月未歸，此刻必是事畢返幫，我們暗暗跟著他，俟機下手……」

岳家宇道：「我們向他下手又有何用？」

魏寶初道：「只要擒住此人，你就冒充他進入太華幫，與藍老兄前往臥底，以作內應……」

岳家宇不由一愣，立即苦笑道：「這恐怕不行吧！此人太陽穴下端，有一個極大的肉瘤，十分醒目，晚輩雖與他極爲酷似，沒有肉瘤如何冒充？」

魏寶初哂然道：「當然有辦法，待會便知！我們現在就跟踪他……」

三人下了酒樓，暗暗跟著，果見金一航向華山方向馳去，輕功之高，確非泛泛可比。

岳家宇恍然大悟，道：「原來二位前輩未來此之先，已經決定向此人下手了？」

藍淼道：「不錯！老夫在太華幫中時，聽說金一航外出公幹，於今日返幫，又想到他與你的身材及面貌極爲相似，乃決定向他下手。但因事關你我生命及白道今後命脈，所以必須保密……」

這工夫已接近華山北麓，只見金一航掠入一片松林之中不見了，魏寶初低聲道：「我等三人分成三路進入松林，動手時不必講甚麼規矩，必須擒住他，不然的話，咱們的計劃恐怕要改變了！」

三人身形一分，分三路掠入林中，岳家宇由西方進入林中，藉著松林梢上瀉入林中的淡淡月光，十丈之內景物隱隱可辨。

林內十分幽靜，松濤陣陣，蟲聲唧唧，荒草齊腰，十分幽邃。

突然，附近傳來「蓬」地一聲，似乎有人倒入草叢中，但立即又死寂無聲。

岳家宇小心翼翼地掠上樹枝，向發聲處掩進。到了發聲處附近，向下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藍淼倒臥在草叢中，似乎被人點了穴道。

岳家宇不由一駭，心道：「難道『獨角鰲』金一航眞有這等功夫？一招之下就制住了藍前輩？」

他又搖搖頭，不信他有此功力，忖道「此人必是早已發現有人跟踪，却故意詐作不知，引入林中，預先埋伏而下手暗算人！」

就在這時，「病修羅」魏寶初突然出現，發現了藍淼躺在草叢中，立即走近。

岳家宇十分焦急，若出聲招呼，也許會驚走金一航，反之，也許魏寶初也會被暗算！

突然，一道金光自一丈外的大樹幹後射到，魏寶初猝不及防，應聲倒地，躺在藍淼身旁，顯然對方以暗器打穴的手法十分高明。

岳家宇不由大怒！疾掠下樹，向那大樹幹撲去，厲聲道：「暗算於人，乃鼠輩行爲！金一航，你還不滾出來……」

金一航一閃而出，嘿嘿笑道：「姓岳的，到底誰是鼠輩行爲？哼！在那酒樓之上，金某已認出藍、魏兩人，早知他們來此，必是對本幫不利，乃將計就計，誘你等來此……」

岳家宇沈喝一聲：「看掌」！一掌就是「鶴形八掌」。金一航不敢輕視，却也非同小可，閃避開連劈十一掌，草木橫飛，松針紛紛洒落。

第四招過去，岳家宇大爲心折，眞想不到一個護法，身手如此之高，由此看來，左世保和那個女人在太華幫中的職位也不會太高。

就在兩人全力施爲，捨命相搏時，突見「病修羅」一躍而起，身懸半空，發出三道銀芒，飛向金一航。

金一航沈喝一聲「卑鄙」！急切中接下岳家宇三掌，又讓過兩道銀芒，但最後一道銀芒却無法閃避，「卜」地一聲，戳在儒臂穴上，應聲倒地。

岳家宇閃目望去，原來是一支三寸多長的銀色小筆，已沒入金一航穴道中一寸有餘，立即走近道：「原來魏前輩是佯作被襲倒地！不知此種暗器是否有毒？」

「病修羅」道：「這是老夫的『修羅筆』，共有十三支，我輩中人用暗器已屬不該，豈能淬毒！」

岳家宇肅然道：「藍前輩並非佯作被襲，不知傷勢是否嚴重？」

「病修羅」道：「金一航的暗器名爲『鰲魚刺』，淬有鉅毒，想不到此行制住了金一航，却使藍老哥受傷，如此一來，前往臥底之事即然不能耽擱，也只有讓你一人前往冒險了……」

岳家宇肅然道：「如果有此必要，晚輩絕不退縮，但晚輩要冒充他，馬上要被揭穿，因爲我額上沒有……」

魏寶初道：「事不宜遲，待老夫先問問他……」

魏寶初拔下金一航儒臂上的「修羅筆」，以掌按在他的靈台穴上，沈聲道：「金一航，現在希望你放聰明點，把太華幫一切祕密說出來，本人保證，於七日內恢復你的自由，不然的話，你也知道姓魏的手段！」

金一航劍眉一挑，冷峻地道：「姓魏的，你別吹大氣了，若正大光明的動手，姓金的未必懼你，現在你要金某說出祕密，還不如早點殺了我，我勸你別作夢了！」

魏寶初面色一冷，道：「金一航，既然你不識相，魏某只有叫你停止呼吸！」

金一航哈哈笑道：「我已落在你的手中，殺剮由你，不必多言……」

魏寶初又點了他的穴道，站起來搖搖頭道：「這是意料中事，他是不會透露隻字片語的，看來只好讓你碰碰運氣了！但我也不太放心……」

岳家宇道：「前輩自管放心！晚輩自會小心，能留則留，若一旦事敗，晚輩可以逃走！」

魏寶初肅然道：「這正是我不放心的原因，年輕人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如同兒戲！太華幫豈是來去自如的？」

岳家宇道：「請前輩告訴晚輩有關太華幫中的情形，晚輩決定隻身一試！」

魏寶初想了一陣道：「好吧！能留則留，若一旦不妙，速作逃走之計，老夫就在這松林外一幢茅屋中爲藍老哥療毒等你！至於太華幫中的情形，老夫也不詳細，你必須見機行事，小心應付！」

岳家宇道：「可是晚輩太陽穴上沒有肉瘤……」

魏寶初道：「這個好辦！我現在就爲你做肉瘤……」他掏出一個小布包，抽出一根銀針，在金一航身上掏出一顆鰲魚刺暗器，以銀針針尖在鰲魚刺上輕輕一劃，然後刺在岳家宇的太陽穴上端。岳家宇感到傷處微痲，茫然道：「魏前輩，這暗器上不是淬有鉅毒麼？」

魏寶初道：「不錯！但因毒量極微是以僅能使局部漲腫，七日之內再加治療，可以復原，這玩藝就像無名腫毒一樣，若超過七日，就會化膿，那麼就是以後治好，也會留下疤痕，所以七日之內，我方必須前往要人，然後再內外夾攻……」

岳家宇伸手一摸，就這麼一會工夫，陽穴上果然腫起一個肉瘤，足有酒盅那麼大，不由苦笑一下，道：「前輩，我現在就走了！」

魏寶初肅然道：「切切記住！若有危險，速來此地！」

岳家宇正要動身，魏寶初微微搖頭道：「從現在開始，你必須時時小心，任何小地方都要注意！」

岳家宇道：「晚輩記住了……」

魏寶初搖搖頭道：「你這樣前去能行麼？想想看還忘了甚麼事？」

岳家宇想了一陣，目光突然落在金一航身上，道：「晚輩應該換上他的衣衫，帶著他的『鰲魚刺』暗器……」

魏寶初點點頭道：「不錯！因爲此人愛著黑色緞質長衫，你若疏忽這一點，可能露出馬脚。」

岳家宇不由暗暗佩服，可見江湖經驗實在重要，藍淼剛才吃虧，就輸在經驗上，他匆匆換上金一航的衣衫，揣上他的暗器，再摸摸額上的肉瘤，皺皺眉頭道：「魏前輩，這樣可以了吧？」

魏寶初道：「你還要切記一件事，此人武功與文事都極了得，性情高傲，城府極深……」

岳家宇牢記在心，深施一禮，道：「晚輩告別了。」說畢轉身疾掠出林，向蒼龍嶺馳去。

＊　＊　＊

岳家宇全力奔馳，直趨南峯，但到南峯要走捷徑，必經蒼龍嶺，這是華山第四道險徑。

此嶺乃一狹長石脊，南高北下，寬處僅尺餘，兩面是萬仞峭壁，極像一柄倒置的長劍，所以五岳圖上說：五岳如五絕，華則春秋也，嚴而近於殺，其形如古司寇冠，徑右若仰利刄，登者生之機十三，死之機十七，可見其險峻！

下了蒼龍嶺，已有暗卡，但「獨角鰲」目標顯明，老遠就望清他的一襲黑綢長衫和太陽穴上的肉瘤。所以，岳家宇不必打招呼，那些嘍囉老遠就行禮恭迎如儀」。

不知過了多少關卡，終於到達南峯，而太華幫正在南峯「落雁峯」上，此峯乃華山最富之處，李白有詩云：呼吸通帝座，搔首問青天。可見此峯之峭拔。

太華幫幫地，設在南峯山腰之上，但山頂上却隱隱有一片高大建築，何人居於峯嶺，不得而知。

進入幫中，已近三更，只見來來往往之人，多向他抱拳或鞠躬施禮，顯然，這些人物都在護法之下。

他緩緩而行，細細打量，這裡面大極了，在深夜中望去，遠處樓台殿閣，半隱於雲霧之中，令人頓出飄飄然之感。

突然，迎面走來一人，正是「紫面金剛」柳鶴圖，岳家宇吃了一驚，但立即又釋然於懷，忖道：「我進入此幫之中，一路上關卡重重，沒有一人認出我是冒充的，柳鶴圖自然也不會看出來。」

柳鶴圖突然走來抱拳道：「卑職柳鶴圖恭迎護法大駕。」這老賊一臉諂媚之色，身子微躬，侍立不動。

岳家宇謹記魏寶初之言，傲然踱了過去，嗯了一聲，道：「很好……」完全是鼻音。

柳鶴圖虔容道：「據說副幫主招集舵主以上人士在聚義廳中議事，護法剛剛回來，何不先回房休息一會……」

岳家宇微微哼了一聲，柳鶴圖立即垂下頭去。岳家宇沈聲道：「你……你的名字是？……」

「卑職柳鶴圖，柳是柳樹的柳，鶴是仙鶴的鶴，圖是宏圖的圖……」

岳家宇冷地道：「原來你就是『紫面金剛』柳鶴圖……」

「卑職不敢當此雅號……」

岳家宇冷聲道：「本護法此次下山，對武林中事知之甚詳，據說你過去是住在一個甚麼島上？」

「是的……」

「本護法聽說尊夫人遭人暗算，死得極慘……」

「是……是的！卑職每憶及此事……恨不得——」

「哼！」岳家宇又重重地哼了一聲，道：「柳鶴圖！」

柳鶴圖微微震顫了一下，道：「卑職在！」

「你有甚麼話要對本護法說麼？」

柳鶴圖面色微變，吶吶地道：「卑職沒有甚麼話要說……」

岳家宇冷笑一聲，道：「關於尊夫人之死，你難道還要瞞下去麼？」

柳鶴圖悚然抬頭，乍見岳家宇目蘊厲芒，立即又垂下頭去，吶吶地道：「護法明察……」

岳家宇沈聲道：「如此說來，尊夫人是你殺的囉？」

柳鶴圖吶吶地道：「是……是的！卑職以前要投奔本幫，曾將此事告訴過賤內，因恐她口風不穩，乃殺之滅口……」

「嗯！」岳家宇冷冷地道：「很好！爲了本幫的祕密，理應如此，但你剛才爲何不直說出來？」

柳鶴圖大出意料，此刻又感到有些內疚，道：「卑職與她畢竟是數十年夫妻，事後想到此事，心中仍感不安……」

岳家宇心中罵道：「老賊，看來你的良心並非全泯……」

岳家宇道：「過去的事就算了，還想它作甚！你此刻有事沒有？」

柳鶴圖道：「卑職奉舵主之命，輪値巡哨……」

岳家宇道：「好吧！你去吧！」

柳鶴圖躬身而退，捏了一把冷汗，岳家宇信步而去，也不知道議事廳在何處？更不知道「獨角鰲」的住處在那裡，但他又不便勉强柳鶴圖帶路。

他信步走去，穿過很多院落，門口兩旁有二個巨大石花，高可七八尺，乃是二朵蓮花。

岳家宇心道：「大概這裡是正副幫主居住之處了，我何不進去看看……」

他走上石階，正要跨進大門檻，那知石花之後突然伸出一隻肥大的骯髒的腿，向他的右脚絆去。

岳家宇不由一驚，連忙躍起身子，只聞石花之後有人「唔唔呀呀」地道：「姓金的，你想裝蒜是吧？我『鼓叟』耿老二可不是好欺騙的……」

說著話，石花後坐起一人，岳家宇不由一愣，暗道：「這下可糟了！想不到還沒見到副幫主，就遇上一個難題！」

但此時此地，只有硬著頭皮裝到底，他負手踱了幾步，聳聳肩道：「耿老二，姓金的剛回來，你就找麻煩！你是甚麼意思？」

這人身材極矮，却肥頭大耳，大腹便便，其形如鼓，一臉繞腮鬍子，衣衫褲堪蔽體。

岳家宇心道：「是了，此人腹大如鼓，因而得『鼓叟』之名，只不知此人躺在這裡做甚麼？」

耿老二肥臉一抖擻，頓聲道：「我操你姐姐！老夫託你的事，辦了沒有？」此人嗓中「呼呼嚕嚕」，有如風箱，身上散發出陣陣酒氣和惡臭。

岳家宇不由一怔，不知耿老二託金一航辦甚麼事？在這情形之下，再聰明也無法回答。

「操你姐姐！你八成忘了！」耿老二是河南人，說話時口中像含著漿糊。

岳家宇急得額上泛出汗星，聳聳肩道

：「忘了？」

「甚麼？」耿老二大聲道：「你眞的忘了？」

岳家宇哂然道：「誰說忘了？」

耿老二翻著母豬眼，道：「旣然沒有忘，辦好了沒有？」

岳家宇哼了一聲，硬著頭皮道：「當然辦好了！我現在要去見副座，咱們的私事等會再談——」

「操你姐姐！」「鼓叟」粗聲道：「你想抬出副座來唬我是不是？你錯了！姓耿的跟隨幫主三十多年，形影不離，此番成立本幫，他老人家知道姓耿的這份德性，好吃懶做，四六不成材，就爲我找了這個看大門的差事，副幫主一個糟老頭了——」

他突然打住，自知失言，忿然改口道：「姓耿的只聽幫主指揮，其餘的人一概不理，副幫主也不敢拔下姓耿的鷄巴當橫笛吹！」

岳家宇又是一震，心道：「這傢伙簡直粗得可以！而且軟硬不吃！這一下可糟了……」

「鼓叟」冷笑道：「姓金的，我知道你這傢伙風流成性，八成窮泡女人，把老夫的事情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岳家宇攤攤手道：「隨你說好了！反正我有急事——」

他趁機一掠進入大門，那知「鼓叟」一躍而起，身軀雖然臃腫，動作却十分敏捷，猛撲而上，伸手就抓。

岳家宇存心想叫他嘗點苦頭，運起「一元罡」，反臂一撩，「叭」地一聲，二人各退了一步。

「鼓叟」微微一怔，道：「好小子！這大概是師家的『出雲手』吧！你再接我一招——」

語畢掌出，這次似乎出了十成力道，岳家宇想以金一航的護法身份，武功絕不在這耿老二之下，此番交手只許勝不許敗，立即納足十成力道，疾切三掌。

「蓬啪」兩聲，「鼓叟」跟蹌退了三大步，衣袖布片紛飛，老臉赤紅，岳家宇見好即收，却心生一計，冷冷地道：「旣然你輸了，這件事七日後再談！就叫老鬼焦灼等待七天……」

說畢，向內疾掠，穿過第二道月亮門，只聞「鼓叟」在外面「哇哇」大叫，道：「操你姐！除非你小子永遠不出來……」

岳家宇長長吁了一口氣，信步走去，這裡是一個大院落，正房五間，兩廂各三間，院中花竹掩映，香風陣陣，一個極大的荷池，水深盈膝，游魚可數。只見一個文士迎面而來，面孔死板，頭髮斑白，看面貌不過中年，但白髮和佝僂的身子，却證明此人已是五旬以上的年紀。

二人正面走近，岳家宇心中忐忑不已，心想，不知此人是何身份？假若是數大護法之一，或者是副幫主，我不打招呼，豈不失禮？

二人越走越近，相距不過一丈五六，岳家宇口中唸唸有詞，道：「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西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幾百人……」

這正是一篇莊子「說劍」，爲嗜武者必讀之深奧之學。

岳家宇雙目平視，對迎面而來之人，故作視而不見，續唸道：「……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玉太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這時岳家宇已經和來人交臂而過，心想：總算應付過去了！回頭一看，不由心頭一震，原來那老人站在五步之外，正凝視著他。

岳家宇暗叫一聲「不妙！」立即又喃喃唸道：「武者，止戈爲止也，上焉者鬥智不鬥力，身未動而意先至，是爲後發而先至……」

他仍然漠視老人的存在，視若未睹，身子一晃，左扭身，右旋步，單撩掌，雙纏步，一踵三步，三步九轉，滴溜溜地轉入正房，穿過正屋，又進入一重院落。

他長長吁了口氣，心道：「好傢伙！不知此人是何身份？我這一套障眼法，是否能瞞過他？」他聳聳肩，心想：酷愛武學之人，有時會廢寢忘食，也許這一手……

「金護法……」聲音來自岳家宇身後。

岳家宇悚然轉身，只見那老人站在石階上，臉上仍是毫無表情，冷冷地道：「見了本座，爲何故作未見？」

岳家宇暗叫一聲「糟了」！心想此人必是副幫主了，立即躬身道：「金某最近苦研武功，廢寢忘食，失禮之處，尚請副座原諒……」

老人點點頭道：「原來如此！不知金護法苦研何種武學？」

岳家宇道：「卑職自知內力很差，所以先由內功開始，命名爲『翻天勁』……」

老人道：「本座尚未聽說過這種內功名稱，不知金護法進展如何？」

岳家宇信口胡謅，道：「慚愧得很！卑職苦研半載，只有三四成火候！」

「金護法，請你展一手看看如何？本座也許可以指點你一下……」

岳家宇心想，好大的口氣！但他知道副幫主和護法的身份相差懸殊，難怪他老氣橫秋，岳家宇躬身道：「卑職遵命！」

他想，這本是信口胡謅，天知道「翻天勁」是何種鬼名堂，但他不能不裝模作樣地靜氣凝神，指著一叢修竹道：「副座，卑職功力尚淺，尚請指正……」

他運起「一元罡」，單掌微微一翻，將八成內力送向一叢修竹，但一吐即收，垂手侍立。

他相距那修竹不過一丈七八，吐勁之後，修竹竟紋風未動，老人仍無表情，却望著修竹。

突聞一叢修竹「嗶嗶啪啪」響了一陣，竹身爆裂，竹葉和竹屑敗了一地。

這一手內功，十分了得，岳家宇偷向副幫主望去，只見他臉上仍無表情，似在想著一件大事，心道：「此人喜怒不形於色，的確難以應付……」

突然，副幫主哈哈大笑一陣，道：「很好，很好！金護法進境奇速，一日千里，此等成就，連本座也望塵莫及。」

岳家宇躬身道：「副座取笑了！誰不知副座身懷絕技！武功高不可測，卑職斗胆，要求副座炫露一手，以廣見聞。」

副幫主淡然道：「也好！金護法裂竹成屑，已屬難能可貴的上乘內功，內功貴

在剛柔互用，收發由心，你本想不損及竹根，但是你看……」

岳家宇早已看到，竹根已露出屋外，這是內功尚未出神入化的現象，不由大為讚佩，心道：「此人果然了得，我可不能大意了！」

岳家宇道：「卑職剛剛說過，只有三四成火候，務請副座斧正！」

副幫主指著另一叢修竹道：「你看看……」他伸出左手，中食二指微舒，就像漫不經心指點菜物一樣，岳家宇向那修竹望去。只聞「刈刈」之聲不絕於耳，那修竹的竹葉，紛紛落地。但竹身却紋風不動。

岳家宇心頭一震，忖道：「此人的內功果然玄奧，但此人面孔死板，永無表情，莫非戴著人皮面罩？」

副幫主道：「金護法也不必氣餒，當今高手，能有你這等成就，已是十分不易了！據本座所知，金護法除了武功極佳之外，文事方面，造詣更高……」

岳家宇躬身道：「副座過獎了！卑職粗通文墨……」

副幫主道：「你也不必客氣，本座最敬重文武雙全之人，本座認為，能文而不能武，或能武而不能文，都無法造極登峯，以金護法來說，由於文事基礎很好，自研內功，進境極速，此乃明例，這樣吧！本座有個對子，問過很多人，都答不上來，金護法你試試看……」

岳家宇道：「卑職愚昧，恐受副座失望……」

副幫主道：「你不必太謙了！你且聽著，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

岳家宇心中一動，忖道：「莫非他已知道我是冒充的？這個對子上聯，似乎妙話雙關，暗示我是冒牌貨！」

這種對子，並不難對，但必須貼切，不離上聯的願意，況且，金一航文事底子頗高，若不切題，反而啓人疑竇。

岳家宇只得硬著頭皮，答道：「裝誰像誰，誰裝誰，誰就像誰。」

副幫主大聲道：「好極了！金護法果然不凡，本座一時興起，願意接你的下聯，這樣才公平……」

岳家宇道：「珠玉在前，卑職不敢獻醜了……」

副幫主搖搖手道：「金護法若再客氣，那就是虛偽了！這次你出上聯吧！本座能否對上，毫無把握呢！」

岳家宇四下望去，目光落在前院荷池之上，立即有了上聯，道：「綠水本無愁，因風皺面。」

副幫主連連點頭道：「好極了，就地取材，文思捷敏，本座可要想一想……。」

他游目四掃，望著華山巔的落雁峯頭，立即撫掌朗聲道：「有了……」

他吟道：「青山原不老，為雪白頭。」

岳家宇大為敬佩，這下聯對得工整而切題，假若叫他對這下聯，自信也辦不到，立即躬身道：「副座滿腹珠璣，卑職望塵莫及！」

副幫主似乎也甚感得意，臉上却仍無笑意，朗聲道：「金護法，這次又輪本座出上聯了！」

岳家宇道：「這樣下去，卑職非出醜不可，還是算了吧！」

副幫主道：「反正此刻無事，難得遇上文友，何不盡興！你聽著……」

他望著荷花吟道：「雲浮水面魚疑網！」

岳家宇當然不能再從荷池中對下聯，抬頭仰望夜空，想了一會，總想不出妙句來，心中頗為焦急。

突見空中飛過一隻夜鶯，靈機忽動，吟道：「雲浮水面魚疑網；月掛天邊鳥怕弓。」

「哈……」副幫主朗笑一陣，道：「捷才，捷才！金護法文事之高，為本座平生僅見，本座今夜才發現，眞是可惜……」

他說著話，走到岳家宇面前，伸手拍著他的肩胛，讚嘆不已，正是惺惺相惜，相見恨晚，但岳家宇却下了戒心，心道：「假若他已看出我是冒充的，猝下辣手，實是防不勝防……」

副幫主每一掌都拍在他的肩頭穴道之上，但並未貫入內功，雖不至受刺，却不免心驚肉跳。

副幫主道：「金護法，據說你的暗器，也是武林一絕，可否露一手讓本座瞧一下？」

岳家宇心中一動，忖道：「他誠心要考我一下，這可難辦了，我身上雖有金一航的暗器，但金一航發暗器，手法獨特，在高手方家之前，豈能投機取巧……」

岳家宇道：「雕蟲小技，難登大雅！副座還是饒了我吧！」

副幫主道：「金護法一向豪爽坦直，今天為何如此迂腐？」

岳家宇心道：「金一航為人頗狂，我這麼謙虛，與他的身份不合，只是這一手實在不能炫露……」

就在這時，突聞竹叢中發出「沙沙」之聲，副幫主沉聲道：「那一個？」

只聞竹叢中之人道：「卑職金一航……」

岳家宇心頭大震，副幫主也震顫了一下，側頭看了岳家宇一眼。

這工夫竹叢中走出一人，正是金一航，不知怎能脫出「病修羅」魏寶初之手，只見他太陽穴上一角已經不見，滿面鮮血，猙獰可怖。

金一航指著岳家宇，狠聲道：「副座，這人是冒牌貨，切莫讓他跑了！不過此人身手頗高！」

副幫主冷冷地道：「怎能證明你是眞的，他是假的？」

金一航焦灼地道：「難道副座連卑職也不認識了？」

這話氣帶有責備之意，副幫主不以為忤；却轉身對岳家宇沉聲道：「金護法，你怎能證明此人是假的，你是眞的？」

岳家宇大聲道：「副座，卑職外號『獨角鷲』，有角為證，難道這顯著的標記也不足為證麼？」

副幫主道：「這話也對，但是，金護法，讓我看看你的獨角……」

岳家宇大為驚駭，心道：「這假角乃毒氣發作所致，與天生之肉瘤截然不同，如果靠近看，非露出馬脚不可……」

那知就在此刻，門外奔進一人，正是

「鼓叟」，岳家宇心知弄糟了，假若「鼓叟」也出面證明，自己絕難遁形了。

此刻金一航在一邊靜觀其變，他自己是眞的，甚是篤定，眼見「鼓叟」奔來，肅然道：「鼓老，你總能說句公道話吧？想不到金一航這無名小卒，也有人冒充！」

「鼓叟」粗聲道：「操你姐！老夫豈能不認識你！」

副幫主沉聲道：「耿老二，你看看這二人那個是眞，那個是假？」

「鼓叟」大步走到岳家宇面前，岳家宇暗提眞力戒備，只要他一說出是假的，他就下手。

「鼓叟」豬眼翻了一陣，說：「這個不像是假的，我再看看另一個……」

他走到金一航面前，突然一掌拍下，金一航萬沒料到「鼓叟」認眞作假，弄假成眞，要閃已經不及，只得一偏頭，但「鼓叟」這一掌用了全力，只聽「蓬」地一聲，正中肩頭，肉碎骨折，立即斃命。

這個意外，出乎任何人預料，尤其是岳家宇，他以爲「鼓叟」與金一航極熟，即使頭上之角不見，也能認得出來，確沒料到他會下此毒手，但這樣一來，等於殺人滅口，死無對證，幫了岳家宇一個大忙。

然而，副幫主却頓起疑心，厲聲道：「耿老二，你下此毒手，可是以爲他是假的麼？」

「鼓叟」粗聲道：「八成是假的，不然的話，爲何不由大門進來？却越牆而入？」

副幫主哂然道：「金一航好歹是個護法，你憑甚麼向他下手？」

「鼓叟」豬眼一翻，粗聲道：「操你姐！這件事用不著你管！」

副幫主冷冷一哼，道：「耿老二，別以爲你是幫主的老侍從，在本幫主面前，就要聽從本座指揮，你這種行爲，有殺人滅口的嫌疑！」

「鼓叟」轉身就走，道：「你看著辦好了！反正人已經死了……」

副幫主大喝一聲，道：「站住——」

「鼓叟」根本不理睬他，晃著肉缸似的身子，已經上了石階。

副幫主對岳家宇大聲道：「金護法，把他拏下！」

岳家宇弄不清「鼓叟」是何心意？但他爲何替他解了這一次圍，他不能不感激他，立即躬身道：「卑職遵命……」

他一掠而至，正要去抓「鼓叟」肩頭，突見「鼓叟」倏然轉身，以傳音之術道：「小子你下手吧！老夫和魏寶初是生死之交……」

岳家宇心頭一震，伸出的手突然收回來，也以傳音之術道：「前輩的意思是……」

「鼓叟」道：「快點！最好使我帶點傷！」

岳家宇知道不能遲疑，收回之手突然再次拍出，「蓬」地一聲，把「鼓叟」震出三大步，岳家宇再次撲上作勢力劈。

「且慢！」副幫主一掠而至，沉聲道：「耿老二把屍體埋了，金護法跟我來……」

岳家宇不由茫然，立即應了一聲，心道：「跟你去幹甚麼？莫非要收拾我？再不然就是發覺我和耿老二以傳音之術交談……」

他雖是有點害怕，却不敢顯露出來，跟著進入一間精舍之中，副幫主往榻上一躺，道：「金護法，把我的靴子脫下來。」

岳家宇暗自吃一驚，心道：「好大的派場！」但他爲了擒拿左世保，只得忍下，況且這副幫主年紀很大，就是爲他效點勞，也算不了甚麼。

岳家宇爲他脫了靴子，副幫主又道：「金護法，請再爲老夫搥搥背……」他立即轉身過去，似乎不再懷疑岳家宇是冒牌貨。

岳家宇的想法却不同，他認爲自己假若服從了，可能上了對方的大當，眞的金一航爲人極爲狂傲，以一個護法的身份，會不會爲副幫主脫靴搥背呢？

他覺得這種想法很有道理，立即肅然道：「金某一介護法，固然微不足道，但尚不至爲人服此賤役，副座未免太小覷金某了。」

副幫主一笑而起，道：「既然如此，金護法且把此行之事報告一下。」

岳家宇又是一震，心道：「金一航奉命出幫辦事，達半年之久，他到底去辦何事？假若不是重大之事，本幫也不會差一位護法前去。」

岳家宇含糊道：「卑職此行，毫無建樹，至於左世保成擒返幫，卑職曾略盡棉薄。」

他本以爲這種答覆，絕不能使對方滿意，那知副幫主揮揮手道：「好吧！你去休息一下，有事明天再談，一切小心了。」

岳家宇不由一愣，但不敢久留，立即告辭出來，眞是不解，隱隱覺得這副幫主，很可能和「鼓叟」是同路人。

若非如此，岳家宇冒充金一航，而眞的金一航又同時出現，絕對瞞不了他，尤其「鼓叟」不分青紅皂白，就殺了金一航，副幫主爲何並未發怒？

還有，副幫主最後那句「一切小心了！」又代表甚麼？這不是明顯指出，我冒名來此，危機四伏，要我特別小心麼？

那麼這副幫主是誰？莫非也是「病修羅」的故屬？

他出了院落，穿過一條甬道，又是一個幽靜的院落。

此刻已近四更，院中一片死寂，突聞附近傳來一聲「將軍」！聲音蒼老，却帶着穩贏的意味，分明有人正在下棋。

岳家宇正要離開，以爲下棋無甚好看，他對落雁峯巔那一片瓊樓玉宇甚是懷疑，深信幫主可能住在上面，他必須盡快去看看。

雖然他此行目的是內應外和，索還左世保，但既然來了，自應設法弄清楚正副幫主是何等人物。

就在這時，附近的蒼老聲音，道：「老雜碎，你輸定了，我先把賭注收回來。」

「慢着！」另一個蒼老的女人之聲說：「老鬼！這盤棋也許我會輸給你，那是我棋術不精，沒有話說，但此刻咱們必須把賭注亮出來看個明白，以免分出勝負後有人覺得不值！」

先前那個道：「也好，老夫這玩藝乃

是武林至寶，咱們現在一齊亮出來。」

岳家宇心想，此院落乃在副幫主住所附近，這二人深更半夜，大聲喧嘩旁若無人，必非等閑人物，我何不暗中看看，他們的賭注到底是什麼？

他循聲掠去，原來是三間小屋，一明兩暗，明間中二個老人，一男一女，正在對奕。

老翁年約五旬，老嫗略大些，都是雞皮鶴髮，二人各自懷中取一物，放在几上。

老者取出的是一個鼻烟壺，大概是墨玉製成，這玩藝雖然珍貴，却未必是武林至寶，老嫗取出一條大紅汗巾，因年代久遠，已變成深紅色，團成一球，放在几上。

岳家宇不由暗自發呆，要說老者的鼻烟壺是一件至寶，尚能勉强說得過去，這老嫗的汗巾，不過是一塊綢子，髒得要命，爲何說是武林至寶？

只見那老者乍見汗巾，立刻眉開眼笑，道：「果然不假，老夫的鼻烟壺勉强可以配得上，好！咱們開始吧！」

岳家宇心想，沒甚麼好看頭，我還是去辦正經事要緊，立即悄悄退回，正要上房，突聞老者沉聲道：「你還想走？」

岳家宇心頭一震，忖道：「好厲害！我剛才特別小心，自信沒有弄出半點聲音。」

事到如今，只好力拚，若能立下煞手，宰了這二個老鬼，也許還不會誤了大事。

那老嫗冷冷地說：「我爲什麼不能走？你是『將』不死我的，我只要回車支仕，就可以渡此難關……」

岳家宇啞然失笑，心道：「我未免太緊張了，原來老者是對老嫗說的。」

只聞老者大聲道：「好！再『將軍』。」

老嫗突然大聲道：「完了，完了！想不到你這老雜碎眞有一套！」

老者摸着山羊鬍子，得意地道：「老夫一生別無所好，就是對象棋下過苦功。」

那知老嫗哂然道：「老雜碎，這樣吧！咱們除了面前的賭注之外，另外再賭點別的。」

老者不由一愣，有點莫測高深，瞇着眼睛看了老嫗一會，然後又仔細看了棋盤一會，沉聲道：「老虔婆，妳是不是輸昏了頭？」

老嫗不動聲色，道：「隨你怎麼說，我只問你敢不敢？」

老者冷笑道：「說吧！老夫豈能被妳唬住！」

老嫗道：「老身若是輸了，汗巾你拏去，另外再賠上一雙繡鞋，那是老身和亡夫當年結褵時穿的，你要知道，我們兩口子情感極好，老身送你汗巾及繡鞋，就等於對亡夫不忠，必須馬上殉命，事實上也等於賠上一命，假若你輸了呢？」

老者先是一楞，繼而一怔，道：「妳還能贏？」

老嫗淡然道：「那也說不定，棋盤上瞬息萬變，此刻就以爲穩操勝算，未免太天眞了些。」

老者一拍大腿，大聲道：「妳說吧！大概老夫身上，還有妳值得要的東西。」

老嫗道：「你若輸了，就到落雁峯頭，藏珍樓中爲我取二樣東西……」

老者面色大變，良久才失聲道：「妳知道那裏住着何人？」

老嫗低聲道：「老身當然知道，一個絕世高手。」

老者冷冷地道：「妳可知道幫主的厲害？」

老嫗道：「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必須得到那東西。」

老者肅然道：「妳要甚麼東西？」

老嫗以極微的聲音道：「三字經和百家姓。」

老者霍然站起，作勢要掀那棋盤，老嫗冷笑道：「『魔指追魂』任世度，原來是浪得虛名。」

老者氣極敗壞地道：「老虔婆，妳瘋了？落雁峯頭之上，連副幫主都未去過，妳可以出任何難題，又何必叫老夫前往送死？」

老嫗攤攤手，道：「算了吧！咱們就此打住！算是和棋。」

她要收回汗巾，老者抓住她的手，道：「慢着！這盤棋老夫贏定妳了！」

老嫗哂然道：「這就怪了！剛才是你划的道兒，人家出了題，你不敢去，要收回賭注，你又不甘心！」

老者鬆了老嫗的手，不安地踱着，道：「未經幫主招喚，擅自闖上峯頭者，以本幫酷刑處死，至於那藏珍樓上，機關重重，只論那三個守護的高手，任何一個老夫也調理不了。」

岳家宇暗暗吃驚，不知「三字經」和「百家姓」是何珍貴之物？但由藏珍樓之情形看來，似乎又非同小可。

老嫗道：「你昔年對我一片痴心，我才出此難題，因爲老身雖然嫁給老鬼，後來發現並不愛他，所以汗巾繡鞋作注，乃是……」

老者道：「我知道妳的意思，但是，妳既然愛我，爲何又出此難題？」

老嫗道：「按照你昔年死纏老身所許下的諾言，即刀斧加身，亦在所不辭，去一趟落雁峯，實在算不了什麼，你不去也就算了，本來老身人老珠黃，已不復昔年之姿容，你的諾言當然也要褪色，老身收回賭注，有何不可？」

老者踱了一會，似在不斷地考慮，突然沉聲道：「妳到底要那『三字經』和『百家姓』有何用處？」

老嫗道：「絕世秘笈，人人可得，老身爲了報仇，除此秘笈上的絕學之外，無法達到目的。」

老者突然冷冷地道：「好吧！老夫爲了證明對妳之心不變，即赴湯蹈火，也要爲妳去一趟。」

「噢！世度……你太好了。」老嫗激動地道：「我畢竟沒有看錯你。」

老者回身便要出屋，只見老嫗抓起汗巾，道：「世度，這個拏去吧！也許在緊要關頭，你見了此巾會增加勇氣。」

老者接過汗巾，納入懷中，開門出屋而去。

岳家宇看出此人輕功了得，不敢立即跟踪，仍回屋中望去，此刻老嫗，曖昧地

一笑，拿起一個棋子，道：「將軍」！這次你就非死不可，雖然這辦法不太光明，但爲了亡夫之仇，也只得從權了，你殺了我丈夫，老身就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岳家宇心頭大震，忖道：「這老嫗好生不知她的丈夫是否『魔指追魂』任世度所殺？」

岳家宇不敢怠慢，立即跟蹤那『魔指追魂』任世度，心道：「雖然任世度也未登過落雁峯，但他既是此幫中的高手，對此峯上的情形，總比我熟習得多，我只要跟著他，也許可以見到幫主！至於『三字經』和『百家姓』雖然珍貴，我岳家宇却毫無興趣……」

* * *

落雁峯上建了一個石堡，堡中矗立著一幢高樓，『魔指追魂』任世度到了堡牆之後，四下望了一陣，「颯」地一聲上了牆頭，平伏在墻頭上向內望去。

好在堡內沒有燈光，上弦月已落，堡中十分幽暗。眼見任世度伏身疾掠，奔向那座最高的樓。

乍看起來，此堡之內似無守衞暗卡，但從任世度小心翼翼的樣子看來，似又處處隱伏危機。

岳家宇暗暗跟著，到了高墻之下，此樓呈八角形，似閣非閣，似亭非亭，巍然矗立，四下不接鄰房。

樓門緊閉，樓中死寂一片，若要登樓，似乎必須由二、三層之樓窗進入不可。

只見任世度四下打量一陣，一鶴冲天，站在第三層飛簷之上，以金雞獨立之式，變氣寒塘鶴發，又貼在樓窗之上。

岳家宇暗暗點頭，這「太華幫」中果然臥虎藏龍，此人身手了得，但聽他們的對話得悉，此樓之中三個高手，更是了得，任世度冒此大險，盜取「三字經」和「百家姓」，可見他愛那老嫗之深之切，但老嫗却是蓄意害他。

俗語說：不怕虎生三隻口，就怕人懷兩樣心。眞是至理名言，設若任世度確是殺她丈夫的兇手，還則罷了，如果不是他，死得豈不寃枉！

任世度伸出右手中食二指，在窗板上劃了個圓形，就像利刄一樣，立即顯出一個圓洞，任世度拏著一塊圓形木板，鑽了進去。

岳家宇一掠而上，伏在圓洞之旁，聽了一會，證明任世度不在窗內附近，也鑽了進去。

這是樓內第三層，十分寬敞，四周置著一些大鐵箱，上面有巨形的鐵鎖，鎖上還有大漆封條，並註明何年何月封的。

岳家宇知道將近五更，時機不多，既然任世度上了第四層，證明那兩部祕笈絕不在這些大鐵箱之內。

於是他也上了第四層，這第四層上並無機關，但岳家宇却不敢大意，步步爲營。只見四周有些大木箱，上面也貼著封條，但仍不見任世度的影子。

但却隱隱聽到第五層上，有人正在低聲說話，只聞一人道：「駝子，咱們啣命護寶，重責在身，不可喝酒，就以壺中之酒爲限如何？」

另一人道：「老禿，你也是當今武林頂尖人物，怎地胆小起來了？凡是生人登上此樓，有來無去，你儘管放心喝！」

岳家宇微微一哂，心道：「設若此樓眞如你們所說的厲害，『魔指追魂』任世度早就被捕了……」

他伏在一個木櫃之旁，轉頭望去，只見樓上正中地板上，兩人席地而坐，中央放著一壺酒。

這個錫壺，高約尺半，粗逾水桶，估計若裝滿了，足有二十來斤。

這兩人也就是六旬以上年紀，一個駝子，頂上頭髮全禿，閃閃生光，另一個是個老和尚，頂上有一串戒疤，也是光禿禿的。

此刻和尚抓起錫壺，「骨嘟骨嘟」灌了十來口，然後放在駝子面前，但這兩人岳家宇都不認識。

駝子抓起來，却僅用二個指頭，力道之强，實在驚人，估計這錫壺足有五六十斤，加上壺中之酒，將近百斤，但他毫不吃力，一口氣灌了十來口，餘興猶是未盡。

老和尚一把抓過來，說：「駝子，客氣點！你不能一個人喝乾，還有一個多時辰才到天明呢……」

駝子一抹嘴上的酒漬，道：「老禿，咱們猜拳吧！誰贏了誰喝，這樣最公平！」

和尚道：「也好！老衲也不見得會輸給你！」

二人伸出拳頭，碰了一下，正要開始，駝子道：「慢著，讓我想想看……」他搖頭晃腦一陣，然後點點頭道：「可以了！開始！」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俞劍峯不顧白髮老者之勸赴約見藍衣人，原來藍衣人要挾他讀出金鋼經內的梵文，此刻姓錢的少年忽至，斥問藍衣人何時從落英塔出來，且稱謂其是姓俞的，藍衣人則欲殺人滅口，俞劍峯從旁出手化解，後來俞劍峯受控於陰符牽機劇毒，逐段讀出經書梵文，藍衣人則按之運功，西域老怪溫世達突至，夥同藍衣人欲除卻心腹之患，遂將俞劍峯擊倒在地……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荒野劫後餘生　三匠滿門罹難

突然，他發現前方有一條纖小的影子佇立在原野上，臨近一望，竟是一名身着素服的女子！

那素服女子撐着一把小傘，獨自立在空曠的草地上，瞧去顯得那樣的孤落，又顯得那樣的神秘。

岑少風奔到她的身側，素服女子回過首來望了岑少風一眼，却默不作聲。

岑少風問道：「時值夤夜，姑娘緣何隻身一人在此？」

素服女子低道：「我在相候一人。」

岑少風詫道：「姑娘與人有約？雨夜中還會有誰到這荒野來？」

素服女子道：「會的，他會來的……五年前今夜，我們就是從臨江亭走到此地，然後分手的，時隔如此之久，他應該出得落英塔了……」

岑少風一驚，脫口道：「落英塔？」

素服女子彷若未聞，自語道：「那一夜也是下着大雨，他在臨江亭上聽我奏完一曲琵琶，我們就撐着小傘在雨下漫步，我一點也不覺得他時離我而去……但是到了這裏，他終於對我道出『再見』……」

岑少風心中頗受感動，但他忽然又想到了俞劍峯的安危，再也不能稍事逗留，當下對素服女子道：「區區尚有要事先行離開，姑娘若等不着人也該回去了，免得夜深受寒……」

他一拱手，又繼續如飛前奔。

雨下得更猛了，越過這一大片荒落的原野，竹籬終於在望——

驀地有兩道黑影自前方竹籬掠起，岑少風的視野中一晃不見，刹那間，岑少風以爲自己眼花了，他加緊脚步掠去。

穿入竹籬，觸目瞥見一人安靜地躺在地上，被雨水冲淋着，岑少風呆了一呆，低喃道：「我究竟來遲了……」

他一邊蹀步上前，一邊想着道：「在廢墟見到俞一棋和另一個姓俞的紅袍老人先後出現，我便醒悟到那夜在清空廟出現，約與俞劍峯相見的藍衣人，正是姓俞的紅袍人所裝扮，因此兼程趕來，不料仍是來遲了一步……」

他哈腰審視，見俞劍峯已氣息全無，似乎已沒有絲毫生還之希望了，此刻他只覺滿腔的悲憤無法發洩。

他與俞劍峯雖然訂交不久，表面上看似平淡，其實在心中俱都對對方產生一種親切的感覺，因此他一發覺俞劍峯將遇險境，便不辭遙遠趕往示警，但他抵達時却見俞劍峯已先他遇難，怎不令他痛惜不已？

岑少風望了望俞劍峯那安詳的面孔，幾乎不敢相信他在一日之前還是個談笑飛揚、生龍活虎的人，他心中只是反覆的在想着，難道這少年就此長辭於世了麼？

岑少風舉袖擦去頰上的雨珠，低道：「他太年輕了，生命不該如此結束的……」

默立了良久，岑少風舉臂將俞劍峯抱在懷中，蹣跚地往前行去。

豪雨如注，雨聲淒淒聒噪，祇令人聽得滿心淒迷。

步出竹籬，見遠遠山巔水墨畫似的融化，岑少風就這樣漫無目的走着，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忽地前面草葦梢處人影一閃，有人喝問：「是誰？」

岑少風不答，繼續往前步去，只見風聲邊處，一個青衣少年大踏步而來。

那青衫少年見岑少風懷中抱着一個人，似乎也怔了怔，抱拳道：「對不住，在下正尋覓一人，誤認兄台爲……」

他忽然止口不語，岑少風淡淡道：「不用客氣。」

青衫少年回身就走，岑少風心念一動，出聲道：「閣下尋覓之人，是否爲一女子？」

青衫少年霍然止身，轉過頭來。便道：「你，你怎得而知？」

岑少風無心與他多談，正想速做一番解釋，就在這一忽間，那青衫少年已再一次注意到了岑少風所抱着的人，惑問道：「兄台懷中所抱何人？」

岑少風道：「一個死去的朋友。」

青衫少年道：「可否讓在下一瞧？」

岑少風一愣，心中生疑，道：「敢問閣下大名？」

青衫少年道：「區區姓錢，草字繼原。」

他逕自上前來，牽起俞劍峯的手臂把視，口中道：「不瞞兄台，在下曾在塞外一座塔中渡過五年歲月，從一個姓左的怪人學到岐黃之術。」

岑少風心中一震，失聲道：「姓左？」

他再也忍不住，出口吟道：「訪盡四海有豪傑，打遍天下無敵手。」

那青衫少年錢繼原爲之一怔，道：「那姓左怪人常常唸着這兩句，你怎麼也知道了？」

岑少風喃喃道：「是了，他就是趙老爺子所尋訪之人了……」

錢繼原道：「你說些什麼？」

岑少風不應，旋道：「閣下確擅於岐黃之術？」

錢繼原微一頷首，他將俞劍峯的臂脈把視了半晌，搖了搖頭。

岑少風神思一愣，道：「沒救了？」

錢繼原道：「令友膚呈紫黑，中焦阻塞，顯是身中鉅毒之徵兆，自膚上浮現的白點觀之，那毒物似乎就是毒中之尊的陰符牽機了……」

岑少風聳然動容，錢繼原續道：「牽機之毒猶有藥物可解，但令友中毒之後，似又爲人以內家陽剛掌力所傷，那一掌大約是稍有偏失，令友此刻心脈欲斷不斷，饒是如此，若換了常人也是必死無疑……」

岑少風道：「依閣下把斷如何？」

錢繼原道：「但令友中毒之際，似乎曾經拚力將元關閉上，這等潛力已非常人所能辦到，加之那外來一掌未能將心脈震斷，瞧上去令友像是又有了一線微乎其微的生機……」

岑少風道：「閣下可否勉爲一試？」

錢繼原點點頭道：「那陰符牽機的解方乃是……」

他話猶未完，岑少風不經意地將懷中的俞劍峯挪動了一下位置，成了頭部朝外，那錢繼原視線乍一觸及俞劍峯面孔，臉色一變，道：「恕在下沒有時間久留，後會有期——」

言罷，回身欲行，岑少風錯愕不已，摔身攔在前面，道：「兄台何以前後判若兩人？」

錢繼原冷冷道：「雖說是見死不救，有負於義，但此人我萬萬救不得！」

岑少風道：「兄台請說出一番道理來？」

錢繼原不耐道：「不救便是不救，當中還有許多夾纏。」

岑少風呆了一呆，道：「錢兄定欲見棄，區區自是無法相迫，就算是我這位俞兄弟命裏該絕，但兄台何妨將不救之原因道出……」

錢繼原踟躇一下，一字一字道：「在下不齒令友之爲人！」

岑少風道：「什麼？」

錢繼原道：「有一人多行不義，在下對他深惡痛絕，但令友却與其串成一氣……」

岑少風沉聲道：「你親眼目睹？」

錢繼原點點頭，岑少風大喝一聲道：「岑某絕不相信！」

錢繼原鄙夷一笑，道：「祇因爲這人是你朋友，你便要護短了麼？」

岑少風道：「岑某護短便待怎地？姓錢的，一總見過鄙友幾面？」

錢繼原道：「二面之緣。」

岑少風仰天長笑，道：「岑某雖非與這位俞兄弟朝夕相處，但見面的次數總比你多上十倍八倍，兩相權衡，岑某是相信你呢？還是相信自己呢？」

錢繼原哼了哼，道：「事證俱在，饒舌何益？」

岑少風只覺全身血液都湧了上來，沉聲道：「姓錢的，你見死不救倒也罷，若你再出言辱及鄙友，岑某說不得只好得罪了！」

錢繼原也被激怒道：「區區就是看不慣像爾等這些相與比周之人，你若要動手，區區隨時候教！」

岑少風怒極而笑，道：「好得很！」

他輕輕將俞劍峯置於地上，舉掌欲發，那錢繼原「嗆」地亮出身後長劍，口道：「在下慣於使劍，你發招吧！」

岑少風再不打話，一掌直往對方胸口探去，錢繼原足步一錯，劍子後甩，避過對方這一掌。

幾乎在同一刹間，那錢繼原由守而攻，「嗆嚷」一聲長劍抖彈而出，指向岑少風胸腹，去勢之疾，直令人難以測度。

漫天劍星中，岑少風吸了一口氣，胸腹一凹，那錢繼原一劍推實，祇差半分便完全指空——

岑少風得理不讓，雙拳一翻，迅疾無儔的攻向對方「曲池」大穴。

錢繼原在掌鋒行將及體之際，不退反進，劍走偏角，點點有如繁星，劍身迎着對方一拳來勢抖顫不歇，只聞「嗡嗡」之聲不絕於耳，氣勢的是駭人之極！

他這一劍封出，連變五式，迅速之中，又揉合極爲嚴密的守勢，敵手那一掌若不改其勢攻來，勢必被劍子截上不可。

岑少風暗暗讚了一聲，他當機立斷，單掌微挫，掌勁吞而不吐，利用對方那劍氣反震之力，硬生生移左二吋，居然突破那霍霍劍光，斜斜擊到了錢繼原的胸前！

這一掌含勁而發，乃是趙門絕學「密影穿雲」，此際由岑少風這等內家高手使

出，更見威力的。

那錢繼原只覺得有一股重如山嶽的無形之力重重逼至，欲待回劍自救已是不及，當下他駭然一呼，仰身退出三步！

岑少風並未發勢追擊，他收掌道：「閣下劍術已臻巔峯，祇是……」

那錢繼原定身打斷道：「你能在我劍下走上百招，區區立刻折劍服輸！」

岑少風怒哼一聲，一掌正待拍出，驀見前方草葦輕動，一人撐傘而來。

那人來得近，岑少風瞧得眞切，不是那素服女子是誰？

錢繼原乍見那女子出現，張目結舌了好一會，吶吶道：「沈……姑娘……妳怎麼到這裏來了？」

素服女子猶似未聞，她痴痴的望着錢繼原，低道：「你，你變得憔悴多了……」

錢繼原下意識的摸摸自己的兩頰，道：「姑娘又何嘗不是？」

素服女子道：「我是永遠不會長胖的，只因——只因……」

錢繼原道：「爲了何故？」

素服女子垂下頭首，道：「只因我無時無刻都在思念着一人……」

一旁的岑少風聞言忖道：「我若得一個姑娘對我如此關切，夫復何求，這姓錢的不知幾世修來之福，竟得麗人青睞有加？」

只聞素服女子又道：「當日一別，我目送你飛渡蘆葦，渺茫而行遠，那時下着濛濛雨，天際滿是暝色，髣髴你我再見已是遙不可期，但今夜你終於踐約回來了……」

錢繼原微哼一聲，素服女子低聲道：「只是空讓悠悠的歲月蹉跎了五年。」

錢繼原道：「當日我遠出漠北，也是情不得已，而且我在落英塔五年，倒也非平白渡過。」

素服女子道：「祇要大哥你出得落英塔，我什麼也不計較。」

錢繼原道：「甫入塔之際，我心境是極端惡劣，但是爲了家祖安危，只有拚命隱忍，以後倒漸能隨遇而安，到了第四年，我終於在塔中發現了一樁秘密——」

立在一旁的岑少風心念一動，忍不住插口問道：「什麼秘密？」

錢繼原白了岑少風一眼，默然不應。半晌朝素服女子道：「沈姑娘，妳還未回答我的問題呢。」

素服女子道：「早在天未黑前，我就在那夜你我分別之蘆葦蕩處等你，却是久候不至，我正自失望無助，突聞遠處隱隱傳來吆喝之聲，便循聲至此……」

錢繼原望着岑少風道：「我是要趕到蘆葦蕩去，但途中與這人幹上了。」

素服女子偏首望了岑少風一望，道：「是怎麼一回事？」

錢繼原約略將事情始末說了一遍，素服女子這才注意到地上躺着的俞劍峯，視線在他的身軀掃了一下，最後在俞劍峯的臉上停滯了良久，眼睛裏忽然掠過一絲困惑的神色，細聲道：「是他！」

錢繼原道：「姑娘咱們該走了。」

素服女子期艾道：「大哥你答……答應我一個要求。」

錢繼原一怔道：「姑娘有何吩咐？」

素服女子道：「你先說答不答應？」

錢繼原皺皺眉道：「難不成姑娘要爲此人說項？」

素服女子頷首道：「大哥你便救他一救。」

錢繼原一愕，即是一旁的岑少風也是暗暗稱奇不已。

錢繼原道：「此人絕不值得我出手相救，不知姑娘緣何要替他說項？」

素服女子道：「我曾在臨江樓見過此人一面……」

錢繼原陡然之間只覺一道難以言喻的滋味襲上心頭，他忍不住尖刻地道：「原來你們早已相識了啊，早已相識……」

素服女子芳容倏變，咬牙道：「大哥你想到那裏去了？別後五年來，我夜夜必到臨江撫琴藉思大哥以自排遣，在這數不清的日子中，我先後只見過此人一面，你可知道他是誰？」

錢繼原無語搖頭，素服女子道：「這人的妹子曾是我的閨中密友，他們兄妹倆的面容是如此相似，是以我祇一見面便認出他來，却未開口與他招呼……想不到你我訂交如此之久，大哥你竟還不知我心……」

她說到後來，已是淚水盈眶，那目光眞叫人瞧得心碎了。

錢繼原愧怍地俯下頭，一言不發步至俞劍峯身側，重新將臂脈把視一番，連點俞劍峯胸前五穴，然後一掌按在他的靈台之上。

岑少風蹲身下去，道：「可有用得着岑某的地方？」

錢繼原道：「在下嘗試將他陰交之氣逼至膻中，若力有不逮，再請你分勞。」

岑少風應了一聲，錢繼原開始摧氣運功，眞氣自華蓋源源導入，只一盞茶工夫，忽見錢繼原喉中「吭」了一聲，身軀微微發顫。

岑少風始終緊張地望着錢繼原運功，見到這般情狀，方待出手相助，那錢繼原倏地撤回右掌，廢然歎道：「在下眞氣一絲絲渡出，在令友體內運行了八周天到膻中時，就被反擊而出，一連幾次都是如此，看來令友是沒有指望了。」

岑少風心田下沉，那錢繼原負手來回踱着方步，似已陷入了苦思之中。

雨漸漸小了，大地是一片墨黑，荒野上的景物像是陷在窒息般的空氣中。

陡地，錢繼原停住了腳步，喃喃道：「別無他法，只有找這條路試了……」

他飛快地自囊中袋取出十五支細針，一支一支的插進俞劍峯穴脈上，到了第十五針插完，始道：「這針炙之術亦是塔中的左姓怪人傳授與我，當日他曾諄諄告誡，非至不得已時不可使用，緣因針炙一旦入體，受療之人體內抗力便逐漸減低，稍有偏差即會導至血崩，但目下只有施出策……」

岑少風對醫術是一竅不通，是以不便插言。

移時，那錢繼原右手陡然一揚，運氣而聚，掌心漸呈一種不正常的碧綠之色，那顏色就和青靛一般無二？

岑少風睹狀，心頭顫一大顫，失聲道：「你……你會那『天雷氣』？」

錢繼原微笑不語，一聲低嘯自他口角發出，一掌拍在俞劍峯背上。

岑少風心中沉重無比，忖道：「嘗聞天雷氣乃是內家至陽及外力陰柔之勁相托而成，乃是內家眞氣中的頂尖功夫，失傳武林已有百餘年之久，據說當年就祇有一個錢百鋒的大魔頭精擅此技，這姓錢的難道是他的後人？」

正忖思間，突聞錢繼原呼道：「快！兄台快運功推拿令友百脈！」

岑少風一凝神，雙手運起內力在俞劍峯全身上下來回推拿，約過了一炷香工夫，那錢繼原又是一聲清嘯傳出，他已發出了「天雷氣」！

那「天雷氣」才發，岑少風陡覺俞劍峯體內一股力道斜逼而上，他手底一加勁，掌上內力用到十成，終於將那古怪力道猛力壓抑了回去。

兩人全神運功，不敢稍有分神，那「天雷氣」引導岑少風强勁的內力在脈道內通行，漸漸接近了膻中……

＊　＊　＊

在另一邊，在昏睡中的小鎮近郊，正有兩人在霪雨下飛馳而行。

這兩人正是藍衣人和來自西域的溫世達。

溫世達抬首望了望前邊的小鎮，道：「咱們這就進入鎮中？」

藍衣人口中祇迸出一個字：「不！」

溫世達道：「那麼……你的去向？」

藍衣人道：「飛葉石那邊有事要等候老夫去處理……」

溫世達一怔，道：「你是指那浮雕石像？」

藍衣人頷首道：「日前老夫耍了一點手段，終叫承天三匠屈服，目下石像已經完成，大事是可以進行了！」

溫世達道：「爲了浮雕這數尊石像，拖延了如此之久，難保秘密不會外洩。」

藍衣人道：「舉世之間，知道石像秘密的祇有俞劍峯那小子，但是他已把秘密帶到陰世去了，嘿！嘿！……」

他仰天狂笑，未幾忽然笑聲一停，脫口道：「不好！」

溫世達愣道：「什麼事？」

藍衣人想了一想，道：「老夫忘了一事，那承天三匠曾助俞劍峯飛葉石逃脫，必會寄交任何物件，此刻那物件想仍在那小子身上，現在他暴屍荒野，若那物件爲他人所得……」

溫世達也是一呆，接道：「那就前功盡棄了！」

藍衣人稍一踟躇，說道：「老夫急於趕往飛葉石，你這就回頭去取那物件，俞劍峯那小子已死，你只要搜搜他身上，那物件是不費吹灰之力可得。」

溫世達應了一聲，回身就走，行不數步又自折回，道：「那金剛經……」

藍衣人冷冷道：「金剛經暫由老夫保管，若尋到譯經之人，少不得你姓溫的一份！」

溫世達再不多言，轉身往來路馳去，不一刻已來到了竹籬，竹葉上冰冷的水珠滴在他頸上，只覺得其涼透骨，不由喃喃罵道：「它媽的祇爲了一個毛頭小子，就把咱家弄得昏頭昏腦……」

他忽然住聲不罵，原來他已發現那竹籬裏方才俞劍峯所躺着的地上已是空空如也，未見有任何屍首？

霎那間，溫世達以爲是自己眼花了，他揉揉眼，再仔細一瞧，那地上依舊是空空的，忍不住咄咄稱奇：「眞是邪門，只一忽那小子的屍體就不見了踪影，不要是遇見鬼了……」

他飛快的在竹籬周遭環繞了一遍，却沒有發現什麼，但他生性多疑，決不相信俞劍峯的屍身會無緣無故失踪，是以仍鍥而不捨的在附近窮搜。

終於，溫世達尋到了這一片荒野上……

那錢繼原與岑少風運氣正到了最後的關頭，兩人的左腕俱都搭在右腕之上，面上呈現着酡紅。

倏然，前方傳來一陣尖嘯，緊接着步履聲起！

錢繼原與岑少風兩人神色一變，側耳傾聽，在風雨交錯中，那足步聲愈來愈近。

兩人對望了一眼，岑少風已可以瞧出錢繼原眼睛間閃動的驚人光芒，這時他的天雷氣仍未散完，岑少風的內力被天雷氣層層衝擊着，兩人都不可能撤手了！

荒野上是一片漆黑，那足步聲走到了近處，停了下來。

岑少風只覺冷汗不住的自肌膚沁出，忖道：「在這雨夜中，是不可能有人路過此地了，聽適才那一陣嘯聲，來者必是內功分明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不知會是何人？」

這時，一陣斜風吹過，兩人的氣息是傳出老遠，那足步聲再起。

那笑聲有如怒濤裂岸而湧，刺耳非常，岑少風暗暗吃驚，猶不暇回頭，那人已然出口道：「是那位高手在拿着死馬當活馬醫了？」

岑少風與錢繼原不應，兩人仍然以背相向，彼此都不曾瞧見對方的面孔。

那人不見回答，又自冷笑道：「我說那小子的屍身怎會無故失踪，原來是兩位在爲他招魂……」

岑少風只覺怒氣直衝而上，幾乎忍不住出聲回罵，好不容易又强忍了下去。

那人端端又向前行了數步，場中景象已是一目了然，他忽然注意到錢繼原手臂上那碧綠得出奇的顏色，脫口而呼：「天雷氣……」

那人呼出了「天雷氣」這三個字，身軀猛可顫一大顫，在心中叫道：「有『天雷氣』爲俞劍峯那小子治療，難道他的一命又要撿回來啦？姓俞的那一掌，着實不應該擊偏了二分……」

那人想到這裏，雙目中殺機陡盛，岑少風一回頭，與那人打了個照面，也瞥見了他可怕的目光，大吼道：「溫世達！你不要後悔！」

溫世達叫道：「悔個屁！」

他一步跨到兩人中間，一掌揚起，岑少風目眥欲裂，大吼一聲。

此刻兩人全無抵抗之力，那溫世達手掌一沉，內力疾吐，陡聞「呼」地一響，一道勁風斜斜襲來，溫世達只覺掌力一窒，他奮力大喝一聲，手掌平空加重千鈞，繼

續劈落下去！

那掌力逼近了，岑少風腦中只覺一片空白，倏地一條纖小的人影悄無聲息的躡至溫世達身後，疾起一掌按了下去，那溫世達但覺後體生涼，他看也不看，空出的左掌便往後拍去。

那人影見勢忽地一變，搗向溫世達臂脈，這一招變得好不迅速，溫世達迫得只有撤掌自救。

此刻錢繼原的「天雷氣」已然散盡，岑少風全身壓力一輕，像彈簧一般立刻躍起。

岑少風身形一直，哂道：「乘人之危，溫世達你不覺得太無恥了麼？」

溫世達連哼不止，岑少風右掌一揚，平推而出。

溫世達後跨半步，身子一弓，正好掠到錢繼原身側，錢繼原陡地一撤雙掌，猛劈而上。

溫世達呆了一呆，身形如風斜掠而前，霎那便走得無影無踪了。

岑少風轉向素服女子道：「適才多虧姑娘及時出手。」

他說着，心裏忖道：「這姑娘武功不弱，不知是出自何門？」

素服女子露齒一笑，那錢繼原動手將俞劍峯身子的灸針取出，說道：「中膻之氣既導，令友脈中瘀血已去，現在祇賸得袪毒的問題了。」

他徐徐自囊中撿出五粒黑色小丸，道：「這小丸乃是漠北所產烏血毒草所製成，毒性之烈不亞於牽機，但却與牽機互相剋制，是牽機的解藥，怕只得這一種了。」

他將小丸遞與岑少風，復道：「服此丸之先，仍得一藥方做為引子。」

岑少風道：「請將藥方見告。」

錢繼原道：「松毫毛六錢，肉桂四分，銀花二錢，白芥子、小薊各三錢四分。」

岑少風默默記下，錢繼原又道：「此一藥引甚是普通，到任何藥舖都可買到。」

岑少風仰身一揖到地，道：「岑某代俞兄弟謝過大恩。」

錢繼原身子一側，避過一禮，那素服女子道：「大哥，我們可以走了。」

錢繼原點點頭，兩人遂向岑少風道了別，相偕向前行去，片刻消失在蒼茫夜色中。

岑少風目送兩人去遠，輕輕舒了口氣，再次將俞劍峯抱在懷中，始飛馳而去。

他一路毫不躭誤的，瞬已來到一座小鎮，岑少風逕自步至街角一家客棧之前，舉掌敲門。

不到一刻大門「唔呀」一聲而開，當門立着一名店夥，他揉揉惺忪的眼睛，見岑少風懷中抱着一人，不禁驚得呆了。

但他應付過三山五嶽，各種各樣之旅者，經驗已多，知道不便多問，岑少風要了一間客房，將俞劍峯安置好了，又轉身步出客棧。

移時，岑少風自街上藥舖購了藥方引子回來，吩咐店夥拏去熬過，連同那五粒小丸讓俞劍峯吞服了。

服過解藥之後，俞劍峯仍未有醒轉趨向，岑少風心焦如焚，到了第二日午時，俞劍峯身子移動一下，他終於醒過來了。

俞劍峯啓開眼簾，只見岑少風正低頭微笑的望着自己，他簡直真不知是清醒還是夢呢？

岑少風望着他那困惑的目光，道：「你倒是痊癒了。」

俞劍峯一楞，道：「岑兄，你……你也來到陰間地府了麼？」

岑少風一笑，道：「不錯！不錯！咱們相偕到了地府，却跟閻王爺吵了一架，那閻王一時氣惱不過，是以又自鬼門關把咱們打發回來啦。」

俞劍峯一骨腦兒自床上躍起，試一試運氣，只覺通體暢流無阻，不禁瞠目結舌，呼道：「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岑少風道：「沒怎麼一回事，只是你年紀正輕，生命不應這樣結束的。」

俞劍峯仍不住的呼嚷嚷，岑少風抬頭望着他，問道：「俞兄你可識得一位錢姓少年？」

俞劍峯想了一想，道：「錢姓少年？小弟曾與他見面兩次，第二次遇到他正值我踐那藍衣人之約，那位錢姓少年對小弟有些誤會。」

岑少風道：「這就是了，你一命正是為他所救。」

俞劍峯錯愕不已，道：「是他？但他與小弟素昧平生，而且……」

岑少風擺擺手，道：「再問你一句，俞兄你可有一妹子與一位沈姑娘是為知交？」

俞劍峯搖頭道：「這個我並不知曉，小弟在數月之前見過舍妹一面，但她旋即失踪……」

他說到此處神情一黯，岑少風不明就裏，也不好出口相慰。

半晌，俞劍峯抬首道：「舍妹與此事有何關連？」

岑少風道：「那錢姓少年對俞兄頗有成見，幸賴那沈姑娘為你說項……」

當下遂將事情經過說了，俞劍峯聽罷，也不禁為之喟歎不已。他朝岑少風長身一揖，道：「小弟何幸，區區一命竟有勞三位恩人同時救助？」

岑少風微笑擺手，俞劍峯誠懇地道：「有道是人生在世，得一二知友，死亦無憾，小弟此刻正有此感。」

岑少風道：「休得如此，俞兄血性至誠，你這位朋友岑某是交定了。」

兩人相對而立，彼此都從對方眼光中見到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之情，一時之間，俞劍峯心頭一熱，却是吶吶說不出話來。

良久良久，岑少風終於開口道：「俞兄弟，我有一事一直耿耿於懷。」

俞劍峯道：「大哥，不知是何事？」

岑少風道：「俞一青俞前輩與兄弟你是何關係？」

俞劍峯一凜，道：「正是家嚴。」

岑少風神情一變，道：「是令尊？是令尊？那就難怪了……」

俞劍峯奇道：「大哥你說什麼？」

岑少風沉聲道：「有關令尊與一位左姓怪人之種種傳說，俞兄弟你難道不

知？」

俞劍峯搖頭道：「小弟自幼離家在西域學藝……」

岑少風沉吟道：「那位左姓怪人，在許多武林高手的心目中，是個神秘而深不可測的人物，武林中所傳出來有關他的軼事，是少到絕無僅有的地步。至於令尊……」

俞劍峯道：「莫不是家父與那左姓怪人有何牽連？」

岑少風道：「據趙老爺子親口告訴我，他有一日偶爾路過一處荒僻之地，忽聞前面呼呼風動，間而傳出古怪的嘯聲，一聽之下便已辨出是兩個蓋世高手在相對拆招。」

「趙老爺子知道再往前行，行迹必露，是以便立在原地側聽，聽了十招之後，不由暗暗吃驚。」

「只聽那兩種破空呼呼之聲愈來愈是急促，儼然有若平地驟起暴雷，又嗚嗚有如大雨將臨，從那掌勢雄渾，內力泉湧的情勢推斷，兩人的掌力堪稱得上宇內第一了……」

「趙老爺子雖是未能瞧見，但從那掌勁風聲中，不僅能辨出相搏的姿態，甚至兩人出招如何輕靈、如何沉重，便當是歷歷在目。」

「到了五百招之上，那右邊的一人掌法突然愈施愈疾，奔雷之聲也愈來愈是懾人心魄，旁邊的趙老爺子也愈來愈是心驚。」

「趙老爺子從那人掌勢所逼出的內家眞力而斷，分明已練到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玉玄清眞』之地步。聽上去那左邊一人似乎立刻就要落敗了。」

「就在這一忽，那左邊一人的掌法似乎大變，每一出招都是奇異無匹，忽地一霎之間風聲俱歛，趙老爺子正自錯愕，只聽那右邊一人出聲道：『俞一青！你老是不肯服輸。』」

岑少風述說至此，俞劍峯心中不覺砰然跳動，岑少風繼續往下說：「那左邊一人道：『來！來！咱們再鬥它一千大招。』」

右邊一人道：『你倒有這麼好的興緻呀。』

左邊一人道：『久未與左老你喂招了，不覺技癢癢焉。』

右邊的道：『哈哈，來日正多，你有暇到落英塔來吧，老夫陪你喂招，你也得依老夫一事……』

左邊的道：『可是又要陪你對弈？』

右邊的哈哈道：『你是深知老夫之心。』

左邊的道：『下棋我可眞不敢領教，上次到塔裏，與你老一盤棋一下就是五日五夜……』

右邊的笑道：『結果你耐力不佳，被老夫殺得片甲不留，哈哈，那一盤棋下起來眞是大快吾心。』

左邊的突然沉吟不語，隔了半晌低聲道：『不瞞左老弟，爾後我恐怕再也沒機會到落英塔去了！』

斯時，趙老爺子聽到那名叫『俞一青』直朝對方『左老』、『左老』的叫，忽爾意識到那『左老』的身份，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經都幾乎要抽緊起來。

那右邊的『左老』道：『爲了何故？』

左邊的期期艾艾道：『這一陣子我總不住的感到心寒膽戰之意，情緒始終無法平抑，你說這是不是凶兆？』

右邊的道：『老夫向來不信邪。』

左邊的道：『我總覺得自己離大劫不遠，終將死在一人手裏！』

右邊的一怔道：『天下尚有何人能讓你俞一青心懼如斯？』

左邊的道：『那人……那人與我同姓！』

右邊的脫口道：『姓俞的——』

那『左老』甫說出這三個字，倏然揚聲道：『過路的朋友，你請出來吧。』

「趙老爺子霍然大驚，試想以他那等身手，竟猶叫對方聽出行藏，那『左老』功力之深不可測是不問可知了。」

岑少風說到這裏一停，俞劍峯急迫地問：「後來呢？」

岑少風道：「趙老爺子與那『左老』及令尊見面的經過，兄弟就不得而知，但他言下之意，那日『左老』似乎就是傳說中的左姓奇人無疑了……」

俞劍峯道：「祇是此後之事，趙前輩不可能全然不曉吧。」

岑少風道：「後來我聽趙老爺子無意中透露，令尊果然身罹奇禍，連令堂亦不得倖免，此事被那左姓奇人聞知，他一怒出塔，在江湖上出現了一些日子，待他再度回落英塔時，身邊已多了一人同行……」

俞劍峯忍不住脫口道：「那人是——姓俞的？」

岑少風頷首道：「正是，那姓俞之人隨左姓奇人進了落英塔，塔中到底曾經發生了什麼，就連趙老爺子也懵然不知了。」

俞劍峯心頭激動不已，這是他第一次聽到有關父親生前之事，也許是上天的安排，埋藏已久的天大秘密就要逐漸揭露了。

岑少風望了俞劍峯頭上鑲着的小玉石一眼，欲言又止，道：「俞兄弟——」

俞劍峯道：「大哥還有什麼話要說？」

岑少風終於道：「俞兄弟，你可曾到過那座傳說中的神秘石塔？」

俞劍峯搖頭道：「不曾。」

岑少風訕訕道：「但你頭巾上那片……那片玉石……」

俞劍峯「哦」了一聲，道：「家父將小弟送去西域之時，已爲我留下了日後之衣物，這頭巾與玉石便是其中之一……」

岑少風恍然若有所悟，他拍了拍俞劍峯的肩胛道：「老弟，我被你嚇慘了，哈哈……」

俞劍峯聽着他那爽朗的笑聲，唇角也不覺浮起一絲笑容，那笑聲所露出的豪放友情，有如醇酒一般滲入兩人的心田。

接着岑少風轉了一個話題，兩人又促膝長談起來。一直到了長夜將闌，曉星已歛，兩人才倒頭呼呼睡去。

翌日，俞劍峯猶在睡中，他聽見耳旁有人呼道：「俞兄弟，你醒醒——」

俞劍峯醒轉過來，見柔和的新日已射進了木窗，他躍下床，岑少風已自立在窗

前享受美麗的晨景。

俞劍峯道：「大哥啊——天才亮麼？」

岑少風笑道：「日上三竿啦。」

俞劍峯不好意思地笑笑，岑少風又道：「咱們出去吃點東西裹腹吧。」

俞劍峯點點頭，兩人走到賬房，岑少風伸手往袋裏一摸，却是阮囊羞澀，不禁大爲尷尬，俞劍峯見狀早已會意，連忙掏出一塊銀錠付了賬。

步出客棧，正好小街對面有個不大不小的舖兒，兩人喝了一碗稀豆漿，又吃了幾塊燒餅，出店時，岑少風問：「兄弟你此去何方？」

俞劍峯道：「西崑崙有事，本待趕往，但小弟受人之托，須得先送一物至銀川承天居。」

岑少風道：「如此，我亦有事待理，辦完之後再來找你。」

他說着，拱了拱手道：「兄弟，我走了。」

俞劍峯仰首看了看天，他拱手道：「大哥珍重。」

岑少風轉身走遠，俞劍峯目送他的背影緩緩消失。這時旭日已昇。

* * *

銀川城外，行人絕跡，淡月如縞，一派寞落氣氛。

銀川城內，行人如鯽，華燈如晝，一派昇平景象。

城垣內外，一牆之隔，咫尺之差——對樸樸風塵的俞劍峯來說，由寥落的城外進入了繁華的城內，就像是在頃刻之間歷經了兩個不同世界。

這時華燈初上，行人摩肩接踵，穿梭不息於坊道之上。

俞劍峯沿坊道走着，一個生得鼠首獐目的漢子與他擦肩而過，忽然對方脚步一個跟蹌，撞在俞劍峯身上。

那猥瑣漢子掙扎撐起，連連揖首道：「冒衝了大爺，該死！該死！」

俞劍峯心中一動，口中淡淡的道：「不礙，不礙。」

那猥瑣漢子道：「大爺你是外地來的吧？」

俞劍峯點頭道：「請問承天居在城內何處？」

那猥瑣漢子眼睛一眨，吶吶道：「承天居，這……我倒不知……」

那猥瑣漢子說着，轉身欲行，俞劍峯右手驀地一拂，向對方腕間抓去。

猥瑣漢子低吭一聲，只見他身子模糊一閃，俞劍峯一手抓空。

俞劍峯微微一楞，他身形方動，右臂猛可暴伸，那猥瑣漢子正待開溜，只差一步便被俞劍峯抓住腕脈。

那猥瑣漢子吶吶道：「大爺這是何意？」

俞劍峯冷道：「拿來——」

猥瑣漢子道：「小人倒不明白……」

俞劍峯打斷道：「邪偷李六指，你還要裝麼？方才你自俞某懷中摸去一物……」

那邪偷李六指面上神色陰晴不定，俞劍峯手底猛一加勁，對方冷汗立時淌落。

邪偷李六指頓足道：「罷！罷！我李六指號稱邪偷，一生從未失風，想不到居然栽在你的手裏。」

他邊說邊自囊內取出一物，却是那承天三匠所交託與俞劍峯之黑色木盒！

俞劍峯將木盒接過，沉道：「你李六指偷遍大江南北，今日却突然光顧到俞某身上，想也非無目的而發，是什麼人收買你這低劣伎倆來賺我？」

李六指道：「我李邪偷是何許人？有誰能收買於我，簡直笑話。」

言語中，右臂突地一擰，有如一條滑蛇般掙脫俞劍峯之五指，俞劍峯一時未加防備，竟被他擠入人潮，瞬即溜得無影無踪。

俞劍峯滿懷疑慮，繼續前行，剛轉過一個街角，突聞前面鑼鼓聲起，鞭炮「劈拍」「劈拍」的響着。

一霎之間，人羣集聚，整個坊道鬧哄哄的，俞劍峯眉頭一皺，拉住一個路人問道：「這城裏今晚在慶祝什麼？」

那路人朝俞劍峯望了一眼，道：「老兄，你是外地來的吧，今晚南門承天居舉行亮轎大賽會，誰人不曉？」

俞劍峯心中一震，奇道：「承天居舉行亮轎大賽會？就在今夜？」

那路人點頭，道：「我說老兄，不是今夜又是何時？你若無事不妨隨我到那邊去看看這份熱鬧？」

俞劍峯道：「我正想一開眼界。」

他隨着那人往流動的人潮擠挨過去，轉過了兩條街道，忽地又是一陣震耳欲聾的彩聲和銅鑼聲傳來。

那路人道：「我說老兄，咱們慢了一步，轎兒已經亮過了。」

俞劍峯道：「亮轎是怎麼個賽法兒？」

那路人道：「我說老……呵呵，我這是改不了口，那賽轎麼？除了賽門面裝飾，還得賽抬轎人的身手，鑼鼓嘩啦嘩啦的響，轎兒滴溜溜的轉，轉了一次又一次，一步走完又一步……」

俞劍峯忙道：「得了，得了，這賽轎的名堂倒不少……」

正說着，那邊六頂轎兒在鑼鼓的喧嘩下，已往街道緩緩移動過來。

十幾名穿着短打的漢子拉着橫桿，桿上橫披着彩緞的花帶，那華麗萬狀的轎兒在抬槓漢子的步伐起起伏伏，彷彿結成了一條彩龍。

轎子轉過窄道時，鑼鼓聲加緊，漢子們的步伐也更加快速，轎身晃來盪去的抖着，直令人目不暇給。

漸漸那轎兒來得近了，鑼鼓點子急敲着：「咚，咚吞咚，咚咚咚……」

那抬轎漢子便踩着鑼鼓點子，跳將起來，轎兒一晃一晃的擺動，像是大浪一波一波的湧着，街旁圍觀的人羣，陡然暴喊起來，說：「好呀！好呀！」

俞劍峯也瞧得呆了，他轉首問道：「不知那轎中可坐着有人？」

那路人道：「我說老兄，轎中坐着的可是如花似玉的本城閨女。」

他說着嚥了嚥口水，俞劍峯瞧得好笑，道：「你都瞧見了？不要轎簾一掀，出來的是奇醜無比的母夜叉。」

那路人道：「我說老兄，大夥兒是這麼說，幾可無福一見。」

轎兒亮過俞劍峯身旁，鼓點兒更急，

轎身也擺動得愈發厲害。

此刻，忽然低空一陣疾風吹來，轎簾掀起一角，抬轎的漢子連忙伸手將布簾拉了回去。但就祇這麼一忽，兪劍峯何等眼快，已瞧清轎中的事物，他心頭一顫——那轎中坐着的竟是個白髮蒼蒼的老僧，那裏是什麼黃花閨女！

兪劍峯只覺那轎中的白髮老僧，入眼熟識異常，他幾乎要脫口而呼：「浮雲大師？」

但是，崑崙掌教浮雲大師不是早已遇害身死了麼？

轎輿在轟雷般的彩聲裏蕩漾着，沿道兩旁貫步走近二十四個紅衫少女，亮光自少女們手中提懸着玻璃燈透射四映，使轎身的輪廓像彩畫般的浮凸出來。

人叢中喝喊的聲音此起彼落：「出會了！出會了！」

鑼鼓像雨點急響的敲響着，出會了。

紅衫白光互映成趣的坊道上，轎身一晃一晃的盪動着，轎角上鑲着三角小燈閃射着星燦般點點晶瑩。

兪劍峯眼看轎輿已亮到自己跟前不過五步處，他心念一動，衝口道：「且住！」

那抬轎的漢子們瞥了兪劍峯一眼，依然有節奏的向前跳動着步子。

兪劍峯一跨步，正待挺身而出，那手掌琉璃燈的二十四名紅衫少女就在這刻同時擺過來，兪劍峯的視線適被遮住。

當前一名少女朝兪劍峯一望，道：「有請這位公子爲今夜亮轎賽會燃響第一串龍鞭。」

兪劍峯微愕，一旁那路人朝兪劍峯擠擠眼，笑道：「我說老兄，那燃響龍鞭之人向來非本城大戶子弟莫屬，你這下得佳人青睞……」

兪劍峯搖搖手，阻止他繼續說下去，那紅衫少女接着又是一福，說道：「有請——」

兪劍峯略一轉念，只覺此事大有可疑，他不暇回話，側身自那少女身旁繞過，快步來到第一抬轎前面。

那抬着第一頂轎的漢子們見兪劍峯步至，不約而同地頓住了脚步，立於轎石的一名短打漢子放下轎槓，橫身將兪劍峯攔住，沉聲道：「這位朋友有何見教？」

兪劍峯略一躊躇，道：「沒什麼，兄弟只是想會一會崑崙浮雲大師。」

那短打漢子面色一變，道：「誰是浮雲大師？朋友你……」

兪劍峯無心磨菇，未容對方將話說完，早已一繞步，自對方右側閃過，伸手將轎簾一掀——

事出不意，那短打漢子欲阻不及，轎簾被平空抓翻，兪劍峯但覺眼前一亮，轎中端端坐着一名妙齡閨女，那還有浮雲大師的影子在？

轎中閨女似受了驚恐，突然尖叫了一聲，兪劍峯睹狀，錯愕之情是莫可言狀，忖道：「方才那掌琉璃燈的少女們，分明是受了他人指使，藉故擋住我的視線，但只這麼短短的一忽，難道他們就將第一頂轎與後面的轎兒易換過了？……」

他忖猶未完，周遭的旁觀者不明就裏，只道兪劍峯是登徒之流，人羣裡早有人發出「噓」之聲。

那短打漢子回身道：「好朋友！你是故意來惹事的了！」

兪劍峯低哼一聲，道：「想不到諸位不但是亮轎的行家，也是那施障眼術的能手。」

他邊說邊轉往街後望去，見有十數頂轎子在道上排成一條長龍，轎身裝潢都沒有多少分別，一時倒不易辨認。

那短打漢子道：「朋友你還不退開，可再也沒機會了。」

兪劍峯道：「是麼？」

那短打漢子一眨眼，突地放高嗓子呼道：「喝！你這人忒心也輕薄，轎中坐着的都是黃花閨女容得你任意窺伺，敢情你是灌多了黃湯，喝多了貓尿，便詐瘋裝傻到這裡撒野了……」

他故意放聲大罵，比王婆罵街更要粗鄙，周遭羣衆聞言，全都以爲兪劍峯果然存心輕薄，一時個個俱對他怒目而視。

兪劍峯不防對方有這一着，正待出言分辯，人堆中已步出了數十名鼠首獐目的青皮流子，存心打落水狗，擦拳捋袖想把兪劍峯結結實實收拾一頓。

那當首漢子不住晃拳頭，洶洶作態道：「小子！還不跪下討饒！」

兪劍峯不語，那獐首漢子大怒，一拳便朝兪劍峯搗至。

兪劍峯心知道這一干人都是本城的市井無賴，便決意叫他們嚐些苦頭，他一拂袖，那獐首漢子只覺一股無形潛力直逼而來，驚呼一聲，仰身跌開而出。

那漢子窮叫窮嚷，立直身子又是一拳劈至，這一下兪劍峯却是不閃不躲，那漢子一掌之勁重重拍在他的前胸。

兪劍峯毫不在意，正欲運起內力將那一掌反震回去，就在這一瞬間，驀地一道陰柔之勁自對方掌心直透而出！

那陰柔掌力一經透入肌膚，兪劍峯即行察覺，他一驚之下，再也不暇多想，立時吸一口氣直下丹田，那一道古怪的陰柔力登時消失於無形。

兪劍峯呆了一呆，脫口道：「飛魂掌！是誰傳授你這等陰毒的掌力來暗計我？」

他猜知對方這一干人均爲市井宵小，平日仗着幾式花拳繡腿欺凌弱小，那曾學過什麼眞力實藝，而且這一記飛魂掌發出，火候猶差，分明是倉促中學成，是以有此一問。

那漢子見一擊未能奏功，也爲之駭然不止，他不及應話，揮一揮手，數十名青皮流子登時一哄而散。

兪劍峯滿腹疑雲，却不能當衆放足追趕，那羣宵小方散，人叢中又自步出了一名矮小精悍的老者，在兪劍峯面前定身，說道：「敢問小哥兒與承天居有何過節？」

兪劍峯愕道：「老大何作此問？」

那矮小老者道：「今夜這亮轎賽會乃承天居所主持，小哥兒無故攔住轎輿，就如和承天居過意不去了。」

兪劍峯道：「小可此舉實是情非得已，敢問老丈是——」

那矮小老者接口道：「老朽御風刀孫抱軒，與承天三匠爲知交。」

兪劍峯心神一凜，他早自傳聞中得知這孫抱軒一手御風刀法出類拔粹，高居今

世使刀諸子牛耳，想不到竟在這等場合遇見，當下朝老者一拱手肅聲道：「孫前輩刀法無雙，小可神仰已久了。」

孫抱軒臉色略霽，道：「小哥兒不是本地人吧？」

俞劍峯道：「小可甫自遠道趕來。」

孫抱軒頷首道：「老朽也是剛剛到本城，小哥兒何故攔住轎輿？」

俞劍峯道：「不知孫前輩可相信世間鬼魂之事？」

孫抱軒道：「小哥兒扯到那裡去了？老夫見你適才輕易擊退那干市井之徒，武功想必不弱，咱們練武之人還相信這一套？」

俞劍峯道：「這就是了，小可在這一刻之前親眼瞥見轎中坐着業已遇害身死的崑崙掌教浮雲大師。」

孫抱軒一怔，道：「浮雲大師？……五派掌教遇害之事，老朽略有所聞，小哥兒你是說笑了。」

俞劍峯道：「小可出口向無戲言。」

俞劍峯心機本深，但他坦直道出肺腑之言時，自另有一番動人的誠懇之情。

那孫抱軒雙目一凌，神光暴長，一直盯住俞劍峯臉容不放，未幾，低聲道：「老朽相信你這一句，只是——」

俞劍峯打斷道：「說來說去，孫抱軒你仍是有所存疑。」

孫抱軒道：「須知你的話是極端不通情理，老朽縱然相信你，但有道是『凡事眼見爲眞』——」

俞劍峯道：「前輩實事求事，好生叫人欽佩。」

孫抱軒道：「坊道之上，一總停放着一十八台轎輿，你能指出是那一台轎載有浮雲大師的？」

俞劍峯搖搖頭，道：「十八台轎早已相互混，小可勢不能一一掀簾而視，致犯衆怒。」

孫抱軒想了想，道：「既是如此，小哥兒請隨老朽至承天居一行。」

俞劍峯道：「小可樂於同行。」

孫抱軒當先舉步前行，口道：「承天居就在前面街角胡同裡，咱們只要找到三匠，便不難將事情本末弄清。」

俞劍峯緊隨在孫抱軒身後，聞言呆了呆，道：「怎麼？前輩到承天居是爲了要找承天三匠？」

孫抱軒道：「不找三匠找誰？」

俞劍峯道：「小可却是身受三匠所託，送遞一件信物至承天居。」

孫抱軒錯愕不已，不知不覺停下足步，道：「小哥兒的意思是，三匠不在承天居？」

俞劍峯頷首道：「據小可所知，正是如此。」

孫抱軒沉吟道：「這倒奇了，老朽日前在紫湖接到承天三匠着人邀請老朽於今夜到承天居一會……」他話說完，單掌陡地朝橫裡一抹，迅疾無儔地往俞劍峯腕脈拂去。

變生意表，急切間俞劍峯足步一錯，身形模糊一閃，從對方掌隙中倒竄出五步之外。

孫抱軒一掌拂空，不禁咄咄呼奇不已。

俞劍峯定身道：「前輩何爾以武相加？」

孫抱軒道：「小哥兒你口氣太大，老朽迫得只有出手試試你的深淺。」

俞劍峯惑道：「此話從何說起？」

孫抱軒道：「三匠一向自視甚高，小哥兒年紀猶輕，若沒有點眞才實學，怎能與其論交，不知你在何處識得三匠？」

俞劍峯道：「小可與三匠見面之經過甚是奇特，斯時他們爲人禁於一荒僻石谷之內……」

孫抱軒身軀一震，失聲道：「三匠做了階下囚？小哥你愈說愈離譜了……」

俞劍峯滿面肅容，道：「孫前輩請相信小可之言，句句出於肺腑。」

孫抱軒尋思一下，揮手道：「走，咱們儘速趕到承天居去。」

兩人遂加速脚步前行，避過擁擠的行人，繞過了兩條坊道，走進一條靜謐的小胡同。

孫抱軒率先在一幢巨宅前停下身來，在冷月下，這一幢偌大的宅第顯出異樣的陰幽深邃，與坊道上那鬧哄哄的景象大相逕庭。

俞劍峯忍不住低聲道：「承天居既爲今夜亮轎賽會主事，怎會如此闃寂森冷？」

孫抱軒道：「老夫也正感到不解。」

說着，伸手去敲打門環，須臾，內院有人出來應門，「咿呀」一聲，大門開了，一名中年僕人當門而立。

孫抱軒朝那名僕人道：「三匠可在？」

那僕人打量了兩人一眼，冷冷道：「鄙主人曾關照下僕，不欲任何人在今夜來打擾他們。」

這句話是閉着牙關說的，表示着「滾開去」的意思，任那孫抱軒涵養再大，也是不免形之於色的。

那僕人言罷，正要將門關上，俞劍峯却適時遞出一脚將門撐住，說道：「令主人可沒有關照你這種口氣，拒御風刀孫前輩於門外吧？」

那僕人怔了一怔，隨即換上一副笑容，道：「原來是孫先生，快請進，快請進。」

他側身讓過兩人入門，門後是一片深邃的前院，那兩名僕人當先領路，不時回頭來望孫抱軒及俞劍峯。

俞劍峯故意放緩足步，朝孫抱軒低聲道：「孫前輩既爲三匠知交，想必經常作客於此，這個僕人怎會不識得你老？」

孫抱軒道：「這人面孔甚是陌生，老朽往昔數番到此，却未見過本宅有這麼一個僕人……」

話猶未完，那前行五步之外的僕人突然回過頭來，插道：「下僕方於昨日受僱到此。」

俞劍峯及孫抱軒對望一眼，兩人心中俱暗暗納悶，俞劍峯忖道：「孫前輩與我談話的聲音如此低沉，這僕人身隔數步之外猶能聽得如此清晰，實非一等高手莫辦。」

越過庭院，迎面矗立着一幢高大廳堂，俞劍峯擧頭一看，只見門楣橫匾上鐫着極爲精巧的「承天居」三個大字。

步上臺階，甫進入廳堂，俞劍峯立時

感到這裡面隱隱透出一種難以言喻的陰黯冷森之氣，心中不由顫了一顫。

那僕人道：「兩位請在廳中稍候，容下僕入內通報。」

他未待兩人回應，逕自轉身步入內房。

孫抱軒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忽爾若有所悟的哦了一聲，道：「老朽忽然想起，刻前曾在某處見過這僕人一面！」

俞劍峯惑道：「何處？」

孫抱軒道：「亮轎起賽之際，老朽在街角見到這僕人在對一名市井無賴竊竊私語，並不時比手劃脚，像是對他傳授一種內家掌力……」

俞劍峯一震，脫口道：「是了，這僕人就是對那位無賴傳習飛魂掌之人，適才小可一時大意，險爲這陰毒掌力所傷。」

孫抱軒道：「承天居與你既無糾葛，緣何要着人暗算於你。」

俞劍峯道：「此事只有一種解釋——」

孫抱軒道：「莫非那僕人不是……」

話猶未訖，兩人身後突然響起一道冰冷逾恆的聲音：「兩位欲得知這解釋，請入內院去。」

兩人聞聲一驚，齊地回頭望去，見那名僕人不知何時已入而復出，立在他倆背後。

俞劍峯駭然不已，心忖：「這僕人步到自己的身後，一然點聲息全無，這份輕功眞是不容忽視，他到底是何許身份？」

他踟躕一下，朝孫抱軒打了個眼色，當先舉步進入內院。

那僕人越步而上，居前領路，兩人亦步亦趨的跟着，步過一條廊道，在那左側一間內房駐足。

那僕人將房門打開一縫，說道：「兩位請入內。」

俞劍峯望了那漆黑沉厚的房門一眼，一步跨入，就在同時，他身子驀然迅速一旋，一伸掌便往那僕人當胸襲去。

這一着出其不意，那僕人呆了一呆，反掌一擋而上，孰料俞劍峯並不與他硬碰，單掌自斜地裡一抹，一連搶攻了五招，令對方被迫倒退了三步。

一旁的孫抱軒見狀，不以爲然道：「小哥兒你緣何無故偷襲他人？」

俞劍峯不應，乘那僕人退後之際，左掌接着往另一方向一推，轟然一響，房門應聲震開。

房門開處，入眼見室內東歪西歪的躺着男女大小數具屍體，那些屍體具具點肉不存，只剩得一層薄皮包在骨外，室內充溢着一股中人欲嘔的腐臭氣味，顯然已死去多時！

孫抱軒霍然一驚，他從那幾不成人形的屍身臉上掃過了一眼，脫口呼道：「是誰？是誰將三匠家眷悉數斃於此地……」

俞劍峯沉道：「他們倒不爲人所斃，而是被驅入此密不通風的室中，活活餓死悶死！」

孫抱軒道：「你怎麼知道？」

俞劍峯道：「小可見這扇門與內室四壁之沉厚大異尋常，再者主人那有在內室見客之理，是以小可便起了疑念……」

孫抱軒道：「這又證明了什麼？」

俞劍峯道：「房門甫開之際，前輩難道不曾聞到那凝凝不散的陳腐氣味，顯見這內室無絲毫縫隙可透氣，一進便不能復出……」

孫抱軒「哦」了一聲，道：「這內室原有的窗戶想必被堵死了，虧得小哥你心密如斯，否則咱們怕不已步上死者的後塵了……」

那數步之外的僕人冷冷插口道：「還有什麼否則不否則，今夜你們還想生出此宅麼？」

孫抱軒髮指道：「這些人可是死在你的手上？」

那僕人陰笑道：「倒也不盡如此，我只是奉人之命行事……」

孫抱軒一怔道：「奉誰之命？」

那僕人道：「你要知道是誰麼？喏，咱們主人不就來了——」

孫抱軒與俞劍峯齊目望去，果見前面廊道徐徐步出一人，來到近處，只見那人身着一襲黑衫，滿臉神采飛揚，年紀大約祇有二旬左右。

那黑衣少年身猶未到，已自出聲道：「白石，休得待慢了客人。」

那僕人滿面恭敬道：「下僕已將客人引到此地，但他們却硬是不進內室。」

那黑衣少年在兩人面前駐足，說道：「俗語有謂：『客隨主意』，有客如此強拗，便令人不勝爲難了……」

俞劍峯道：「無論『客隨主意』也罷，『主隨客意』也罷，敢請先問誰是承天居的主人？」

黑衣少年淡淡道：「此宅主人既已死得精光，無主之宅任何人都可據以爲主，這一問簡直是多餘了。」

他連番說出一大套偏理，猶是面不改其色，那孫抱軒只聽得鬚髮皆張，大喝道：「狂徒與我住口！」

黑衣少年冷笑道：「這位客人有何吩咐？」

孫抱軒鐵青着臉色道：「承天居男女大小數十口與你有什麼深仇大怨，使你下此趕盡殺絕煞手。」

黑衣少年狂笑道：「這一問就更顯得不智了，武林中毆殺之事時有發生，除了仇之外，爲了其他原因，譬之自身利害所繫啦，一樣可以殺人……」

孫抱軒氣得臉色發青，猛地自背後掣出了大刀，道：「今日老夫不殺你輩，也枉爲三匠知交了——」

他手中金刀倒提，正待出手，忽然又想起一事，復道：「老夫問你，那着人投書邀老夫至此之人，可就是你？」

黑衣少年道：「不錯。」

孫抱軒道：「果然是你假藉三匠之名。」

黑衣少年道：「小爺不藉三匠之名，怎能將名重一時的御風刀賺到此地？」

孫抱軒道：「你居心何在？」

黑衣少年陰笑道：「承天居全門俱絕，孫御風刀你身爲三匠知交，是以小爺特請你趕來陪葬。」

孫抱軒怒極而笑道：「好，好，好個狂妄小輩……」

孫抱軒右足一錯，身形向側而出，手中大刀一揮，金光霍霍閃耀，虎地往對方手臂斥去。

（未完・十八）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一）

江湖重現金魔神　佛門大會遭浩劫

嶗山拔海數千尺，山中樹野茂密，叢林陰鬱，數百年以來都沒有人進去，是以林中枯葉累積盈尺，由於日光照射不到，這些枯葉都腐化成漿，發出一股股的惡臭，人畜中之，必將全身腐爛而死。

這時將近正午，火辣辣的陽光似要將萬物焚毀一般，那些參天大樹，都垂下了茂密的綠葉，向着這火辣的陽光而低頭。

自那連綿如海的叢林裡，這時起了一層淡淡的黃霧，在陽光下瀰漫昇騰，漸漸散開……

一股芬芳隨着黃霧的瀰漫而發散開來，幾隻小鳥吱吱喳喳的飛越天空，一觸那層黃霧，突地歛起雙翅，跌進密林裡。

在這時，一個赤着胳膊，穿着短褲的年青人自山上的小道飛奔下來，他抬頭望了望那如傘撐開的黃霧，斜長入鬢的劍眉微微一揚，自言自語道：「七七四十九天的辟毒訓練，這是最後一天了，但願從明天開始，師父別再叫我進這滿是瘴氣的密林裡。」

他摸了摸梳成一個小髻的頭髮，深深的吸了口氣，雙臂微微一抖，飛身躍起二丈，斜斜穿入那黃霧裡，落在那有如大毯子似的樹葉上。

熾熱的陽光照射在那氳氤的黃霧，蒸蒸蔚蔚，瀰然漫起，在霧中，朦朦朧朧的可見那個年青人盤膝坐在裡面。

他雙手緩緩在身上撫摸着，一呼一吸之間，那層黃霧起了很大的波動，好似被抽風之器將霧氣抽進放出。

日影漸移，太陽已經行到中央，騰騰的瘴氣被陽光一照，全部蒸發起來，是以樹葉上的黃霧也越來越濃。

倏地，霧中發出一聲大喝，一條人影騰空躍起，拔出霧外兩丈有餘，虛空裡他一指伸出，連着點了十二指之多。

利時指影瀰空，尖銳的嗤嗤之聲大作，他那點出的右手食指，好似染上鮮血一樣，紅艷更似火焰……

他那微微泛着黃光的身子在空中連着翻了兩個觔斗，斜斜穿出黃霧，飄身浮在地上。

「哈哈哈！」他眼望着那翻騰的霧氣，不禁發出一聲狂笑，笑聲飄散開去，裡面包含着無限的辛酸與得意……

他靜靜地聽着滿山遍野廻盪過來自己的笑聲，眼睛裡泛現起隱隱的淚光，喃喃地道：「我總算練成了血魂指……」

這麼多年忍受痛苦的磨折，現在總算有了代價，由於這份代價得來不易，他心中的喜悅遠超過記憶裡遭受痛苦的打擊……

那些以眼淚與痛苦交織成的日子，畢竟已經過去了，現在，他將要臻入一個新的環境。

「總算過去了！」他擦了擦面上的淚痕，輕聲道：「那遭受磨折與侮辱的日子總算過去了，從今以後，我再不受人欺負，我要替死去的父母報那血海深仇……」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向着原先奔來的方向飛奔而去。

在日光下，他的身影短短的，像是浮光掠影，利那之間便已奔出連綿數十丈原始森林。

眼前雙峯高聳，一條狹谷延伸開去，

兩邊儘是陡峭的岩壁，自岩壁上有着長長的蔓籐垂下……

這年青人自熾熱的陽光下走到狹谷的陰影處，他面對着石壁，緩緩的立定身形。

在那石壁上，刻了幾個大字，這年青人沉聲唸道：「展雲龍勿忘滅門之仇。」

他握緊了拳，自言自語道：「我展雲龍任何時刻都不會忘記滅門之仇！」

望着壁上自己刻着的幾個大字，他的眼睛又濕濡了，他記得自從八年前自己每夜偷進去死亡谷裡學藝時，便在壁上刻了幾個大字，好作爲警惕自己時刻發奮，不容怠懈。

現在自己已經長成，武功亦已練成。這幾個大字依然刻在石壁上，想想這麼許多年，自己身受的苦楚，他心裡除了有辛酸之外，還有一份自豪。

站在峽谷陰影處良久，他長長吁了口氣，忖道：「待我報了血海深仇之後，再重來此把這幾個字鏟平，若是我有一天忘了自己的仇，那麼還有機會重新看到這自己手刻的字……」

話聲裡，他轉首走出峽谷，從峽谷的陰影走向開曠的草原外，走向熾熱的陽光下，把峽谷拋在身後。

也把峽谷進口處的石壁上嵌着的三個字拋在身後。

灼熱的太陽下，那三個血紅的大字閃閃發着紅光，從老遠老遠便可看到上面的字——死亡谷。

展雲龍身形如飛，向右邊一轉，從山下躍去，轉過一重重的矮林，來到一處奇石怪巖，錯綜交列的地方。

水聲淙淙，眼前瀑布飛瀉漫漾，映着日光，一條彎彎的彩虹橫在眼前。

展雲龍無心觀賞這條瀑布的美景，彎腰把放在石上的兩個水桶挑起，在山澗裡裝滿了水，便飛身往碧霞洞而去。

一條小道的桃林下曲折繞行，直通碧霞洞而去，展雲龍挑起水從陡直的石階上走過，進了廚房。

一個身穿灰色道袍的老道，正在廚房裡忙着，要一見展雲龍進來，道：「小龍，你這孩子怎麼攪的？到現在才回來？觀裡飯剛吃過，要不是我偷偷的給你留點菜，都給他倒了！」

展雲龍目光泛起一絲冷漠的煞光，沉聲道：「總有一天我要把他們殺了！」

「啊喲！」那老道慌忙道：「小龍，你可千萬別這樣說，玄鏡和玄清可到處有耳目，他們武功又高……」

他左右看了一下，道：「我說小龍哪！你還是早日下山，到武當山去，那兒我有一個師兄，他的武功嫡傳自武當……」

展雲龍道：「謝謝你的一番好意，我……」

話聲未完，一個年青道士匆匆走了進來，老遠就喊道：「鏡明，你看到小龍沒有……」

展雲龍冷冷道：「你找我幹什麼？」

那青年道士一怔，道：「嘿！你倒神氣起來了？」

展雲龍寒聲道：「你若是再敢多說一句髒話，我立即要你扒下！」

那年青道士被展雲龍的神態所懾，道：「玄鏡師叔找你有事，你可別惹我！」

展雲龍詫異地道：「他找我有什麼事？」他沉吟了一會道：「洞主他老人家呢？」

那年青道人搖搖頭道：「我可不曉得洞主怎麼啦，不過剛才聽玄清師叔說，洞主正在害病……」

「什麼？」展雲龍驚道：「洞主害病？他是什麼病？」

那年青道士聳了聳肩道：「這個我就不曉得了，玄清師叔不讓人進去。」

展雲龍雙眉一皺道：「我穿好衣裳，馬上就去……」

他走到廚房的小房，匆匆的穿着衣服，一面忖思道：「師父怎麼會突然害病？莫非是那個混帳？」

一想到這裡，他咬了咬牙道：「若是他們敢攪鬼，我要他們立刻死去，讓他們見見血魂金魔嫡傳的絕藝……」

他穿好衣裳，往前面大殿走去。

「姓展的！」一聲沉喝自身後傳來，接着一個中年道人提着道袍，飛身越過洞口，躍了過來。

他擋住展雲龍的去路，沉聲喝道：「洞主叫你進去，若是有什麼話要告訴你，出來時不得隱瞞！」

展雲龍冷漠地道：「曉得了，玄鏡道長！」

「玄鏡！」一個尖頭猴腮三綹長髯，身穿水火道袍的中年道人逕自洞外飛奔而來，他一眼望見展雲龍，臉色一沉道：「展小子，你跑到那裡去了？害得貧僧找你好半天……」

玄鏡一拉玄清道袍說道：「老鬼怎樣啦？」

玄清道：「老鬼硬要見這小子一面，才肯把東西交出來。」

玄鏡目中閃出一絲凶光右手兩指倏然劃出，點在展雲龍的脅下。

他獰笑道：「你已被我點中了穴道，等下老洞主有事吩咐，可要全部跟我們說，否則你兩個時辰後便將死去！」

展雲龍點了點頭道：「我知道了。」他暗暗冷笑道：「我若是見到師父後，出來便有你們好瞧了。」

玄鏡心情緊張之下，也沒有覺察出剛才自己一指點下的勁道，全被展雲龍卸除，一點作用都發不出來。

玄清狠聲地道：「臭小子！你若是有半句隱瞞，小心我宰了你！」

展雲龍眼中射出一股冷芒，凝望着玄清，那冷芒裡的凶狠殘酷之色一閃而過，在這刹那間，他已決定了自己要怎樣做。

玄清似是被展雲龍這種冷漠的神態所懾，也不再多說，推了下展雲龍道：「快進去吧！」

展雲龍默默的推開房門，向着觀主室裡走去。

室內一個大鼎，鼎裡燃燒着氤氳的煙霧，蜿蜒直上裊裊而昇，瀰漫着室內。

展雲龍一眼瞥見那鼎爐後的床上躺着一個老道，他忍不主熱淚奪眶而出，哭喊道：「師父——」

那床上的老道緩緩轉過身來，顫聲道：「是龍兒嗎？快來！」

展雲龍撲了過去道：「師父，你老人家怎麼啦？」

那老道長嘆一口氣道：「想不到我橫行一輩子，現在落得如此下場，唉！天道循環，想不到我會喪命在自己的徒兒手上……」

展雲龍切齒道：「師父，我出去把他們殺了！」

那老道伸出枯瘦的手抓住展雲龍道：「龍兒，你聽我說！」

展雲龍哭着道：「師父，你老人家為什麼放過他們呢？」

那老道掙扎着爬了起來道：「這不怪他們，只怪我瞎……」他目光空洞地望着那裊裊的白煙喃喃道：「自從三十多年以前，我在泰山被那三個老鬼聯手打傷，從此以後，這傷勢便沒法再好了，所以我遁身道門，冀圖藉道家的內功心法療治傷勢……」

展雲龍一揚眉道：「本門的心法與玄門不同，依徒兒看來是另闢蹊徑，有速成之妙，難道師父你學習玄門正宗心法，會有更大的效果不成？」

那老道長嘆一聲道：「我一生以邪道入門，便欲稱霸天下，做天下第一之人，誰知為了師門之仇，竟落得今日的下場……」他喘了口氣：「我原以為己身是受佛門的武功所傷，必能以玄門之法療治，豈知玄門清靜無為，而本門則重自強不息，內功心法完全循着相反之向，是以這幾十年來，我強自修習玄門內功之結果，不但沒有收到其效，反而蒙受其害……」

他痛苦地搖頭道：「龍兒，為師一生最恨佛門人，你知道這是為了什麼嗎？」

展雲龍搖了搖頭道：「這個徒兒不知道。」

那老道閉上眼睛，道：「本門內功心法完全是激進的路子，但是到了某一階段時，却會完全停頓，非要另一種新的內功心法作為橋樑，才能達到超凡入聖之境，那時得道飛昇，與經由道門正宗進道之成就相同……」

展雲龍詫異地道：「這個徒兒怎麼不知道呢？」

那老道說道：「你還要苦修三年才能到達我說的階段，那時你會發覺自己隨便怎麼苦練，也沒有絲毫進展……」他苦笑了下，道：「為師若不是沒有獲得那種新的內功心法作為橋樑，怎會被佛門那三個老兒打傷？又怎會受這個罪？」

他的面色突然一片酡紅道：「龍兒，你已得我真傳，我不願你將來也蹈我覆轍，故此我急需告訴你，那種可彌補本門內功不足之處的心法，是刻在一口鐘上……」

「一口鐘上？」展雲龍詫異地道：「在什麼鐘上？」那老道胸脯一陣急劇顫動，道：「是一口純金鑄成的鐘……」

展雲龍一看老道臉色有如喝過酒一樣暈紅，嚇得連忙扶住那老道，喊道：「師父，你稍為休息一下……」

那老道怒哼一聲道：「休息，我還有時間休息？」他神色一整道：「龍兒，我看你聰穎慧明，而又幼遭孤露，所以我才收你為徒，授你絕藝，我希望你能取得那口金鐘，勤習上面記載的內功心法，將本門發揚光大……」

他急促喘了兩口氣，道：「等你練好那鐘上心法後，再找佛門三聖的傳人替我報敗辱之仇……」

他吁了口氣道：「你立即携着金魔神下山，不管那兩個畜牲攔阻，切記下山之後，代我殺掉二百個和尚，替我了却出師時對祖師發誓之言……」

展雲龍道：「若是玄清和玄鏡追趕，我該怎樣……」

那老道面色轉為灰白，沙啞着嗓子道：「你不要殺他們，三年後再回來看看，那時再決定是否殺死……」他話聲一頓道：「趕快下山，不要管我……」

展雲龍眼淚奪眶而出，泣道：「師父……」

那老道用枯瘦的手，指了指床下，顫動道：「金魔指環和金魔神……」

他兩眼一翻，那枯瘦的手立即垂落了下去。

展雲龍放聲大哭，伏在老道身上，心中只覺無限的悲痛都要藉這一哭之下，流個乾淨。

突然，「砰」地一聲，房門被推開來。

展雲龍愕然轉頭，只見玄清玄鏡兩人滿臉殺氣的走了進來。

他腦中意念一轉，俯身到床下，拿出一包藍布包囊。

玄清喝道：「你拿的什麼？快拿出來。」

展雲龍默不吭聲，身形一閃，便自玄清身邊閃過，迎面玄鏡攔在門口，大喝一聲道：「小龍，你要往那裡去？」

展雲龍見玄鏡阻攔，隨即揮出一掌。玄鏡悶哼了一聲，被那一掌擊得退出兩步，背脊撞在牆上，擋得玄清也是緩了一緩。

展雲龍頭也不回，飛身上屋，飄身掠出山洞，往山下飛奔而去，將身後的玄清和玄鏡抛了老遠。

他匆促之間只穿了短衣短褲，也不管這種樣子是否雅觀，躍下嶗山，便待往村裏疾奔而去。

陡地，迎面兩騎飛奔而來，展雲龍站在山口的路上，只見到那左側的少女回頭對他一笑。

梨渦隱現，醉人心扉，那一笑裡蘊含着無限的柔情與揶揄……

展雲龍一怔，已自見到一面綠色的綉帕隨風落在自己脚前。

他俯身拾起那條手帕，只見上面綉着一朵鮮艷的玫瑰，在這朵花旁還綉着有三個清秀的小字。

「鐵心寒……」他唸了兩聲，抬起頭來，只見到灰塵漸漸落下，倩影已經杳然……

一股悵惘泛上心頭，他握着那條手帕，邁開大步，向着村裡走去。

濛濛的細雨，絲絲縷縷的串連着，好似情人的淚珠，顆顆的滴下來……黛綠的青山，葱翠的叢林，都在濛濛的煙雨下變得朦朧。

白茫茫的穹空，白茫茫的細雨，看來大地如詩，似夢，似幻……

涓涓的流水，從泰山上順着小溝流了下來，翠綠的青草沾濡着水珠，顯得更加

可愛，只是那蜿蜒曲折的山道上更加泥濘了。

晨光遍洒在山間的煙雨朦朧裡的金霞寺，隱隱的停在嶺頂上，那紅牆綠瓦在細雨裡更加鮮明。

「噹——」

自金霞寺裡響起一聲低沉的鐘聲，清脆的鐘聲敲破了山間的靜謐，嫋嫋的餘音迴盪在山谷裡，縈繞在細雨的懷抱中，又飛到那遙遠的蒼穹……

鐘聲拖着曳長的餘音緩緩而逝，那莊嚴肅穆的金霞寺大門隨着消逝的鐘聲「呀」的一聲被推了開來。

一條麻石小道，自門檻延伸開來，直通大殿，滴落的水珠仿如串串的玻璃自斜簷上滾落下來……

這時兩排身着麻布架裟的僧人，雙掌合什，自雨簾下走了出來，分別在金霞寺的兩旁。

這兩列僧人俱低垂着雙目，合什胸前，凝立在泥濘的寺外，仿如正在入定似的，任由滾動的水珠顆顆自面上滑落下來，淋濕了身上的架裟。

雨水漸小，潺潺的水聲裡，山下突然傳來一聲大喝道：「少林宏法大師駕到——」

沉重的喝聲自山脚下宏亮的傳了過來，排列在寺外的羣僧這時齊在睜開了眼睛，側首望着山下。

只見一個身穿灰袍，雙眉舒捲的老僧，踏着泥濘的山路朝這裡走來，他低喧着佛號，頻頻向凝立於雨中的兩列僧人答禮，然後走進了金霞寺。

「峨眉慧靈大師——」

少林宏法大師的身子轉進了寺裡，山下又馳來一個滿面紅光的黃衣僧人，他環目朝金霞寺一掃，紅潤的面上泛現起慈祥的笑容。隨着接待的知客僧顆他進了寺裡。

「五台天一大師偕衡山慈霞大師駕到——」

「阿彌陀佛！」低沉的佛號有如撞鐘似的響徹於林間，整個峯頂都被這聲佛號震撼着。

迴盪的聲音刹時傳遍每個僧人的耳中，震得他們耳中都嗡嗡作響。

慈雲大師仰首凝望着雨中的金霞寺，道：「我佛慈悲，但願這次佛門之會能把『小乘經義』中的『多心』、『般若』、『沙婆』三章釋清，使百年來難以釋疑的地方得以明瞭……」

天一大師側首望一望山下，道：「百年來『小乘經義』之事，已使得佛門分出數脈支派，這次泰山佛門大會若是圓滿結束，可能使佛門邁進了另一個階段……」

兩人說着話，已跨進了金霞寺裡，淡淡的身影逐漸消逝，空中僅留下了尚未逸逝的話聲，隨風而去。

金霞寺外面的兩列僧人，見這次邀請的佛門高僧已陸續的到達，他們仿如完成了任務似的，各人長長的吁了口氣，正待回返寺裡，潮濕的山路上突然傳來一聲大喝。

只見一個身着紅袍架裟，兩道黑眉斜飛入鬢的大和尚，拿出一根烏黑的禪杖，一搖三擺的走了過來。

羣僧同時一愣，料不到佛門中會有這樣魁武的僧人來金霞寺，排列於兩旁的僧人急忙停住了脚步，數十道目光全聚落在這紅袍和尚身上。

這紅衣僧人光禿禿的頭頂上有着六個明顯的戒疤，龐大的身軀仿如一個大水桶般的站在那裏，他手中提的那根粗約人臂的大禪杖，彷彿不費絲毫的力氣，僅從這裝束上已知道紅衣僧人不是一個普通人。

他把大禪杖在地上重重一擊，震得地面發出顫搖，好像要將地面震裂開似的，他沉聲喝道：「咄！你們怎不接待……」

他那生硬的漢語聽來非常的難聽，有如嘴裡含着東西，字音都分不清楚，話音未落，傍立的羣僧頓時一愣。

站在最外面的那個和尚急急走上前去，合掌道：「請問大師法號如何稱呼，是從那個寶刹來的……」

那紅衣僧人濃眉深深的皺了皺道：「貧僧是密宗博格魯……」

那和尚急忙合掌深施一禮，道：「原來是密宗博格魯大師，小僧失禮了，大師適才上山時難道沒有讓山下的弟子通報……」

博格魯粗獷的一笑道：「我在路上因遇着一件事，躭誤了一點時間，來不及走大路，只好從後山小道直接趕來了……」

那和尚聽得心裡半信半疑，腦海中立時掠過一個念頭，急忙的忖道：「那後山全是危崖削壁，博格魯大師若是眞的從那裡來的，那他的武功豈不是已超越掌門人之上……」

這念頭在他腦海裡一閃而逝，他心裡雖然有些不信，但也不敢說出來，趕快的領着博格魯朝金霞寺的大殿裡走去。

莊嚴肅穆的大殿上，一個三腿古銅色巨鼎放置在供桌的旁邊，淡淡的輕煙自鼎中升起，氤氳似薄霞般的罩滿了大殿屋頂的許多神像邊……

在這肅穆的大殿裡，那些遠來赴約的佛門高僧俱垂立右掌，嘴裡在低低的喧着佛號。

突然，自鐘樓裡又飄出一聲低沉的鐘聲，刹時充滿了大殿，使肅穆的佛殿更加嚴肅了。

鐘聲未逝，從殿外傳來一陣梵唄之聲，喃喃的唄唱和低沉的本魚聲，交織成一片佛樂……

只見一個白眉玉面的老僧領着六個捧着木魚銅鈴的小沙彌，肅穆的走進了殿裡，他低喧了一聲佛號，道：「謝謝各位大師遠道冒雨趕來參予此次佛門大會。」

說着，他擺了擺手，盤膝坐在蒲團上，那些佛門僧人也都盤坐在擺好的蒲團上，目望着這白眉的泰山大悲上人。

大悲上人垂眉道：「各位大師，佛門自釋迦牟尼佛祖在菩提樹下澄果湼槃，飛昇西天後，阿難尊者將其平時記錄於貝葉上的『小乘經義』公諸於世，始終無人能眞正參透箇中眞義……」

他的嘴角抽動了一下，目光一閃，發出烱烱的光芒，沉聲道：「尤其近百年來因『小乘經義』最後之『多心』、『般若』、『沙婆』三章所給于佛門的困擾，使得多宗分化，多不能了解裡面的內容，是以意見分歧，各有見解……」

大悲上人爲泰山金霞寺最有聲望的老禪師，他終年參禪，對於「小乘經義」的研究頗有心得，是故此佛門泰山大會，公推他來主持。

少林宏法大師口喧佛號道：「上人說得極是，『小乘經義』是我佛門至寶，若不釋解此經眞義，實在難以向釋迦佛祖交待，上人研究此經幾逾半生歲月，不知是否參悟其中……」

大悲上人低嘆一聲道：「說來使貧僧汗顏，『小乘經義』博大深奧，遠非常人所能領悟，貧僧四十餘載以來，曾看過三萬五千七百七十餘本經書，翻破了所有佛門經典，也未能參悟出那最後的『多心』『般若』『沙婆』三章。唉！但願我佛慈悲，天降神靈，使此經難澀之處，得以解說……」

這個終身參禪的佛門高僧，只因未能領悟佛門最深的經典奧秘，而顯得非常痛苦，他的臉上浮現出一層悲傷的神情，使得殿裡的許多高僧齊都替他難過。

慈霞大師搖搖頭道：「上人且莫爲此事而悲傷，要知一件事情的發生，冥冥中皆由天定，像這貝葉眞經，釋迦祖師在澄道飛昇之前，必有安排，這原非吾人修行不夠，實在佛門洪福未來，今日我佛門各宗領袖能會聚泰山，正是佛門一心，互相聯繫的時候，上人，你意下如何？」

慈霞大師話聲方落，大殿外面驟然傳來一聲高呼道：「百靈廟洛布達大喇嘛趕到——」

這些佛門高僧聞聲齊都立了起來，只見洛布達大喇嘛身穿一襲紅色綿緞的袈裟，腰間束着一條金黃色的絲穗，提着一根烏黑的禪杖，身形搖晃間已大步走進殿中。

全殿的佛門高僧目光滑過洛布達臉上，全都聚在緊緊跟隨於洛布達大喇嘛身後的一個年青人身上。

但是他們不知道這青年人和洛布達大喇嘛是何種關係，所以也都不便過問。

密宗博格魯雙眉一皺，道：「洛布達大喇嘛，你怎麼到現在才來？害得貧僧在『歸雲寺』足足等了你三天，幾乎都趕不上大會。」

洛布達喇嘛斜眉微聳，哈哈一笑道：「博格魯大師，這次我雲遊青海，遇上天弦寺的道明法師，我倆論禪足足花了數天光陰……」

博格魯大師朝那青年人望了一眼道：「大師，你這次還携着徒兒來……」

那年青人臉上神色冰冷，雙目寒光一逼，鼻中傳來一聲輕微的冷哼，洛布達大喇嘛不由愣了愣，不覺回身望去。

那知他身後空盪盪的，根本沒有一絲人影，可是殿中的每位佛門高僧都清晰地看到那年青人如影隨形的跟隨在洛布達身後，一點也不曾離開。

洛布達大喇嘛怔怔的問道：「博格魯，你說的是誰？」

密宗博格魯詫異地道：「大師，你身後的那位小施主是你帶來的嗎？」

洛布達心裡嘀咕，他見博格魯大師說話時如此逼眞，不由得回頭又是一瞧，可是却依然不見人影。

他哈哈大笑道：「博格魯，你眞會開玩笑。」

殿裡這些佛門高僧見這個青年人身手如此快捷，竟然在洛布達回頭之際，身形已如電般閃到他的身後，而使他毫無所覺，頓時，他們的臉色齊都一變。

那年青人似是有意戲弄洛布達大喇嘛，他雙目朝殿中羣僧冷煞的一掃，嘴角一掀，發出一聲低沉的冷笑。

洛布達大師這次可聽得眞切，大喝一聲，身形在地上一矮，那根烏鐵的禪杖，挾着一股尖銳的勁風往身後掃去。

這個身份不明的年青人冷冷的一笑，身形又蛇似的在空中一轉，稍沾地面便已暴退而去，他身法快速異常，就在洛布達大喇嘛身軀隨杖而去的時候，又繞至這位來自百靈廟的高僧身後，洛布達大喇嘛依然沒有發現身後的人影。

洛布達大喇嘛悶吼一聲，雙手斜擧烏鐵大禪杖，回身一招「倒捲擊葉」，在空中劃起一道烏光，挾着破空之聲，又是一杖擊出。

這年青人依舊一語不發，身子如光似電，始終不離洛布達大喇嘛的身後，儘管洛布達大喇嘛連擊三杖，都是快速絕倫，這年青人却是技高一着，閃動間都輕描淡寫的一一避過。

博格魯大師和洛布達大喇嘛是多年的道義好友，他見洛布達大喇嘛累得額角泛着顆顆汗珠，滿面都脹得通紅，實在無法再沉住氣了。

他把手上的禪杖在地上重重一擊，沉喝道：「洛布達師兄，貧僧助你一臂之力。」

他身形一晃，握着沉重的鑌鐵臣杖，繞過洛布達大喇嘛的身後，掄起手中禪杖，朝那年青人點去。

那年青人冷哼一聲，身形微微一移，左手電快的伸了出來，照着禪杖的前端抓了過去。

他這一抓之勢快速勁急，雖然出手在禪杖之後，却快逾禪杖之前，博格魯只覺手腕一震，那根鑌鐵臣杖已被這年青人抓在手中。

雙方相持之下，博格魯默運全身勁道，貫注在禪杖上，用力向後一拉，那年青人臉上立時閃過一絲冷煞的笑意，博格魯竟然無法動得對方分毫。

洛布達在兩人僵持之時，身子已轉了過來，他經年參道，心裡的那一點佛心，不容許趁機給那年青人一杖，他一見自己並不認得年青人，詫異地問道：「這位施主，不知爲何要跟着貧僧來到這裡？」

那年青人咦了一聲，臉上湧起一層煞意，足下施出一個式子，迅快地斜移飄去！只見他中指一縮一彈，便有一道紅光流激飛起，如電射去。

「波——」那紅光在空中一閃，發出一聲輕響，沒入如山杖影裡，射在洛布達喇嘛的胸前。

一股血水自他胸口射了下來，他的身軀也開始起了劇烈的顫抖，額上青筋暴起，一顆汗水如雨珠滾落……

他按着胸口，痛苦地低呃一聲，神色慘變，臉上顯現出輕微的抽搐，絕望的目光凝望着這個年青人，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

重重地喘息了幾次，他痛苦地道：

「你，你為什麼要殺我？」

——這個佛門高僧自忖沒有和人結過任何怨仇，當然更不會和這個年青人有仇了，他目中滿含追詢之意，希望對方能給他一個答覆。

那年青人臉上沒有一絲憐憫的表情，他冰冷的望着洛布達大喇嘛，在嘴角上漸漸浮現出一層冷酷的笑意。

他雙眉一軒，冷澀地道：「誰叫你是和尚，凡是佛門中人都該殺！」

冰冷的話聲說得截鐵斷釘，大殿上數十高僧聞聲俱是一驚，不知這英俊的年青人何以會如此的憎恨佛門弟子，一時大家都陷於沉思中。

洛布達大喇嘛似乎不太懂這個答覆，他緊咬牙關，張目忍受着那鑽心刺骨的痛苦，又上前歪歪斜斜的走了兩步，嘴唇嗡動，迸出幾個字，道：「你，再說得清楚一點……」

那年青人斜睨了洛布達大喇嘛一眼，緩緩又回過頭來，雙目深深的盯住了博格魯，冷喝道：「去你的！」

他輕輕的一翻手腕，驟然的鬆手往前推去，力道一緊一鬆之際，博格魯猝不及防，一連退了五六步，身形搖晃了兩下，終於穩不住倒退的身勢，一交摔在地上。

他氣得臉色鐵青，指着那年青人道：

「你！你……」

那年青人冷笑道：「你多管閒事，我要你死！」

說着，他緩緩抬起右掌，只見在中指之上有一個嵌着寶石的烏金大指環，緊緊的套着。

那金環閃閃發着紅光，在珠上有六個小指環，連在大指環上，形狀怪絕。

「嘿！」洛布達低喝一聲道：「你吃我一杖——」

他一見這個年青人欲格殺他的好友博格魯，心裡頓時大吃一驚，一時逼急了，也不顧得那麼許多，揮杖便是當頭一擊。

「颯——」這威猛裂金石的一擊，有若山崩地裂的當頭而來，禪杖運到中途却突然一頓，幻化成數根禪杖，往對方身上斜掃過去。

那年青人一見對方杖影揮動，便有一股渾厚的勁風襲體而到，完全走的剛猛路子，頓知洛布達大喇嘛練的全是外家功夫。

他身形一動，正待閃身穿進對方杖影裡，豈知洛布達杖勢一變，已自將對方上中下三路全部封住，杖重如山，風聲激起許多氣旋，包圍着他的身前。

那年青人道冷笑道：「你死吧！當你死了之後就明白了。」

他手掌輕輕往外一引，陡地有一股沉猛的吸力發出來，洛布達大喇嘛身子往前一栽，「咻——」地一聲，深嵌進他前胸的那個小指環，突然自他胸前飛出，挾着一蓬血雨，又復飛回他中指環上。

「呃——」

洛布達大吼一聲，自嘴裡噴出一道血箭，接着全身一顫，跌倒地上翻滾了幾下方始死去，他死得不明不白，那雙眼睛仿如銅鈴似的睜着，竟不闔上。

這年青人毒狠的手段，立時震懾住了全場，把那些佛門高僧看得心驚肉顫，各自發出一聲低沉的佛號。

博格魯乍見洛布達大喇嘛死得如此之慘，他的心裡仿如受到針戳一般，痛得直打寒顫，他目皆欲裂，臉上立時佈上了一層煞氣，忿怒的盯着這個年青人。

「好毒的手段。」他把禪杖在地上一插，那根鐵杖「叮！」地一聲，深深的插進了青石板裡，整根鐵杖沒入地裡約有半尺。

隨着這聲怒喝，他一曳袍角，身形斜飛而起，距那年青人約有七尺多遠，指着對方喝道：「你是誰？快告訴貧僧。」

展雲龍驟見這個光禿的大和尚凝立在自己身前，他的腦海裡又復浮現出那殘酷的一幕。

自那潔白如玉的臉上，頓時閃過一種痛苦的神色，他想起了小時候的遭遇，也想起了這些和尚的殘酷，於是他恨極了這些僧人……

每當他遇見和尚的時候，那股鬱積於心中的巨創，便又染上了斑斑血跡，仿如他的心又一次破碎了……

他緩緩的閉上雙目，盡量使自己的思緒平靜下來，可是他愈想忘記那件事情，但是，那些慘痛的往事却愈清晰的在眼前浮現出來。

他目中泛起凶光，臉上凝聚的煞氣愈來愈濃，大喝道：「我的名字要在今天闖出來，要用血來代表我的一切，博格魯，你將是被殺的第二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大悲上人口喧佛號，緩步走了出來，道：「施主濫殺無辜，徒傷人命，有違上天好生之德！」

「住嘴！」展雲龍目光一寒喝道：「你少假慈悲了，你們這些佛門禿顱假藉慈悲為懷，專做些不仁不義的勾當，我展雲龍在十年前就看穿了！」

博格魯忍耐不住，大喝道：「上人，惡徒是非不明，我們已沒有選擇的機會……」

大悲上人搖頭一聲嘆道：「各宗各門弟子都有良莠不齊的份子，展施主憎恨佛門弟子必然有其因由，但是佛門廣大，不度無緣人，展施主是否可說出你為何如此憎恨我們……」

展雲龍冷冷地道：「沒有什麼好說的，我來的目的就是要索取你們的性命，不達目的誓不離去，諸位不會令我失望吧？」

殿中羣僧一聽大驚，沒料到這個年青人，這樣的毒辣，竟然要殘毒這許多人的性命，都不由臉色大變。

良久——

大悲上人低聲喃喃道：「佛門不幸，惹上這個煞星……」

博格魯厲喝一聲道：「你這般濫殺無辜，貧僧雖然嚴戒殺生，但為了天下安寧計，拚了這條老命也要和你週旋到底。」

他因痛心洛布達大喇嘛死得太慘，多年苦修的那點道行再也遏止不住心中的悲憤，怒叱一聲，揉身進掌，筆直的撲了過來。

他身形乍落即起，一個大拋身，便已翻轉飛來，隨着身形的閃動，大袖一拂，一股渾厚的掌風劈出。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這樣只有使你加速死亡！」話聲冷漠寡情已極，沒有一絲人情的意味在裡面，那冷峭的口氣好像古墓中吹出來的陰風一樣，凜人肌膚，刺人骨髓。

他覷準博格魯斜劈而來的掌勢，嘴角上浮現出一絲冷酷的笑意，身形急縱而起，手腕往上一翻，也是一掌擊出。

「砰」地一響，博格魯只覺心神一震，自對方掌上遞轉過來的那股浩瀚的掌勁，連綿不斷，層疊湧到他的身上。

他只覺胸中氣血翻騰起伏好似要裂開來一樣，身形踉蹌的連退三大步，方始穩住了腳步。

他滿臉驚疑的望着這個神秘青年，當他看到展雲龍也不屑地斜睨着他時，他忘却了一切，大喝一聲，飛身拔起，躍了過去。

他大袖拋飛，掌影漫天彌起，怒叱之間，霹靂橫飛，連着揮出八掌之多，一掌比一掌厲害。

滿空繽紛的掌影，罩住了所有空隙，展雲龍冷笑一聲，身形一閃，便已閃出了掌網，右掌一招——

「咻——」一縷紅光帶起搖曳的急嘯聲，那脫空飛去的小指環不住的旋轉着，絲絲的紅濛閃現出血紅的光華，環影斜飛過去！

「呃——」這令人心悸的痛苦低吼聲瞬息傳進了每一個人的耳中，博格魯身體往前一栽，龐大的身軀彷如大山似的倒了下來。

他絕望地一笑，伸出手掌把嵌在「眉沖穴」上的小指環拔了出來，縷縷鮮血從他眉心滴落，流遍滿臉……

血絲佈滿着他的雙目，目中滿是駭懼驚恐之色，他嘴唇嚅動了一下，低吼一聲，立時氣絕而死。

那個小小的指環從他掌心滑落地上，全殿裡的每一道目光都聚落在那指環上。

漸漸，他們臉色全都大變，這枚小小的指環，似是雷霆在他們心裡重重一擊，更似鬼魅伸出爪子扣緊他們的心弦。

「金魔指環！」

幾乎是同時，這些佛門高僧全都認出這指環的來歷，刹時，在他們臉上佈滿了一層恐怖之色。少林宏法大師發出這聲驚呼之後，和峨嵋的慧靈大師聯袂朝展雲龍的身前逼了過去。

宏法大師高喧一聲佛號道：「展施主身懷『金魔指環』，必已得到『金魔神』，貧僧宏法願以殘命換取一觀『金魔神』……」

展雲龍冷冷一笑道：「金魔神乃天下異寶，此物一現，血腥必至，你既然要看，我就讓你們瞧瞧……」

說着，他緩緩的從背上解下一個油布包來，右手運力往外一掣，只見金光流激，自那尊金神上泛現出的條條金光，逼得這些人幾乎睜不開眼來。

宏法大師定睛瞧去，但見那金魔神雙掌併合，曲着雙臂，在那雙臂上各拖着兩個金環，縷縷的髮絲施及肩下，垂在赤裸的身體上……

它臉孔朝天，目光凝聚着天空，彷如正對着天空默默的祈禱，臉頰邊垂落的長髮，似瀑布流到併合的雙足，自它身上泛射出的熠熠金光，遠遠看去，只覺金影射灑，似有一團金霧纏繞在它的四周。

展雲龍右手緊緊握着這金魔神的雙足，憑空托立，金霞射舞中，他的臉色逐漸的凝重了。

這濃聚的雙眉，薄薄的嘴唇，正顯示出這個年青人堅決的毅力，高而挺直的鼻樑，深邃似海的雙目，正代表着他絕頂的智慧。

這年青人本身就是個神秘，「金魔神」又何嘗不是個神秘呢？

峨嵋慧靈大師悚然變色，道：「大師，這果然是「金魔神」……」

少林宏法大師凝重的一嘆道：「是它！就是它……」

展雲龍手持「金魔神」，冷笑道：「你們兩個賊禿見着『金魔神』還不趕快自絕身死，難道要我親自動手麼？」

宏法大師悲涼地一笑，喃喃道：「佛門即將遭到天劫……」

他記得金魔神曾出現過三次，每次都給予佛門重大打擊，造成了三次大劫，四十年前血魂金魔出現，使得佛門各派連續死亡六百餘人，後來還是南海普陀山迦葉神尼北來，偕同世外仙山的度厄大師，恒河邊的羅門尊者一同，乃始將血魂金魔打傷，驅出中原……

他臉上的肌肉一陣抽動，暗忖道：

「沒想到佛門元氣剛復，金魔又再復現……」

峨嵋慧靈大師道：「阿彌陀佛，施主可是血魂金魔之徒？……」

展雲龍冷漠地點了點頭，沉聲道：

「我要殺盡天下僧人！」

「我要殺盡天下僧人！」

宏法大師慘笑一下，道：「展施主，貧僧死不足惜，唯在死前要求施主放過各位高僧的性命，別像令師當年趕盡殺絕，則貧僧雖死也無怨言……」

展雲龍冷冷道：「不行，這裡的和尙都該殺，不能放走一人！」

宏法大師和慧靈大師自知今日難逃一死，倆人回頭望了衡山慈霞大師，五台山天一大師，及大悲上人一眼，眼中射出一股湛煞的神光，四目緩緩低垂下去。

大悲上人淒涼的一笑道：「二位大師好意，貧僧衷心感激，貧僧身爲主人，自不能眼見各位坐以待斃……」

他話音未落，宏法大師和慧靈大師已雙雙咬斷舌根。要知道這兩位佛門高僧道行高超，雖有一身精湛的武功，但武林中講究的是一諾千金，只要答應下來的事情，絕無後悔的意思，是故倆人沒有抵抗便自絕而死，使得全殿的人都暗自流下淚水。

只見他們滿咀都是鮮紅的血水，在臨死之前，兩人同時睜開雙目，深深的凝望了展雲龍一眼，帶着無限的遺憾而安祥的死去。

大悲上人雙目盈淚，長笑道：「展施主，你連續殺死兩位大師，該滿足了吧？」

展雲龍臉色陰沉，面上肌肉一陣抽搐道：「沒有，我要殺盡天下的光頭和尙……」他一晃手上金魔神喃喃道：「那是師父的命令！我必須服從。」

「嘿！展施主，你也太狠毒了！」天一大師滿臉悲忿的怒叱一聲，和慈霞大師聯袂撲了過來。

兩人這時含憤出手，那凌厲的攻勢端的厲害異常，發起的掌風似萬傾怒潮，洶湧而來。

展雲龍雙目盡赤，大喝一聲，手中金魔神往前一送，頓時擊倒兩個撲來的泰山弟子。

血水飛濺裡，他身形一動，拔身躍起八尺，避開那股洶湧的掌勁！把金魔神交在左手，右手中指一彈，金魔指環疾射而出……

天一大師和慈霞大師抵擋不了這疾飛而來的無相無影的金魔指環，雙雙慘嗥一聲，倒地而亡。

大悲上人強忍着眼中的淚水，大喝道：「貧僧拚了泰山俱亡，也要毀你這個凶神……」

他雙掌一錯，飛擊過來，隨着他身形動處，自殿外湧進二十多個僧人，各持着兵刃朝展雲龍撲來。

面頭着那如潮洶湧而來的僧人，展雲龍仰天一聲厲笑，金魔神展處，血光迸現，指環飛射之時，僧人應聲而倒。

瞬息之間，金魔神被染為通紅，展雲龍滿身都是浴着鮮血，而那些前仆後繼的僧人，屍橫遍地……

大悲上人慘笑一聲道：「展施主，你該高興了吧，這麼多的佛門弟子供你踐踏，鮮血染紅了你的……」

「颯——」一道紅影急閃，只見大悲上人全身抽搐，在那高高鼓起的太陽穴上，嵌着一個金環指環……

鮮紅的血液順着腮頰流下，染紅了他的僧袍……

他輕輕一抹嘴角上的血漬，竟然站在地上沒有倒下去，他痛苦的呻吟了一聲，艱難地向前走了兩步，指着展雲龍，沙啞地道：「你這個血指金魔，貧僧死也不會饒你……」

展雲龍一怔，隨即放聲大笑，震耳的笑聲裡，大悲上人緩緩地倒下去。

一股突然而來的落寞空虛湧進胸懷，扣緊了他的心弦，展雲龍雙眉之間的煞氣漸漸的淡了。

他喃喃地道：「血指金魔，血指金魔……」連唸了兩聲，他放聲大笑道：「哈哈，這是多麼可笑的事，我竟變成了血指金魔，哈哈！哈哈……」

他自已也不曉得自已做了什麼事，高昂的笑聲裡，他倒提着金魔神朝大殿走去。

踏着個個血的脚印，他拋下了滿地的屍體，笑聲愈去愈遠，逐漸消失於茫茫的蒼穹中。

一陣山風吹來，帶起撲鼻的血腥味廻盪於空際，泰山的鐘聲從此寂滅了……

* * *

靜靜的峨眉山顛，金信峯頂的碧雲寺，靜靜地佇立在飄忽的濃霧裡，隱約地顯露在叢林後。

那金碧輝煌的古刹，這是因年代的久遠而顯得蒼老了，從那些剝落的牆壁，可以看出歲月給予它的痕跡。但是，它依然代表着峨眉山的勝景……

在殘輝洒落峨眉山的黃昏裡，一個年青人獨自凝立在山顛上，望着濃霧繚繞裡的碧雲寺，發出一聲低沉的嘆息！

沉重的嘆息在晚霧裡散開，裡面有着孤寂的低喟，有着一股年青人的孤獨情緒，無邊的落寞塞滿了這個年青人的心裡，使得他如玉的臉上，顯出一絲淒涼的神色，彷彿這個世間曾給予他殘酷的打擊，否則他又怎會以如此冷漠的目光凝望世間？

「唉！」他長長的嘆了口氣，忖道：「我雖然在一日之間創下了血指金魔的名聲，可是我心裡却沒有一絲喜悅，反而有一種空虛落寞的感覺……」

冷風帶着輕霧拂過他的臉頰，他咬了咬牙，忖道：「不管將來的事情如何發展，我都要為我的仇恨去奔波，唯有血才能洗盡我心靈的創傷……」

展雲龍身形在微動，似是一隻孤雁，掠過那片片濃霧，飄身落在碧雲寺對面的樹林梢端。

他的身形在綠葉間隨着枝梢而上下擺動，凝聚目光投落在碧雲寺的大門上。

望着那靜立於羣峯懷抱中的碧雲寺，他的臉上泛起一層冷煞，喃喃道：「我要殺盡天下的和尚。」

話聲冷酷冰寒，使得自已都吃了一驚，暗忖道：「我不知怎地，竟會如此痛恨僧人，難道是因為小時候的遭遇太冷酷了，而使得我這樣？」

幼年時的慘酷回憶使得他像惡魔的魅影緊緊的抓住，始終都擺不脫，沒有一個時刻能夠忘掉。

「忘了它，讓過去的事情永遠自我心中消逝，否則我愈是想到這件事情，愈要去追尋它的根由。」他苦笑了一下，忖道：「正為今日，我遠來峨眉的目的，不是去探索當年一切事情的隱秘嗎？」

他矛盾極了，閃動的目光裡幻化着各種不同的表情，有時溫柔的好似大海深處的海水，有時却冰冷有如萬年冰窟裡的寒冰……

他的個性是不易捉摸的，他的人也不易捉摸的……

落日的彩霞在絢麗中有着點點淒涼的嫣紅，他的眼眶裡泛現着晶瑩的淚影，呼嘯的谷風吹得他衣袂飄起……

展雲龍抬頭凝望着蒼空中的彩霞，理了一下散落額前的髮絲，自那扣得緊緊的嘴唇上又浮現出一絲冷漠的笑意。

他暗忖道：「峨眉派的掌門人如果告訴我慧果的下落便罷，否則今日我會血屠峨眉，因為這些和尚使我傷了心。」

他決定了主意，臉上的笑意更濃，雙臂一抖，飛身拔起兩丈，飄身落在碧雲寺前的廣場。

碧雲寺靜靜地佇立在黃昏裡，翠綠這琉璃在夕照下泛射出淡淡的光影，那兩扇黑漆的大門緊緊的關着，展雲龍站在石階上，抬手輕輕扣了三下門上的銅環。

等了一會，自裡面傳出一陣脚步聲，接着大門被拉開一道隙縫，一個小沙彌探出個頭顱來，詫異地望着展雲龍。

當他的目光一觸展雲龍那冷煞的目光時，不由得打了個哆嗦。

展雲龍沉聲道：「我要見見慧果禪師，你快進去通報……」

小沙彌愣了一下，道：「慧果師叔早就不在山上，施主你還是走吧！」

展雲龍乍聽慧果禪師不在碧雲寺裡，登時心裡一急，一伸手便將那小沙彌自裡面提了出來。

他焦急地問道：「他到那裡去了？」

那小沙彌聽得臉色發青顫聲道：「施主，慧果師叔到那裡去了，小僧根本不知，這事只有掌門人知道他的下落，你還是去問掌門……」

展雲龍把手一鬆，道：「快去叫你掌門人出來，就說我有要事求見，關於慧果……」

他目中寒芒如劍，瞪得那小沙彌心裡直冒涼氣也不敢多申辯，吶吶地道：「掌門人今天有事，他說不接見任何人……」

展雲龍臉色一變，叱道：「少嚕嗦，我要你去，你就去……」

那小沙彌還待要再說些什麼，可是目光一觸展雲龍的目中寒芒，心裡陡然冒出一股寒意，嚇得急忙奔了進去。

不多時，一個濃眉如漆，雄壯魁武的中年僧人走了出來，他見展雲龍那雍容高貴的氣慨與蕭洒俊逸的風姿，臉色登時一整，恭然合掌道：「阿彌陀佛，施主要見敝掌門人有何事情？」

展雲龍道：「在下是因為慧果禪師之事……」

「慧果師叔？」那中年和尚詫異地道：「慧果師叔有什麼事，他不在寺裡……」

展雲龍冷聲道：「此事屬於機密，在下須與掌門人一談。」

那中年和尚略一忖思，問道：「請問施主貴姓？」

展雲龍低哼一聲，眉梢一揚道：「在下姓展！你是誰？」

「哦！」那中年和尚道：「原來是展施主，在下是本寺知客僧，法名道濟。」

展雲龍點了點頭道：「你這個和尚還不錯！」

道濟和尚詫異地望了展雲龍一眼，不知道他為何會說出這句話來，因為展雲龍看來完全像個讀書人，自然他不會懷疑這句話裡包含有深意的。

展雲龍微微一笑道：「以後你自然會明白。」說着，他雙手攏進袖裡，問道：「現在可以帶我去見你們掌門人了吧？」

道濟和尚哦了聲道：「請展施主到客房稍候，容小僧通報敝掌門。」

展雲龍雙眉一皺道：「那有這許多臭規距？」

道濟和尚臉上泛起一絲苦笑道：「這是敝寺寺規，尚請施主原有。」

展雲龍反怒為喜，道：「衝着你這句話，我捐一百兩金子！」

說着，他自囊中掏出一串珍珠，道：「這個值不值一百兩金子？」

道濟和尚吃了一驚，眼中那串珍珠顆顆圓渾，閃出瑩潔晶亮的光芒，共有二十餘顆，折算起來，怕沒有一百多兩金子。

展雲龍微微一笑，將那串珍珠放在道濟和尚的手裡，道：「莫非你還嫌不夠麼？」

說着，他的目中閃過一絲煞意，暗忖道：「只有這和尚敢嫌不夠，我便馬上殺了他！」

道濟和尚定過神來，道：「阿彌陀佛，施主如此慷慨，必邀佛寵，只是如此大的數目，尚祈能親交敝掌門……」

展雲龍叱道：「那有這麼多嚕嗦！」

道濟肅眉道：「阿彌陀佛，請展施主隨小僧至客房稍候。」

展雲龍冷哼一聲，隨着道濟和尚走進了碧雲寺裡。

寺內顯得特別的冷清，除了三兩僧人行過展雲龍的身邊外，在那遍植百花的花叢裡，芳香馥郁，散逸於空際。

展雲龍深吸口氣，幽幽的香味撲進鼻中，他只覺得精神為之一振。

穿過了兩個月亮洞門，來到了一間靜室之中，道濟和尚肅容道：「請展施主在此稍候片刻，容小僧通稟掌門人。」

展雲龍四下瀏覽了一下，只見壁上掛了幾幅山水畫，牆角放着幾個盤景，此外便只有數張紫檀木的棹子的茶几了。

他點了點頭道：「這裡佈置的倒也很雅緻潔淨。」

道濟和尚臉一紅道：「荒山野寺自然不能與官宦人家相比，尚祈施主原諒敝寺簡慢之處——」

展雲龍見這道濟和尚誤以為自已是官家子弟，他的嘴角漾起一絲微笑，忖道：「我在荒山裡呆過了整整的十二個年頭，那才眞是不能與此地相比，嘿，你又豈能知道我是誰？」

想着，他一揮手，道：「那麼現在請你去把貴掌門請出來吧！」

道濟和尚便合掌躬身，退出了客房向大殿行去。

僧報仇！

「噹——」

沉重而又淒涼的晚鐘聲，在暮色深濃裡傳了開去，嫋嫋的餘音迴盪在空際，那晚鐘連響三次，尚是碧雲寺從所沒有的情形。在大殿裡，所有寺中弟子，不論長幼，通通聚集在一起，殿裡沒有梵唄的輕唱，也沒有喃喃的木魚聲。

峨眉掌門人靈光大師站在羣僧的面前，低垂雙目，嘴唇噏動，不停地喧着佛號，過了半晌，方始緩緩睜開眼睛，注視着殿中羣僧。

他沉痛地道：「此次佛門會聚泰山，共商『小乘經義』的各派高僧，俱已遭到血指金魔的慘殺，本派慧靈大師也是當場罹難……」

殿中羣僧一聽慧靈禪師已證佛果，立時引起莫大的騷動，紛紛發出一陣長長的唸佛聲。

自每一個僧人的臉上洋溢着各種不同的神色，有的悲傷、有的憤怒的、有的哭泣、有的長嘆……

靈光大師沉聲道：「消息傳出，江湖上莫不震動，一些武林人物，俱被血指金魔殘酷的手段震駭住了，無不認為這是繼血魂金魔之後，佛門最大的劫難……」

「掌門人，請你速傳九龍牒令，遍邀佛門高手，替死去的各派高僧報仇，否則我們峨眉身為九龍牒令主，難以向天下交待……」

峨眉七老之一的苦因大師自人羣裡走了出來，他憤慨的要求靈光大師傳九龍牒令，共同擒拿血指金魔，替死難的各派高

（未完。一）